

資治通鑑

九

資治通鑑卷第一百三十六

齊紀二起開建國六年光奉 勅編集

世祖武皇帝上之下

永明二年春正月乙亥以後將軍柳世隆為尚書右僕射竟陵王子良為護軍將軍兼司徒領兵置佐鎮西州子良少有清尚頗意賓客才雋之士皆遊集其門關西郢多聚古人器服以充之記室參軍范雲蕭琛樂安任昉法曹參軍王融衛軍東閣祭酒蕭衍鎮西功曹謝朓步兵校尉沈約揚州秀才吳郡陸倕並以文學尤見親待號曰八友法曹參軍柳惔太學博士王僧孺南徐州秀才濟陽江革尚書殿中郎范縝會稽孔休源亦預焉琛惠開之從子惔元景之從孫融僧達之孫衍順之之子眺才之孫約璞之子僧儒雅之曾孫縝雲之從兄也子良篤好釋氏招致名僧講論佛法道俗之盛江左未有或親為眾僧賦食行水世頗以為失宰相體范縝盛稱無佛子良曰君不信因果何得有富貴貧賤縝曰人生如樹花同發隨風而散或拂簾幌墜茵席之上或關籬牆落糞溷之中墜茵席者歿下是也落糞溷者下官是也貴賤雖復殊途因果竟在何處子良無以難縝又著神滅論以為形者神之質神者形之用也神之於形

資治通鑑 卷一百三十六

猶利之於刀未聞刀沒而利存豈崇形亡而神存哉此論出朝野諍譁難之終不能屈太原王琰琰曰嗚呼范子曾不知其先祖神靈所在欲以杜絕其神靈乎子知其先祖神靈所在而不能殺身以祭之乎良使至謂之曰以卿才美何患不至中書郎而取官已至矣可惜也宜急娶妾之縝大笑曰使范縝取官已至矣僕矣何但中書郎邪蕭衍好籌略有文武才頗與縝異之曰蕭郎出三十貫不可言 壬寅以柳世隆為尚書左僕射丹楊尹李安民為右僕射王儉領丹楊尹 夏四月甲寅魏主如方山戊午還宮庚申如鴻池丁卯還宮五月甲申魏遣員外散騎常侍李彪等來聘 六月壬寅朔中書舍人吳興茹法亮封望蔡男時中書舍人四人各任一省謂之四戶以法亮及臨海呂文顯等為之既摠重權勢傾朝廷守宰數遷換去來四方餉遺歲數百萬法亮嘗於眾中語人曰何須求外祿此一戶中年辦百萬蓋約言之也後因天文有變王儉極言文顯等專權拘天下天見異禍由四戶上手詔酬答而不能改也 魏舊制戶調帛二匹絮二斤絲一斤穀二十斛又入帛一匹二丈委之州庫以供調外之費所調各隨土之所出丁卯詔曰置官班祿行之尚矣自中原喪亂茲制中絕朕憲章舊典始班俸祿戶增調帛三匹穀二斛九斗以為官司之祿增調外帛二匹祿行之後賦滿一匹者死變法改度宜為

更始其大赦天下 秋七月甲申立皇子子倫為巴陵王 乙未魏主如武州山石窟寺 九月魏詔班祿以十月為始季別受之舊律枉法十四義贓二十四罪死至是義贓一匹枉法無多少皆死仍分命使者糾按守宰之貪者秦益三州刺史恒農李洪之外戚貴顯為治貪暴班祿之後洪之首以贓敗魏主命鑽赴平城集百官親臨數之猶以其大臣聽在冢自裁自餘守宰坐贓死者四十餘人受祿者無不踴躍賂賂殆絕然吏民犯它罪者魏主率寬之疑罪奏讞多減死徙邊歲以千計都下決大辟歲不過五六人州鎮亦簡久之淮南王佗奏請依舊斷祿又明太后召羣臣議之中書監高閭以為飢寒切身慈母不能保其子今給祿則庸者足以無監貪者足以勸慕不給則貪者得肆其效廉者不能自保淮南之議不亦謬乎詔從閭議閭又上表以為北狄悍愚同於禽獸所長者野戰所短者攻城若以狄之所短奪其所長則雖眾不能成患雖來不能深入又狄散居野澤隨逐水草戰則與家業並至奔則與畜牧俱逃不齎資糧而飲食自足是以歷代能為邊患六鎮勢分倍眾不闔互相圍逼難以制之請依秦漢故事於六鎮之北築長城擇要害之地往往開門造小城於其側置兵扞守狄既不攻城野掠無獲草盡則走終必懲艾計六鎮東西不過千里一夫一月之功可城三步之地

疆弱相兼不過用十萬人一月可就雖有暫勞可以永逸凡長城有五利罷遊防之苦一也北部放牧無抄掠之患二也登城觀敵以逸待勞三也息無時之備四也歲常遊運永得不匱五也魏主優詔答之 冬十月丁巳以南徐州刺史長沙王晃為中書監初太祖臨終以晃屬帝使處於輦下或近藩勿令遠出且曰宋氏若非骨肉相殘它族豈得乘其弊汝深誠之舊制諸王在都唯得置捉刀左右四十人晃好武飾及罷南徐州私載數百人仗還建康為禁司所覺殺之江水帝聞之大怒將糾以法豫章王疑叩頭流涕曰晃罪誠不足宥陛下當憶先朝念晃帝亦垂泣由是終無異意然亦不被親寵論者謂帝優於魏文減於漢明武陵王暉多才藝而疎婁亦無寵於帝嘗侍宴醉伏地貂抄肉伴帝笑曰肉汗貂對曰陛下愛羽毛而疎骨肉帝不悅暉輕財好施故無善積名後堂山曰首陽蓋怨貧薄也 高麗王遣使入貢於魏亦入貢於齊時高麗方疆魏置諸國使邱齊使第一高麗次之 益州大度祿恃險驕恣前後刺史不能制及陳顯達為刺史遣使責其租賦後即曰兩眼刺史尚不敢調我况一眼乎遂殺其使顯達分郡將吏聲言出獵夜往襲之男女無少長皆斬之晉氏以來益州刺史皆以名將為之十一月丁亥帝始以始興王鑑為督益寧諸軍事益州刺史徵顯達為中護軍先是

劫帥韓武方聚黨千餘人斷流為暴郡縣不能禁備行至上明武方出降長史虞悛等咸請殺之鑑曰殺之失信且無以勸善乃啓臺而有之於是巴西蠻夷為寇暴者皆望風降附鑑時年十四行至新城道籍籍云陳顯達大選士馬不肯就徵乃停新城道典籤張靈哲往觀形勢俄而顯達遣使詣鑑咸勸鑑執之鑑曰顯達立節本朝必自無此居二日曇首還具言顯達已遷家出城日夕望殿下至於是乃前鑑喜文學器服如素士蜀人悅之 乙未魏負外散騎常侍李彪等來聘 是歲詔增豫章王嶷封邑為四千戶宋元嘉之世諸王入齋閣得白服羣帽見人主唯出太極四朝乃備朝服自後此制遂絕上於嶷友愛官中曲宴聽依元嘉故事嶷固辭不敢唯車駕至其弟乃白服烏紗帽以待宴至於衣服器用制度動皆陳啓事無專制務從減省上並不許嶷常慮盛滿求解楊州以授竟陵王子良上終不許曰畢汝一卅無所多言嶷長七尺八寸善修容範文物備從禮冠百僚每出入殿省瞻望者無不肅然 交州刺史李叔獻既受命而斷割外國貢獻上欲討之

三年春正月丙辰以大司農劉楷為交州刺史發南康廬陵始興立以討叔獻叔獻聞之遣使乞更申數年獻十二隊純銀堞蓋及孔雀毳上不許叔獻懼為楷所襲間道自湘川還朝 戊寅魏詔曰圖讖之興出於三季

既非經國之典徒為妖邪所憑自今圖讖必緯一皆焚之留者以大辟論又嚴禁諸巫覡及委巷卜筮非經典所載者 魏馮太后作皇詔十八篇癸未大饗羣臣于大華殿班皇詔 辛卯上祀南郊大赦 詔復立國學釋奠先師用上公禮 二月己亥魏制皇子皇孫有封爵者歲祿各有差 辛丑上祭北郊 三月丙申魏封禧為咸陽王幹為河南王羽為廣陵王雍為潁川王綱為始平王詳為北海王文明太后令置學館選師傅以教諸王總於兄弟最賢敏而好學善屬文魏主尤奇愛之 夏四月癸丑魏主如方山甲寅還宮 初宋太宗置惣明觀以集學士亦謂之東觀上以國學既立五月乙未省惣明觀時王儉領國子祭酒詔於儉宅開學士館以惣明四部書充之又詔儉以家為府自宋世祖好文章士大夫悉以文章相尚無以專經為業者儉少好禮學及春秋言論造次必於儒者由是衣冠翕然更尚儒術儉撰次朝儀國典自晉宋以來故事無不諳憶故當朝理事斷決如流每博議引證入坐必即無能異者令史諮事常數十人賓客滿席儉應接辨析俛無留滯發言下筆皆有音彩十日一還學監試諸生巾卷在庭劔衛令史儀容其盛作解散警矜插朝野慕之相與做効儉常謂人曰去風流幸相唯有謝安意以自比也上深委仗之士流選用奏無不可 六月庚戌進河

南王度易為軍騎將軍遣給事中吳興冠先使河南并送柔然使 辛亥魏主如方山丁巳還宮 秋七月癸未魏遣使拜官昌王梁彌機兄子彌承為宕昌王初彌機死子彌博立為吐谷渾所逼奔仇他仇他鎮將穆亮以彌機事魏素厚於其戚三彌博凶悖所部惡之彌承為衆所附表請納之詔許之亮帥騎三萬軍于龍鵠擊走吐谷渾立彌承而還亮宗之曾孫也 戊子魏主如魚池登青原岡甲午還宮八月己亥如彌澤甲寅登牛頭山甲子還宮 魏初民多陰附陰附者皆無官役而豪彊徵斂倍於公賦給事中李安世上言咸飢民流田業多為豪右所占奪雖桑井難復宜更均量使力業相稱又所爭之田宜限年斷事又難明悉歸今主以絕詐妄魏主善之由是始議均田冬十月丁未詔遣使者循行州郡與牧守均給天下之田諸男夫十五以上受露田四十畝婦人二十畝奴婢依良丁牛一頭受田三十畝限止四牛所授之田率倍之三易之田再倍之以供耕作及還受之盈縮人年及課則受田老免及身沒則還田奴婢牛隨有無以還受初受田者男夫給三十畝課種桑五十株桑田皆為世業身終不還恒計見口有盈者無受無還不足者受種如法盈者得賣其盈諸宰民之官各隨近給公田有差更代相付賣者坐如律 辛酉魏魏郡王陳建卒 魏貞外散騎常侍李彪

等來聘 十二月乙卯魏以侍中淮南王佗為司徒柔然犯魏塞魏任城王澄帥衆拒之柔然遁去澄雲之子也氏羌反詔以澄為都督涼益荆三州諸軍事梁州刺史澄至州討叛柔服氏羌皆平 初太祖命黃門郎虞玩之等檢定黃籍上即位別立校籍官置令史限人一日得數巧既連年不已民愁怨不安外監會督呂文度啓上籍被却者悉充遠戍民多逃亡避罪富陽民唐寓之因以妖術惑衆作亂攻陷富陽三吳却籍者奔之衆至三萬文度與茹法亮呂文顯皆以姦諂有寵於上文度為外監專制兵權領軍守虛位而已法亮為中書通事舍人權勢尤盛王儉常曰我雖有大位權寄豈及茹公邪 是歲柔然部真可汗卒子豆輪立號伏名敦可汗改元太平 四年春正月癸亥朔魏高祖朝會始服袞冕 壬午柔然寇魏邊 唐寓之攻陷錢唐吳郡諸縣令多奔城走寓之稱帝於錢唐立太子置百官遣其將高道度等攻陷東陽殺東陽太守蕭崇之崇之太祖孫弟也又遣其將孫泓寇山陰至浦陽江浹口戌王湯休武擊破之上發禁兵數千人馬數百具東擊寓之高臺至錢唐寓之衆烏合畏騎兵一戰而潰擒斬寓之進平諸郡縣臺軍乘勝頗縱抄掠軍還上聞之丁酉收軍去前軍將軍陳天福奔市左軍將軍劉明徹免官削爵付東冶天福上

寵將也既伏誅內外莫不震肅使通事舍人丹楊劉係宗隨軍慰勞遍至遭賊郡縣百姓被驅逼者悉無所問閏月癸巳立皇子子自為邵陵王皇孫昭文為臨汝公 氏王楊俊起卒十未詔以白水太守楊集始為北秦州刺史武都王集始文弘之子也後起弟後明為白水太守魏亦以集始為武都王集始入朝于魏魏以為南秦州刺史 辛亥上耕藉田 二月己未立皇弟鉢為晉熙王鉉為何東王 魏無鄉黨之法唯立宗王督護民多隱冒三五十家始為一戶內祕書令李冲上言宜準古法五家立鄰長五鄰立里長五里立黨長取鄉人彊護者為之鄰長復一夫里長二夫黨長三天三載無過則升一等其民調一夫 婦帛一匹粟二石大率十四匹為公調二匹為調外費三匹為百官俸此外復有雜調民年八十已上聽一子不從役孤獨癯老篤疾貧窮不能自存者三長內送養食之書奏詔百官通議中書令鄭羲等皆以為不可太尉丕曰臣謂此法若行於公私有益但方有事之月校比戶口民必勞怨請過今秋至冬乃遣使者於事為宜冲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若不因調時民徒知立長校戶之勤未見均徭省賦之益心必生怨且及課調之月令知賦稅之均既識其事又得其利行之善易羣臣多言九品差調為日已久一旦改法恐成擾亂文明太后曰立三長則課調有

常淮苞陸之戶可出僥倖之人可止何為不可甲戌初立黨里鄰三長定民戶籍民始皆愁苦豪彊者尤不願既而課調省費十餘倍上下安之 三月丙申柔然遣使者牟提如魏時救勒叛柔然柔然伏名數可汗自將討之追奔至西漠魏左僕射穆亮等請乘虛擊之中書監高閏曰秦漢之世海內一統故可遠征匈奴今南有吳寇何可捨之深入虜庭魏主曰兵者凶器聖人不得已而用之先帝屢出征伐者以有未賓之虜故也今朕承太平之業奈何無故動兵革乎厚禮其使者而歸之 夏四月辛酉朔魏始制五等公服甲子初以法服御輦祀西郊 癸酉魏主如雲泉池戊寅還宮 湘州蠻反刺史呂安國有疾不能討丁亥以尚書左僕射柳世隆為湘州刺史討平之 六月辛酉魏主如方山己卯魏文明太后賜皇子恂名天赦 秋七月戊戌魏主如方山 八月乙亥魏給尚書五等爵已上朱衣王佩大小組綬 九月辛卯魏作明堂辟雍 冬十一月魏議定民官依戶給俸 十二月柔然寇魏邊 是歲魏改中書學曰國子學分置州郡凡三十八州二十五在河南十三在河北 五年春正月丁亥朔魏主詔定樂章非雅者除之 戊子以豫章王巽為大司馬竟陵王子良為司徒臨川王映衛將軍王儉中軍將軍王敬則並加開府儀同三司

子良啓記室范雲爲郡上曰聞其相賣弄朕不復窮法當宥之以遠子良曰不然雲動相規誨諫書且存遂取以奏凡百餘紙辭皆切直上數息謂子良曰不謂雲能爾方便彌汝何宜出守文惠太子嘗出東由觀樓顧謂眾賓曰以此亦殊可觀衆皆唯雲獨曰二時之務實爲長勤伏願殿下知稼穡之艱難無徇一朝之宴逸荒人相天生自稱相玄宗族與雍司一州蠻相弱動據南陽故城請兵於魏將入寇丁酉詔假丹楊尹蕭景先節摠帥步騎直指義陽司州諸軍皆受節度又假護軍將軍陳顯達節帥征虜將軍戴僧靜等水軍向宛葉雍司衆軍皆受顯達節度以討之 魏光祿大夫咸陽文公高允歷事五帝出入三省五十餘年未嘗有譴焉太后及魏主甚重之常命黃門蘇興壽扶持允仁恕簡靜雖處貴重情同寒素執書吟覽晝夜不去手論人以善拘拘不倦篤親念故無所遺弄顯祖早青徐悉徙其望族於代其人多允之婚媾流離饑寒允傾家賑施咸得其所又隨其才行薦之於朝議者多以初附間之允曰任賢使能何有新舊必若有用豈可以此抑之允軀素無疾至是微有不通猶起居如常數日而卒年九十八贈侍中司空贈其厚親初以來存玉蒙眷皆莫及也 相天生引魏兵萬餘人至此陽陳顯達遣戴僧靜等與戰於深橋大破之殺獲萬計天生退保北陽

僧靜圍之不克而還荒人胡立生起兵懸瓠以應齊魏人擊破之立生來奔天生又引魏兵寇舞陰舞陰成主毅公愨拒擊破之殺其副張麒麟天生被創退走三月丁未以陳顯達爲雍州刺史顯達進據舞陽城 夏五月壬辰魏主如靈泉池 癸巳魏南平王渾卒 甲午魏主還平城詔復七廟子孫及外戚總麻服已上賦役無所與 魏南部尚書公孫遵上公張儵帥衆與相天生復寇舞陰毅公愨擊破之天生還竄荒中遵表之孫也 魏春夏大旱代地尤甚加以牛疫民餓死者多六月癸未詔内外之臣極言無慮齊州刺史韓麒麟上表曰古先哲王儲積九稔逮於中代亦崇斯業入粟者與斬敵同爵力田者與孝悌均賞令京師民庶不由者多遊食之口參分居一自承平日久豐穰積年競相矜夸遂成侈俗貴富之家童妾被服工商之族僕隸玉食而農夫闕糟糠蠶婦之短褐故令耕者日少田有荒蕪穀帛罄於府庫實貨發於市里衣食匱於室麗服溢於路飢寒之本寔在於斯愚謂凡珍異之物皆宜禁斷吉凶之禮備爲格式勸課農桑嚴加賞罰數年之中必有盈贍往年校比戶貫租賦輕少臣所統齊州租粟纔可給俸略無入倉雖於民爲利而不可長久脫有戎役或遭天災恐供給之方無所取濟可減絹布增益穀租年豐多積歲儉出賑所謂私民之穀寄積於官官有宿積

則民無荒年矣秋七月己丑詔有司開倉賑貧聽民出關就食遣使者造籍分遣去留所過給糧廩所至三長贍養之 柔然伏名敦可汗殘暴其臣侯醫聖石洛候數諫止之且勸其與魏和親伏名敦怒族誅之由是部衆離心八月柔然寇魏邊魏以尚書陸儼爲都督擊柔然大破之儼麗之子也初高車阿伏至羅有部落十餘萬役屬柔然伏名敦之侵魏也阿伏至羅諫不聽阿伏至羅怒與從弟窮奇帥部落西走至前部西北自立爲王國人號曰候婁匄勒夏言天子也號窮奇曰候倍夏言太子也二人甚親睦分部而立阿伏至羅居北窮奇居南伏名敦追擊之屢爲阿伏至羅所敗乃引衆東徙。九月辛未魏詔罷起部無益之作出宮人不執機杼者及十月丁未又詔罷尚方錦繡綵羅之工四民欲造任之無禁是時魏久無事府藏盈積詔盡出御府衣服珍寶太官雜器太僕乘具內庫弓矢刀鈐十分之八外府衣物繒布絲纈非供國用者以其大半班賚百司下至工商阜隸逮于六鎮邊戍畿內黥寡孤獨貧羸皆有差 魏祕書令高祐承李彪奏請改國書編年爲紀傳表志魏主從之祐允之從祖弟也十二月詔彪與著作郎崔光改修國書光道固之從孫也魏主問高祐曰何以上盜對曰昔宋均立德猛虎渡河卓茂行化蝗不入境泥盜賊人也苟守宰得人治化有方止之易矣祐又

上疏言今之選舉不採識治之優劣專循年勞之多少斯非盡才之謂且停此薄藝棄彼朽勞唯才是舉則官方斯穆又勳舊之臣雖年勤可錄而才非撫民者可加之以爵賞不宜委之以方任所謂王者可私人以財不私人以官者也帝善之祐出爲西兗州刺史鎮滑臺以郡國雖有學縣黨亦宜有之乃命縣立講學黨立小學六年春正月乙未魏詔犯死刑者父母祖父母年老更無成人子孫旁無親者具狀以聞 初皇子右衛將軍子響出繼豫章王寔寔後有子表留爲世子子響每入朝以車服異於諸王每拳擊車壁上聞之詔車服與皇子同於是右司奏子響宜還本三月己亥立子響爲巴東王 角城戍將張浦因大霧乘船入清中採獲潛納魏兵戊主皇用仲賢覺之帥衆拒戰於門中僅能却之魏步騎三千餘人已至塹外淮陰軍王僧慶等引兵救之魏人乃退夏四月相天生復引魏兵出據隔城詔游擊將軍下邳曹虎督諸軍討之輔國將軍朱公恩將兵踰伏遇天生遊軍與戰破之遂進圍隔城天生引魏兵步騎萬餘人來戰虎奮擊大破之俘斬二千餘人明日攻拔隔城斬其襄城太守帛烏祝復俘斬二千餘人天生奔平氏城走 陳顯達侵魏甲寅魏遣豫州刺史拓跋斤將兵拒之 甲子魏大赦 乙丑魏主如靈泉池丁卯如方山己巳還宮 魏築城於醴陽陳顯達

攻拔之進攻此陽城中將士皆欲出戰鎮將韋珍曰彼初至氣銳未可與爭且其堅守待其力攻疲弊然後擊之乃憑城拒戰旬有二日珍夜開門掩擊顯達還五月甲午以宕昌王梁彌承為河涼二州刺史 秋七月己丑魏主如雲泉池遂如方山己亥還宮 九月壬寅上如琅邪城講武 癸卯魏淮南靖王佗卒魏主方享宗廟始薦聞之為發祭臨視哀慟 冬十月庚申立冬初臨太極殿讀時令 閏月辛酉以尚書僕射王奐為領軍將軍 辛未魏主如雲泉池突西還宮 十二月壬然伊吾戍主高羔子帥眾三千以城附魏 上以中外穀帛至賤用尚書右丞江夏李珪之議出上庫錢五千萬及出諸州錢皆令糶買 西陵戍主杜元懿建言吳興無秋會稽豐登商旅往來倍多常歲西陵牛犂稅官格日二千五百如臣所見日可增倍并浦陽南北津柳浦四埭乞為官領攝一年格外可長四百許萬西陵戍前檢稅無妨戍事餘三埭自舉腹心上以其事下會稽會稽行事吳郡顧憲之議以為始立牛犂之意非苟逼蹴以取稅也乃以風濤迅險濟急利物耳後之監領者不達其本冬務已功或禁遏化道或坐稅江行案吳興頻歲失稔今茲尤甚去之從豐良由飢棘埭司責稅依格弗降舊格新減尚未議登格外加倍將以何術皇慈恤隱拯廩蠲調而元懿幸災擁利重增困瘼人而不

仁古今共疾若事不副言懼貽譴詰必百方侵苦為公賈然元懿稟性苛刻已彰往効任以物上譬以狼將羊其所欲舉腹心亦當虎而冠耳書云與其有聚斂之臣寧有盜臣此言盜公為損蓋微斂民所害乃大也愚又以便宜者蓋謂便於公宜於民也竊見頃之言使宜者非能於民力之外用天分地率皆即日不宜於民方來不便於公名與實又有乖政舛凡如此等誠宜深察上納之而止 魏主訪羣臣以安民之術祕書丞李彪上封事以為豪貴之家奢僭過度第宅車服宜為之等制又國之興亡在家嗣之善惡家嗣善惡在教諭之得失高宗文成皇帝嘗謂羣臣曰朕始學之日年尚幼冲情未能專既臨萬機不遑溫習今日思之豈唯子各抑亦師傅之不勤尚書李訢免冠謝此近事之可鑒者也臣謂宜準古立師傅之官以訓導太子又漢置常平倉以救匱乏去歲京師不稔移民就豐既廢營生困而後達又於國財實有虛損曷若豫儲倉粟安而給之豈不愈於驅督老弱餬口千里之外哉宜析州郡常調九分之二京師度支歲用之餘各立官司年豐糶粟積之於倉儉則加私之二糶之於人如此民必力田以取官絹積財以取官粟年登則常積歲凶則直給數年之中穀積而人足雖災不為害矣又宜於河表七州人中擢其門才引令赴闕依中州官比隨能序之一可以廣聖朝均

新舊之義一可以懷江漢歸有道之情又父子兄弟異
射回氣罪不相及乃君上之厚恩至於憂懼相連固自
然之恒理也無情之人父兄繫獄子弟無慘傷之容乎
弟逃刑父兄無愧惡之色宴安樂位遊從自若車馬衣
冠不變華飾骨肉之恩豈當然也臣愚以為父兄有犯
宜令子弟素服肉袒詣闕請罪子弟有坐宜令父兄露
板引咎乞解所司若職任必要不宜許者慰勉留之如
此足以敦厲凡薄使人知所恥矣又朝臣遭親喪者假
滿赴職衣錦乘軒從郊廟之祀鳴玉垂綬同慶賜之燕
傷人子之道虧天地之經愚謂凡遭大父母父母喪者
皆聽終服若無其人職業有曠者則優旨慰喻起令視
事但綜司出納敷奏而已國之吉慶一令無預其軍旅
之數軍繞從役雖悉於禮事所宜行也魏主皆從之由
是公私豐贍雖時有水旱而民不困窮 魏遣兵擊百
濟為百濟所敗

七年春正月辛亥上祀南郊大赦 魏主祀南郊始備
大駕 壬戌臨川獻王映卒 初上為鎮西長史主簿
王晏以傾諂為上所親自是常在上府上為太子晏為
中庶子上之得罪於太祖也晏稱疾自疎及即位為丹
楊尹意任如舊朝夕進見議論朝事自豫章王毅及王
儉皆降意接之二月壬寅出為江州刺史晏不願外出
復留為吏部尚書 三月甲寅立皇子岳為臨賀王

子峻為廣漢王子琳為宣城王子珉為義學主 夏四
月丁丑魏主詔曰升樓散物以資百姓至使人馬騰踐
多有傷毀今可斷之以本所費之物賜老疾貧獨者
丁亥魏主如靈泉池遂如方山己丑還宮 上優禮南
昌文憲公主儉詔三日一還朝尚書令史出外諮事上
猶以往來煩數復詔儉還尚書下省月聽十日出外儉
固求解還詔改中書監參掌選事五月乙巳儉卒王晏
既領選權行臺閣與儉頗不平禮官欲依王導諡儉為
文獻晏啓上曰導乃得此諡但宋氏以來不加異姓出
謂親人曰平頭憲事已行矣徐湛之之死也其孫孝嗣
在孕得免八歲襲爵枝江縣公尚宋康樂公主及上即
位孝嗣為御史中丞風儀端簡王儉謂人曰徐孝嗣將
來必為宰相上嘗問儉誰可繼卿者儉曰臣東都之日
其在徐孝嗣乎儉卒孝嗣時為吳興太守徵為五兵尚
書 庚戌魏主祭方澤 上欲用領軍王奐為尚書令

以問王晏晏與奐不相能對曰柳世隆有勳豐惠不宜
在奐後甲子以尚書左僕射柳世隆為尚書令王奐為
左僕射 六月丁亥上如琅邪城 魏懷朔鎮將汝陰
靈王天賜長安鎮都大將雍州刺史南安惠王植皆坐
職當死馮太后及魏主臨皇信堂引見王公太后令曰
卿等以為當存親以毀令邪當滅親以明法邪羣臣皆
言二王長穆皇帝之子宜蒙矜恕太后不應魏主乃下

詔稱二王所犯難恕而太皇太后追惟高宗孔懷之恩且南安主事毋孝謹聞於中外特免死削奪官爵禁錮終身初魏朝聞植倉暴遣中散閻文祖詣長安察之文祖受植賂為之隱事覺文祖亦坐罪馮太后謂羣臣曰文祖前自謂廉今竟犯法以此言之人心信不可知魏王曰古有待放之臣卿等自審不勝貪心者聽辭位歸第守官中散慕容契進曰小人之無常而帝王之法有常以無常之心奉有常之法非所克堪乞從退黜魏主曰契知心不可常則知貪之可惡矣何必求退遷守官令契曰權之弟子也秋七月丙寅魏主如靈泉池魏主使羣臣議久與齊絕今欲通使何如尚書游明根曰朝廷不遣使者又築醴陽深入彼境皆直在蕭曠不復追使不亦可乎魏主從之八月乙亥遣兼負外散騎常侍邢產等來聘九月魏出宮人以賜北鎮人貧無妻者冬十一月己未魏安豐王猛卒十二月丙子魏河東王苟續卒平南參軍顏幼明等聘於魏魏以尚書令劼元為司徒左僕射穆亮為司空豫章王巖自以地位隆重深懷退素是歲營求還第上令其世子子廉代鎮東府太子營事張緒領揚州中正長沙王是屬用吳興閻人邕為州議曹緒不許免使書佐固請緒正色曰此是身家州鄉毀下何得見逼侍中江數為都官尚書中書舍人紀僧真得幸於上容

表有士風請於上曰臣出自本縣武吏邀逢聖時階築至此為兒昏得荀昭光女即時無復所須唯就陛下乞作士大夫上曰此由江數謝淪我不得措意可自詣之僧真承旨詣數登榻坐定數顧命左右曰移吾牀遠客僧真喪氣而退告上曰士大夫故非天子所命數湛之孫淪胄之弟也柔然別帥叱呂勒帥眾降魏

資治通鑑卷第一百三十六

資治通鑑卷第一百二十七

魏主如方山二月辛未如靈泉主申還宮 地豆干頤
寇魏邊夏四月甲戌魏征西大將軍陽平王頤擊走之
顧新城之子也 甲午魏遣兼員外散騎常侍邢彥等
來聘 五月己酉庫莫奚寇魏邊安州都將樓龍兒擊
走之 秋七月辛丑以會稽太守安陸侯緬為雍州刺
史緬鸞之弟也緬留心獄訟得劫皆赦遣許以自新再
犯乃加誅民畏而愛之 癸卯大赦 丙午魏主如方
山丙辰遂如靈泉池八月丙寅朔還宮 河南王度易
侯卒乙酉以其卅子伏連籌為秦河二州刺史遣振武
將軍立冠先拜授且弔之伏連籌逼冠先使拜冠先不
從伏連籌推冠先墜崖而死上厚賜其子雄救以喪委
絕域不可復尋仕進無嫌 荊州刺史巴東王子響有
勇力善騎射好武事自選帶仗左右六十人皆有膽幹
至顯數於內齋以牛酒犒之又私作錦袍絳襖欲以餉
蠻交易器械長史高平劉寅司馬安定席恭穆等連名
密啓上敕精檢子響聞臺使至不見敕召寅恭穆及詒

世祖武皇帝中

齊紀二 魏上章 魏教 齊盡玄
光奉 勅編集

永明八年春正月詔放隔城俘二千餘人還魏 乙丑
魏主如方山二月辛未如靈泉主申還宮 地豆干頤
寇魏邊夏四月甲戌魏征西大將軍陽平王頤擊走之
顧新城之子也 甲午魏遣兼員外散騎常侍邢彥等
來聘 五月己酉庫莫奚寇魏邊安州都將樓龍兒擊
走之 秋七月辛丑以會稽太守安陸侯緬為雍州刺
史緬鸞之弟也緬留心獄訟得劫皆赦遣許以自新再
犯乃加誅民畏而愛之 癸卯大赦 丙午魏主如方
山丙辰遂如靈泉池八月丙寅朔還宮 河南王度易
侯卒乙酉以其卅子伏連籌為秦河二州刺史遣振武
將軍立冠先拜授且弔之伏連籌逼冠先使拜冠先不
從伏連籌推冠先墜崖而死上厚賜其子雄救以喪委
絕域不可復尋仕進無嫌 荊州刺史巴東王子響有
勇力善騎射好武事自選帶仗左右六十人皆有膽幹
至顯數於內齋以牛酒犒之又私作錦袍絳襖欲以餉
蠻交易器械長史高平劉寅司馬安定席恭穆等連名
密啓上敕精檢子響聞臺使至不見敕召寅恭穆及詒

譚參軍江余典嚴兵脩之魏長淵等詰之寅等秘而不
言脩之曰既已降敕政應方便各塞異論曰應先檢校
子響大怒執寅等八人於後堂殺之具以啓聞上欲赦
江余聞皆已死怒壬辰以隨王子隆為荊州刺史上欲
遣淮南太守戴僧靜將兵討子響僧靜厚厚白巴東王
年少長史執之大急怒不思難故耳天子兒過誤殺人
有何大罪官忽遣軍西上人情惶懼無所不至僧靜不
敢奉敕上不荅而心善之乃遣衛尉胡諧之游擊將軍
尹略中書舍人茹法亮帥蕭齊仗數百人詣江陵檢捕羣
小救之曰子響若束手自歸可全其命以平南內史張
欣泰為諧之副欣泰謂諧之曰今段之行勝既無名負
成苛取彼凶狡相聚所以為其用者或利賞逼威無由
自潰若頓重夏口宣示禍福可不戰而擒也諧之不從
欣泰與卅之子也諧之等至江津築城燕尾洲子響白
服登城頻遣使與相聞曰天下豈有兒反身不作賊直
是麤疎令便單舸還關受殺人之罪何築城見捉邪尹
略獨蒼曰誰將汝及父人共語子響唯灑泣乃殺牛具
酒饌餉臺軍略棄之江流子響呼茹法亮法亮疑畏不
肯往又求見傳詔法亮亦不遣且執錄其使子響怒遣
所養勇士收集府州兵二千人從靈溪西渡子響自與
百餘人操方鈞弩宿江隄上明日府州兵與臺軍戰子
響於隄上發弩射之臺軍大敗尹略死諧之等單艇逃

去上又遣丹楊尹蕭順之將兵繼至子響即日將白衣左右三十人乘舫楫沿流赴建康太子長懋素忌子響順之之發建康也太子密諭順之使早為之所勿令得還子響見順之欲自申明順之不許於射堂縊殺之子響臨死啓上曰臣罪踰山海分甘斧鉞救遺諸之等至竟無旨便建旗入津對城南岸築城守臣累遣書信呼法亮乞白服相見法亮終不肯羣小懼怖遂致攻戰此臣之罪也臣此月二十五日束身投軍希還天關停宅一月臣自取盡可使齊代無殺子之讎臣免逆父之謗既不遂心今便命盡臨啓哽塞知復何陳有司奏絕子響屬籍削爵士易姓蚘氏諸所連坐別下考論久之上遊華林園見一獲透擲悲鳴問左右曰猿子前日墜崖死上思子響因嗚咽流涕茹法亮願為上所責怒蕭順之歎懼發疾而卒豫章王疑表請收葬子響不許賊為魚復侯子響之亂方鎮皆啓子響為逆兖州刺史相榮祖曰此非所宜言正應云劉寅等孤負恩疑逼迫巴東使至於此上省之以榮祖為知言臺軍於燒江陵府舍官曹文書一時蕩盡上以大司馬記室南陽樂諤屢為本州僚佐引見問以西事諤應對詳敏上悅用為荊州治中敕付以脩復府州事諤解舍數日臨項之威畢而役不及民荆郢稱之 九月癸丑魏太皇太后馮氏殂高祖勺飲不入口者五日哀毀過禮中郎曹華

陰楊椿諫曰陛下荷祖宗之業臨方國之重豈可同匹夫之節以取僵仆羣下惶灼莫知所言且聖人之禮毀不滅性縱陛下欲自賢於方代其若宗廟何帝感其言為之一進粥於是諸王公等皆詣闕上表請時定兆域及依漢魏故事并太皇太后終制既葬除詔曰自遭禍罰恍惚如昨奉侍梓宮猶希髮髯山陵遷厝所未忍聞冬十月王公復上表固請詔曰山陵可依典冊衰服之宜情所未忍帝欲親至陵所成展詔諸常從之具悉可停之其武衛之官防侍如法癸酉葬文明太皇太后于永固陵甲戌帝謁陵王公固請公除詔曰比當別叙在心已卯又謁陵庚辰帝出至思賢門右與羣臣相慰勞太尉不等進言曰臣等以老朽之年歷奉累聖國家舊事頗所知聞伏惟遠祖有大諫之日唯侍送梓宮者凶服左右盡皆從吉四祖三宗因而無改陛下以至孝之性哀毀過禮伏聞所御三食不滿半溢晝夜不釋經帶臣等叩心絕氣坐不安席願少抑至慕之情奉行先朝舊典帝曰哀毀常事豈足闕言朝夕食粥粗可支任諸公何足憂怖祖宗情專武略未脩文教朕今仰稟聖訓庶習古道論時事又與先世不同大尉等國老政之所寄於典記舊式或所未悉且可知朕大意其餘古今喪禮朕且以所懷別問尚書游明根高闡等八司聽之帝因謂明根等曰聖人制卒哭之禮授服之錢皆奪

情以漸今則旬日之間言及即吉特成傷理對曰臣等伏尋金冊遺旨踰月而葬葬而即吉故於下葬之初奏練除之事帝曰朕惟中代所以不遂三年之喪蓋由君上違世繼主初立君德未流臣義不洽故身襲充冕行即位之禮朕誠不德在位過紀足令億兆知有君矣於此之日而不遂哀慕之心使情禮俱失深可痛恨高閭曰杜預晉之碩學論自古天子無有行三年之喪者以爲漢文之制聞與古合雖叔世所行事可承踵是以臣等懷慢于請帝曰竊尋金冊之旨所以奪臣子之心令早即吉者慮廢絕事故也羣公所請其志亦然朕今仰奉冊令俯順羣心不敢闡默不言以荒庶政唯欲衰麻廢吉禮朔望盡哀誠情在可許故專欲行之如杜預之論於襦慕之君諒聞之王蓋亦誣矣秘書丞李彪曰漢明德馬后保養章帝母子之道無可間然及后之崩葬不淹旬尋已從吉然漢章不受譏明德不損名願陛下遵金冊遺令割哀從議帝曰朕所以眷戀衰絰不從所議者實情不能忍豈徒苟免嗤嫌而已哉今奉終儉素一已仰遵遺冊但痛慕之心事繫於子庶聖靈不奪至願耳高閭曰陛下既不除服於臣等獨除服於下則爲臣之道不足又親御衰麻復聽朝政吉凶事雜臣竊爲憂帝曰先后撫念羣下卿等哀慕猶不忍除奈何令朕獨忍之於至親乎朕今逼於遺冊唯望至暮雖不

盡禮編結差申羣臣各以親疎貴賤遠近爲除服之差庶幾稍近於古易行於今高閭曰昔王孫裸葬士安去棺其子皆從而違今親奉遺令而有所不從臣等所以煩煩于奏李彪曰三年不改其父之道可謂大孝今不遵冊令恐涉改道之嫌帝曰王孫士安皆誨子以儉及其遵也豈異今日改父之道殆與此殊縱有所涉甘受後代之譏未忍今日之請羣臣又言春秋烝嘗事難廢闕帝曰自先朝以來恒有司行事朕賴蒙慈訓常親致敬今昊天降罰人神喪恃想宗廟之靈亦駭欲犯脫行饗薦恐乖冥旨羣臣又言古者葬而即吉不必終禮此乃一漢所以經綸治道魏晉所以綱理庶政也帝曰既葬即吉蓋季俗多亂權宜救世耳一漢之盛魏晉之興豈由簡略喪禮遺忘仁孝哉平日之時公卿每稱當今四海晏然禮樂日新可以參美唐虞比盛夏商及至今日即欲苦奪朕志使不踰於魏晉如此之意未解所由李彪曰今雖治化清晏然江南有未賓之吳漢北有不臣之虜是以臣等猶懷不虞之慮帝曰魯公帶絰從戎晉侯墨衰敗敵固聖賢所許如有不虞雖越緡無嫌而況衰麻乎豈可於晏寧之辰豫念軍旅之事以廢喪紀哉古人亦有稱王者除衰而詔聞終喪者若不許朕衰服則當除衰披歎委政冢宰一事之中唯公卿所擇游明根曰淵默不言則大政將曠仰順聖心請從衰服

太尉平曰臣與尉元歷事五帝魏家故事尤諱之後三月必迎神於西樓惡於北具行吉禮自皇始以來未之或改帝曰若能以道事神不迎自至苟失仁義雖迎不來此乃平日所不當行況吾喪乎朕在不言之地不應如此喋喋但公卿執奪朕情遂成往復追用悲絕遂號擣羣官亦哭而辭出初太后忌帝英敏恐不利於己欲廢之盛塞閉於空室絕其食三日召咸陽王禧將立之太尉東陽王丕尚書右僕射穆泰尚書李冲固諫乃止帝初無憾意唯深德不尋泰崇之玄孫也又有宦者譖帝於太后太后杖帝數十帝默然受之不自申理及太后殂亦不復追問甲申魏王謁承固陵辛卯詔曰羣官以萬機事重屢支聽政但哀慕纏綿未堪自力近侍先掌機衡者皆諛獻所寄且可委之如有疑事當時與論決 交州刺史清河房法乘專好讀書常屬疾不治事由是長史伏登之得擅權改易將吏不令法乘知錄事房季文曰之法乘大怒繫登之於獄十餘日登之厚賂法乘殊夫崔景叔得出因將部曲襲州執法乘謂之曰使君既有疾不且煩勞囚之別室法乘無事復就登之求書讀之登之曰使君靜處猶恐動疾豈可看書遂不與乃啓法乘心疾動不任視事十一月乙卯以登之為交州刺史法乘還至嶺而卒 十二月己卯立皇子子建為湘東王 初太祖以南方錢少更欲鑄錢建元

末奉朝請孔頴上言以為食貨相通理勢自然李悝云糶其貴傷民其賤傷農其賤其貴其傷一也三吳國之關與比歲時被水潦而糶不貴是天下錢少非糶賤此不可不察也鑄錢之弊在輕重屢變重錢患難用而難用為累輕輕錢弊盜鑄而盜鑄為禍深民所以盜鑄嚴法不能禁者由上鑄錢惜銅愛工也惜銅愛工者意謂錢為無用之器以通交易務欲令質輕而數多使省工而易成不詳慮其為患也夫民之趨利如水走下今開其利端從以重刑是導其為非而陷之於死豈為政歟漢興鑄輕錢民巧偽者多至元狩中始懲其弊乃鑄五銖錢周郭其上下今不可磨取銖而民計其費不能相償私鑄益少此不惜銅不愛工之效也王者不患無銅乏工每令民不能競則盜鑄絕矣宋文帝鑄四銖至景和錢益輕雖有周郭而銖冶不精於是盜鑄紛紜而起不可復禁此惜銅愛工之驗也凡鑄錢與其不衷空重無輕自漢鑄五銖至宋文帝歷五百餘年制度世有廢興而不變五銖者明其輕重可法得貨之宜故也案今錢文率皆五銖異錢時有耳自文帝鑄四銖又不禁民間鑿為禍既博鍾鏹于今豈不悲哉晉氏不鑄錢後經寇戎水火耗散沈鏹所失歲多聲猶磨鏹不見其損有時而盡天下錢何得不竭錢竭則士農工商皆喪其業民何以自存愚以為宜如舊制大興鑄錢重五

銖一依漢法若官鑄者已若布於民便嚴斷磨鑿小破
缺無周郭者悉不得行官錢細小者稱合銖兩銷以爲
大利貧良之民塞姦巧之路錢貨既均遠近若一百姓
樂業市道無爭衣食滋殖矣太祖然之使諸州郡大市
銅炭會晏駕事寢具歲益州行事劉峻言蒙山下有
嚴道銅山舊鑄錢處可以經略上從之遣使入蜀鑄錢
頃之以功費多而止 自太祖治黃籍至上諸巧者戎
緣准各十年百姓怨望乃下詔自宋昇明以前皆聽復
汪其有謫役邊疆各許還本此後有犯嚴加罰治 長
沙威王昺卒 史部尚書王晏陳疾自解上欲以西昌
侯鸞代晏領選手救問之晏啓曰鸞清幹有餘然不諳
百氏恐不可居此職上乃止 以百濟王牟大爲鎮
東大將軍百濟王 高車阿伏至羅及窮奇遣使如
魏請爲天子討除蠕蠕魏王賜以繡袴褶及雜絲百
匹

子而以庶人之禮祭其父遺禮甚矣衛成公欲祀相
武子猶非之而況降祀祖考於私室庶庶婦尸之乎
初魏主召吐谷渾王伏連籌入朝伏連籌辭疾不至
輒修洮陽泥和二城置戍兵焉二月乙亥魏抱罕鎮將
長孫百年請擊之魏主許之 散騎常侍裴昭明散
騎侍郎謝竣如魏弔欲以朝服行事魏主客曰弔有常
禮何得以朱衣入凶庭昭明等曰受命本朝不敢輒易
往返數四昭明等固執不可魏王命尚書李冲讓議
之士與之言冲奏遣著作郎上谷成淹昭明等曰魏朝
不聽使者朝服出何典禮淹曰吉凶不相厭羔裘玄冠
不以弔此童稚所知也首季孫如晉求遺喪之禮以行
今卿自江南遠來弔魏方問出何典禮行人得失何其
遠哉昭明曰二國之禮應相準望齊高皇帝之喪魏遣
李彪來弔初不素服齊朝亦不以爲疑何至今日獨見
要逼淹曰齊不能行亮陰之禮踰月即吉彪奉使之日
齊之君臣鳴玉盈庭貂璫曜目彪不得主人之命敢獨
以素服廁其間乎皇帝仁孝侔於有虞執親之喪居廬
食粥豈得以此方彼乎昭明曰二王不同禮孰能知其
得失淹曰然則虞舜高宗皆非邪昭明峻相顧而笑曰
非孝者無親何可當也乃曰使人之來唯齋禱禱此既
戎服不可以弔唯主人裁其弔服然違本朝之命返必
獲罪淹曰使彼有君子卿將命得宜且有厚賞若無君

子端出而光國得罪何傷自當有良史書之乃以衣棺給昭明等使服以致命己丑引昭明等入見文武皆哭盡哀魏王喜遷之敏遷侍郎賜緡百匹昭明翹之子也

始興簡王鑑卒

三月甲辰魏王謁永固陵夏四月

癸亥朔設薦於太和朝魏王始進蔬食追感哀哭終日不飯侍中馮誕等諫經宿乃飯甲子罷朝夕哭乙丑復謁永固陵魏自正月不雨至于癸酉有司請祈百神帝曰成湯遭旱以至誠致雨固不在曲禱山川今普天喪

恃幽顯同哀何宜四氣未周遽行祀事唯當貴躬以待天譴甲戌魏負外散騎常侍李彪等來聘為之置燕設樂彪辭樂且曰王上孝思罔極輿隊正失去三月晦朝臣始除衰絰猶以素服從事是以使臣不敢承奏

樂之賜朝廷從之彪凡六奉使上其重之將還上親送至琅邪城命羣臣賦詩以寵之己卯魏作明堂改營太廟五月己亥魏主更定律令於東明觀親決疑獄

命李冲議定輕重潤色辭旨帝執筆書之李冲忠勤明斷加以慎密為帝所委情義無間舊臣賈戚莫不心服中外推之乙卯魏長孫百年攻洮陽泥和二成克

之俘三千餘人丙辰魏初造五輅六月甲戌以尚書左僕射王奐為雍州刺史丁未魏濟陰王懋以貪

殘賜死秋閏七月乙丑魏主謁永固陵己卯魏主詔曰烈祖有創業之功世祖有開拓之德宜為祖宗百

世不遷平文之功少於昭成而廟號太祖道武之功高於平文而廟號烈祖於義未允朕今奉尊烈祖為太祖

以世祖顯祖為二祧餘皆以次而遷八月壬辰又詔議養老及禋于六宗之禮先是魏常以正月吉日於朝廷設幕中置松柏樹設五帝座而祠之又有探策之祭帝皆以為非禮罷之戊戌移道壇於桑乾之陰改曰崇虛寺乙巳帝引見羣臣問以禘祫王鄭之義是林安在尚書游明根等從鄭中書監高閭等從王詔園立宗廟皆有禘名從鄭禘祫并為一祭從王著之於今戊午又詔國家饗祀諸神凡一千二百餘處今欲減省羣祀務從簡約又詔明堂太廟配祭配享於斯備矣白登呼山雞鳴山廟唯遣有司行事馮宣王廟在長安宜數雍州以時供祭又詔先有水火之神四十餘名及城北星神今圖立之下既祭風伯雨師司中司命明堂祭門戶井竈中霤四十神悉可罷之甲寅詔曰近論朝日夕月皆欲以二分之日於東西郊行禮然月有餘閏行無常準若一依分日或值月於東而行禮於西序情即理不可施行昔秘書監薛暉等以為朝日以朔夕月以朏卿等意謂朔朏二分何者為是尚書游明根等請用朔朏從之丙辰魏有司卜言求卜祥日詔曰筮日求吉既乖敬事之志又違永慕之心今直用晦日九月丁丑夜帝宿于廟帥羣臣哭已帝易服編冠蓋帶黑纓侍臣易服黑

介憤白絹單衣革帶烏履遂哭盡乙夜戊子晦帝易祭服縞冠素紕白布深衣麻屨復侍臣去憤易帽既祭出廟帝立哭久之乃還 冬十月魏明堂太廟成 庚寅魏王謁永固陵毀瘠猶其司空穆亮諫曰陛下祥練已闕號慕如始王者為天地所子為萬民父母未有子過哀而父母不戚父母憂而子獨悅豫者也今和氣不應風早為災願陛下襲輕服御常膳鑿蠶時動咸秩百神庶使天人交慶詔曰孝悌之至無所不通今飄風旱氣皆誠慕未濃幽顯無感也所言過哀之咎諒為未衷十一月己未朔魏王禪於太和廟袞冕以祭既而服黑介憤素紗深衣拜陵而還癸亥冬至魏王祀園丘遂祀明堂還至太和廟乃入甲子臨太華殿服通天冠絳紗袍以饗羣臣樂縣而不作丁卯服袞冕辭太和廟帥百官奉神王遷于新朝 乙亥魏大定官曰戊戌考諸牧守魏假通直散騎李彪等來聘 魏舊制羣臣季冬朝賀服袴褶行事謂之小歲丙戌詔罷之 十二月壬辰魏遷社於內城之西 魏以安定王休為太傅齊郡王簡為太保 高麗王璉卒壽百餘歲魏主為之制素委貌布深衣舉哀於東郊遣謁者僕射李安下策贈太傅謚曰康孫雲嗣立 乙酉魏主始迎春於東郊自是四時迎氣皆親之 初魏世祖克統萬及姑臧獲雅樂器服工人並存之其後累朝無留意者樂士浸盡音制多

亡高祖始命有司訪民間曉音律者議定雅樂當時無能知者然金石羽旄之飾稍壯麗於往時矣辛亥詔簡置樂官使脩其職又命中書監高閭參定 初晉張斐杜預共注律三十卷自泰始以來用之律文簡約或一章之中兩家所處生殺頓異臨時斟酌吏得為按上留心法令詔獄官詳正舊注七年尚書刪定郎王植集定二注表奏之詔公卿八座參議考正竟陵王子良摠其事衆議異同不能壹者制旨平決是歲書成廷尉山陰孔稚珪上表以為律文雖定苟用失其平則法書徒明於表裏寃魂猶結於獄中竊尋古之名流多有法學今之士子莫肯為業縱有習者世議所輕將恐此書永淪走吏之手矣今若置律助教依五經例國子生有欲讀者策試高第即加擢用以補內外之官庶幾士流有所勸慕詔從其請事竟不行 初林邑王范陽邁世相承襲夷人范當根純攻奪其國遣使獻金蠶等物詔以當根純為都督緣海諸軍事林邑王 魏冀州刺史咸陽王禧入朝有司奏冀州民三千人稱禧清明有惠政請世庶冀州魏王詔曰利建雖古未必合宜經野由君理非下情以禧為司州牧都督司豫等六州諸軍事 初魏文明太后寵任宦者略陽持承祖官至侍中知都曹事賜以不死之詔太后殂承祖坐職應死魏主原之削職禁錮於家乃除悖義將軍封侯濁子月餘而卒承祖

方用事親姻爭趨附以求利其從母楊氏為姚氏婦獨
 不常謂承祖之母曰妯雖有一時之榮不若妹有無憂
 之樂姊與之衣服多不受彊與之則曰我夫家世貧美
 衣服使人不安不得已或受而埋之與之奴婢則曰我
 家無食不能飼也常著弊衣自執勞苦承祖遣車迎之
 不肯起彊使人抱置車上則大哭曰爾欲殺我由是苻
 氏內外號為癡姨及承祖敗有司執其二姨至殿廷其
 一姨伏法帝見姚氏姨貧弊特赦之 李惠之誅也思
 皇后之昆弟皆死惠從弟鳳為安樂王長樂王薄長樂
 坐不軌誅鳳亦坐死鳳子安祖等四人逃匿獲免遇赦
 乃出既而魏王訪舅氏存者得安祖等皆封侯加將軍
 既而引見謂曰卿之先世再獲罪於時王者設官以待
 賢才由外戚而舉者季世之法也卿等既無異能且可
 還家自今外戚無能者視此後又例降爵為伯去其軍
 號時人皆以為帝待馮氏太厚待李氏太薄太常高閭
 嘗以為言帝不聽及世宗尊寵外家乃以安祖弟興祖
 為中山太守追贈李惠閣府儀同三司中山公諡曰莊
 十年春正月戊午朔魏王朝饗羣臣於太華殿懸而不
 樂 己未魏主宗祀顯祖於明堂以配上帝遂登靈臺
 以觀雲物降居青陽左不布政事自是每朔依以為常
 散騎常侍庾董等聘於魏魏主使侍郎成淹引董等於
 館南瞻望行禮辛酉魏始以太祖配南郊魏主命羣臣

議行次中書監高閭議以為帝王莫不以中原為正統
 不以世數為與奪善惡為是非故桀紂至虐不廢夏商
 之歷厲惠至昏無害周晉之錄晉承魏為金趙承晉為
 水燕承趙為木秦承燕為火秦之既亡魏乃稱制玄朔
 且魏之得姓出於軒轅巨野惠以為宜為土德秘書水李
 彪著作郎崔光等議以為神元與晉武往來通好至于
 相穆志輔晉室是則司馬祚終於郊鄆而拓跋受命於
 雲代昔秦并天下漢猶比之共工立繼周為火德況劉
 石符氏地徧世促魏承其弊豈可捨晉而為土邪司空
 穆亮等皆請從彪等議壬戌詔承晉為水德祖申臘辰
 甲子魏罷祖課 魏宗室及功臣子孫封王者眾已
 五詔自非烈祖之胄餘王皆降為公公降為侯而品如
 舊蠻王相誕亦降為公唯下黨王長孫觀以其祖有大
 功特不降丹楊王劉昶封齊郡公加號宋王魏舊制四
 時祭廟皆用中節丙子始詔用孟月擇日而祭 以竟
 陵王子良領尚書令 魏主毀太華殿為太極殿二月
 戊子徙居永樂宮以尚書李冲領將作大匠與司空穆
 亮共營之 辛卯魏罷寒食饗甲午魏主始朝日子東
 郊自是朝日夕月皆親之丁酉詔祀堯於平陽舜於廣
 瀋禹於安邑周公於洛陽皆令牧守執事其宣尼之廟
 祀於中書省丁未改諡宣尼曰文聖尼父帝親行拜祭
 魏舊制氣歲祀天於西郊魏主與公卿從二千餘騎戎

服遠壇謂之躡壇明日復戎服登壇致祀已又遠壇謂

之遼天二月癸酉詔盡省之 辛巳魏以高麗王雲為

督遼海諸軍事遼東公高句麗王詔雲遣其世子入朝

雲辭以疾遣其從叔升干隨使者詣平城 夏四月丁

亥朔魏班新律令大赦 辛丑豫章王獻王嶷卒贈假

黃鉞都督中外諸軍事丞相喪禮皆如漢東平獻王故

事嶷性仁謹廉儉不以財賄為事齋庫失火燒荊州還

資評直三千餘萬王局各杖數十而已疾篤遺令諸子

曰才有優劣位有通塞運有貧富此自然之理無足以

相陵侮也上哀痛特甚又之語及嶷猶歔歔流涕嶷卒

之日第庫無見錢上敕月給嶷第錢百萬終上之世乃

省 五月己巳以竟陵王子良為揚州刺史 魏文明

太后之喪使人告於吐谷渾吐谷渾王伏連籌拜命不

萊羣臣請討之魏王不許又請還其貢物帝曰貢物乃

人臣之禮今而不受是棄絕之彼雖欲自新其路無由

矣因命歸洮陽泥和之俘秋七月庚申吐谷渾遣其世

子質虞頭入朝于魏詔以伏連籌為都督西垂諸軍事

西海公吐谷渾王遣兼負外散騎常侍張禮使於吐谷

渾伏連籌謂禮曰曩者石烏常自稱名而見謂為大王

今忽稱僕又拘執使人欲使偏師往問何如禮曰君與

宕昌皆為魏藩比輒興兵攻之殊違臣節離京師之日

宰輔有言以為君能自知其過則藩業可保若其不悛

禍難將至矣伏連籌默然 甲戌魏遣兼負外散騎常

侍廣平宋弁等來聘及還魏至問弁江南何如弁曰蕭

氏父子無大功於天下既以迎取不能順守政令苛碎

賦役繁重朝無股肱之臣野有愁怨之民其得沒身幸

矣非貽厥孫謀之道也 八月乙未魏以懷朔鎮將陽

平王頤鎮北大將軍陸叡皆為都督督十二將步騎十

萬分為三道以擊柔然中道出黑山東道趨土盧河西

道趣侯延河軍過大磧大破柔然而還 初柔然伏名

敦可汗與其叔父那蓋分道擊高車阿伏至羅伏名敦

屢敗那蓋屢勝國人以那蓋為得天助乃殺伏名敦而

立那蓋號候其伏代庫者可汗改元大安 魏司徒尉

元大鴻臚卿游明根累表請老魏王許之引見賜元玄

冠素衣明根委親青紗單衣及被服雜物等而遣之魏

王親養三老五更於明堂己酉詔以元為三老明根為

五更帝再拜三老親袒割牲執爵而饋肅拜五更且乞

言焉元明根勸以孝友化民又養國老庶老於階下禮

畢各賜元明根以步挽車及衣服祿三老以上八公五更

以元卿 九月甲寅魏王序昭穆於明堂祀文明太后

於玄室辛未魏王以文明太后再葬哭於承固陵左終

日不輟聲凡二日不食甲戌辭陵還承樂宮 武興氏

王楊集始寇漢中至白馬梁州刺史陰督伯遣軍主栢

盧奴陰冲昌等擊破之俘斬數千人集始走還武興請

人徐文景造葦及乘輿御物上嘗幸東宮忽忽不暇藏
葦文景乃以佛像內葦中故上不疑文景父陶仁謂文
景曰我正當掃墓待喪耳仍移家避之後文景竟賜死
陶仁遂不哭及太子卒上復行東宮見其服玩大怒敕
有司隨事毀除以竟陵王子良與太子善而不啓聞并
責之太子素惡西昌侯鸞嘗謂子良曰我意中殊不喜
此人不解其故當由其福薄故也子良爲之救解及鸞
得政太子子孫無遺焉 二月魏王始耕藉田於平城
南 雍州刺史王奐惡寧蠻長中劉興祖收繫獄誣其
構蜀山蠻欲爲亂敕送興祖下建康奐於獄中殺之詐
云自經上大怒遣中書舍人呂文顯直閣將軍曹道剛
將齊仗五百人收奐救鎮西司馬曹虎獲江陵步首會
襄陽奐子彪素凶險奐不能制長史殺敵奐之婿也謂
奐曰曹呂來既不見直救恐爲叛變正宜錄取馳啓聞
耳奐納之彪輒發州兵千餘人開庫配甲仗出南堂陳
兵閉門拒守奐門生鄭羽叩頭啓奐乞出城迎臺使奐
曰我不作賊欲先遣啓自申正恐曹呂輩小人相陵藉
故且閉門自守耳彪遂出與虎軍戰兵敗走歸三月乙
亥司馬黃瑀起寧蠻長史河東裴叔業於城內起兵攻
奐斬之執彪及弟爽弼殺敵皆伏誅彪兄融琛死於建
康琛弟祕書丞肅獨得脫奔魏 夏四月甲午立南郡
王昭業爲皇太孫東宮文武悉改爲太孫官屬以太子

妃琅邪王氏爲皇太孫太妃南郡王妃何氏爲皇太孫
妃妃戰之女也 魏大尉丕等請建中宮成成立皇后
馮氏后熙之女也魏主以白虎通云王者不臣妻之父
母下詔令太師上書不捕臣入朝不拜熙固辭 光城
蠻師征虜將軍由益宗帥部落四千餘戶叛降于魏
五月壬戌魏主宴四廟子孫於宣文堂親與之齒用家
人禮 甲子魏王臨朝堂引公卿以下決疑政錄囚徒
帝謂司空穆亮曰自今朝廷政事日中以前卿等先自
論議日中以後朕與卿等共決之 丙子以宜都王鑿
爲南豫州刺史先是廬陵王子卿爲南豫州刺史之鎮
道中戡部伍爲水軍上聞之大怒殺其典籤以鏹代之
子卿還第上終身不與相見 襄陽蠻首雷婆息等帥
戶千餘求內徙於魏魏人處之汚北 魏主以平城地
寒六月雨雪風沙常起將遷都洛陽恐群臣不從乃議
大舉伐齊欲以脅衆齊於明堂左不使大常卿王湛筮
之遇華帝曰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古孰大焉羣
臣莫敢言尚書任城王澄曰陛下棄葉重光帝有中土
今出師以征未服而得湯武革命之象未爲全吉也帝
厲聲曰薛云大人虎變何言不吉澄曰陛下龍興已久
何得今乃虎變帝作色曰社稷我之社稷任城欲沮衆
邪澄曰社稷雖爲陛下之有臣爲社稷之臣安可知危
而不言帝久之乃解曰各言其志夫亦何傷既還宮召

澄入見世謂之曰嚮者華封公當重與卿論之明堂之忿怒人人競言沮我大計故以聲色怖文武耳想纖朕意因屏人謂澄曰今日之舉誠為不易但國家與自朔土徙吾平城此乃用武之地非可文治今將移風易俗其道誠難朕欲因此遷宅中原卿以為何如澄曰陛下欲卜宅中土以經略四海此周漢之所以興隆也帝曰此人習常戀故必將驚擾奈何澄曰非常之事故非常人之所及陛下斷自聖心彼亦何所能為帝曰任城吾之子房也六月丙戌命作河橋欲以濟師秘書監盧淵上表以為前世承平之主未嘗親御六軍決勝行陳之間豈非勝之不足為武不勝有虧威望乎晉魏武以弊卒一萬破袁紹謝玄以步兵三千摧苻秦勝負之變決於須臾不在眾寡也詔報曰承平之主所以不親戎事者或以同軌無敵或以懦劣偷安今謂之同軌則未然比之懦劣則可耻必若王者不當親戎則先王制筆路何所施也魏武之勝蓋由仗順苻氏之敗亦由失政豈寡必能勝眾弱必能制疆邪丁未魏主講武命尚書李冲典武選 建康僧法智與徐州民周盤龍等作亂夜攻徐州城入之刺史王玄邁討誅之 秋七月癸丑魏立皇子恂為太子 戊午魏中外戒嚴發露布及移書稱當南伐詔發揚徐州民丁廣設召募以備之中書郎王融自恃人地三十內望為公輔嘗夜直省中撫安歡

曰為爾寂寂節禹笑人行逢朱雀折開宣秋不得進捷車壁歎曰車前無八驕何得稱丈夫竟陵王子良愛其文學特親厚之融見上有北伐之志數上書變勸因大習騎射及魏將入寇子良於東府募兵板融寧朔將軍使典其事融傾意招納得江西儉甚數百人並有幹用會上不豫詔子良甲仗入延昌殿侍醫藥子良以蕭衍范暉等皆為幟內軍主戊辰遣江州刺史陳顯達鎮樊城上慮朝野憂邊乃疾召樂府奏正聲伎子良日夜在內太孫聞日參承戊寅上疾亟覽絕太孫未入內外惶懼百僚皆已變服王融欲矯詔立子良詔草已立蕭衍謂范雲曰道路籍籍皆云將有非常之舉王元長非濟世才視其狀也雲曰憂國家者唯有王中書耳衍曰憂國欲為周召欲為豎刁邪雲不敢答及太孫來王融戎服絳衫於中書省聞口斷東宮仗不得進頃之上復蘇問太孫所在因召東宮器甲皆入以朝事委尚書左僕射西昌侯鸞俄而上殂融處分以子良兵禁諸門鸞聞之急馳至雲龍門不得進鸞曰有敕召我排之而入奉太孫登殿命左右扶出子良指麾部署音響如鐘殿中無不從命融知不遂釋服還省歎曰公誤我由是蕭林王深怨之遺詔曰太孫進德日茂社稷有寄子良善相毗輔思弘治道內外眾事無大小悉與鸞參懷共下意尚書中事職務根本悉委右僕射王晏吏部尚書徐孝

嗣軍旅之略委王敬則陳顯達王廣之王玄暹沈文季張瓌薛淵等世祖留心政事務摠大體嚴明有斷郡縣又於其職長吏犯法封刃行誅故永明之世百姓豐樂賊盜屏息然頗好遊宴華靡之事常言恨之未能頓遣鬱林王之未立也衆皆疑立子良口語喧騰武陵王暉於衆中大言曰若立長則應在我立嬭則應在大孫由是帝深憑賴之直閭周奉叔曹道剛素為帝心膂並使監殿中直衛小日復以道剛為黃門郎初西昌侯鸞為太祖所愛鸞性儉素車服儀從同於素士所居官名為嚴能故世祖亦重之世祖遺詔使竟陵王子良輔政鸞知尚書事子良素仁厚不樂世務乃更推鸞故遺詔云事無大小悉與鸞參懷子良之志也帝少養於子良妃袁氏慈愛甚著及王融有謀遂深忌子良大行出太極殿子良居中書省帝使虞賁中郎將潘徽領二百人仗屯太極西階以防之既成服諸王皆出子良乞傳至山陵不許壬午稱遺詔以武陵王暉為攝將軍與征南大將軍陳顯達並開府儀同三司尚書左僕射西昌侯鸞為尚書令太孫詹事沈文季為護軍奏未以竟陵王子良為太傅黜除三調及衆遺省御府及無用池田邸治減關市征稅先是蠲原之詔多無事實督責如故是時西昌侯鸞知政恩信兩行衆皆悅之 魏山陽景相公尉元卒 魏王使錄尚書事廣陵王羽持節安撫六鎮

發其突騎于女魏王辭承固陵已丑發平城南位步騎三十餘萬使太尉丕與廣陵王羽留守平城並加使持節羽曰太尉宜專節度臣正可為副魏主曰老者之智少者之決汝無辭也以河南王幹為車騎大將軍都督關右諸軍事又以司空穆亮安南將軍盧淵平南將軍薛胤皆為幹副衆合七萬出子午谷胤辯之曾孫也鬱林王性辯慧美容止善應對及舉過人世祖由是愛之而矯情飾詐陰懷鄙賤與左右羣小共衣食同卧起始為南郡王從竟陵王子良在西州文惠太子每禁其起居節其用度王密就富人求錢無敢不與別作鑰鈎夜開西州後閣與左右至諸營署中淫宴師史仁相待書胡天翼相謂曰若言之二宮則其事未易若於營署為異人所毆及犬物所傷宜直罪止一身亦當盡室及禍年各七十餘生靈足吝邪數日間二人相繼自殺二宮不知也所愛左右皆逆加官爵疏於黃紙使囊盛帶之許南面之日依此施行侍太子疾及君喪憂容號毀見者嗚咽裁還私室即歡笑酬飲常令女巫楊氏禱祀連求夫位及太子卒謂由楊氏之力倍加敬信既為太孫世祖有疾又令楊氏禱祀時何妃猶在西州世祖疾稍危大孫與何妃書紙中央作一大喜字而作三十六小喜字繞之侍世祖疾言發淚下世祖以為必能負荷大業謂曰五年中一委宰相汝勿措意五年外勿復委

人若自作無成無所多限臨終執其手曰若憶翁當好作遂殂大斂始畢悉呼世祖諸伎備奏樂即位十餘日即收王融下廷尉使中丞孔稚珪奏融險躁輕狡招納不逞誹謗朝政融求援於竟陵王子良子良憂懼不敢救遂於獄賜死時年二十七初融欲與東海徐勉相識每託人召之勉謂人曰王君名高望促難可輕襲衣裾俄而融及楊勉由是知名太學生會稽魏準以才學為融所賞融欲立子良准鼓成其事太學生虞羨立國賓竊相謂曰竟陵才弱王中書無斷敢在眼中矣及融誅召準入舍人省詰問惶懼而死舉體皆青時人以為膽破 壬寅魏王至肆州見道路民有跛眇者俾駕慰勞給衣食終身大司馬安定王休執軍去為盜者三人以徇於軍將斬之魏王行軍遇之命赦之休不可曰陛下親御六師將遠清江表今始行至此而小人已為攘盜不斬之何以禁姦帝曰誠如卿言然王者之體時有非常之澤三人罪雖應死而因緣遇朕雖違重法可特赦之既而謂司徒馮誕曰大司馬執法嚴諸君不可不慎於是軍中肅然 臣光曰人主之於其國譬猶一身視遠如視邇在境如在庭舉賢才以任百官修政事以利百姓則封域之內無不得其所矣是以先王黜纘塞耳前據蔽明欲其廢耳目之近用推聰明於四遠也彼廢疾者宜養當命有司均之於境內今獨施於道路

之所遇則所遺者多矣其為仁也不亦微乎况赦罪人以撓有司之法尤非人君之體也惜也孝文魏之賢君而猶有是乎 戊申魏王至并州并州刺史王夔洽有聲跡境內安靜帝嘉之夔教民多立銘置道側虛稱其美帝聞而問之夔對不以實帝怒降夔號一等九月壬子魏遣兼負外散騎常侍勃海高聰等來聘 丁巳魏主詔車駕所經傷民秋稼者畝給穀五斛 辛酉追尊文惠太子為文皇帝廟號世宗 世祖梓宮下渚帝於端門內奉辭輜輶車未出端門或稱疾還內裁入閣即於內奉胡伎鞞鐸之聲豐震內外內黃垂武皇帝於景安陵廟號世祖 戊辰魏王濟河庚午至洛陽壬申詣故大學觀石經 乙亥魏至王像舒彭遣其子舊朝于魏且請傳位於舊魏主許之 魏主自發平城至洛陽霖雨不止丙子詔諸軍前發丁丑帝戎服執鞭乘馬而出羣臣稽顙於馬前帝曰廟誓已定大軍將進諸公更欲何尚書李冲等曰今者一舉天下所不願唯陛下欲之臣不知陛下獨行竟何之也臣等有其意而無其辭敢以死請帝大怒曰吾方經營天下期於混壹而卿等儒生屢疑大計各執有常卿勿復言策馬將出於是安定王休等並懇勸泣諫帝乃諭群臣曰今者興發不小動而無成何以示後朕世居幽朔欲南遷中土苟不南伐當遷都於此王公以為何如欲遷者左不欲

者石安定王休等相帥如右南安王楨進曰成大功者不謀於衆今陛下苟轅南伐之謀遷都洛邑此臣等之願蒼生之幸也羣臣皆呼萬歲時舊人雖不願內徙而憚於南伐無敢言者遂定遷都之計李冲言於上曰陛下將定鼎洛邑宗廟宮室非可馬上行遊以待之願陛下暫還代都俟羣臣經營畢功然後備文物鳴和鸞而臨之帝曰朕將巡省州郡至鄴小停春首即還未宜歸北乃遣任城王澄還平城諭留司百官以遷都之事曰今日真所謂華也王其勉之帝以羣臣意多異同謂衛尉卿鎮南將軍于烈曰卿意如何烈曰陛下聖略淵遠非愚淺所測若隱心而言樂遷之與戀舊適中半耳帝曰卿既不唱異即是肯同深感不言之益使還鎮平城曰留臺庶政一以相委列葉禪之孫也先是北地民支酉聚衆數千起兵於長安城北石上遣使告梁州刺史陰智伯秦州民王廣亦起兵應之攻執魏刺史劉藻秦雍間七州民皆響應衆至十萬各守堡壁以待齊救魏河南王幹引兵擊之幹兵大敗支酉進至咸陽北濁谷穆亮與戰又敗陰智伯遣軍主席德仁等將兵數千與相應接酉等進向長安盧淵辭胤等拒擊大破之降者數萬口淵唯誅首惡餘悉不問獲酉廣並斬之冬十月戊寅朔魏王如金墉城徵穆亮使與尚書李冲將作大匠董爾經營洛都己卯如河南城己酉如豫州癸巳

合于石濟乙未魏解嚴設壇於滑臺城東堂行廟以遷都之意大赦起滑臺言任城王澄至平城衆始聞遷都莫不驚駭澄援引古今徐以曉之衆乃開伏隘還報於滑臺魏主喜曰非任城朕事不成壬寅尊皇太孫大妃為皇太后立妃為皇后癸卯魏主如鄴城王肅見魏主如鄴陳伐齊之策魏主與之言不覺很席移暮自是器遇日隆親舊貴臣莫能間也魏主或屏左右與肅語至夜分不容自謂君臣相得之暱尋除輔國將軍大將軍長史時魏主方議興禮樂變華風凡威儀文物多肅所定乙巳魏主遣安定王休帥從官迎家於平城辛亥封皇弟昭文為新安王昭秀為臨海王昭粲為永嘉王魏主築宮於鄴西十一月癸亥徙居之御史中丞江淹劾奏前益州刺史劉峻梁州刺史陰智伯贖貨巨萬皆抵罪初峻罷廣司一州偵賁以獻世祖家無留儲在益州作金浴盆餘物稱是及鬱林王即位峻所獻減少帝怒收峻付廷尉欲殺之西昌侯鸞救之得免猶禁錮終身峻勳之子也

資治通鑑卷第一百三十八

資治通鑑卷第一百三十九

魏書卷一百三十九 齊紀五 齊世宗皇帝本紀

齊紀五 齊世宗皇帝本紀 光奉 勅編集

齊紀五 齊世宗皇帝本紀

高宗明皇帝上

建武元年春正月丁未改元隆昌大赦 雍州刺史晉安王子懋以主幼時艱密為自全之計令作部造仗征南大將軍陳顯達屯襄陽子懋欲脅取以為將顯達密啓西昌侯鸞鸞鸞顯達為軍騎大將軍從子懋為江州刺史仍令留部曲助鎮襄陽單將白直俠轂自隨顯達過襄陽子懋謂曰朝廷令身單身而返身是天王豈可過爾輕率今猶欲將二三千人自隨公意何如顯達曰殿下若不留部曲乃是大違敕旨其事不輕且此間人亦難可收用子懋默然顯達因辭出即發去子懋計未立乃之尋陽 西昌侯鸞將謀廢立引前鎮西諮議參軍蕭衍與同謀荊州刺史隨王子隆性溫和有文才鸞欲擢之恐其不從行曰隨王雖有美名其實庸劣既無智謀之士八牙唯仗司馬垣歷生武陵太守刁白龍耳二人唯利是從若咱以顯職無有不來隨王止須折簡耳鸞從之鸞歷生為太子左衛率白龍為遊擊將軍二人並至續召子隆為侍中撫軍將軍豫州刺史崔慧景高武舊將鸞疑之以蕭衍為寧朔將軍成壽陽慧景懼

白服出迎衍撫安之 辛亥鸞林王祀南郊戊午拜崇安陵 癸亥魏主南巡戊辰過比干墓祭以太牢魏主自為祝文曰烏呼介士胡不我臣 帝龍幸中書舍人基母珍之朱隆之直閣將軍曹道剛周奉叔臣者徐龍駒等珍之所論薦事無不允內外要職皆先論價旬月之間家累千金擅取官物及役作不俟詔旨有司至相語云寧拒至尊敕不可違令人命帝以龍駒為後閣舍人常居含章殿著黃綸帽被貂裘南面回案代帝畫敕左右侍直與帝不異帝自山陵之後即與左右微服遊走市里好於世宗崇安陵陵中擲塗賭跳作諸戲極意賞賜左右動至百數十萬每見錢曰我昔思汝一枚不得今日得用汝未世祖聚錢土庫去積萬齋庫亦出三億萬金銀布帛不可勝計鸞林王即位未幾歲所用垂盡入王衣庫今何石及龍姬以諸寶器相投擊破碎之用為笑樂兼於世祖幸姬霍氏更其姓曰徐朝事大小皆仗於西昌侯鸞鸞數諫爭帝多不從心鸞欲除之以尚書右僕射鄱陽王鐸為世祖所厚私謂鐸曰公聞鸞於漢身如何鐸素和謹對曰臣鸞於宗戚最長且受寄先帝臣等比年少朝廷所損唯鸞一人願陛下無以為慮帝退謂徐龍駒曰我欲與公共計取鸞公既不同我不能獨辦且復小聽衛尉蕭謀世祖之族子也自世祖在郢州謀已為腹心及即位常與宿衛機密之

事無不預聞任南諮議蕭坦之謀之族人也嘗為東宮直閣為世宗所知帝以二人相父舊人甚親信之謀每請急出宿帝通夕不寐謀還乃安坦之得出入後宮帝察狎宴遊坦之皆在側帝醉後常裸袒坦之輒扶持諫諭西昌侯袁粲欲有所諫帝在後宮不出唯遣坦之徑進乃得聞達何后亦淫泆私於帝左右楊珉與同寢處如伉儷又與帝相愛狎故帝恣之迎后親戚入宮以耀靈殿處之齋閣通夜開外內滄雜無復分別西昌侯粲遣坦之入奏誅珉何后流涕覆面曰楊郎好年少無罪何可枉殺坦之附耳語帝曰外間並云楊珉與皇后有情事影返適不可不誅帝不得已許之俄赦原之已行刑矣粲又啓誅徐龍駒帝亦不能違而心忌粲焉益其蕭謀蕭坦之見帝在縱日甚無復慘改恐禍及已乃更回意附粲勸其廢立陰為鸞耳目帝不之覺也周奉叔恃勇挾勢陵轡公卿常翼單力二十口自隨出入禁闈門衛不敢訶每語人曰周郎刀不識君鸞忌之使蕭謀蕭坦之說帝出奉叔為外援已已以奉叔為青州刺史曹道剛為中軍司馬奉叔就帝求千戶族許之鸞以為不可封曲江縣男食三百戶奉叔大怒於眾中攘刀厲色鸞說諭之乃受奉叔辭舉將之鎮部伍已出鸞與蕭謀緣救召奉叔於省中毆殺之啓云奉叔慢朝廷帝不獲已可其奏深陽令錢唐杜文謙嘗為南郡王侍讀

前此說某母珍之曰天下事可知矣蓋粉滅匪朝伊父不早為計吾徒無類矣珍之曰計將安出文謙曰先帝舊人多見擯斥今召而使之誰不慷慨近聞王洪範與宿衛將萬靈會等共詭言攘被推牀君其密報周奉叔使萬靈會等殺蕭謀則宮內之兵皆我用也即勒兵入尚書斬蕭令兩都伯力耳今舉大事亦死不舉事亦死二死等耳死社稷可乎若遲疑不斷復少日錄君稱救賜死父母為殉在眼中矣珍之不能用及鸞殺奉叔并收珍之文謙殺之 乙亥魏主如洛陽西宮中書侍郎韓顯宗上書陳四事其一以為竊聞輿駕今夏不巡三祿當幸中山往冬輿駕停鄴當農隙之時猶比屋供奉不勝勞費况今歲麥子急將何以堪命且六軍涉暑恐生癘疫巨顧早還北京以省諸州供張之苦成洛都營繕之役其二以為洛陽宮殿故基皆魏明帝所造前世已譏其奢今茲營繕宜加裁損又頃來北都富室競以第舍相尚宜因遷徙為之制度及端廣衢路通利溝渠其三以為陛下之還洛陽輒將從騎王者於閭闔之內猶施警蹕况涉履山河而不加三思乎其四以為陛下耳聽慶音目翫墳典口對百辟心虞萬機勞苦而食夜分而寢加以孝思之至隨時而深文章之業日成篇卷雖敏明所用未足為煩然非所以畜神養性保無疆之祚也伏願陛下垂拱司契而天下治矣帝頗納之顯宗

麒麟之子也顯宗又上言以為州郡貢察徒有秀孝之名而無秀孝之實朝廷但檢其門望不復彈坐如此則可令別貢門望以叙士人何假冒秀孝之名也夫門望者乃其父祖之遺烈亦何益於皇家益於時者賢才而已苟有其才雖屠釣奴虜聖主不恥以為臣苟非其才雖三石之崩墜於皂隸矣議者或云今世等無奇才不若取士於門此亦失矣豈可以世無周邵遂廢宰相邪但當校其寸長銖重者先叙之則賢才無遺矣又刑罰之要在於明當不在於重苟不失有罪雖極撻之薄人莫敢犯若容可僥幸雖參夷之嚴不足懲禁今內外之官欲邀當時之名爭以深酷為無私迭相勦厲遂成風俗陛下居九重之內視人如赤子自司分萬務之任遇下如仇讎是則堯舜止一人而桀紂以千百和氣不至蓋由於此謂宜赦示百僚以惠元元之命又昔周居洛邑猶存宗周漢遷東都亦置尹秦春秋之義有宗朝曰都無曰邑況代宗宗廟山陵所託王業所基其為神鄉福地實亦遠矣今便同之郡國臣竊不安謂宜建畿置尹一如故事宗本重舊光示萬葉又古者四民異居欲其業專士心定也太祖道武皇帝創基撥亂日不暇給然猶分別士庶不令雜居工伎屠沽各有攸處但不設科禁久而混殺今聞洛邑居民之制專以官位相從不分族類夫官位無常朝榮夕悴則是衣冠皂隸不日同

處矣借使一里之內或謂習歌舞或講鋒詩書縱藝兒隨其所之則必不棄歌舞而從詩書矣然則使工伎之家習士人風禮自年難成士人之子幼工伎容態一朝而就是以仲尼稱里仁之美孟母勸三徙之訓此乃風俗之原不可不察朝廷每選人士校其一婚一官以為升降向其密也至於度地居民則清濁運變何其略也今因遷徙之初皆是公地分別工伎在於一言有何可疑而關盛美又南人昔有淮北之地自比中華備置郡縣自歸附聖化仍而不改名實交錯文書難辨宜依地理舊名一皆屬華小者并合大者分置及中州郡縣皆以戶少併省今民口既多亦可復舊又君人者以天下為家不可有所私倉庫之儲以供軍國之用自非有功德者不當加賜在朝諸貴受祿不輕比來頗廢動以千計若分以賜餼寡孤獨之民所濟實多今直以與親近之臣殆非周急不繼富之謂也帝嗜養其善之 二月乙丑魏主如河陰規方澤 辛卯帝祀明堂 司徒參軍劉季等聘于魏 丙申魏徙河南王幹為趙郡王顧川王彊為高陽王 壬寅魏主北巡發卯濟河三月壬申至平城使羣臣更論遷都利害各言其志燕州刺史穆羆曰今四方未定未宜遷都且征伐無馬將何以克帝曰朕收在代何患無馬今代在恒山之北九州之外非常王之都也尚書于果曰臣非以代地為勝伊洛之

美也但自先帝以來久居於此百姓安之一旦南遷衆情不樂平陽公曰遷都大事當速之下筮帝曰昔周邵聖賢乃能卜宅今無其人卜之何益且卜以決疑不疑何卜黃帝卜而龜焦天老曰古黃帝從之然則至人之知未然審於龜矣王者以四海為家或南或北何常之有朕之遠祖世居北荒平文帝始都東木根山昭成皇帝更營盛樂道武帝遷于平城朕幸屬勝殘之運何為獨不得遷乎羣臣不敢復言龜壽之孫果列之弟也癸酉魏王臨朝堂部分遷留夏四月庚辰魏罷西郊祭天辛巳武陵昭王薨卒戊子竟陵文宣王子良以憂卒帝嘗愛王子良為樂聞其卒甚喜○巨光曰孔子稱鄙夫不可與事君未得之患得之既得之患失之苟患失之無所不至王融乘危微幸謀易嗣君子良嘗時賢王雖素以忠慎自居不免憂死迹其所以然正由融速求富貴而已輕躁之士焉可近哉已亥魏罷五月五日七月七日饗祖考魏錄尚書事廣陵王羽奏令文每歲終州鎮列屬官治狀及再考則行黜陟去十五年斥官盡經考為三等今已三載巨輒準外考以定京官治行魏主曰考績事重應關朕聽不可輕發且俟至秋閏月丁卯鎮軍將軍鸞即本號開府儀同三司戊辰以新安王昭文為揚州刺史五月甲戌朔日有食之六月己巳魏遣兼負外散騎常侍

盧和兼負外散騎侍郎王清石來聘相度世之子也清石世仕江南魏主謂清石曰卿勿以南人自嫌彼有知識欲見則見欲言則言凡使人以和為貴勿迭相於夸見於辭色失將命之體也秋七月乙亥魏以宋王劉昶為使持節都督吳越楚諸軍事大將軍鎮彭城魏主親餞之以王肅為昶府長史昶至鎮不能撫接義故卒無成功壬午魏安定靖王休卒自卒至殯魏王三臨其第苑之如尉元之禮送之出郊慟哭而返壬戌魏主北巡西昌侯鸞既誅徐龍駒周奉叔而尼媪外入者頗傳異語中書令何胤以右之從叔為帝所親使直殿省帝與胤謀誅鸞胤受事胤不敢當依違諫說帝意復止乃謀出鸞於西州中敕用事不復關於鸞是時肅謀肅坦之握兵權左僕射王晏據尚書事謀密召諸王典籤約語之不許諸王外接人物謀親要日久衆皆懼而從之鸞以其謀告王晏晏聞之響應又告丹楊尹徐孝嗣孝嗣亦從之驃騎錄事南陽樂瑒謂孝嗣曰外傳籍籍似有伊周之事君家武帝殊常之恩荷託附之重恐不得同人此舉人笑稽公至今齒於孝嗣心然之而不能從帝謂肅坦之曰人言鎮軍與王晏肅謀欲共發我以非虛傳卿所聞云何坦之曰天下寧當有此誰樂無事廢天子邪朝貴不容造此論當是諸尼媒言耳豈可信邪官若無事除此二人誰敢自保直閣將軍

曹道剛疑外間有異密有處分謀未能發時始與內史蕭季敞南陽太守蕭願基皆內遷謀欲待二人至藉其勢力以舉事鸞慮事變以告坦之坦之馳謂謀曰發天子古來大事比聞曹道剛朱隆之等轉已猜疑衛尉明曰若不就事無所復及弟有百歲母豈能坐聽禍敗正應作餘計耳謀惶遽從之壬辰鸞使蕭謀先入宮遇曹道剛及中書舍人朱隆之皆殺之直後徐僧亮盛怒大言於眾曰吾等荷恩今日應死報又殺之鸞引兵自尚書入雲龍門戎服加朱衣於上比入門三矢復王晏徐孝嗣蕭坦之陳顯達王廣之沈文季皆隨其後帝在壽昌殿聞外有變猶密為手敕呼蕭謀又使閉內殿諸房閣俄而謀引兵入壽昌閣帝走趨徐姬房拔劍自刺不入以帛纏頸輒接出延德殿謀初入殿宿衛將士皆操弓楯欲拒戰謀謂之曰所取自有人卿等不須動宿衛素隸服於謀皆信之及見帝出各欲自奮帝竟無一言行至西弄弑之輿尸出殯徐龍駒宅葬以王禮徐姬及諸嬖倖皆伏誅鸞既執帝欲作太后令徐孝嗣於袖中出而進之鸞大悅癸巳以太后令追廢帝為鬱林王又廢何后為王妃迎立新安王昭文吏部尚書謝淪方與客圍碁左右間有變鸞走報淪每下子輒云其當有意竟局乃還齊即竟不問外事大匠卿莫怪竊歎曰王徐遂縛廢天子天下豈有此理邪悖悖父之孫也朝

臣被召入宮國子祭酒江革至雲龍門託藥發吐車中而去西昌侯鸞欲引中散大夫孫謙為腹心使兼衛尉給甲仗百人謙不欲與之同輒散甲士鸞亦不之罪也丁酉新安王即皇帝位時年十五以西昌侯鸞為驃騎大將軍錄尚書事揚州刺史宣城郡公大赦改元延興辛丑魏王至朔州 八月甲辰以司空王敬則為太尉鄱陽王綽為司徒車騎大將軍陳顯達為司空尚書左僕射王暕為尚書令 魏王至陰山 以始安王遙光為南郡太守不之官遙光鸞之兄子也鸞有異志遙光贊成之凡大誅賞無不預謀戊申以中書郎蕭遙欣為兗州刺史遙欣遙光之弟也鸞欲樹置親黨故用之 癸丑魏王如懷朔鎮己未如武川鎮辛酉如撫宜鎮甲子如柔玄鎮乙丑南還辛未至平城 九月壬申朔魏詔曰三載者績三考黜陟可黜者不足為遲可進者大成賒緩朕今三載一考即行黜陟欲令惠滯無妨於賢者才能不擁於下位各當量其優劣為三等其上下二等仍分為三六品已下尚書重問五品已上朕將親與公卿論其善惡上上者遷之上下者黜之中者守其本任魏王之北巡也留任城王浹餘簡舊臣自公侯已下有官者以萬數澄品其優劣能不為三等人無死者壬午魏主臨朝堂黜陟百官謂諸尚書曰尚書樞機之任非徒檢校務行文書而已朕之得失盡在於

此卿等居官年垂再春未嘗獻可替否進一賢退一不肖此最罪之大者又謂錄尚書事廣陵王曰汝為朕弟居機衡之右無勤恪之聲有何黨之迹今黜汝錄尚書廷尉但為特進太子太保又謂尚書令陸倕曰叔翻到省之初甚有善稱比來偏頗懈怠由卿不能相導以義雖無大責宜有小罰今奪卿祿一朞又謂左僕射拓跋贊曰叔翻受黜卿應失祿但以各歸一人不復重責今解卿少師削祿一朞又謂左丞公孫良右丞乞伏義受曰卿亦應大辟可以白衣守本官冠服祿郵盡從削奪若三年有成還復本任無成求歸南畝又謂尚書任城王澄曰叔神志驕傲可解少保又謂長兼尚書子果曰卿不動職事數辭以疾可解長款削祿一朞其餘守尚書尉羽盧淵等並以不職或解任或黜官或奪祿皆面數其過而行之淵昶之兄也帝又謂陸歡曰比人每言北俗質魯何由知書朕聞之深用憮然今知書者其眾豈皆聖人顧學與不學耳朕修百官典禮樂其志固欲移風易俗朕為天子何必居中原正欲卿等子孫漸染美俗聞見廣博若永居北復值不好文之主不免面牆耳對曰誠如聖言金日磾不入仕漢朝何能七世知名帝甚悅 鬱林王之發也鄱陽王辯初不知謀及宣城公鸞權勢益重中外皆知其善而不臣之志辯每詣鸞鸞嘗從復至車後迎之語及家國言淚俱發辯以

此信之官臺之內皆屬意於辨勸辨入官其兵機政制易監謝察說辨及隨王子隆曰二王但乘油壁車入官出天子置朝堂夾輔號令察等閉城門上仗誰敢不同東城人正共縛送蕭令耳子隆欲定計辨以上臺兵力既采度東府且慮事不捷意其猶豫馬隊主劉巨坦相持舊人請辨請開叩頭勸辨立事辨命駕將入復還內與母陸太妃別日暮不成行典籤知其謀告之突圍鸞遣兵千人圍辨第殺辨遂殺子隆及謝察等於時太祖護子隆最壯大有才能故鸞尤忌之江州刺史晉安王子懋聞鄱陽隨王死欲起兵謂防閭吳郡陸超之曰事成則宗廟獲安不成猶為義鬼防閭丹陽董僧慧曰此州雖小宋孝武嘗用之若舉兵向關以請鬱林之罪誰能禦之子懋母阮氏在建康嘗遣書迎之阮氏報其同母兄子諶之為計諶之馳告宣城公鸞之亥假鸞黃鉞內外築臺道中護軍王玄邈討子懋又遣軍主裴叔業與子諶之先襲尋陽聲云為郡府司馬子懋知之遣三百人守淦城叔業泝流直上至夜圍淦城城局參軍樂貴開門納之子懋聞之帥府州兵力據城自守子懋部曲多雍州人皆勇躍願奮叔業畏之遣子諶之說子懋曰今還都必無過憂王嘗當作散臣不失富貴也子懋既不出兵攻叔業眾情稍沮中兵參軍于琳之瑤之兄也說子懋重賂叔業可以免禍子懋使琳之往琳之因說叔業取子懋叔業遣軍主徐玄慶將四百人隨琳之入

州城僚佐皆奔散琳之從二百人拔白刃入齋子懸罵曰小人何忍行此琳之以袖鄣面使人殺之王玄邀我董僧慧將殺之僧慧曰晉安舉義兵僕實豫其謀得為主人死不恨矣願至大赦畢退就鼎鑊玄邀義之具以白鸞兒死配東冶子懸子昭基九歲以方二寸絹為書參其消息并遺錢五百行金得達僧慧視之曰郎君書也悲慟而卒于琳之勸陸超之逃超之曰人皆有死此不足懼吾若逃亡非唯孤晉安之眷亦恐田橫客笑人玄貌等欲囚以還都超之端坐俟命超之門生謂殺超之當得賞密自後斬之頭墜而身不僵玄遺厚加殯斂門生亦助舉棺棺墜壓其首折頸而死鸞遺平西將軍王廣之襲南充州刺史安陸王子敬廣之至歐陽遣部將濟陰陳伯之先驅伯之因城開獨入斬子敬鸞又遣徐玄慶西上害諸王臨海王昭秀為荊州刺史西中郎長史何昌為行州事玄慶至江陵欲以便宜從事昌高曰僕受朝廷意寄翼輔外藩殿下未有愆失君以一介之使來何容即以相付邪若朝廷必須殿下當自啓聞更聽後旨昭秀由是得還建康昌為尚之之弟子也鸞以吳興太守孔琇之行郢州事欲使之殺晉熙王琇之辭不許遂不食而死琇之婿也裴叔業自尋陽仍進向湘州欲殺湘州刺史南平王銳防閭周伯王大言於眾曰此非天子意今斬叔業舉兵匡社稷誰敢

不從銳與戴叱左右斬之乙酉殺統又殺郢州刺史晉熙王鈺南豫州刺史宜都王鑿 丁亥以廬陵王子卿為司徒桂陽王鑿為中軍將軍開府儀同三司 冬十月丁酉解嚴 以宣城公鸞為太傅領大將軍揚州牧都督中外諸軍事加殊禮進爵為王宣城王謀繼大統多引朝廷名士與參籌策侍中謝朓心不願乃求出為吳興太守至郡致酒數斛遺其弟吏部尚書鸞為書曰可力飲此勿豫人事 ○ 呂光曰呂聞衣人之衣者懷人之憂食人之食者死人之事二謝兄弟比有貴近安享榮祿危不預知為臣如此可謂忠乎 宣城王雖專國政人情猶未服玉胛上有赤誌驃騎諮議參軍考城江柘勸王出以示人王以示晉壽太守王洪範曰人言此是日月相觸幸勿泄洪範曰公日月在軀如何可隱當轉言豆王母柘之姑也 戊戌殺桂陽王鑿衡陽王鈞江夏王鋒建安王子真巴陵王子倫鑿與鄱陽王鏘齊名鏘好文鏘好名理時人稱為歡桂鏘死鏘不自安至東府見宣城王還謂左右曰向錄公見接懇勤流連不能已而面有慙色此必欲殺我其夕遇害宣城王每殺諸王常夜遣兵圍其第斬關踰垣呼諫而入家貨皆封籍之江夏王鋒有才行宣城王嘗與之言遙光才力可委鋒曰遙光之於殿下猶殿下之於高皇衛宗廟安社稷實有攸寄宣城王失色及殺諸王鋒遺宣城

王責謂責之宣城王深憚之不敢於第收鋒使兼祠官於太廟夜遣兵廟中收之鋒出登車兵人欲上車鋒有力手擊數人皆仆地然後死宣城王遣典籤柯今孫殺建安王子真子真走入牀下令孫手牽出之叩頭乞為奴不許而死又遣中書舍人茹灋亮殺巴陵王子倫子倫性英果時為南蘭陵太守鎮琅邪城有守兵宣城王恐不肯就死以問典籤華伯茂伯茂曰公若以兵取之恐不可即辦若委伯茂一夫力耳乃手自執耐逼之子倫正衣冠出受詔謂灋亮曰先朝昔滅劉氏今日之事理數固然若身家舊人今銜此使當由事不獲已此酒非勸酬之爵因仰之而死時年十六灋亮又左右皆流涕初諸王出鎮皆置典籤主帥一方之事悉以委之時入奏事一歲數返時主輒與之閒語訪以州事刺史美惡軍數其口自刺史以下莫不折節奉之恒慮弗及於是威行州郡大為姦利武陵王暉為江州性烈直不可干典籤趙滢之謂人曰今出都易刺史及見世祖盛毀之暉遂免還南海王子空戎琅邪欲暫游東堂典籤姜秀不許子空還泣謂母曰兒欲移五步亦不得與囚何異巴陵王子自管求熊白厨人乞典籤不在不敢與永明中巴東王子響殺劉寅等世祖聞之謂羣臣曰子響遂反戴僧靜大言曰諸王都自應反豈唯巴東上問其故對曰天生無罪而一時被囚取一挺藕一杯漿皆

諒籤帥籤帥不在則竟日忍渴請州唯聞有籤帥不聞有刺史何得不反竟陵王子良嘗問眾曰士大夫何意詣籤帥參軍范雲曰詣長史以下皆無益詣籤帥立有位本之價不詣謂何子良有愧色及宣城王誅諸王皆令典籤殺之竟無一人能抗拒者孔珪聞之流涕曰齊之衡陽江夏最有意而復害之若不立籤帥故當不至於此宣城王亦深知典籤之弊乃詔自今諸州有急事當密以奏聞勿復遣典籤入都自是典籤之任浸輕矣蕭子顯論曰帝王之子生長富厚期出闈闈暮司方岳防驕野逸積代常典故輔以上佐簡自帝心勞舊左右用為主帥飲食遊居動應聞啟處地雖重行已莫由威不在身恩未下及一朝艱難摠至望其釋位扶危何可得矣斯宋氏之餘風至齊室而尤弊也 癸卯以寧朔將軍蕭遙欣為豫州刺史黃門郎蕭遙昌為鄆州刺史輔國將軍蕭詵為司州刺史遙昌遙欣之弟詵謀之兄也 甲辰魏以太尉東陽王不為太傅錄尚書事留守平城 戊申魏主親告太廟使高陽王雍子烈奉遷神主于洛陽辛亥發平城 海陵王在位起居飲食皆諸宣城王而後行嘗思食蒸魚菜太官令皆無錄公命竟不與辛亥皇太后今日嗣主沖幼庶政多昧且早嬰疴疾弗克負荷大傳宣城王胤體宣皇鍾慈太祖宜入承寶命帝可降封海陵王吾當歸老別館且以宣

城王為太祖第三子癸亥高宗即皇帝位大赦改元以太尉王敬則為大司馬司空陳顯達為太尉尚書令主晏加驃騎大將軍左僕射徐孝嗣加中軍大將軍中領軍蕭詠為領軍將軍度支尚書虞綜稱疾不陪位帝以驚舊人欲引參佐命使王晏齋發立事示徐綜曰至上聖明公卿戮力寧假朽老以贊惟新乎才敢聞命因慟哭朝議欲糾之徐孝嗣曰此亦古之遺直乃止帝與羣臣宴會詔功臣上酒王晏等與席謝淪獨不起曰陛下受命應天順人王晏妄叨天功以為己力帝大笑解之座罷晏呼淪共載還今有欲相撫淪正色曰君集窟在何處晏甚憚之 丁卯詔藩牧守宰或有薦獻事非任士悉加禁斷 己巳魏主如信都庚子詔曰比聞綠邊之蠻多竊掠南土使父子乖離室家分絕朕方湯盪區宇子育萬姓若苟如此南人豈知朝德哉可詔荆郢東荆三州禁動蠻民勿有侵暴 十一月癸酉以始安王遙光為揚州刺史 丁丑魏主如鄴 庚辰立皇子寶義為晉安王寶玄為江夏王寶源為廬陵王寶寅為建安王寶融為隨郡王寶休為南平王 甲申詔曰邑宰祿薄雖任土恒貢自今悉斷 乙酉追尊始安貞王為景皇妃為懿后 丙戌以聞喜公遙欣為荊州刺史豐城公遙昌為豫州刺史時上長子晉安王寶義有廢疾諸子皆弱小故以遙光居中遙欣鎮撫上流 戊

子立皇子寶卷為太子 魏主至洛陽欲澄清流品以尚書崔亮兼吏部郎亮道固之兄孫也 魏主敕後軍將軍宇文福行牧地福表石濟以西河內以東距河凡十里魏主自代徙雜畜置其地使福掌之畜無耗失以為司衛監初世祖平統萬及秦涼以河西水草豐美用為牧地畜其蕃息馬至二百餘萬匹羣駝半之牛羊無數及高祖置牧場於河陽常畜戎馬十萬匹每歲自河西徙牧并州稍復南徙欲其漸習水土不至死傷而河西之牧愈更蕃盛及正光以後皆為寇盜所掠無孑遺矣 永明中御史中丞沈約表百官年七十皆令致仕並窮困私門庚子詔依舊銓叙上輔政所誅諸王皆復爵籍封其子為侯 上詐繼海陵恭王有疾數遣御師瞻視因而殞之葬禮並依漢東海恭王故事 魏郢州刺史韋珍在州有聲績魏主賜以駿馬穀帛珍集境內孤貧者悉散與之謂之曰天子以我能殺撫卿等故賜以穀帛吾何敢獨有之 魏主以上蔡海陵王自立謀大舉入寇會邊將言雍州刺史下邳曹虎遣使請降於魏十一月辛丑朔魏遣行征南將軍薛真度督四將向襄陽大將軍劉昶平南將軍王肅向義陽徐州刺史拓跋珩向鍾離平南將軍廣平劉藻向南鄭真度安都從祖弟也以尚書盧淵為安南將軍督襄陽前鋒諸軍淵辭以不習軍旅不許淵曰但恐曹虎為周魘耳 魏主

欲變易舊風士質詔禁士民胡服國人多不悅通直散騎常侍劉芳續之族弟也與給事黃門侍郎太原郭祚皆以文學為帝所親禮多引與講論及密議政事大臣責戚皆以為疎己快快有不平之色帝使給事黃門侍郎陸凱私諭之曰至尊但欲廣知古事論訪前世濼式耳終不親彼而相疏也眾意乃稍解凱故之子也魏主欲自將入寇癸卯中外戒嚴戊申詔代民遷洛者復租賦三年相州刺史高閭上表稱洛陽草創雷虎既不遣質任必非誠心無宜輕舉魏主不從久之虎使竟不再來魏王引公卿議行留之計公卿或以為宜止或以為宜行帝曰眾人紛紜莫知所從必欲盡行留之魏宜有客王共相起發任城鎮南為留議朕為行論諸公坐聽得矣長者從之眾皆曰諾鎮南將軍李冲曰臣等正以遷都草創人思少安為內應者未得審諦不宜輕動帝曰彼降欺虛實誠未可知若其虛也朕巡撫淮南訪民疾苦使彼知君德之所在有北向之心若其實也今不以時應接則失乘時之機孤歸義之誠敗朕大略矣任城王澄曰虎無質任又使不再來其詐可知也今代都新遷之民皆有戀本之心扶老攜幼始就洛邑居無一椽之室食無甌石之儲又冬月垂盡東作將起乃百堵皆興俶載南畝之時而驅之使掇甲執兵位當白刃殆非歌舞之師也且諸軍已進非無應接若降欺有實

待既平樊沔然後變與順動亦何晚之有今卒終輕舉上下疲勞若空行空返恐挫損天威更成賊氣非策之得者也司空穆亮以為宜行公卿皆同之澄謂亮曰公輩在外之時見張旗授甲皆有憂色平居論議不顧南征何得對上即為此語面背不同事涉欺佞豈大臣之義國士之體乎萬一傾危皆公輩所為也冲曰任城王可謂忠於社稷帝曰任城以從朕者為佞不從朕者豈必皆忠夫小忠者大忠之賊無乃似諸澄曰臣愚聞雖涉小忠要是鳴誠謀國不知大忠者竟何所據帝不從辛亥發洛陽以北海王詳為尚書僕射統留臺事李冲兼僕射同守洛陽給事黃門侍郎崔休為左丞趙郡王幹都督中外諸軍事始平王總將宗子軍宿衛左右休暹之玄孫也戊辰魏主至懸瓠己巳詔壽陽鍾離馬頭之師所獲男女皆放還南曹虎果不降魏主命盧淵攻南陽淵以軍中之糧請先攻褚陽陽以取葉倉魏王許之乃與征南大將軍城陽王鸞安南將軍李佐荊州刺史韋珍共攻褚陽鸞長壽之子佐寶之子也北襄城太守成公期閉城拒守薛真度軍於沙場南陽太守房伯玉新野太守劉思已拒之先是魏主遣中書監高闕治古樂會閭出為相州刺史是歲表薦著作郎韓顯宗太樂祭酒公孫崇參知鍾律帝從之

資治通鑑卷第一百二十九

資治通鑑卷第一百四十

齊紀六 齊世宗 臣司馬 光 奉 勅 編集

高宗明皇帝中

建武二年春正月壬申遣鎮南將軍王廣之督司州右衛將軍蕭瑁之督徐州尚書右僕射沈文季督豫州諸軍以拒魏癸酉魏詔准北之人不得侵掠犯者以大辟論乙未拓跋珪攻鍾離徐州刺史蕭惠休棄城拒守間出擊擊魏兵破之惠休惠明之弟也劉相王肅攻義陽司州刺史蕭誕拒之蕭瑄破誕兵招降萬餘人魏以肅為豫州刺史劉相性褊躁御軍嚴暴人莫敢言澤曹行參軍北平陽固若諫相然欲斬之使當攻道固志意閉雍臨敵勇沒相始奇之丁酉中外集嚴以太尉陳顯達為使持節都督西北討諸軍事往來新亭白下以張聲勢己亥魏主濟淮一月至壽陽衆號三十萬鍾離彌望甲辰魏王登八公山賦詩道過甚雨命去蓋見軍士病者親撫慰之魏主遣使呼城中人豐城公邁昌使參軍崔慶遠出應之慶遠問師故魏主曰固常有故卿欲我斤言之乎欲我舍垢休運乎慶遠曰宋承來命無所舍始魏主曰齊主何故廢立慶遠曰廢昏立明古今非一未審何疑魏主曰武帝子孫今皆安在慶遠曰七王同

惡已伏管蔡之誅其餘二十餘王或內列清華或外典方牧魏主曰卿主若不志忠義何以不立近親如周公之輔成王而自取之乎慶遠曰成王有亞聖之德故周公得而相之今近親皆非成王之比故不可立且霍光亦捨武帝近親而立宣帝唯其賢也魏主曰霍光何以不自立慶遠曰非其類也主上正可比宣帝安得比霍光若爾武王伐紂不立微子而輔之亦為苟矣天下乎魏主大笑曰朕來問罪如卿之言便可釋然慶遠曰見可而進知難而退聖人之師也魏主曰卿欲吾和親為不欲乎慶遠曰和親則二國交歡生民蒙福否則二國交惡生民塗炭和親與否裁自聖衷魏主賜慶遠酒報衣服而遣之戊申魏主循淮而東民皆安堵租運屬路丙辰至鍾離上遣左衛將軍崔慧景寧朔將軍裴叔業救鍾離劉相王肅衆號二十萬擊樞三重井力攻義陽城中真楮而立王廣之引兵救義陽去城百餘里畏魏疆不敢進城中益急黃門侍郎蕭衍請先進廣之分麾下精兵配之衍間道夜發與太子右率蕭誅等押上賢首山去魏軍數里魏人出不意未測多少不敢逼黎明城中望見援軍至蕭誅遣長史王伯瑜出攻魏樞因風縱火行等衆軍自外擊之魏不能支解圍去已未誅等追擊破之誅之弟也先是上以義陽危急詔都督青冀三州諸軍事張沖出軍攻魏以分其立襲冲遣軍主

蔡係祖攻魏建陵驛馬厚丘三城又遣軍王杜僧謹攻魏虎阮馮時即丘三城皆拔之青冀一州刺史王洪範遣軍主崔延冀魏紀城據之魏主欲南臨江水辛酉發鍾離司徒長樂元懿公馮誕病不能從魏主與之泣訣行五十里聞誕卒時崔慧昂等軍去魏主營不過百里魏主輒將數千人夜還鍾離拊尸而哭達旦聲淚不絕壬戌敕諸軍罷臨江之行葬誕依晉齊獻王故事誕與帝同年幼同硯席尚帝妹樂安長公主雖無學術而資性淳篤故特有寵丁卯魏主遣使臨江數上罪惡魏久攻鍾離不克士卒多死三月戊寅魏主如邵陽築城於洲上柵斷水路夾築二城蕭坦之遣軍主裴叔業攻二城拔之魏王欲築城置戍於淮南以撫新附之民賜相州刺史高閻璽書真論其狀閻上表以為立灑十則圍之五則攻之邇者國家止為受降之計發兵不多東西遼闊難以成功今又欲置戍淮南招撫新附昔世祖以回山倒海之威步騎數十萬南臨瓜步諸郡盡降而盱眙小城攻之不克班師之日兵不戍一城土不關一塵夫豈無人以為大鎮未平不可守小故也夫壅水者先塞其原伐木者先斷其本本原尚在而攻其末流終無益也壽陽盱眙淮陰淮南之本原也三鎮不克其一而留守孤城其不能自全明矣敵之大鎮逼其外長淮隔其內少置兵則不足以自固多置兵則糧運難通大軍

既還士心孤怯夏水盛漲救援甚難以新敗者以為逸若果如此必為敵擒雖忠勇奮發終何益哉且安土戀本人之常情昔彭城之役既克大鎮城戍已定而不服思叛者猶踰數萬角城蕞爾處在淮北去淮陽十八里五固之役攻圍歷時卒不能克以今淮昔事兼數倍天時尚執雨水方降願陛下踵世祖之成規旋輾返旆經營洛邑蓄力觀軍布德行化中國既和遠人自服矣尚書令陸叡上表以為長江浩蕩彼之巨防又南土昏霧暑蒸鬱蒸蒸師人經夏必多疾病而遷鼎草創庶事甫爾臺省無論政之館府寺靡聽治之所自僚居止事等行路沈雨炎陽自成癘疫且兵徭並舉聖王所難介介曹之士外攻寇讎羸弱之夫內勤土木運給之費日損千金驅羅縶之兵討堅城之虜將何以取勝乎陛下去冬之舉正欲曜武江漢耳今自春幾夏理宜釋甲願早還洛邑使根本深固聖懷無內顧之憂兆民休斤板之役然後命將出師何憂不服魏主納其言崔慧昂以魏人城邵陽惠之張欣泰曰彼有去志所以築城者外自誇大懼我躡其後耳今若說之以兩額罷兵彼無不聽矣慧昂從之使欣泰詣城下語魏人魏主乃還濟淮餘五將未濟齊人據清澗斷津路魏主募能破中清兵者以為直閣將軍軍王代人奚康生應募縛獲積柴因風縱火燒齊船艦依煙直進飛刀亂斫中清兵遂潰魏主

假康生直閣將軍魏主使前將軍楊播將步卒三千騎五百為殿時春水方長齊兵大至戰艦塞川播結陳於南岸以禦之諸軍盡濟齊兵四集團播播為圍陳以禦之身自搏戰所殺甚眾相拒再宿軍中食盡圍兵則急魏主在北岸望之以水盛不能救既而水稍減播引精騎三百歷齊艦大呼曰我今欲渡能戰者來遂擁眾而濟播播之兄也魏軍既退邵陽洲上餘兵萬人亦輸馬五百匹假道以歸崔慧景欲斷路攻之張欣泰曰歸師勿過古人畏之兵在死地不可輕也今勝之不足為武不勝徒喪前功不如許之慧景從之蕭坦之還言於上曰邵陽洲有死賊萬人慧景欣泰縱而不取由是皆不加賞甲申解嚴初上聞魏主欲飲馬於江懼敷廣陵太守行南兖州事蕭穎胄移居民入城民驚恐欲席卷南渡穎胄以魏寇尚遠不即施行魏兵竟不至穎胄太祖之從子也上遣尚書右僕射沈文季助豐城公遙昌守壽陽文季入城止游兵不聽出洞開城門嚴加守備魏兵尋退魏之入寇也盧昶等猶在建康齊人恨之餉以蒸豆昶怖懼食之淚汗交橫謁者張思寧辭氣不屈死於館下及還魏主譚相曰人誰不死何至自同牛馬屈身辱國縱不遠歎蘇武獨不近愧思寧乎乃黜為民戊子魏太師京兆武公馮熙卒于平城 乙未魏主如下邳夏四月庚子如彭城辛丑為馮熙舉哀太傅錄尚

書事平陽公不樂南遷與陸叡表請魏主還臨熙葬帝曰開關以來空有天子遠奔曷喪者乎今經始洛邑豈宜妄相誘引陷君不義公僕以下可付瀆官貶之仍詔迎熙及博陵長公主之柩南葬洛陽禮如晉安平獻王故事 魏主之在鍾離也仇池鎮都大將梁州刺史拓跋英請以州兵會劉藻擊漢中魏主許之梁州刺史蕭懿遣部將尹紹祖梁季羣等將兵一萬據險立五柵以拒之英曰彼帥賤莫相統壹我選精卒并攻一營彼必不相救若克一營四營皆走矣乃引兵急攻一營拔之四營俱潰生擒梁季羣斬三千餘級俘七百餘人乘勝長驅進逼南鄭懿又遣其將姜脩擊英英掩擊盡獲之將還懿別軍繼至將士皆已疲不意其至大懼欲走英故緩轡徐行神色自若登高望敵東西指麾狀若處分然後整列而前懿軍疑有伏兵遷延引退英追擊破之遂圍南鄭懿將士母得侵暴遠近悅附爭供租運懿嬰城自守軍主范黎先將三千餘人在外還救南鄭英掩擊盡獲之圍城數十日城中恟懼錄事參軍新野庾域封題空倉數十指示將士曰此中粟皆滿足支二年但努力堅守衆心乃安會魏主召英還英使老弱先行自將精兵為後拒遣使與懿告別懿以為詐英去一日猶不開門二日乃遣將追之英與士卒下馬交戰懿兵不敢逼行四日四夜懿兵乃返英入斜谷會夫大雨士

空截竹貯米執炬火於馬上炊之先是饑遣人誘說仇池諸氏使起兵斷英運道及歸路英勒兵奮擊且戰且前矢中英頗卒全軍還仇池討叛氏平之英楨之子懿行之兄也英之攻南鄭也魏主詔雍涇岐三州發兵六千人戍南鄭侯克城則遣之侍中兼左僕射李沖表諫曰秦川險阨地接羌夷自西師出後餉接連續加氏胡叛逆所在奔命連糧援甲迄茲未已今復豫差戍卒懸礙山外難加優復恐猶驚駭脫終攻不克徒動民情連胡結夷事或難測輒依旨密下刺史待軍克鄭城然後差遣如巨愚見猶謂未足何者西道險阨單徑千里今欲深戍絕界之外孤據羣賊之中敵攻不可猝援食盡不可運糧古人有言雖鞭之長不及馬腹南鄭於國實為馬腹也且魏境所掩九州過八民人所目十分而九所未民者唯漠北之與江外耳羈之在近豈及汲於今日也宜待疆宇既廣糧食既足然後置邦樹將為吞并之舉今鐘離壽陽密邇未拔精城新野跬步弗降東道既未可以近力牛西藩窻可以遠兵固若果欲置者巨恐終以資敵也又建都土中地接寇壤方須大收死士平蕩江會若輕遣單寡存人陷沒恐後舉之日眾以留守致懼求其死効未易可獲推此而論不成為上魏主從之 癸丑魏主如小沛己未如瑕丘庚申如魯城親祠孔子辛酉拜孔氏四人顏氏二人官仍選諸孔宗子

一人封崇聖侯奉孔子祀命兗州修孔子墓更建碑銘戊辰魏主如碣磔命謁者僕射成淹具舟楫欲自四入河汧流還洛淹諫以為河流悍猛非萬眾所宜乘帝曰我以平城無漕運之路故京邑民貧今遷都洛陽欲通四方之運而民猶懼河流之險故朕有此行所以開百姓之心也 魏城陽王鸞等攻精陽諸將不相統壹圍守百餘日諸將欲案甲不戰以疲之李佐獨晝夜攻擊士卒死者甚衆帝遣太子右衛率垣廌生救之諸將以衆寡不敵欲退佐獨帥騎二千逆戰而敗廌淵等引去廌生追擊大破之廌生榮祖之從弟也南陽太守房伯玉等又敗薛真度於沙場鸞身親魏主於瑕丘魏主責之曰卿等沮辱威靈罪當大辟朕以新遷洛邑特從寬典五月己巳降封鸞為定襄縣王削戶五百盧淵李佐韋珍皆削官爵為民佐仍徙瀛州以薛真度與其從兄安都有開徐方之功聽存其爵及荊州刺史餘皆削奪曰進足明功退足彰罪矣 魏廣川剛王諧卒諧略之子也魏主曰古者大臣之喪有三臨之禮魏晉以來王公之喪哭於東堂自今諸王之喪期親三臨大功再臨小功總麻一臨罷東堂之哭廣川王於朕大功也將大斂素服深衣往哭之 甲戌魏主如滑臺丙子會于石濟度辰太子出迎於平桃城趙郡王幹在洛陽貪淫不濇衛史中尉李彪私戒之且曰殿下不悛不敢不以聞

幹悠然不以為意彪表彈之魏主詔幹與北海王詳俱從太子詣行在既至見詳而不見幹除使左右察其意色知無憂悔乃親數其罪杖之一百免官還第後未魏主遷洛陽晉子太廟甲申減冗官之祿以助軍國之用乙酉行飲至之禮班賞有差 甲午魏太子冠於廟

魏主欲變北俗引見羣臣謂曰卿等欲朕遠追商周為欲不及漢晉邪咸陽王禧對曰羣臣願陛下度越前王耳帝曰然則當變風易俗當因循乎故邪對曰願聖政日新帝曰為止於一身為欲傳之子孫邪對曰願傳之百世帝曰然則必當改作卿等不得違也對曰上令下從其誰敢違帝曰夫名不正言不順則禮樂不可興今欲斷諸北語一從正音其年三十已上習性已久客不

可猝革三十已下見在朝廷之人語音不聽仍舊若有故為當加降黜各宜深戒王公卿士以為然不對曰實如聖旨帝曰朕嘗與李冲論此冲曰四方之語竟知誰是帝者言之即為正矣冲之此言其罪當死因顧冲曰卿負社稷當令御史牽下冲免冠頓首謝又責留守之

官曰昨望見婦女猶服夾領小袖卿等何為不遵前詔皆謝罪帝曰朕言非是卿等當庭爭如何入則順旨退則不從乎六月己亥下詔不得為北俗之語於朝廷違者免所居官 癸卯魏主使太子如平城赴太師熙之喪 癸丑魏詔求遺書秘閣所無有益時用者加以優

賞 魏有司奏廣川王此葬於代都未審以新尊從舊卑以舊卑就新尊魏主曰代人遷洛者宜乘葬山其先有夫死於代者聽妻還葬夫死於洛者不得還代就妻其餘州之人自聽從便丙辰詔遷洛之民死葬河南不得還北於是代人南遷者悉為河南洛陽人 戊午魏改用長尺大斗其法依漢志為之 上之廢蘇林王也許蕭詡以揚州既而除領軍將軍南徐州刺史詡志曰見炊飯推以與人謀恃功頗干預朝政所欲選用輒命尚書使為申論上聞而忌之以蕭詡方將兵拒魏隱忍不發壬戌上游華林園與詡及尚書令王曇首數人宴盡歡坐罷留詡晚出至華林閣仗身執還入省上遣左右莫智明數詡曰隆昌之際非卿無有今日今

一門二州兄弟三封朝廷相報正可極此卿恒懷怨望乃去炊飯已熟合甌與人邪今賜卿死遂殺之并其弟誅以黃門郎蕭衍為司州別駕往執誅殺之詡好術數具與沈文獻常語之曰君相不減高帝詡死文獻亦伏誅詡死之日上又殺西陽王子明南海王子罕邵陵王子貞 乙丑以右衛將軍蕭坦之為領軍將軍 魏高閣上言鄴城密皇后廟頽圯請更葺治若謂已配饗太廟即宜罷毀詔罷之 魏拓拔英之寇漢中也沮水氏楊護之為齊擊武興氏楊集始破之秋七月辛卯以護之為北秦州刺史仇池公 八月乙巳魏遷武勇之士

十五萬人爲羽林虎賁以充宿衛 魏金墉宮成立國
子太學西門小學於洛陽 魏高祖遊華林園觀故景
陽山黃門侍郎郭祚曰山水者仁智之所樂宜復修之
帝曰魏明帝以奢失之於前朕豈可靡之於後乎帝好
讀書手不釋卷在輿據鞍不忘講道善屬文多於馬上
口占既成不更一字自太和十年以後詔策皆自爲之
好賢樂善情如飢渴所與遊接常寄以布素之意如李
冲李彪高閭王蕭郭祚宋弁劉孝崔光邢礮之徒皆以
文雅見親貴願用事制禮作樂靡然可觀有太平之風
焉治書侍御史薛聰辯之曾孫也彈劾不避彊禦帝或
欲寬貸者聰輒爭之帝每日朕見薛聰不能不憚何況
諸人也自是貴戚敏手東遷高閭將軍兼給事黃門侍
郎散騎常侍帝外以德器遇之內以心膂爲寄親衛禁
兵悉聽管領故終太和之世恒帶高閭將軍蓋百罷朝
之後聰恒陪侍帷幄言兼晝夜時政得失動輒匡諫事
多聽允而重厚沈密外莫窺其際帝欲進以名位輒苦
諫不受帝亦雅相體悉謂之曰卿天爵自高固非人爵
之所能榮也 九月庚午魏六宮文武悉遷于洛陽
丙戌魏主如鄴屢至相州刺史高閭之館美其治效賞
賜甚厚閭數請本州詔曰閭以懸車之年方求末錦知
進忘退有虞謙德可降號平北將軍朝之老成宜遂情
願徙授幽州刺史令存勳兩脩恩法並舉以高陽王雍

爲相州刺史戒之曰作牧亦易亦難其身正不令而行
所以易其身不正雖令不從所以難 己丑徙南平王
寶放爲邵陵王蜀郡王子文爲西陽王廣漢王子峻爲
衡陽王臨海王昭秀爲巴陵王永嘉王昭榮爲桂陽王
乙未魏主自鄴還 冬十月丙辰至洛陽 壬戌魏
詔諸州牧精品屬官考其得失爲三等以聞又詔徐兗
光南青荆洛六州嚴築戎備應須赴集 十一月丁卯
詔罷世宗東田毀興光樓 己卯納太子妃褚氏大赦
妃澄之女也 庚午魏主如柔粟山定園立 己卯帝
引諸儒議園立禮祕書令李彪建言魯人將有事于上
帝必先有事于洋宮請前一曰告廟從之 甲申魏主
祀園立丙戌大赦 十二月乙未朔魏主見羣臣於光
極堂宣下品令爲大選之始光祿勳于烈子登引例求
遷官烈上表曰方今聖明之朝理應廉讓而臣子登引
人求進是百素無教訓乞行黜落魏王曰此乃有識之
言不謂烈能辨此乃引見登謂曰朕將流化天下以卿
父有謙遜之美直士之風故進卿爲太子翊軍校尉又
加列散騎常侍封聊城縣子魏主謂羣臣曰國家從來
有一事可數臣下莫肯公言得失是也夫人君患不能
納諫人臣患不能盡忠自今朕舉一人如有不可卿等
直言其失若有才能而朕所不識卿等亦當舉之如是
得人者有賞不言者有罪卿等當知之 丁酉詔借晉

帝諸陵增置守衛 甲子魏主引見羣臣於光極堂頒賜冠服 先是魏人未嘗用錢魏主始命鑄太和五銖是歲鼓鑄粗備詔公私用之 魏以光城蠻帥田益光為南司州刺史所統守率聽其銜置後更於新蔡立東豫州以益光為刺史 氏王揚昇卒

三年春正月丁卯以揚昇子崇祖為沙州刺史封陰平王 魏主下詔以為北人謂土為拓后為跋魏之先出於黃帝以土德王故為拓跋氏夫土者黃中之色萬物之元也宜改姓元氏諸功巨舊族自代來者姓或重複皆改之於是始改拔拔氏為長孫氏達奚氏為奚氏乙旃氏為叔孫氏丘穆陵氏為穆氏步六孤氏為陸氏賀賴氏為賀氏獨孤氏為劉氏賀樓氏為樓氏勿忸于氏為于氏尉遲氏為尉氏其餘所改不可勝紀魏主雅重門族以范陽盧敏清河崔宗伯滎陽鄭義太原王瓊西姓衣冠所推咸納其女以充後宮隴西李冲以才識見任當朝貴重所結姻媿莫非清望帝亦以其女為夫人詔黃門郎司徒左長史宋弁定諸州士族多所升降又詔以代人先無姓族雖功賢之胤無異寒賤故官達者位極公卿其功衰之親仍居猥任其穆陸賀劉樓于嵇尉八姓自太祖已降勳著當世位盡王公灼然可知者且下司州吏部勿充猥官一同四姓自此以外應班士流者悉續別敘其舊為部落大人而皇始已來三世官

在給事已上及品登王公者為姓若本非大人而皇始已來三世官在尚書已上及品登王公者亦為姓其大之後而官不顯者為族若本非大人而官顯者亦為族凡此姓族皆應審覈勿容僞冒今司空穆亮尚書陸琇等詳定務令平允琇敬之子也魏舊制王國舍人皆應娶八族及清脩之門咸陽王禧娶隸戶為之帝深責之因下詔為六弟聘室前者所納可為妾媵咸陽王禧可聘故潁川太守隴西李輔女河南王幹可聘故中散代郡穆明樂女廣陵王羽可聘驃騎諮議參軍滎陽鄭平城女潁川王雍可聘故中書博士范陽盧神寶女始平王勳可聘廷尉卿隴西李冲女北海王詳可聘吏部郎中滎陽鄭懿女懿義之子也時趙郡諸李人物尤多各盛家風故世之言高華者以五姓為首眾議以薛氏為河東茂族帝曰薛氏蜀也豈可入郡姓直閤薛宗起執戟在殿下出次對曰臣之先人漢末仕蜀二世復歸河東今六世相襲非蜀人也伏以陛下黃帝之胤受封北土豈可亦謂之胡邪今不預郡姓何以生為乃碎戟於地帝徐曰然則朕甲卿乙乎乃入郡姓仍曰卿非宗起乃起宗也帝與羣臣論選調曰近世高卑出身各有常分此果如何李冲對曰未審上古已來張官列位為膏梁子弟爭為致治乎帝曰欲為治耳冲曰然則陛下今日何為專取門品不技才能乎帝曰苟有過人之才

不患不知然君子之門借使無當世之用要自德行純篤朕故用之冲曰傳說呂望豈可以門地得之帝曰非常之人曠世乃有一二月秘書令李彪曰陛下若專取門地不審魯之三卿孰若四科著作佐郎韓顯宗曰陛下豈可以貴襲貴以賤襲賤帝曰必有高明卓然出類拔萃者朕亦不拘此制頃之劉昶入朝帝謂昶曰或言唯能是寄不必拘門朕以為不爾何者清濁同流混齊一等君子小人名品無別此殊為不可我今八族以上士人品第有九九品之外小人之官復有七等若有其人可起家為三公正恐賢才難得不可止為一人渾我典制也 ○臣先曰選舉之灑先門地而後賢才此魏晉之深弊而歷代相因莫之能改也夫君子小人不在于世祿與側微以今日視之愚智所同知也當是之時雖魏孝文之賢猶不免斯蔽故夫明辨是非而不惑於世俗者誠鮮矣 壬辰魏徙始平王勰為彭城王復定襄縣王鸞為城陽王 二月壬寅魏詔羣百自非金董聽終三年喪 丙午魏詔畿內七十已上暮春赴京師行養老之禮三月丙寅宴羣百及國老庶老於華林園詔國老黃耆已上假中散大夫郡守者年已上假給事中縣令庶老直假郡縣各賜鳩杖衣裳 丁丑魏詔諸州中正各舉其鄉之民望年五十已上守素衡門者授以令長 壬午詔乘輿有金銀飾校者皆剔除之上

志慕節儉太官嘗進菓燕上曰我食此不盡可四破之餘充晚食又嘗用皂莢以餘灑授左右曰此可更用太官元日上壽有銀酒鎗上欲壞之王晏等咸稱盛德衛尉蕭穎胄曰朝廷盛禮莫若三元此一器既是舊物不足為後上不悅後預曲宴銀器滿席穎胄曰陛下前欲壞酒鎗恐宜移在此器上其勳上躬親細務綱目亦密於是郡縣及六署九府常行職事莫不啓閉取決詔敕文武動舊皆不歸還部親近憑勢戶相通進人君之務過繁密南康王侍郎穎川鍾磔上書言古者明君揆才頒政量能授職三公坐而論道九卿作而成務天子唯恭已南面而已書奏上不憚謂太中大夫顧嵩曰鍾磔何人欲斷朕機務卿識之不對曰磔雖位末名卑而所言或有可采且繁碎職事各有司存今人主撻而親之是人主愈勞而人臣愈逸所謂代庖人宰而為大匠斲也上不顧而言他 夏四月甲辰魏廣州刺史薛儻護來降魏寇司州櫟城戍主魏僧珉拒破之 五月丙戌魏警方澤於河陰又詔漢魏晉諸帝陵百步內禁樵蘇 丁亥魏主有事於方澤 秋七月魏廢皇后馮氏初文明太后欲其家貴童簡馮熙二女入掖庭其一早卒其一得幸於魏主未幾有疾還家為尼及太后殂帝立熙少女為皇后既而其姊疾愈帝思之復迎入宮拜左昭儀后寵浸衰昭儀自以年長且先入宮不率妻禮后頗

愧恨昭儀因譖而廢之后素有德操遂居瑤光寺為練行尼 魏主以久旱自癸未不食至于乙酉羣臣皆詣中書省請見帝在崇虛禮遣舍人辭焉且問來故豫州刺史王肅對曰今四郊雨已霽洽獨京城微少庶民未乏一餐而陛下輟膳三日臣下惶惶無復情地帝使舍人應之曰朕不食數日猶無所感比來中外貴賤皆言四郊有雨朕疑其欲相寬勉未必有實方將遣使視之果如所言即當進膳如其不然朕何以生為當以身為萬民塞咎耳是夕大雨 魏太子恂不好學體素肥大苦河南地熱常思北歸魏主賜之衣冠恂常私著胡服中庶子遼東高道悅數切諫恂惡之八月戊戌帝如嵩高恂與左右密謀召牧馬輕騎奔平城手刃道悅於禁中領軍元儼勒門防遏入夜乃定詰旦尚書陸琇馳以啓帝帝大駭秘其事仍至汗口而還甲寅入宮引見恂數其罪親與咸陽王禧等更代杖之百餘下扶曳出外囚於城西月餘乃能起 丁巳魏相州刺史南安惠王植卒 九月戊辰魏主講武於小平津癸酉還宮 冬十月戊戌魏詔軍士自代來者皆以為羽林虎賁司州民十二夫調一吏以供公私力役 魏吐京胡反詔朔州刺史元彬行汾州事帥并肆之眾以討之彬植之子也彬遣統軍奚康生擊叛胡破之追至軍突谷又破之俘雜畜以萬數詔以彬為汾州刺史胡去居等六百餘

人保險不服彬請兵二萬以討之有司奏許之魏王大怒曰小寇何有發兵之理可隨宜討治若不能克必須大兵者則先斬刺史然後發兵彬大懼督帥州兵身先將士討去居平之 魏主引見羣百於清徽堂議廢太子恂太子太傅穆亮少保李冲免冠頓首謝帝曰卿所謝者私也我所讓者國也大義滅親古人所貴今恂欲違父逃叛踏據恒朔天下之惡孰大焉若不去之乃社稷之憂也閏月丙寅廢恂為庶人置於河陽無事城以兵守之服食所供粗免飢寒而已 戊辰魏置常平倉 戊寅太子寶卷冠 初魏文明太后欲廢魏主穆泰切諫而止由是有寵及帝南遷洛陽所親任者多中州儒士宗室及代人往往不樂泰自尚書右僕射出為定州刺史自陳久病土溫則甚之為恒州帝為之徙恒州刺史陸叡為定州以泰代之泰至叡未發遂相與謀作亂陸結鎮北大將軍樂陵王思譽安樂侯陸撫宜鎮將曹叡虞業驍騎將軍超等共推朔州刺史陽平王暉為主思譽天賜之子業丕之子也叡以為洛陽休明勸泰緩之泰由是未發願偽許泰等以安其意而密以狀聞行吏部尚書任城王澄有疾帝召見於察閣堂謂之曰穆泰謀為不軌有誘宗室脫或必然今遷都爾爾比人慮舊南北紛擾朕洛陽不立也此國家大事非卿不能辦卿雖疾強為我此行審觀其勢儻其

微弱直往擒之若已殫盛可承制發并肆兵擊之對曰
秦擊惠政正由變舊爲此計耳非有深謀遠慮臣雖驚
怯足以制之願陛下勿憂雖有大馬之疾何敢辭也帝
笑曰任城肯行朕復何憂遂授澄節銅虎符使符御仗
左右仍行恒州事行至鴈門鴈門太守夜告云秦已引
兵西就陽平澄遂令進發右丞孟斌曰事未可量宜依
敕召并肆兵然後徐進澄曰秦旣謀亂應據堅城而更
迎陽平度其所爲當似勢弱秦旣不相拒無故發兵非
宜也但速往鎮之民心自定遂倍道兼行先遣治書侍
御史李煥單騎入代出其不意曉諭秦黨示以禍福皆
莫爲之用秦計無所出帥麾下數百人攻煥不克走出
城西追擒之澄亦尋至窮治黨與收陸叡等百餘人皆
繫獄民間恬然澄具狀表聞帝喜召公卿以表示之曰
任城可謂社稷臣也觀其獄辭正復皇陶何以過之願
謂咸陽王禧等曰汝曹當此不能辦也魏主謀入寇
引見公卿於清徽堂曰朕卜宅土中網條粗舉唯南寇
未平安能效近世天子下惟於深宮之中乎朕今南征
決矣但未知早晚之期比來術者皆云今往必克此國
之大事宜君臣各盡所見勿以朕先言而依違於前同
異於後也李冲對曰凡用兵之慶宜先論人事後察天
道今卜筮雖吉而人事未備邊都尚新秋穀不稔未可
以興師旅如臣所見宜俟來秋帝曰去十七年朕擁兵

二十萬此人事之盛也而天時不利今天時既從復云
人事未備如僕射之言是終無征伐之期也寇戎咫尺
異日將爲社稷之憂朕何敢自安若秋行不捷諸君當
盡付司寇不可不盡懷也魏主以有罪徙邊者多通
云乃制一人通閩門充役光州刺史博陵崔挺上書
諫曰天下善人少惡人多若一人有罪延及閩門則司
馬牛受相贈之罰柳下惠興盜跖之誅豈不哀哉帝善
之遂除其制

資治通鑑卷第一百四十

資治通鑑卷第一百四十一

齊紀七 起強國赤奮若盡若 癸編撰格凡二年

齊紀七 起強國赤奮若盡若

高宗明皇帝下

建武四年春正月大赦 丙申魏立皇子恪為太子魏
王宴於清微堂語及太子恂李冲謝曰臣忝師傅不能
輔導帝曰朕尚不能化其惡師傳何謝也 乙巳魏主
北巡 初尚書令王晏為世祖所寵任及上謀廢鬱林
王晏即欣然推奉鬱林王已廢上與晏宴於東府語及
時事晏抵掌曰公常言晏法今定何如上即位晏自謂
佐命新朝常非薄世祖故事既居朝端事多專決內外
要職並用所親每與上爭用人上雖以事際須晏而心
惡之嘗料簡世祖中詔得與晏手敕三百餘紙皆論國
家事又得晏啓諫世祖以上領選事以此愈猜薄之始
宴王遙光勸上誅晏上曰晏於我有功且未有罪遙光
曰晏尚不能為武帝安能為陛下乎上默然上遣心腹
左右陳世範等出涂巷探聽異言晏輕淺無防意望開
府數呼相工自視云當大貴與賓客語好屏人清閑上
聞之疑晏欲反遂有誅晏之意奉朝請鮮于文舉密探
上旨告晏有異志世範等又啓上云晏謀因四年南郊
與世祖故主帥於道中竊發會虎犯郊壇上愈懼未郊

一日有敕停行先報晏及徐孝嗣孝嗣奉旨而晏陳郊
祀事大必宜自力上益信世範之言丙辰召晏於華林
省誅之并北中郎司馬蕭毅臺隊主劉明達及晏子
德元德和下詔云晏與毅明達以河東王鉉識用微弱
謀奉以為主使守虛器晏弟謂為廣州刺史上遣南中
郎司馬蕭季敞襲殺之季敞上之從祖弟也蕭毅者豪
好弓馬為上所忌故因事陷之河東王鉉先以年少才
弱故未為上所殺鉉朝見常鞠躬俯偻不敢平行直視
至其年稍長遂坐晏事免官禁不得與外人交通鬱林
王之將廢也晏從弟御史中丞思遠謂晏曰兄荷世祖
厚恩今一旦替人如此事彼或可以權計相須未知兄
將來何以自立若及此引決猶可保全門戶不失後名
晏曰方敢粥未暇此事及拜驃騎將軍集會兄弟謂思
遠兄思微曰隆昌之末阿戎所見今猶未晚也思遠知上
今日思遠遠應曰知阿戎所見今猶未晚也思遠知上
外待晏厚而內已疑異乘間謂晏曰時事稍異兄亦覺
不凡人多拙於自謀而巧於謀人晏不應思遠退晏方
歡曰世乃有勸人死者旬日而晏敗上聞思遠言故不
之罪仍遷侍中晏外弟尉氏阮孝緒亦知晏必敗晏屢
至其門逃匿不見嘗食醬美問知得於晏家吐而覆之
及晏敗人為之懼孝緒曰親而不黨何懼之有卒免於
罪 二月壬戌魏主至太原 甲子以左僕射徐孝嗣

爲尚書令征虜將軍蕭孝徵爲廣州刺史 癸酉魏主
至平城引見穆泰陸叡之黨聞之無一人稱枉者時人
皆服任城王澄之明穆泰及其親黨皆伏誅賜陸叡死
於獄宥其妻子徙遼西爲民初魏主遷都靈夏舊俗并
州刺史新興公丕皆所不樂帝以其宗室舊舊亦不之
逼但誘示大理令其不生伺異而已及朝臣皆變衣冠
朱衣滿坐而不獨胡服於其間晚乃稍加冠帶而不能
修飾姿儀帝亦不強也太子恂自平城特遷洛陽元隆
與穆泰等密謀留恂因舉兵斷關據陝比不在并州
隆等以其謀告之丕外慮不成口雖折難心頗然之及
事覺丕從帝至平城帝每推問泰等當令丕坐觀有司
奏元業元隆元超罪當殺丕應從坐帝以丕當受詔許
以不死聽免死爲民留其後妻二子與居于太原殺隆
超同產乙升餘子徙勃堍初不敏與僕射李冲領軍于
列俱受不死之詔叡既誅帝賜冲列詔曰叡反逆之志
自負幽且違誓在彼不關朕也及逆既異餘犯雖欲矜
恕如何可得然猶不忘前言聽自死別府免其孥戮元
丕二子一弟首爲賊端連坐應死特恕爲民朕本期始
終而彼自棄絕違心垂念一何可悲故此矜不類無致
怪謀反之外皎如白日耳冲列皆上表謝 臣光曰
夫爵祿廢置殺生奪人君所以馭臣之大柄也是故
先王之制雖有親故賢能功貴勤賞苟有其罪不直赦

也必議於槐棘之下可赦則赦可宥則宥可刑則刑可
殺則殺輕重視情寬猛隨時故君得以施恩而不失其
威臣得以免罪而不敢自恃及魏則不然動賞之臣往
往豫許之以不死使彼驕而觸罪又從而殺之是以不
信之令誘之使陷於死地也刑政之失無此爲大焉
是時代鄉舊族多與泰等連謀唯于列一族無所涉
帝由是益重之帝以北方酋長及侍子良昇聽朝洛
陽春還部落時人謂之鴈臣 三月己酉魏主南至離
石叛胡請降詔宥之夏四月庚申至龍門遣使祀夏禹
祭方至蒲坂祀虞舜辛未至長安 魏太子恂既廢頗
自悔過御史中尉李彪密表恂復與左右謀逆魏王使
中書侍郎邢巒與咸陽王禧奉詔齋椒酒詣河陽賜恂
死欽以羈棺常服瘞於河陽 癸未魏大將軍宋明王
劉昶卒於劉城追加九錫葬以殊禮 五月己丑魏主
東還汎渭入河壬辰遣使祀周文王於曲臺武王於鎬六
月庚申遷洛陽 壬戌魏發冀定瀛相濟五州兵二十
萬將入寇 魏穆泰之反也中書監魏郡公穆亮與之
通謀赦後事發削官爵爲民罷弟司空亮以府事付司
馬慕容襲上表自劾魏主優詔不許亮固請不已癸亥
聽亮遜位 丁卯魏分六師以定行留 秋七月甲午
魏立昭儀馮氏爲皇后后欲母養太子恪恪母高氏自
代如洛陽暴卒於共縣 戊辰魏以穆亮爲征北大將

軍閔府儀同三司冀州刺史 八月丙辰魏詔中外戒

嚴 壬戌魏立皇子愉為京兆王慳為清河王懷為廣

平王 追尊景皇帝所生王氏為恭太后 甲戌魏講武

於華林園庚辰軍發洛陽使吏部尚書任城王澄居守

以御史中丞李彪兼度支尚書與僕射李冲參治留臺

事假彭城王勰中軍大將軍勰辭曰親疎並用古之道

也臣獨何人頻煩寵授昔陳思求而不允愚臣不請而

得何否泰之相遠也魏主大笑執勰手曰曹以才名

相忌吾與汝以道德相親上遣軍王直閣將軍胡松助

北襄城太守成公期成緒陽軍主鮑舉助西汝南北義

陽二郡太守黃瑒起成舞陰 魏以氏帥楊靈珍為南

梁州刺史靈珍舉州來降送其母及子於南鄭以為質

遣其弟婆羅阿上珍將步騎萬餘襲魏武興王楊集始

殺其二弟集同集眾集始等請降九月丁酉魏王以

河南尹李崇為都督隴右諸軍事將兵數萬討之 初

魏遷洛陽荊州刺史薛真度勸魏主先取樊鄧真度引

兵寇南陽太守房伯玉擊敗之魏主怒以南陽小郡志

必滅之遂引兵向襄陽彭城王勰等三十六軍前後相

繼眾號百萬吹脣沸地辛丑魏主留諸將攻補陽自引

兵南下癸卯至宛夜襲其郭克之房伯玉嬰內城拒守

魏主遣中書舍人孫延景謂伯玉曰我今蕩蓋六合非

如曩時又來春去不有所克終不還北卿此城當我六

龍之首無容不先攻取遠期一年近止一月封侯梟首

事在俯仰宜善圖之且卿有三罪今令卿知卿先事武

帝蒙殊常之寵不能建忠致命而盡飾於其歸罪一也

頃年薛真度來卿傷我偏師罪二也今警務親臨不面

縛麾下罪三也伯玉遣軍副樂稚柔對曰承欲攻圍期

於必克卑微常人得抗太威真可謂獲其死所外臣蒙

武帝採拔豈敢忘恩但嗣君失德主上光紹太宗非唯

副億兆之深望抑亦隸武皇之遺教是以區區盡節不

敢失墜往者北師深入寇擾邊民輒屬將士以偷職業

已而言不應垂責死城東南隅溝上有橋魏主引兵過

之伯玉使勇士數人衣斑衣戴虎頭帽伏於竇下突出

擊之魏主人馬俱驚召善射者原靈度射之應弦而斃

乃得免 李崇槎山分道出氏不意表裏襲之羣氏皆

棄楊靈珍散歸靈珍之眾滅大半崇進據赤土靈珍遣

從弟建帥五千人屯龍門自帥精勇一萬屯鷲破龍門

之北數十里中茂樹塞路鷲破之口積大木聚礮石臨

崖下之以拒魏兵崇命統軍慕容紹帥眾五千從它路

夜襲龍門破之崇自攻鷲破靈珍連戰敗走俘其妻子

遂克武興梁州刺史陰廣宗率軍擊靈珍等將兵救靈珍

崇進擊大破之斬楊婆羅阿上珍生擒猷等靈珍奔還

漢中魏主聞之喜曰使朕無西顧之憂者李崇也以崇

為都督梁秦二州諸軍事梁州刺史以安集其地丁

未魏主發南陽留太尉咸陽王禧等攻之已酉魏主至
新野新野太守劉思忌拒守冬十月丁巳魏軍攻之不
克築長圍守之遣人謂城中曰房伯玉已降汝何為獨
取糜碎思忌遣人對曰城中兵食猶多未暇從汝小童
語也魏右軍府長史韓顯宗將別軍屯赭陽成公期遣
胡松引營兵攻其營顯宗力戰破之斬其裨將高瀟援
顯宗至新野魏主謂曰卿破賊斬將殊益軍勢朕方攻
堅城何為不作露布對曰頃聞鎮南將軍王肅獲賊二
三人驢馬數匹皆為露布臣在東觀私常咄之近雖仰
憑威靈得推醜虜丘寡力弱擒斬不多朕復高曳長纜
虛張功烈尤而効之其罪彌大巨所以不敢為之解上
而已魏主益賢之上詔徐州刺史裴叔業引兵救雍州
叔業啓稱北人不樂遠行唯樂鈔掠若侵虜境則司雍
之寇自然分矣上從之叔業引兵攻虹城獲男女四千
餘人甲戌遣太子中庶子蕭衍右軍司馬張穆救雍州
十一月甲午前軍將軍韓秀方等十五將降於魏丁酉
魏敗齊兵於沔北將軍王伏保等為魏所獲丙辰以
楊靈珍為北秦州刺史仇池公武都王 新野人張膺
帥萬餘家據柵拒魏十二月庚申魏人攻拔雍州刺史
曹虎與房伯玉不協故緩救之頓軍樊城丁丑詔遣度
支尚書崔慧真救雍州假慧真節帥眾二萬騎千匹向
襄陽雍州叛軍並受節度庚午魏王南臨沔水戊寅還

新野將軍王曇紛以萬餘人攻魏南青州黃歇成魏戍
主崔僧淵破之舉軍皆沒將軍魯康祚趙公政將兵萬
人侵魏太倉口魏豫州刺史王肅使長史清河傅永將
甲士三千擊之康祚等軍於淮南永軍於淮北相去十
餘里永曰南人好夜斫營必於渡淮之所置火以記淺
處乃夜分兵為二部伏於營外又以狐貍火密使人過
淮南岸於深處置之戒曰見火起則亦然之是夜康祚
等果引兵斫永營伏兵夾擊之康祚等走趣淮水火既
競起不知所從溺死及斬首數千級生擒公政獲康祚
之尸以歸豫州刺史裴叔業侵魏楚王戍肅復令永擊
之永將心腹一人馳詣楚王戍令填外塹夜伏戰士千
人於城外曉而叔業等至城東部分將置長圍永伏兵
擊其後軍破之叔業留將佐守營自將精兵數千救之
永登門樓望叔業南行數里即開門奮擊大破之獲叔
業金鼓幕甲仗萬餘叔業退失據遂走左右欲追
之永曰吾弱卒不滿三千彼精甲猶盛非力岳而敗自
墮吾計中耳既不一測我之虛實足使喪膽俘此足矣何
更追之魏王遣謁者就拜永安遠將軍汝南太守封貝
丘縣男永有勇力好學能文魏王常歎曰上馬能擊賊
下馬作露板唯傳脩期耳 曲江公遙欣好武事上以
諸子尚幼內親則仗遙欣兄業外親則倚后弟西中郎
長史彭城劉暄內弟太子詹事江祐故以始安王遙光

為揚州刺史居中用事遙欣為都督荆雍等七州諸軍事荆州刺史鎮據西面而遙欣在江陵多招材勇厚自封殖上甚惡之遙欣梅南郡太守劉季連季連密表遙欣有異迹上乃以季連為益州刺史使據遙欣上流以制之季連思孝之子也 是歲高昌王馬儒遣司馬王體玄入貢于魏請兵迎接求舉國內從魏主遣明威將軍韓安保迎之劉伊吾之地五百里以居儒眾儒遣左長史顧禮右長史金城麴嘉將步騎一千五百迎安保而安保不至禮嘉還高昌安保亦還伊吾安保遣其屬朝與安等使高昌儒復遣顧禮將世子義奇迎安保至白棘城去高昌百六十里高昌舊人戀土不願東遷相與殺儒立麴嘉為王復臣於柔然安獨與顧禮馬義奇還洛陽

永泰元年春正月癸未朔大赦 加中軍大將軍徐孝嗣開府儀同三司孝嗣固辭 魏統軍李佐攻新野丁亥拔之縛劉思忠問之曰今欲降未思思曰寧為南鬼不為北臣乃殺之於是泗北大震戊子湖陽成王蔡道福辛卯褚陽成王成公期壬辰舞陰成王黃瑤起南鄉太守唐謙相繼南遁瑤起為魏所獲魏主以賜王肅肅饗而食之乙巳命太尉陳顯達救雍州 上有疾以近親寡弱忌高武子孫時高武子孫猶有十王每朔望入朝上還後宮輒歎息曰我及司徒諸子皆不長高武子

孫日益長大上欲盡除高武之族以微言問陳顯達對曰此等豈足介意以問揚州刺史始安王遙光遙光以為當以次施行遙光有足疾上常令乘輿自望賢門入每與上屏人久語畢上索香火鳴咽流涕明日必有所誅會上疾暴甚絕而復蘇遙光遂行其策于未殺河東王鉉臨賀王子岳西陽王子文永陽王子峻南康王子琳衡陽王子珉湘東王子建南郡王子真桂陽王昭粲巴陵王昭秀於是太祖世祖及世宗諸子皆盡矣鉉等已死乃使公卿奏其罪狀請誅之下詔不許再奏然後許之南康侍讀濟陽江必奧子琳淚盡繼之以血親視殯葬畢乃去 庚戌魏主如南陽二月癸丑詔左衛將軍蕭惠休救壽陽甲子魏人拔宛北城房伯玉面縛出降伯玉從父弟忠安為魏中統軍數為伯玉泣請魏主乃赦之庚午魏主如新野辛巳以彭城王勳為使持節都督南征諸軍事中軍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三月壬午朔崔慧景蕭衍大敗於鄧城時慧景至襄陽五郡已沒慧景與衍及軍主劉山陽停澤憲等帥五千餘人進行鄧城魏數萬騎奄至諸軍登城拒守時將主晨食輕行皆有飢懼之色衍欲出戰慧景曰虜不夜圍人城待日暮自當去既而魏眾轉至慧景於南門拔軍去諸軍不相知相繼皆遁魏兵自北門入劉山陽與部曲數百人斷後死戰且戰且却行慧景為閉滿軍人相踐藉橋

皆斷壞魏兵夾路射之殺傅瀟靈士卒赴溝死者相枕
岳陽取襖仗填溝乘之得免魏主將大兵追之晡時至
沔山山陽據城苦戰至暮魏兵乃退諸軍恐懼是夕皆下
船還襄陽庚寅魏主將十萬眾羽儀華蓋以圍樊城曹
虎閉門自守魏主臨沔水望襄陽岸乃去如湖陽辛亥
如懸瓠魏鎮南將軍王肅攻襄陽裴叔業將兵五萬圍
渦陽以救義陽魏南兗州刺史濟北孟表守渦陽糧盡
食草木皮葉叔業積所殺魏人高五丈以示城內別遣
軍王肅瓊等攻龍元魏廣陵王羽救之叔業引兵擊羽
大破之追獲其節魏主使安遠將軍傅永征虜將軍劉
藻假輔國將軍高物等救渦陽並受王肅節度叔業進
擊大破之聰奔懸瓠承收散卒徐遠叔業再戰凡斬首
萬級俘三千餘人獲器械雜畜財物以千萬計魏王命
鎖三將詣懸瓠劉藻高物免死徙平州傅永奪官爵勳
王肅爲平南將軍肅表請軍遣軍救渦陽魏王報曰觀
卿意必以藻等新敗故難於更往朕今少分兵則不及
制敵多分兵則禁旅有闕卿審圖之義陽當止則止當
下則下若失渦陽卿之過也肅乃解義陽之圍與統軍
楊大眼奚康生等步騎十餘萬救渦陽叔業見魏兵盛
夜引兵退明日士眾奔潰魏人追之殺傷不可勝數叔
業還保渦口 初魏中尉李彪家世孤微朝無親援初
遊代都以清肅文穆公李冲好士傾心附之冲亦重其

材舉禮遇甚厚薦於魏主且爲之延譽於朝公私汲引
及爲中尉彈劾不避貴戚魏主賢之以比汲黯彪自以
結知人主不復藉冲稍稍疎之唯公坐轍袂而已無復
宗敬之意冲浸銜之及魏王南伐彪與冲及任城王澄
共掌留務彪性剛豪意議多所乖異數與冲爭辨形於
聲色自以身爲漢官它人莫能糾劾事多專恣冲不勝
忿乃積其前後過惡禁彪於尚書省上表劾彪違傲高
亢公行僭逸坐輿禁省私取官材輒駕乘黃無所憚懼
臣輒集尚書已下令史已上於尚書都座以彪所犯罪
狀告彪訊其虛實彪皆伏罪請以見事免彪所居職付
廷尉治罪冲又表稱臣與彪相識以來垂二十載見其
才優學博議論剛正愚意誠謂拔萃公清之人後稍察
其爲人酷急猶謂益多損少自大駕南行以來彪兼尚
書日夕共事始知其專恣無忌尊身忽物聽其言如振
古忠恕之賢較其行寔天下佞暴之賊臣與任城卑躬
曲己若順弟之奉暴兒其所欲者事雖非理無不屈從
依事求實悉有成驗如臣列得實宜殛彪於北荒以除
亂政之藪所引無證宜按臣於四裔以息青蠅之譖冲
手自作表家人不知帝覽表數帳久之曰不意留臺乃
至於此既而曰道固可謂溢矣而僕射亦爲滿也黃門
侍郎宋弁素怨冲而與彪同州相善陰左右之有司處
彪大辟帝宥之除名而已冲雅性温厚 收彪之際親

數虧前後過失瞋目大呼投折几案御史皆泥首面縛
 冲嘗辱肆口遂發病蒼憐言語錯繆時扼腕大罵稱李
 彪小人醫藥皆不能奏或以為肝刻旬餘而卒帝哭之
 悲不自勝贈司空冲勤敏彊力又處要劇文案盈積終
 日視事未嘗戚倦職業脩舉總計十而髮白兄弟六人
 凡四母少時頗多忿競及冲貴祿賜皆與共之更成敦
 睦然多援引族姻私以官爵一家歲祿萬匹有餘時人
 以此少之 魏主以彭城王勳為宗師詔使督察宗室
 有不帥教者以聞 夏四月甲寅改元 大司馬會稽
 太守王敬則自以高武舊將心不自安上雖外禮甚厚
 而內相疑備數訪問敬則飲食體幹堪宜聞其衰老且
 以居內地故得少寬前二歲上遣領軍將軍蕭坦之將
 齊仗五百人行武進陵敬則諸子在都憂怖無計上知
 之遣敬則世子仲雄入東安尉之仲雄善琴上以蔡邕
 焦尾琴借之仲雄於御前鼓琴作懊憹歌曰常歎負情
 懷郎今果行詩又曰君行不淨心那得惡人題上愈猜
 愧上疾屢危乃以光祿大夫張瓌為平東將軍吳郡太
 守置兵佐以密防敬則中外傳言當有異處分敬則聞
 之竊曰東今有誰只是欲平我耳東亦何易可平吾終
 不受金嬰金嬰謂鳩也敬則女為徐州行事謝朓妻敬
 則子太子洗馬幼隆遺正自將軍徐岳以情告朓為計
 若同者當往報敬則朓執岳馳啓以聞敬則城為空軍

徐庶家在京口其子密以報庶庶以告敬則五官王公
 林公林敬則族子也常所委信公林勸敬則急送啓賜
 兒死單舟星夜還都敬則令司馬張思祖草啓既而曰
 若爾諸郎在都要應有信且忍一夕其夜呼僚佐文武
 搏浦謂眾曰卿諸人欲令我作何計莫敢先答防閣丁
 興懷曰官抵應作爾敬則不應明且召山陰令王詢臺
 傳御史鍾離祖願敬則橫刀跣坐問詢等發丁可得幾
 人庫見有幾錢物詢稱縣丁猝不可集祖願稱庫物多
 未輸入敬則怒將出斬之王公林又諫曰凡事皆可悔
 唯此事不可悔官詎不更思敬則唾其面曰我作事何
 關汝小子丁勿敬則舉兵反招集配衣二三日便發前
 中書令何胤棄官隱居若邪山敬則欲劫以為尚書令
 長史王弄璋等諫曰何令高蹈必不從不從便應殺之
 舉大事先殺名賢事必不濟敬則乃止胤尚之之孫也
 庚午魏發州郡兵二十萬人期八月中旬集懸瓠
 魏趙郡靈王幹卒 上聞王敬則反收王幼隆及其兄
 負外郎世雄記室參軍季揚其弟太子舍人少安等皆
 殺之長子黃門郎元遷將千人在徐州擊魏救徐州刺
 史徐玄慶殺之前其郡太守南康侯季恪之子也敬
 則起兵以奉子恪為名子恪亡走未知所在始安王遙
 光勸上盡誅高武子孫於是悉召諸王廢入官岳安王
 齊義法陵公寶融等數中書少自武諸孫處西省救人

各從左右兩人過此依軍濠後幼者與乳母俱入其夜
今大醫袁叔二斛都水辦棺材數十具須三更當盡殺
之子恪徒跣自歸二吏達建陽門刺啓時刻已至而上
眠不起中書舍人沈徽孚與上所親左右單景雋共謀
少留其事須臾上覺景雋等子恪已至上驚問曰未邪
未邪景雋具以事對上撫牀曰遙光幾誤人事乃賜王
侯俱饜明日悉遣還第以子恪為太子中庶子實覽緬
之子也敬則帥實甲萬人過浙江張環遣兵三千拒敬
則於松江間敬則軍鼓聲一時散走環棄郡逃民間敬
則以舊將舉事百姓擔簦荷鋤隨之者十餘萬聚至晉
陵南沙入范脩化殺縣令公上延孫以應之敬則至武
進陵口慟哭而過烏程丘仲孚為曲阿令敬則前鋒奄
至仲孚謂吏民曰賊乘勝雖銳而烏合易離今若收船
艦毀甕岡埭瀉瀆水以阻其路得留數日臺軍必至如
此則大事濟矣敬則軍至值瀆涸果頓兵不得進五月
壬午詔前軍司馬左興盛後軍將軍崔恭祖輔國將軍
劉山陽龍驤將軍馬軍主胡松築壘於曲阿長岡右僕
射沈文季為持節都督屯湖頭備京口路恭祖慧景之
族也敬則急攻興盛山陽二壘臺軍不能敵欲退而圍
不開各死戰胡松引騎突其後曰丁無器仗皆驚散
敬則軍天敗索馬再上不能得崔恭祖刺之仆地興盛
軍客表文曠斬之乙酉傳首建康是時上疾已篤敬則

倉猝東起朝廷震懼太子齊襄使人上屋望見征虜事
失火謂敬則至急裝欲走敬則聞之喜曰檀公二十六
策夫為上策計汝父子唯有走耳蓋時人譏檀道濟避
魏之語也敬則之來聲勢甚盛裁少日而敗臺軍討賊
臺晉陵民以附敬則應死者甚衆太守王瞻上言愚民
易動不足窮法上計之所全活以萬數瞻弘之從孫也
上賞謝朓之功遷尚書吏部郎朓上表三讓上不許中
書疑朓官未及讓國子祭酒沈約曰近世小官不讓遂
成怕俗謝吏部今授超階讓別有意夫讓出人情宜關
官之大小邪朓妻常懷刃欲殺朓朓不敢相見 秋七
月魏彭城王勰表以一歲國秩職俸親恤裨軍國之用
魏王詔曰割身存國理為遠矣職俸使停親國聽三分
受一壬午又詔損皇后私府之半上宮嬪御五服男女
供恤亦減半在軍者三分省一以給軍賞 癸卯以太
子中庶子蕭衍為雍州刺史 己酉上殂于正福殿遺
詔徐令可重申前命沈文季可左僕射江柘可右僕射
江祀可侍中劉暄可衛尉軍政事秦陳太尉內外眾事
無大小委徐孝嗣暄光坦之江柘其大事與沈文季江
祀劉暄參懷心督之任可委劉悅蕭惠休崔慧景上性
猜多慮簡於出入竟不郊天又深信巫覡每出先占利
害東出云西南出云北初有疾甚秘之聽覽不輟久之
救臺省文簿中求白魚以為藥外始知之太子即位

八月辛亥魏太子自洛陽朝于懸瓠 壬子奉朝請郗
 學以齊興郡降魏 魏主之入寇也遣使發高車在
 高車憚遠役奉表紇樹者為主相帥北叛魏王遣征北將
 軍宇文福討之大敗而遠福坐黜官更命平北將軍江
 陽王繼都督北討諸軍事以討之自懷朔已東悉稟節
 度仍攝鎮平城繼熙之曾孫也 八月葬明皇帝於興
 安陵廟號高宗東昏侯惡靈在太極殿欲速葬徐孝嗣
 固爭得踰月帝每當哭輒云喉痛火中大夫羊蘭入臨
 無髮號慟俯仰情遂脫地帝輟哭大笑謂左右曰禿鷲
 啼來乎 九月己亥魏主聞高車須下詔稱禮不伐喪
 引兵還庚子詔北伐高車 魏主得疾甚篤旬日不見
 侍臣左右唯彭城王勰等數人而已勰內侍醫藥外摠
 軍國之務遠近肅然人無異議右軍將軍丹楊徐寒善
 醫時在洛陽急召之既至勰涕泣執手謂曰君能已至
 尊之疾當獲意外之賞不然有不測之誅非但榮辱乃
 繫存亡勰又密為壇於汝水之濱依周公故事告天地
 及顯祖乞以身代魏王魏王疾有聞丙午發懸瓠舍于
 汝濱集百官坐徐寒坐上席稱揚其功除鴻臚卿封金
 鄉縣伯賜錢萬緡諸王別餉資各不減千匹冬十一月
 辛巳魏主如鄴 戊子立妃褚氏為皇后 魏江陽王
 繼上言高車頑昧避役遁逃若悉追戮恐遂擾亂請遣
 使鎮別推檢斬魁首一人自餘加以慰撫若悔悟從役

者即令赴軍詔從之於是叛者往往自歸繼先遣人慰
 諭樹者樹者士入柔然尋自悔相帥出降魏主善之曰
 江陽可大任也十二月甲寅魏主自鄴班師 林邑王
 諸農入朝海中值風溺死以其子文欵為林邑王

資治通鑑卷第一百四十一

齊紀八 齊司馬 光奉 勅編集

東昏疾上

永元元年春正月戊寅朔大赦改元 太尉陳顯達督
平北將軍崔慧景等軍四萬擊魏欲復雍州諸郡癸未
魏遣前將軍元英拒之 乙酉魏王發鄴 辛卯帝祀
南郊 戊戌魏主至洛陽過李冲家時卧疾望之而泣
見留守官語及冲輒流涕魏主謂任城王澄曰朕離京
以來舊俗少變不對曰聖化日新帝曰朕入城見車上
婦人猶戴帽著小襖何謂曰新對曰著者少不著者多
帝曰任城此何言也必欲使滿城盡著邪澄與留守官
皆免冠謝甲辰魏大赦魏王之幸鄴也李彪迎拜於鄴
南且謝罪帝曰朕欲用卿思李僕射而止尉而遣之會
御史臺令史龍文觀告太子恂被收之日有手書自理
彪不以聞尚書表收彪赴洛陽帝以為彪必不然以牛
車散載詣洛陽會赦得免 魏大保齊郡靈王簡卒
二月辛亥魏以咸陽王禧為太尉 魏主連年在外馬
后私於宦官高菩薩及帝在懸壺病篤后益肆意無所
憚中常侍饒蒙等為之心腹彭城公主為宋主劉昶子
婦寡居后為其母弟北平公馮夙求昏帝許之公主不

願后強之公主密與家僮冒雨詣懸壺訴於帝且具道
后所為帝疑而秘之后聞之始懼陰與母常氏使女巫
厭禱曰帝疾若不起一旦得如文明太后輔少主稱制
者當賞報不贊帝還洛收高菩薩饒蒙等案問具代帝
在含溫室夜引后入賜坐東楹去御榻二丈餘命菩薩
等陳狀既而召彭城王勰北海王詳入坐曰昔為汝嫂
今是路人但入勿避又曰此嬖欲手刃吾曾吾以文明
太后家女不能廢但虛置宮中有心庶能自死汝等勿
謂吾猶有情也二王出賜后辭說后再拜稽首涕泣入
居後宮請嬪御奉之猶如后禮唯命太子不復朝謁而
已初馮熙以文明太后之兄尚恭宗女博陵長公主熙
有三女二為皇后一為左昭儀由是馮氏貴寵冠羣臣
賞賜累巨萬公主生二子誕脩熙為太保誕為司徒脩
為侍中尚書庶子聿為黃門郎黃門侍郎崔光與聿同
直謂聿曰君家富貴太盛終必衰敗聿曰我家何所負
而君無故詛我光曰不然物盛必衰此天地之常理若
以古事推之不可不慎後歲餘而脩敗脩性浮競誕屢
戒之不悛乃白於太后及帝而杖之脩由是恨誕求藥
使誕左右毒之事覺帝欲誅之誕自引咎懇乞其生帝
亦以其父老杖脩百餘黜為平城民及誕熙繼卒幽后
尋廢聿亦損棄馮氏遂衰 癸亥魏以彭城王勰為司
徒 陳顯達與魏元英戰屢破之攻馬圍城四十日城

中食盡斃死人肉及樹皮食西魏人突圍走斬獲千計顯達入城將士競取城中餉遂不窮追顯達又遣軍主莊丘黑進擊南鄉拔之魏主謂任城王澄曰顯達侵擾朕不親行無以制之三月庚辰魏主發洛陽命于烈居守以右衛將軍宋弁兼祠部尚書攝七兵事以佐之弁精勤吏治恩遇亞於李冲於未魏主至梁城崔慧景攻魏順陽順陽太守清河張烈固守申魏主遣振威將軍慕容金城將騎五千救之自魏主有疾彭城王勰常居中侍醫藥晝夜不離左右飲食必先嘗而後進遂首垢面衣不解帶帝久疾多忿近侍失指動欲誅斬勰承顏伺間多所匡救丙戌以勰為使持節都督中外諸軍事勰辭曰臣侍疾無暇安能治軍願更請一王使撫軍要臣得專心醫藥帝曰侍疾治軍皆憑於汝吾病如此深慮不濟安六軍保社稷者捨汝而誰何谷方更請人以達心寄乎丁酉魏主至馬園命荊州刺史廣陽王嘉斷均口邀齊兵歸路嘉建之子也陳顯達引兵度水西據鷹子山築城人情沮恐與魏戰屢敗魏武衛將軍元嵩免胄陷陳將士隨之齊兵大敗嵩澄之弟也戌戌夜軍主崔恭祖胡松以烏布幔盛顯達數人擔之間道自分積山出均口水口南走己亥魏收顯達軍資億計班賜將士追奔至漢水而還左軍將軍張千戰死士卒死者三萬餘人顯達之北伐軍入均口廣平馮道報說顯

達曰均口水迅急易進難退魏若守隘則首尾俱急不如悉棄船於鄴城陸道步進列營相次鼓行而前破之必矣顯達不從道報以私屬從軍及顯達夜走軍人不知山路道根每及險要輒停馬指示之報賴以全詔以道報為均口戌副顯達素有威名至是大損御史中丞范岫奏免顯達官顯達亦自表解職皆不許更以顯達為江州刺史崔慧景亦棄順陽走還 庚子魏主疾甚北還至穀塘原謂司徒勰曰後宮又乖陰德吾死之後可賜自盡葬以後禮庶免馮門之醜又曰吾病益惡殆必不起雖摧破顯達而天下未平嗣子幼弱社稷所倚唯在於汝霍子孟嘗葛孔明以異姓猶受顧託況汝親賢可不勉之勰泣曰布衣之士猶為知己畢命況臣託靈先帝依陛下之末光乎但臣以至親久參機要寵靈輝赫海內莫及所以敢受而不辭正恃陛下日月之明如君忘退之過耳今復任以元宰揔握機政震王之聲取罪必矣昔周公大聖成王至明猶不免疑而況臣乎如此則陛下愛臣更為未盡始終之美帝默然久之曰詳思汝言理實難奪乃手詔太子曰汝叔父勰清規懋賞與白雲俱絮厭榮捨絃以松竹為心吾少匪網繆未忍廢離百年之後其勰辭埋捨冕遂其沖挹之性以侍中護軍將軍北海王詳為京兆鎮南將軍王肅為尚書令鎮南大將軍廣陽王嘉為左僕射尚書宋弁為

吏部尚書與侍中太尉楊尚書右僕射灌等六人輔政
夏四月丙午朔殂于穀塘原高祖友愛諸弟始終無間
嘗從容謂咸陽王禧等曰我後子孫避近不肖汝等觀
望可輔則輔之不可輔則取之勿為它人有也親任賢
能從善如流精勤庶務朝夕不倦常曰人主患不能處
心公平推誠於物能是二者則胡越之人皆可使如兄
弟矣用法雖嚴於大臣無所容貸然人有小過常多關
略嘗於食中得蟲又左右進羹誤傷帝手皆笑而赦之
天地五郊宗廟二分之祭未嘗不身親其禮每出巡遊
及用兵有司奏脩道路帝輒曰粗脩橋梁通車馬而已
勿去草剗令平也在淮南行兵如在境內禁士卒無得
踐傷粟稻或伐民樹以供軍用皆留絹償之宮室菲不
得已不修衣弊浣濯而服之囊勸用鐵木而已幼多力
善射能以指彈碎羊骨射禽獸無不命中及年十五遂
不復改獵常謂史官曰時事不可以不直書人君威福
在已無能制之者若史策復不書其惡將何所畏忌邪
彭城王勰與任城王澄謀以陳顯達去尚末遠恐其覆
相掩逼乃秘不發喪徒御臥輿唯二王與左右數人知
之勰出入神色無異柔膳進菓可決外奏一如平日數
日至宛城夜進卧輿於郡聽事得加栢敝還載卧輿內
外莫有知者遣中書舍人張儵奉詔徵太子密以凶問
告留守于烈烈歎分行留舉止無礙太子至東陽遇梓

宮乃發喪丁巳即位大赦彭城王勰跪授遺教數紙東
宮官屬多疑勰有異志密防之而勰推誠盡禮卒無間
隙咸陽王禧至魯陽留城外以察其變久之乃入謂勰
曰汝此行不唯勤勞亦實危險勰曰兄年長識高故知
有夷險彥和擢蛇騎虎不覺艱難禧曰汝恨吾後至耳
勰等以高祖遺詔賜馮后死北海王詳使長秋卿白整
入授后藥后走呼不肯飲曰官豈有此是諸王輩殺我
耳整執持彊之乃飲藥而卒喪至洛城南咸陽王禧等
知后審死相視曰設無遺詔我兄弟亦當決策去之豈
可令失行婦人宰制天下殺我輩也諡曰幽皇后 五
月癸亥加撫軍大將軍始安王遙光開府儀同三司
丙申魏恭孝文帝於長陵廟號高祖魏世宗欲以彭城
王勰為相勰屢陳遺旨請遂素懷帝對之悲愴勰懇請
不已乃以勰為使持節侍中都督冀定等七州諸軍事
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定州刺史勰猶固辭帝不
許乃之官 魏任城王澄以王肅驛拔位加已上意頗
不平會齊人降者嚴叔懋告肅謀逃還江南澄懼禁止
肅表稱謀叛案驗無實咸陽王禧等奏澄擅殺齊肅免
官還第尋出為雍州刺史 六月戊辰魏追尊皇妣高
氏為文昭皇后配饗高祖增脩舊冢號終寧陵追賜后
父賜爵勃海公諡曰敬以其嫡孫猛襲爵封后兄肇為
平原公肇弟願為澄城公三人同日受封肇王素未識

諸舅始賜衣憤引見皆惶懼失措數日之間富貴赫奕
 秋八月戊申魏用高祖遺詔三天人以下皆遣還家
 帝自在東宮不好學唯嬉戲無度性重澀少言及即位
 不與朝士相接專親信宦官及左右御刀應救等是
 時楊州刺史始安王遙光尚書令徐孝嗣右僕射江祐
 右將軍蕭坦之侍中江祀衛尉劉暄更直內省分日帖
 救雍州刺史蕭衍聞之謂從舅錄事參軍范陽張弘策
 曰一國三公猶不堪況六貴同朝勢必相圖亂將作矣
 避禍圖福無如此州但諸弟在都恐罹世患當更與益
 州圖之耳乃密與弘策修武備它人皆不得預謀招聚
 驍勇以萬數多代材竹沈之檀溪積茅如岡阜比其之
 用中兵參軍東平呂僧珍覺其意亦私具櫓數百張先
 是僧珍為羽林監徐孝嗣欲引置其府僧珍知孝嗣不
 能久固求從衍是時衍兄懿罷益州刺史還仍行郢州
 事衍使弘策說懿曰今六貴比有人自畫救爭權睚眦
 理相圖滅王上自東宮素無令譽媒近左右慄慄忍虐
 安肯委政諸公虛坐主諾嫌忌積久必大行誅戮始安
 欲為趙王倫形迹已見然性猜量狹徒為禍階蕭坦之
 忌克陵人徐孝嗣聽人穿鼻江祐無斷劉暄闇弱一朝
 禍發中外土崩吾兄弟幸守外藩宜為身計及今猜防
 未生當悉召諸弟悉異時拔足無路矣郢州控帶荆湘
 雍州士馬精彊世治則竭誠本朝世亂則足以匡濟與

時進退此萬全之策也若不早圖後悔無及弘策文自
 說懿曰以卿兄弟英武天下無敵據郢雍二州為百姓
 請命廢昏立明易於反掌此相文之業也勿為賢子所
 欺取笑身後雍州揣之已熟願善圖之懿不從衍乃迎
 其弟驃騎外兵參軍偉及西中郎外兵參軍禧至襄陽
 初高宗雖顧命羣公而多寄腹心在江祐兄弟二江更
 直殿內動止關之帝稍欲行意徐孝嗣不能奪蕭坦之
 時有異同而祐執制堅確帝深忿之帝左右會稽茹法
 珍吳興梅蟲兒等為帝所委任祐常裁折之法珍等切
 齒徐孝嗣謂祐曰主上稍有異同詎可盡相乘反祐曰
 但以見付必無所憂帝失德寢彰祐議廢帝立江夏王
 寶玄劉暄嘗為寶玄郢州行事執事過刻有人獻馬寶
 玄欲觀之暄曰馬何用觀妃索焚脫帳下詒暄暄曰曰
 已煮鵝不煩復此寶玄恚曰舅殊無消陽情暄由是忌
 寶玄不同祐議更欲立建安王寶寅祐密謀於始安王
 遙光遙光自以年長意欲自取以微旨動祐祐弟祀亦
 以少主難保勸祐立遙光祐意回惑以問蕭坦之坦之
 時君母喪起復為領軍將軍謂祐曰明帝立已非次天
 下至今不服若復為此恐四方瓦解我期不敢言耳遂
 還宅行喪祐祀密謂吏部郎謝朓曰江夏年少脫不堪
 負荷豈可復行廢立始安年長久慕不乖物望非以此
 要富貴政是求安國家耳遙光又遣所親丹揚丞南陽

劉風密致意於朮欲引以為黨朮不答頃之遙光以朮兼知衛尉事朮懼即以拓謀告太子右衛率左典盛與盛不敢發朮又說劉暄曰始安一日南面則劉風劉暄居卿今地但以卿為反覆人耳曩有遙光城局參軍也暄陽驚馳告遙光及拓遙光欲出朮為東陽郡朮常輕拓拓尉議除之遙光乃收朮付廷尉與孝嗣拓暄等連名啓朮動內外妄聚輿論論官禁閑誘親賢輕議朝宰朮遂死獄中暄以遙光若立已失元舅之尊不肯同拓議故拓遲疑久不決遙光大怒遣左右黃雲慶刺暄於青溪橋雲慶見暄部伍多不敢發暄覺之遂發拓謀帝命收拓兄弟時祀直內殿疑有異遣信報拓曰劉暄似有異謀今作何計拓曰政當靜以鎮之俄有詔召拓入見停中書省初袁文曠以斬王敬則功當封拓執不與帝使文曠取拓文曠以刀環築其心曰復能奪我封不并弟祀皆死劉暄聞拓等死服中大驚投出戶外問左右收至未良久意定還坐太悲曰不念江行自痛也帝自是無所忌憚益得自恣日夜與近習於後堂戲叫戲馬常以五更就寢至晡乃起羣臣節朝朝見晡後方前或際間遣出臺閣案奏月數十日乃報或不知所任官者以妻魚肉還家並是五省黃案帝常習騎致適顧謂左右曰江拓常禁吾乘馬小子若在吾其能得此因問拓親戚餘誰對曰江祥今在治帝於馬亦救賜

祥死始安王遙光素有異志與其弟荆州刺史造欣密謀舉兵據東府使造欣自江陵引兵急下刻期將變而造欣病卒江拓被誅帝召遙光入殿告以拓罪造光懼還省即陽狂號哭遂稱疾不復入臺先是遙光弟豫州刺史遙昌卒其部曲皆歸遙光及造欣喪還傳東府前者荆州衆力送者甚盛帝既誅二江慮遙光不自安欲遷為司徒使還第召入諭旨遙光恐見殺乙卯晡時收集二州部曲於東府東門召劉風劉暄等謀舉兵以討劉暄為名夜遣數百人破東治出囚於尚方取仗又召驍騎將軍垣廙生廙生隨信而至蕭坦之宅在東府城東遙光遣人掩取之坦之露袒踰牆走向臺道逢遊邏主顏端執之坦之告以遙光反不信自往詢問知實乃以馬與坦之相隨入臺遙光又掩取尚書左僕射沈文季於其宅欲以為都督會文季已入臺垣廙生說遙光帥城內兵夜攻臺董夜燒城門曰公公但乘輿隨後反掌可克遙光狐疑不敢出天稍曉遙光戎服出聽事命上仗登城行賞賜廙生復勸出軍遙光不肯臺中自有變及日出臺軍稍至臺中始聞亂衆情惶駭向曉有詔召徐孝嗣孝嗣入人心乃安左將軍沈約聞變馳入西掖門或勸戎服約曰臺中方擾擾見我戎服或者謂同遙光乃朱衣而入丙辰詔曲赦建康中外戒嚴徐孝嗣以下七衛官城蕭坦之帥臺軍討遙光孝嗣內自疑懼

與沈文季戎服共坐南掖門上欲與之共論世事文季
輒引以佗辭終不得及蕭坦之屯湘宮寺左與盛屯東
籬門鎮軍司馬曹虎屯青溪大橋飛軍圍東城三面燒
司徒府遣光道垣慶生從西門出戰臺軍屢敗殺軍主
桑天愛遙光之起兵也問詒議參軍蕭暢正色不從
戊午暢與撫軍長史沈昭略潛自南門出詣臺自歸衆
情大沮暢行之弟昭略文季之兄子也已未垣慶生從
南門出戰因乘藉降曹虎虎命斬之遙光大怒於牀上
自漏使殺慶生子其晚臺軍以火箭燒東北角樓至夜
城潰遙光還小齋帳中著衣恰坐秉燭自照令人反拒
齋閣皆重關左右並踰屋散出臺軍王勳國寶等先入
遙光聞外兵至滅燭扶匍牀下軍人排闥入於暗中牽
出斬之臺軍入城焚燒室屋且盡劉渢走還家爲人所
殺荆州將潘紹聞遙光作亂謀殺應之西中郎司馬夏
侯詳呼紹議事因斬之州府以安己已以徐孝嗣爲司
空加沈文季鎮軍將軍侍中僕射如故蕭坦之爲尚書
右僕射丹楊尹右將軍如故劉暄爲領軍將軍曹虎爲
散騎常侍右衛將軍皆賞立始安之功也 魏南徐州
刺史沈陵來降陵文季之族子也時魏徐州刺史京兆
王愉年少軍府事皆決於兼長史盧淵淵知陵將叛敕
諸城潛爲之備屢以聞於魏朝魏朝不聽遂殺將佐
帥稍預之衆來奔濱淮請成以有備得全陵在邊歷年

陰結邊州豪傑陵既叛郡縣多捕法陸賞淵皆撫而赦
之唯歸罪於陵衆心乃安 閏月丙子立江陵公寶覽
爲始安王奉靖王後 以沈陵爲北徐州刺史 江拓
等既敗帝左右拔刀應救之徒皆恣橫用事時人謂之
刀救蕭坦之剛很而軍變倖畏而憎之遙光死二十餘
日帝遣延明主帥黃文濟將兵圍坦之宅殺之并其子
祕書郎寶坦之從兄翼宗爲海陵太守未發坦之謂文
濟曰從兄海陵宅故應無它文濟曰海陵宅在何處坦
之以告文濟白帝帝仍遣收之檢其家至貧唯有所錢
帖數百還以啓帝原其死繫尚方茹法珍等諸劉暄有
異志帝曰暄是我舅豈應有此直閣新蔡徐世標曰明
帝乃武帝同堂恩遇如此猶滅武帝之後夏焉可信邪
遂殺之曹虎善於誘納日食荒客當數百人晚節吝嗇
罷雍州有錢五十萬它物稱是帝疑虎舊將且利其財
遂殺之坦之暄虎所新除官皆未及拜而死初高宗臨
殂以隆昌軍戒帝曰作事不可在人後故帝數與近習
謀誅大臣皆發於倉猝決意無疑於是大臣人人莫能
自保 九月丁未以豫州刺史裴叔業爲南兖州刺史
征虜長史張冲爲豫州刺史 壬戌以頻誅大臣大赦
丙戌魏主謁長陵欲引白衣左右具人茹皓同車皓
奮衣將登給事黃門侍郎元匡進諫帝推之使下皓失
色而退匡新城之子也 益州刺史劉季連聞帝失德

遂自驕恣用刑嚴酷蜀人怨之是月遣兵襲中水不克於
於是蜀人趙續伯等皆起兵作亂季連不能制 枝江文忠公徐孝嗣以文士不顯同異故名位雖重猶得父存虎賁中郎將許淮為孝嗣陳說事機勸行廢孝嗣遲疑久之謂必無用于文之理須帝出遊閉城門召百僚集議廢之雖有此懷終不能決諸嬖倖亦稍憎之西豐忠憲侯沈文季自託老疾不豫朝權侍中沈昭略謂文季曰叔父行年六十為貧外僕射欲求自免豈可得乎文季笑而不應冬十月乙未帝召孝嗣文季昭略入華林省文季登車顧曰此行恐往而不及帝使外監茹法珍賜以藥酒昭略怒罵孝嗣曰廢昏立明古今令典宰相無才致有今日以臨擲其面曰使作破面鬼孝嗣飲藥酒至斗餘乃卒孝嗣子演尚武康公主况尚山陰公主皆坐誅昭略弟昭光聞收至家人勸之逃昭光不忍捨其母入執母手悲泣收者殺之昭光兄子曇亮逃已得免聞昭光死歎曰家門屠滅何以生為絕吮而死初太尉陳顯達自以高武舊將當高宗之世內懷危懼深自貶損常乘朽弊車道從園簿止用羸小者十數人嘗侍宴酒酣啓高宗借枕高宗令與之顯達撫枕曰臣年衰老富貴已足唯欠枕枕死特就陛下乞之高宗失色曰公醉矣顯達以年禮告退高宗不許及王敬則反時顯達將兵拒魏始安王遙光疑之啓高宗欲遣軍

還會敬則平乃止及帝即位顯達彌不樂在建康得江州甚喜嘗有疾不令治既而自愈意甚不悅聞帝遣大吏傳云當遣兵襲江州十一月丙辰顯達舉兵於尋陽今長史庾弘遠等與朝貴書數帝罪惡云欲奉建安王為主須京塵一靜西迎大駕乙丑以護軍將軍崔慧景為平南將軍督眾軍擊顯達後軍將軍胡松驍騎將軍李叔獻帥水軍據梁山左衛將軍左興益督前鋒軍屯杜姥宅 十二月癸未以前輔國將軍楊集始為秦州刺史 陳顯達發尋陽取胡松於采石建康震恐甲申軍於新林左興益帥諸軍拒之顯達多置炮火於岸側潛軍夜渡襲宮城乙酉顯達以數千人登落星岡新亭諸軍聞之奔還宮城大駭閉門設守顯達執馬稍從步兵數百於西州前與臺軍戰再合顯達大勝手殺數人稍折臺軍繼至顯達不能抗退走至西州後騎官趙潭注刺顯達墜馬斬之諸子皆伏誅長史庾弘遠炳之子也斬於朱雀航將刑索帽著之曰子路結纓吾不可以不冠而死謂觀者曰吾非賊乃是義兵為諸軍請命耳陳公大輕事若用吾言天下將免塗炭弘遠子子曜抱父乞代命并殺之帝既誅顯達益自驕恣漸出遊走又不欲人見之每出先驅斥所過人家唯置空宅尉司擊鼓蹋圍鼓聲所聞便應奔走不暇衣履犯禁者應手格殺一月凡二十餘出出輒不言定所東西南北無

一州相處河南公盛可復得邪如此則南歸之望絕矣
叔業流疑未決乃遣其子芬之入建康為質亦遣信詣
魏豫州刺史薛直度問以入魏可不之宜直度勸其早
降曰若事迫而來則功微賞薄矣數遣使信往來相應
和建康人傳叔業叛者不已芬之懼復奔壽陽叔業遂
遣芬之及兄女婿杜陵喜伯所奉表降魏丁未魏遣驃
騎大將軍彭城王勰車騎將軍王肅帥步騎十萬赴之
以叔業為使持節都督豫雍等五州諸軍事征南將軍
豫州刺史封蘭陵郡公庚午下詔討叔業二月丙戌以
衛尉蕭懿為豫州刺史戊戌魏以彭城王勰為司徒領
揚州刺史鎮壽陽魏又遣大將軍李醜揚大眼將二千
騎入壽陽又遣奚康生將羽林一千馳赴之大眼難當
之孫也魏兵未渡淮己亥裴叔業為卒僚佐多欲推司
馬李元護監州一二日謀不定前建安戌主安定帝法
友等以元護非其鄉曲恐有異志共推裴植監州秘叔
業喪問敎命與分皆出於植奚康生至植乃開門納魏
兵城庫管箠悉付康生康生集城內耆舊宣詔撫資之
魏以植為兖州刺史李元護為齊州刺史帝法友為豫
州刺史軍士京兆王世弼為南徐州刺史 巴西民雍
道晞聚眾萬餘逼郡城巴西太守魯休烈嬰城自守三
月劉季連遣中兵參軍李季奉伯帥眾五千救之蜀郡兵
合擊道晞斬之奉伯欲進討郡東餘賊帝令李膺止之

曰卒情將驕乘勝獲險非完策也不如小緩更思後計
奉伯不從悉眾入山大敗而還 乙卯遣平西將軍崔
慧景將水軍討壽陽帝奔除出現邪城送之帝戎服坐
樓上召慧景單騎進圍內無一人自隨者殺交數言拜
辭而去慧景既得出其喜豫州刺史蕭懿將步軍二萬
屯小岷交州刺史李叔獻屯合肥懿遣裨將胡松李居
士帥眾萬餘屯死虎驃騎司馬陳伯之將水軍泝淮而
上以逼壽陽軍士硤石壽陽士民多謀應齊者魏奚康
生防禦內外閉城一月援軍乃至丙申彭城王勰王肅
擊松伯之等大破之進攻合肥生擒叔獻統軍宇文福
言於勰曰建安淮南重鎮彼此要衝得之則壽陽易圖
不得則壽陽難保勰然之使福攻建安建安戌王胡景
略而縛出降 己亥魏皇弟怵卒 崔慧景之發建康
也其子覺為首閣將軍密與之約慧景至廣陵覺從
之慧景過廣陵數千里召會諸軍主曰吾荷三帝厚恩
當顧託之重幼主昏狂朝廷壞亂危而不扶責在今日
欲與諸君共建大功以安社稷何如眾皆響應於是還
軍向廣陵司馬崔泰祖守廣陵城開門納之帝聞變王
子假右衛將軍左典盛節督建康水陸諸軍以討之慧
景停廣陵二日即收眾濟江初南徐兖二州刺史江夏
王寶實之娶徐孝嗣女為妃孝嗣誅詔令離昏寶實恨望
慧景遣使奉寶實為主寶實斬其使因發將吏守城帝

遣馬軍主戚平外監黃林夫助鎮京口慧景將渡江寶
 玄密與相應殺司馬孔昶典籤呂承緒又平林夫開門
 納慧景使長史沈伏之諮議柳澄分部軍眾寶乘八
 捆輿手執絳麾隨慧景向建康臺遣驍騎將軍張佛護
 直閣將軍徐元稱等六將據竹里為數城以拒之寶玄
 遣信謂佛護曰身自還朝君何意苦相斷遏佛護對曰
 小人荷國重恩使於此創立小成殿下還朝但自直過
 豈敢斷遏遂射慧景軍因合戰崔暹見崔祖師前鋒皆
 荒槍善戰又輕行不禦食以數觔綠法載酒因為軍糧
 每見臺軍城中煙火起輒盡力攻之臺軍不復得食以
 此飢困元稱等議欲降佛護不可恭祖等進攻城拔之
 斬佛護徐元稱降餘四軍王皆死乙卯遣中領軍王瑩
 都督波軍據湖頭築壘上帶蔣山西嚴實甲數萬塗
 之從曾孫也慧景至查硎竹塘入萬副兒談慧景曰今
 平路皆為臺軍所斷不可議進唯宜從蔣山龍尾上出
 其不意耳慧景從之分遣十餘人魚貫緣山自西嚴夜
 下鼓叫臨城中臺軍驚起即時奔散帝又遣右衛將軍
 左興盛帥臺內二萬人拒慧景於北籬門興盛望風退
 走甲子慧景入樂游苑崔萊祖帥輕騎十餘突入北掖
 門乃復出宮門皆閉慧景引眾圍之於是東府石頭白
 下新亭諸城皆潰去興盛走不得入宮逃淮浦戎船中
 慧景擒殺之宮中遺兵出盪不克慧景燒蘭臺府署為

戰場守衛尉蕭暢屯南掖門勳分城內隨方應拒眾心
 稍安慧景稱宣德太后令廢帝為吳王陳顯達之反也
 帝復召諸王戾入宮巴陵王昭賢懲永泰之難與弟永
 新戾昭穎許為沙門逃於江西昭賢子良之子也及慧
 景舉兵昭賢兄弟出赴之慧景意更向昭賢猶豫未知
 所立竹里之捷崔暹與崔萊祖爭功慧景不能決萊祖
 勸慧景以火箭燒北掖樓慧景以大事垂定後若更造
 費用功多不從慧景性好談義兼解佛理頓法輪寺對
 客高談萊祖深懷怨望時豫州刺史蕭懿將兵在小岷
 帝遣密使告之懿方食投箸而起帥軍王胡松李居士
 等數千人自採石濟江頓越城舉火臺城中鼓叫稱慶
 萊祖先勸慧景遣二千人斷西岸兵令不得度慧景以
 城旦夕降外救自然應散不從至是萊祖請擊懿軍又
 不許獨遣崔覺將精手數千人渡南岸懿軍昧且進戰
 數台士皆致死覺大敗赴淮死者二千餘人覺單馬退
 開桁阻淮萊祖掠得東宮女伎覺獨奪之萊祖積忿恨
 其夜與慧景驍將劉靈運詣城降眾心離懷夏四月癸
 酉慧景將腹心數人潛去欲北渡江城北諸軍不知猶
 為拒戰城內出盪殺數百人懿軍渡北岸慧景餘眾皆
 走慧景圍城凡十二日而敗從者於道稍散單騎至鞬
 浦為漁人所斬以頭內鮑盤搥送建康萊祖擊尚方少
 時殺之覺亡命為道人捕獲伏誅寶玄初至建康軍於

東城士民多往投集，慧景收得朝野投寶多及慧景人名，帝令燒之。曰：江夏尚爾，豈可復罪餘人寶多逃亡數日，乃出帝召入後堂，以步障裏之，令左右數十人鳴鼓角，馳繞其外，遣人謂寶多曰：汝近圍我，亦如此耳。初慧景欲交處士何點點，不顧及國，建康逼召點點往赴其軍，終日談佛養不及軍事，慧景敗帝欲殺點點，請姊法珍曰：點若不誘賊共謀，未易可量，以此言之，乃應得封帝乃止。點之兄也。蕭懿既去，小峴魏王肅亦還洛陽，荒人往來者，委之肅，復謀歸國。五月乙巳，詔以肅為都督，彥徐司三州諸軍事，豫州刺史西豐公。己酉，江夏王寶多伏誅。壬子大赦。六月丙子，魏彭城王勳進位大司馬，領司徒王肅加開府儀同三司。太陽驛甲育丘等一萬八千戶附於魏，魏置四郡十八縣。乙丑，曲赦建康南徐兖二州，先是崔慧景既平，詔赦其黨，而彥倖用事，不依詔書，無罪而家富有皆誣為賊黨，殺而籍其資，實附賊而貧者皆不問，或謂中書舍人王啗之云：赦書無信人情，大恐啗之曰：正當復有赦耳。由是再赦，既而彥倖誅，縱亦如初。是時帝所寵左右凡三十一人，黃門十人，直閣驍騎將軍徐世擲素為帝所委任，凡有殺戮皆在其手，及陳顯達事起，加輔國將軍，雖用護軍崔慧景為都督，而兵權實在世擲，世擲亦知帝昏縱，密謂其黨法珍、梅蟲兒曰：何世天子無要人。

但懷其惡，耳法珍等與之爭權，以白帝帝指其凶，彥遣探兵殺之，世擲拒戰而死。自是法珍、梅蟲兒用事，並為外監，口稱詔，殺王啗之專掌文翰，與相唇齒，帝呼所幸潘貴妃，父寶慶，及法珍為阿丈，梅蟲兒及父創靈韻為阿兄，帝與法珍等俱，詰詘寶慶，躬自汲水助厨，人作膳寶慶侍執，作教富人悉誣以罪，田宅貲財莫不奪之。一家被陷，禍及親隣，又慮後患，盡殺其男，口帝數往，諸刀殺家游宴，有吉凶輒往，慶弟奄人王寶慶年十三，四號為優子，最有寵，參預朝政，雖王啗之、梅蟲兒之徒亦下之，控制大臣，移易詔數，乃至騎馬入殿，詎訶天子公卿見之，莫不愾息焉。吳台、渾王伏連籌事，魏盡禮而居其國，豈自官皆如天子之制，稱制於其鄰國，魏主遣使責而省之。冠軍將軍驃騎司馬陳伯之，再引兵攻壽陽，魏彭城王勳拒之，援軍未至，汝陰太守傅永將郡兵三千救壽陽，伯之防准，口其固，永未准，口二十餘里，牽船上，汝水南岸，以水牛挽之，直南趨淮，下船即渡，適上南岸，齊兵亦至，會夜，永潛入城，勳喜，其自吾北望，已以恐洛陽難可復見，不意鄉能至也。勳令永引兵入城，永曰：永之此來，欲以却敵，若如教，有乃是與敵下同，受攻圍耳，救援之意，遂軍城外。秋八月乙酉，勳部分將士與永并擊，擊伯之於肥口，大破之，斬首九千，俘獲一萬，伯之脫身遁還，淮南遂入于魏，魏遣鎮南將軍元

英將殺淮南未卒伯之已敗魏主召騶還洛陽騶累表辭大司馬領司徒之還中山魏主不許以元英行揚州事尋以王肅為都督淮南諸軍事揚州刺史持節代之甲辰夜後宮火時帝出未還宮內人不得出外人不敢輒開比及開死者相枕燒二千餘間時嬖倖之徒皆號為鬼有趙鬼者能讀西京賦言於帝曰拍梁既災建章是營帝乃大起芳樂玉壽等諸殿以麝香塗壁刻畫葉飾窮極綺麗役者自夜達曉猶不副速後宮服御極選珍奇府庫舊物不復周用貴市民間金寶價皆數倍建康酒租皆折使輸金猶不能足鑿金為蓮華以帖地令潘妃行其上曰此步步生蓮華也又訂出雉頭鶴擎白鷲纓屣因緣為戮利謀一輸十又各就州縣求為入輸准取見直不為輸送守宰皆不敢言重更科歛如此相仍前後不息百姓困盡號泣道路軍主吳子陽等出三關侵魏九月與魏東豫州刺史田益宗戰於長風城子陽等敗還蕭懿之入援也蕭衍馳使所親盧安福說懿曰誅賊之後則有不賞之功當明君賢主尚或難立况於亂朝何以自免若賊滅之後仍勒兵入宮行伊霍故事此萬世一時若不欲爾便放表還歷陽託以外拒為事則威振內外誰敢不從一朝發兵受其厚爵而無民必生後悔長史徐曜甫亦苦勸之懿並不從崔慧景死懿為尚書令有弟九人數行暢融宏偉

秀愴懷懿以元勳居朝右暢為衛尉掌管營時帝出入無度或勸懿因其出門舉兵廢之懿不聽嬖臣茹法珍王暄之等憚懿威權說帝曰懿將行隆昌故事陛下命在累刻帝然之徐曜甫知之密具丹江渚勸懿西奔襲陽懿曰自古皆有死豈有叛走尚書令邪懿弟姪咸為之備又十月己卯帝賜懿藥於省中懿且死曰家弟在雍深為朝廷憂之懿弟姪皆二匿於里巷無人發之者唯融捕得誅之丁亥魏以彭城王勰為司徒錄尚書事勰固辭不免騶雅好恬素不樂執利高祖重其事幹故委以權任雖有遺詔復為世宗所留騶每乖情願常懷怨歎息為人美風儀端嚴若神折旋合度出入言笑觀者忘疲數尚文史物務之暇披覽不輟小心謹慎初無過失雖閉居獨處亦無惰容愛敬儒雅傾心禮持清正儉素門無私謁十一月己亥魏東荊州刺史相暉入寇拔下裝戍歸之者二千餘戶暉誕之子也初帝疑雍州刺史蕭衍有異志直後榮陽鄭植弟紹叔為衍寧蠻長史帝使植以候紹叔為名往刺衍紹叔知之密以白衍衍置酒紹叔家戲植曰朝廷遣卿見圖今日閉宴真可取良會也實主夫笑又令植歷觀城隍府庫士馬器械舟艦植退謂紹叔曰雍州實力未易圖也紹叔曰兄還具為天子言之若取雍州紹叔請以此聚一戰送植於南嶼相持數日而別又懿死衍聞之夜召張弘

葉昌僧珍長史王茂別駕柳慶遠功曹吉士瞻等入宅
定議於天生之子慶遠元景之弟子也乙巳行集僚佐
謂曰昏主暴虐惡踰於紂當與卿等共除之是日建牙
旗衆得甲士萬餘人馬千餘匹船三千艘出檀溪行木
裝艦甚之以策事皆立辦諸將爭擄昌僧珍出先所具
者每船付二張爭者負息是時南軍主寶融為荊州刺
史西中郎長史蕭穎胄行府州事帝遣輔國將軍巴西
梓潼二郡太守劉山陽將兵三千之官就穎胄兵使襲
襄陽防知其謀遣參軍王天虎詣江陵徧與州府書聲
云山陽西上并襲荆雍行因謂諸將佐曰荊州素畏襄
陽人加以昏主南軍寧不聞同邪我合荆雍之兵誠行
而東雖使韓白復生不能為建康計况以昏主復刀數
之徒哉穎胄等得書歎未能使山陽至巴陵行復令天
虎齎書與穎胄及其弟南軍主友穎達天虎既行行謂
張弘策自用兵之道攻心為上近遣天虎往荊州人皆
有書令段栗驛其急上有兩函與行事兄弟云天虎口
且又問天虎而口無所說天虎是行事心齊彼間必謂
行事與天虎共隱其事則入人生疑山陽感於衆口判
相嫌貳則行事進退無以自明必入吾謀內是馳兩空
函定一州矣山陽至江安還回十餘日不上穎胄大懼
計無所出夜遣呼西中郎城局參軍安定席闡文諮議
參軍柳悅閉齋定議闡文曰蕭雍州蕭養士馬非復一

日江陵素畏襄陽人又衆寡不敵取之必不可制就能
制之歲寒復不為朝廷所容今若殺山陽與雍州舉事
立天子以令諸侯則霸業成矣山陽持疑不進是不信
我今斬送天虎則彼疑可釋至而圖之固不濟矣忱曰
朝廷狂悖日滋京師貴人莫不重足累息今幸在遠得
假日自安雍州之事且藉以相斃耳獨不見蕭令君子
以精兵數千破律氏十萬衆竟為羣邪所陷禍酷相尋
前事之不忘後事之師也且雍州士銳糧多蕭使君雄
姿冠世必非山陽所能敵若破山陽荊州復受失律之
責進退無可宜深慮之蕭穎達亦勸穎胄從闡文等計
諾且穎胄謂天虎曰卿與劉輔國相識今不得不借卿
頭乃斬天虎送示山陽發民軍牛聲云起步軍征襄陽
山陽大喜甲寅山陽至江津車車白服從左右數十人
詣穎胄穎胄使前汝陽太守劉孝慶擊伏兵城內山陽
入門即於軍中斬之副軍主李元獲收餘衆請降柳忱
卅隆之子也穎胄慮西中郎司馬夏產詳不同以告忱
忱曰易耳近詳求昏未之許也乃以女嫁詳子夔而告
之謀詳從之乙卯以南康王寶融教其嚴文殺赦囚徒
施惠澤頒賞格丙辰以蕭衍為使持節都督前鋒諸軍
事丁巳以蕭穎胄為都督行留諸軍事穎胄有器局既
舉大事虛心委已衆情歸之以別駕南陽宗夫及同郡
中兵參軍劉瑁諮議參軍樂勳為州人所推信軍府經

略每事詣焉穎胃夫各獻私錢數及換借富貴以助軍
 長沙手僧素富鑄黃金為龍數千兩埋土中穎胃取之
 以充軍費穎胃遣使送劉山陽首於蕭衍且言年月未
 利當須明年二月進兵衍曰舉事之初所藉者一時騷
 銳之心事事相接猶恐疑念若頓兵十旬必生悔吝且
 坐甲十萬糧用自竭若軍士不異則大事不成况處分
 已定安可中息哉昔武王伐紂行逆太歲豈復待年月
 乎戊午衍上表勸南康王寶融稱尊號不許十二月穎
 胃與寶融詳移檄建康百官及州郡牧守數帝及梅蟲
 兒茹法珍罪惡類皆遣冠軍將軍天水楊公則向湘州
 西中郎參軍南郡鄧元起向夏口軍主王法度坐不進
 軍免官乙亥荆州將佐復勸寶融稱尊號不許夏彥詳
 之子驍騎將軍夏為殿中主帥詳密召之夏自建康亡
 歸士辰至江陵稱奉宣德皇太后令南康王寶融承皇
 柝方俟清宮未即大號可封十郡為宣城王相國荆州
 牧加黃鉞選百官西中郎府南康國如故須軍次近路
 王者備法駕奉迎竟陵太守新野曹景宗遣親人說蕭
 衍迎南康王都襄陽先正算號然後將軍行不從王茂
 私謂張弘策曰今以南康置人手中彼扶天子以令諸
 侯節下前進為人所使此豈它日之長計乎弘策以告
 衍衍曰若前塗大事不捷故自爾又同於若其克捷則
 威振四海誰敢不從豈碌碌受人處分者邪初陳顯達

崔慧景之亂人心不安或問時事於上庸太守杜陵韋
 歡歡曰陳雖舊將非命也才崔顯更事懦而不武其亦
 族宜矣定天下者殆必在青州將平乃遣二子自結於
 蕭衍及衍起兵歡帥郡兵二千倍道赴之華山太守藍
 田康綯帥郡兵三千赴衍馮道振各母喪聞衍起兵帥
 鄉人子弟勝兵者悉往赴之梁南秦二州刺史柳惔亦
 起兵應衍惔之兄也帝聞劉山陽死發詔討荆雍成
 寅以冠軍長史劉燾為雍州刺史遣驍騎將軍薛元嗣
 制局監暨蔡伯將兵及運糧百四十餘船送鄆州刺史
 張冲使拒西師元嗣等憐劉山陽之死疑冲不敢進停
 夏口浦聞西師將至乃相帥入郢城前竟陵太守房僧
 寄將還建康至郢南救僧寄留牛魯山除驍騎將軍張
 冲與之結盟遣軍主孫樂相將數千人助僧寄守魯山
 蕭穎胄與參軍太守鄧元起書招之張冲待元起素厚
 衆皆勸其還鄧元起大哀於衆曰朝廷暴虐戮戮宰輔
 羣小用事衣冠 盡荆雍一州同舉大事何患不克且
 我老母在西若事不成止受戮昏朝幸免不孝之罪即
 日治嚴上道至江陵為西中郎中兵參軍湘州行事張
 寶積發兵自守未知所附揚公則克巴陵進軍白沙寶
 積懼請降公則入長沙撫納之 是歲北秦州刺史楊
 集始將眾萬餘自漢中北出規復舊地魏梁州刺史楊
 椿將步騎五千出嶺下辯遺集始書開以利集集始遂

復將其部曲千餘人降魏魏人還其爵位使歸守武興

資治通鑑卷第一百四十三

資治通鑑卷第一百四十四

齊紀十重光大光奉 勅編集

和皇帝

中興元年春正月丁酉東昏侯以晉安王寶義為司徒
建安王寶勇為車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 乙巳南康
王寶融始稱相國大赦以蕭穎胄為左長史蕭衍為征
東將軍楊公則為湘州刺史戊申蕭衍發襄陽留弟偉
總府州事據守壘城府司馬莊立黑守樊城衍既行州
中兵及儲侍皆虛魏興太守裴師仁齊興太守顏僧都
並不受衍命舉兵欲襲襄陽僧僧遣兵救擊於治平大
破之雍州乃安 魏咸陽王禧為上相不親政務驕奢
貪溢多為不法魏主頗惡之禧遣奴就領軍于烈求舊
羽林虎賁執仗出入烈曰天子諒闇事歸宰相領軍但
知典掌宿衛若有詔不敢違理從私禧奴惘然而返禧
復遣謂烈曰我天子之子天子叔父身為元輔有所求
須與詔何異烈厲色曰烈非不知王之貴也奈何使私
奴索天子羽林烈頭可得羽林不可得禧怒以烈為相
州刺史烈不願出外固辭不許遂稱疾不出烈子左中
郎將忠領直閣常在魏主左右烈使忠言於魏主曰諸
王專恣意不可測宜早罷之自攬權綱北海王詳亦恣

以禧過惡曰帝且言彭城王勳大得人情不宜久輔政帝然之時將約祭王公並齋於廟東坊帝夜使千忠語烈明且入見常有處分質明列至帝命列將首閣等六十餘人宣旨召禧賜詳衛送至帝所禧等入見於光極殿帝曰恪雖寡昧忝承寶歷比纏疴疹實兼諸公苟延視息奄涉三齡諸父歸遜殷勤今使親攝百揆且還府司當別憂分又謂勳曰頃來南北務殷不容仰遂冲操恪是何人而敢久違先敕今遂叔父高蹈之意勳謝曰陛下孝恭仰遵先詔上成睿明之美下遂微臣之志感今惟往悲喜交深庚戌詔勳以王歸第禧進位太保詳為大將軍錄尚書事尚書清河張彝邢巒聞處分非常云走出洛陽城為御史中尉中山甄琛所彈詔書切責之復以子烈為領軍仍加車騎大將軍自是長直禁中軍國大事皆得參焉魏主時年十六不能親決庶務委之左右於是佳臣茹皓趙郡王仲興上谷寇猛趙郡趙脩南陽趙邕及外戚高肇等始用事魏政浸衰趙脩尤親幸旬月間累遷至光祿卿每遷官帝親至其宅設宴王公百官皆從 辛亥東昏侯紀南郊大赦 丁巳魏主引見羣臣於太極殿告以親政之意壬戌以咸陽王禧領太尉廣陵王羽為司徒魏主引羽入內面授之羽固辭曰彦和本自不願而陛下強與之今新去此官而以臣代之必招物議乃以為司空 二月乙丑南康

王以冠軍長史王茂為江州刺史竟陵太守曹景宗為鄂州刺史邵陵王寶攸為荊州刺史 甲戌魏大赦 壬午東昏侯遣羽林兵擊雍州中外纂嚴 甲申蕭衍至竟陵命王茂曹景宗為前軍以中兵參軍張法安守竟陵城茂等至漢口諸將議欲併兵圍郢分兵襲西陽武昌衍曰漢口不闕一里前道交至房僧寄以重兵固守與郢城為犄角若悉眾前進僧寄必絕我軍後悔無所及不若遣王曹諸軍濟江與荊州軍合以逼郢城吾自圍魯山以通沔漢使郢城竟陵之粟方舟而下江陵湘中之兵相繼而至兵多食足何憂兩城之不拔天下之事可以卧取之耳乃使茂等帥眾濟江頓九里張冲遣中兵參軍陳光靜開門迎戰茂等擊破之光靜死冲嬰城自守景宗遂據石橋浦連軍相續下至加湖荊州遣冠軍將軍郢元起軍王王世興田安之將數千人會雍州兵於夏首沔築漢口城以守魯山命水軍王義陽張惠紹等遊遏江中絕郢魯二城信使楊公則舉湘州之眾會于夏口蕭穎胄命荊州諸軍皆受公則節度雖蕭穎達亦隸焉府朝議欲遣人行湘州事而難其入西中郎中兵參軍劉坦謂眾曰湘土人情易擾難信用武士則浸漁百姓用文士則威略不振必欲鎮靜一州軍民足食無踰老夫乃以坦為輔國長史長沙太守行湘州事坦先嘗在湘州多舊恩迎者屬路下車選堪事吏

分詣十郡發民運租米三十餘萬斛以助荆雍之軍由是資糧不乏二月蕭衍使鄧元超進據南堂西渚田安之頓城北王世興頓曲水故城丁酉張冲病卒驍騎將軍薛元嗣與冲子孜及征虜長史江夏內史程茂共守郢城乙巳南康王即皇帝位於江陵改元大赦立宗廟南北郊州府城門悉依建康宮置尚書五省以南郡太守為尹以蕭穎胄為尚書令蕭衍為左僕射齊安王寶義為司空廬陵王寶源為車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建安王寶寅為徐州刺史散騎常侍夏侯詳為中領軍冠軍將軍蕭倬為雍州刺史丙午詔封庶人寶卷為涪陵王乙酉以尚書令蕭穎胄行荊州刺史加蕭衍征東大將軍都督征討諸軍事假黃鉞時行次揚口和帝遣御史中丞宗夬勞軍寧朔將軍新野庾域諷夬曰黃鉞未加非所以摠帥侯伯夫返西臺遂有是命薛元嗣遣軍王沈難當帥輕舸數千亂流來戰張柬紹等擊擒之癸丑東昏侯以豫州刺史陳伯之為江州刺史假節都督前鋒諸軍事西擊荆雍夏四月蕭衍出沔命王茂蕭穎達等進軍逼郢城薛元嗣不敢出詣將欲攻之衍不許魏廣陵惠王羽通於負外郎馮俊與妻夜往為俊與所擊而匿之五月壬子卒魏王既親政事嬖倖擅權王公希得進見咸陽王禧意不自安齋帥劉小苟屢言於禧云聞天子左右人言欲誅禧禧益懼乃與妃兄兼

給事黃門侍郎李伯尚氏王揚集始揚靈祐之伏馬居華謀反會帝出獵北邱禧與其黨會城西小宅欲發兵襲帝使長子通竊入河內舉兵相應乞伏馬居說禧還入洛城勒兵閉門天子必北走桑乾殿下可斷河橋為河南天子衆情前却不害禧心更緩自旦至脯猶豫不決遂約不泄而散揚集始既出即馳至北邱告之直寢侍承祖薛魏孫與禧通謀是日帝寢於浮圖之陰魏孫欲弑帝承祖曰吾聞殺天子者身當病癩魏孫乃止俄而帝寢集始亦至帝左右皆出逐禽直衛無幾倉猝不知所出左中郎將于忠曰臣父領軍留守京城計防過有備必無所慮帝遣忠馳騎觀之于烈已分兵嚴備使忠還奏曰臣雖老心力猶可用此屬猖狂不足為慮願陛下清蹕徐還以安物望帝甚悅自華林園還宮撫于忠之背曰卿差彊人意禧不知事露與姬妾及左右宿洪池別墅遣劉小苟奉啓去檢行田收小苟至北邱已逢軍人怪小苟亦求欲殺之小苟困迫言欲告反乃緩之或謂禧曰殿下集眾圖事見意而停恐必漏泄今父何宜自寬禧曰吾有此身應知自惜豈待人言又曰殿下長子已濟河兩不相知豈不可慮禧曰吾已遣人追之計今應還時通已入河內列兵仗放囚徒矣于烈遣直閤救孫疾將虎賁三百人收禧禧聞之自洪池東南走僮僕不過數人濟洛至柏谷馬追兵至擒之送華

林都亭帝面詰其反狀士咸賜死於私第同謀伏誅者十餘人諸子皆絕屬籍撤給資產歿婢自餘家財悉分賜高養及趙脩之家其餘賜內外百官逮于流外多者百餘匹下至十匹禧諸子之衣食備彭城王驍屢賑給之河內太守陸瑀聞禧敗斬送禧子通首魏朝以瑀於禧未敗之前不收捕通責其通情徵詣廷尉死獄中帝以禧無故而反由是益疎忌宗室 巴西太守魯休烈 巴西太守蕭惠訓不從蕭穎胄之命惠訓遣子瓚將兵擊穎胄穎胄遣汝陽太守劉孝慶屯峽口與巴西太守任漾之等拒之 東昏侯遣軍王真子陽陳虎牙等十三軍救鄂州進屯巴口虎牙伯之子也六月西臺遣衛尉齊蘭文勞蕭衍軍蕭穎胄等請謂衍曰今頌兵兩岸不併軍圍鄂定西陽武昌取江州此機已失莫若請救於魏與北連和猶為上策衍曰漢口路通荆雍控引秦梁糧運者備仰此氣息所以兵聚漢口連結數州今若併軍圍鄂又分兵前進魯山必阻沔西路益吾咽喉若糧運不通自然離散何謂持久 郗元起近欲以三千兵往取尋陽彼若懼然知機一說士足矣脫距王師固非三千兵所能下也進退無據未見其可西陽武昌取之即得然既得之後即應鎮守欲守兩城不減萬人糧儲稱是卒無所出脫東軍有上者以萬人攻一城兩城勢不得相救若我分軍應授則首尾俱弱如其不遣孤

城必陷一城既沒諸城相次土崩天下大事去矣若鄂州既拔席卷沿流西陽武昌自然風靡何遽分兵散眾自貽憂患乎且丈夫舉事欲清天步况擁數州之兵以誅羣小懸河注火奚有不滅豈容北面請救戎狄以示弱於天下彼未必能信從取醜聲此乃下計何謂上策卿為我輩白鎮軍前途攻取但以見付事在目中無慮不捷但借鎮軍靖鎮之耳 吳子陽等進軍武昌行命軍主梁天惠等屯漁湖城唐脩期等屯白陽壘夾岸待之子陽進軍加湖去鄂三十里傍山帶水築壘自固子陽舉烽火亦舉火應之而內外各自保不能相救會房僧寄病卒眾復推助防張樂祖代守魯山 蕭穎胄之初起也弟穎孚自建康出三廬陵民脩靈祐為之聚兵得二千人襲廬陵克之內史謝襄奔豫章穎胄遣寧朔將軍范僧簡自湘州赴之僧簡按安成領胄以僧簡為安成太守以穎孚為廬陵內史東昏侯遣軍主劉希祖將三千人擊之南康太守王丹以郡應希祖穎孚敗奔長沙尋病卒謝襄復還郡希祖攻安成殺范僧簡東昏侯以希祖為安成內史脩靈祐復合餘眾攻謝襄襄敗走 東昏侯作芳樂苑山石皆塗以五采望民家有好樹美竹則毀牆撤屋而徙之時方盛夏隨即枯萎朝暮相繼又於苑中立市使宮人宦者共為禪販以滿貴妃為市令東昏侯自為市錄事小有得失妃則與杖乃

救虜責不得進大荆寶中殺又開渠立球身自引船或坐而屠肉又好巫覡左右朱光尚諒不見鬼東昏入樂遊苑人馬忽驚以閉光尚對曰卿見先帝大嗔不許數出東昏大怒拔刀與光尚爭之既不見乃縛荻為高宗形北向斬之懸首苑門崔慧景之敗也巴陵王昭胄亦新侯昭穎出投臺軍各以王侯還第心不自安竟陵王子良故防閭彞偃為梅蟲兒軍副與前巴西太守蕭賈謀立昭胄昭胄許事克用賈為尚書左僕射護軍時軍主胡松將兵屯新亭賈遣人說之曰須昏人出賈等將兵奉昭胄入臺閉城號令昏人必還就將軍但閉壘不應則三公不足得也松許諾會東昏新作芳樂苑經月不出遊偃等議募健兒百餘人從萬春門入突取之昭胄以為不可偃同黨王山沙慮事久無成以事告御刀徐僧重賈遣人殺山沙於路吏於麇滕中得其事昭胄兄弟與偃等皆伏誅雍州刺史張欣泰與弟前始安內史欣時密謀結胡松及前南譙太守王靈秀直閣將軍馮選等誅諸嬖倖廢東昏昏遣中書舍人馮元嗣監軍救郢秋七月甲午茹法珍梅蟲兒及太子右率李居士制局監楊明泰送之於中興堂欣泰等使人懷刀於座斫元嗣頭墜果祥中又斫明泰破其腹蟲兒傷數處手指皆墮居士法珍等散走還臺靈秀詣石頭迎建康王寶寅帥城中將吏見力去車輪載寶寅文武數百唱

警蹕向臺城百姓數千人皆空手隨之欣泰聞事作馳馬入宮冀法珍等在在外東昏盡以城中與分見表裏相應既而法珍得返處分閉門上仗不配欣泰兵鴻選在殿內亦不敢發寶寅去杜姥宅日已暝城門閉城上人射外人人奔寶寅潰去寶寅亦逃三日乃戎服詣草市射尉馳以啓東昏東昏召寶寅入宮問之寶寅涕泣稱爾日不知何人逼使上車仍將去制不自由東昏笑復其爵位張欣泰等事粵黃胡松皆伏誅蕭衍使征虜將軍王茂軍主曹仲宗等乘水漲以舟師襲加湖鼓譟攻之丁酉加湖潰吳子陽等走免將士殺溺死者萬許俘其餘眾而還於是郢會二城相視奪氣乙巳柔然犯魏邊魯山乏糧軍人於磯頭捕細魚供食密治輕船將奔夏口蕭衍遣偏軍斷其走路丁巳孫樂祖窘迫以城降己未東昏疾以程戎為郢州刺史薛元嗣為雍州刺史是日茂元嗣以郢城降郢城之初圍也士民男女近十萬口閉門二百餘日疾疫流腫死者什七八積尸牀下而寢其上比屋皆滿茂元嗣等議出降使張孜為書與衍張冲故吏青州治中房長瑜謂孜曰前使君忠貫昊天即君但當坐守畫一以荷折薪若天運不與當幅巾待命下從使君今從諸人之計非唯郢州士女失高山之望亦恐彼所不取也孜不能用蕭衍以韋叡為江夏太守行郢府事收瘞死者而撫其生者郢

人遂安諸將欲頓軍夏口行以為宜乘勝直指建康車
 騎證議參軍張弘策空遠將軍東城亦以為然衍命眾
 軍即日上海緣江至建康凡磯浦村落軍行宿次立頓
 處所弘策逆為圖畫如在目中 辛酉魏大赦 魏安
 國宣簡侯王肅卒於壽陽贈侍中司空初肅以父死非
 命四年不除喪高祖曰三年之喪賢者不敢過命肅以
 祥禫之禮除喪然肅猶素服不聽樂終身 汝南民胡
 文超起兵於潯陽以應肅衍求取義陽安陸等郡以自
 效衍又遣軍主唐脩期攻隨郡皆克之司州刺史王僧
 景遣子貞孫為質於衍司部悉平 崔慧景之死也其
 少子偃為始安內史逃潛得免及西臺建以偃為寧朔
 將軍偃詣公車門上書曰臣竊惟高宗之孝子忠臣而
 昏主之賊臣亂子者江夏王與陛下先臣與鎮軍是也
 雖成敗異術而所由同方陛下初登至尊與天合符天
 下纖介之屈尚望陛下申之況先帝之子陛下之兄所
 行之道即陛下所由哉此尚非恤其餘何冀全不可幸
 小民之無識而罔之若使曉然知其情節相帥而逃陛
 下將何以應之哉事寢不報偃又上疏曰近冒陳江夏
 之冤非敢以父子之親而傷至公之義誠不曉聖朝所
 以然之意若以狂王雖狂而實是天子江夏雖賢實是
 人臣先臣奉人臣逆人君為不可未審今之嚴兵勤卒
 方指象魏者其故何哉臣所以不死苟存視息非有它

故所以待皇運之開泰申忠魂之枉屈今皇運已開泰
 矣而死社稷者返為賊臣臣何用此生於陛下之世矣
 臣謹案鎮軍將軍臣穎胄中領軍臣詳皆社稷之臣也
 同知先臣股肱江夏任濟王室天命未遂主王與亡而
 不為陛下營然一言知而不言不忠不知而不言不智
 也如以先臣遣使江夏斬之則征東之驛使何為見戮
 陛下斬征東之使寔詔山陽江夏違先臣之請實謀孔
 矜天命有歸故事業不遂耳臣所言畢矣乞就湯鑊然
 臣雖萬沒猶願陛下必申先臣何則惻愴而申之則天
 下伏不惻愴而申之則天下叛先臣之忠有識所知南
 董之筆千載可期亦何待陛下屈申而為褒貶然小臣
 惻惻之愚為陛下計耳詔報曰其知卿惻切之懷今當
 顯加贈謚優尋下獄死 八月丁卯東昏侯以輔國將
 軍申胄監蘇州事辛未以光祿大夫張瓌鎮石頭 初
 東昏侯遣陳伯之鎮江州以為吳子陽等聲援子陽等
 既敗肅衍謂諸將曰用兵未必須實力所聽感聲耳今
 陳虎牙狼狽奔歸尋陽人情理當憫懼可傳檄而定也
 乃命搜俘囚得伯之幢主蘇隆之厚加賜與使說伯之
 許即用為安東將軍江州刺史伯之遣隆之返命雖許
 歸附而云大軍未須遽下衍曰伯之此言意懷首鼠及
 其猶豫急往逼之許無所出勢不得不降乃命鄧元起
 引兵先下楊公則徑掩柴桑衍與諸將以次進路元起

將至尋陽伯之收兵退保湖口留陳虎牙守溢城選曹郎吳興沈瑀說伯之迎衍伯之泣曰余子在都不能不愛瑀曰不然人情徇徇皆思改計若不早圖衆散難合丙子衍至尋陽伯之東甲請罪初新蔡太守庶謙父恭穆為鎮西司馬為魚復侯子響所殺謙從伯之鎮尋陽聞衍東下曰我家世忠貞有殞不二伯之殺之乙卯以伯之為江州刺史虎牙為徐州刺史 魯休烈蕭瑣破劉孝慶等於峽口任漾之戰死休烈等進至上明江陵大震蕭穎胄恐馳告蕭衍令遣揚公則還援根本衍曰公則今沂流上江陵雖至何能及事休烈等烏合之衆尋自退散政須少時持重耳良須兵力兩弟在雍指遣往徵不為難至穎胄乃遣軍主蔡道恭假節屯上明以拒蕭瑣 辛巳東昏侯疾以太子左率李居士摠督西討諸軍事屯新亭 九月乙未詔蕭衍若定京邑得以便宜從事行留驍騎將軍鄭紹叔守尋陽與陳伯之引兵東下謂紹叔曰卿吾之蕭何寇恂也前途不捷我當其咎糧運不繼卿任其責紹叔流涕拜辭比克建康紹叔督江湘糧運未嘗乏絕 魏司州牧廣陽王嘉請築洛陽三百二十三坊各方三百步曰雖有暫勞姦盜求息丁酉詔發畿內夫五萬人築之四旬而罷 己亥魏立皇后于氏后征虜將軍勳之女勳烈之弟也自祖父栗磾以來累世貴盛一皇后四贈公三領軍二尚書令三

開國公 甲申東昏侯以李居士為江州刺史冠軍將軍王珍國為雍州刺史建安王寶鏡為荊州刺史輔國將軍申胄監郢州龍驤將軍扶風馬仙理監豫州驍騎將軍徐元稱監徐州軍事珍國廣之子也是日蕭衍前軍至無湖申胄軍二萬人奔姑孰走衍進軍據之戊申東昏侯以後軍參軍蕭瑣為司州刺史前輔國將軍魯休烈為益州刺史 蕭衍之克江郢也東昏侯遊聘如舊謂茹法珍曰須來至白門前當一決衍至近道乃聚兵為固守之計簡二尚方二冶囚徒以配軍其不可活者於朱雀門內日斬百餘人衍遣曹景宗等進頓江寧丙辰李居士自新亭選精騎一千至江寧景宗始至營壘未立且師行日又器甲穿弊居士望而輕之鼓譟前薄之景宗奮擊破之因乘勝而前徑至阜茨橋於是王茂鄧元起呂僧珍進據赤鼻邏新亭城主江道林引兵出戰衆軍擒之於陳衍至新林命王茂進據越城鄧元起據道士塢陳伯之據籬門呂僧珍據白板橋李居士規之僧珍衆少帥銖卒萬人直來薄壘僧珍曰吾衆少不可逆戰可勿遙射須至壘裏當并力破之俄而皆越壘拔柵僧珍分人上城矢石俱發自帥馬步三百人出其後城上人復踰城而下內外奮擊居士敗走獲其器甲不可勝計居士請於東昏侯燒南岸邑屋以開戰場自大航以西新亭以北皆盡衍諸弟皆自建康自拔

赴軍冬十月甲戌東昏侯遣征虜將軍王珍國軍王胡
 虎牙將精兵十萬餘人陳於朱雀航南宦官王寶孫持
 白虎幡督戰開航背水以絕歸路行軍小却王茂下馬
 單刀直前其甥韋欣慶執鐵纏稍以翼之衝擊東軍應
 時而陷曹景宗縱兵乘之呂僧珍縱火焚其營將士皆
 殊死戰鼓譟震天地珍國等衆軍不能抗王寶孫切罵
 諸將帥直閣將軍席曇發憤突陳而死豪驍將也既死
 士卒士崩赴淮死者無數積尸與航等後至者乘之以
 濟於是東昏侯諸軍望之皆潰衍軍長驅至宣陽門諸
 將移營稍前陳伯之屯西明門每城中有降人出伯之
 輒呼與耳語衍恐其復懷翻覆密語伯之曰聞城中甚
 忿卿舉江州降欲遣刺客中卿宜以為慮伯之未之信
 會東昏侯將鄭伯倫來降衍使伯倫過伯之謂曰城中
 其忿卿欲遣信誘卿以封賞須卿復降當生割卿手足
 卿若不降復欲遣刺客殺卿宜深為備伯之懼自是始
 無異志戊寅東昏侯朔將軍徐元瑜以東府城降青冀
 二州刺史栢和入援屯東宮已卯和訴東昏云出戰因
 以其衆來降光祿大夫張瓌奔石頭還宮李居士以新
 亭降於衍琅邪城主張木亦降壬午衍鎮石頭命諸軍
 攻六門東昏燒門內營署官府驅逼士民悉入宮城閉
 門自守衍命諸軍築長圍守之楊公則屯領軍府壘北
 樓與南掖門相對堂登樓望戰城中遙見塵蓋以神鋒

塔射之矢貫胡林左右失色公則曰幾中吾脚談笑如
 初東昏夜選勇士攻公則柵軍中驚擾公則堅卧不起
 徐命擊之東昏兵乃退公則所領皆湘州人素號怯懦
 城中輕之每出盪輒先犯公則壘公則發厲軍士克獲
 更多先是東昏遣軍主左僧慶屯京口常僧景屯廣陵
 李叔獻屯瓜步及申胄自姑孰奔歸使屯破墩以為東
 北聲援至是衍遣使曉諭皆帥其衆來降衍遣弟輔國
 將軍去鎮京口輔國將軍懷鎮破墩從弟寧朔將軍景
 鎮廣陵十一月丙申魏以驃騎大將軍穆亮為司空
 丁酉以北海王詳為大傅領司徒初詳欲奪彭城王勰
 司徒故譖而黜之既而畏人議已故但為大將軍至是
 乃居之詳貴盛翕赫將作大匠王遇多隨詳所欲私以
 官物給之司空長史于忠責遇於詳前曰殿下國之周
 公阿衡王室所須材用自應關旨何至阿諛附勢預公
 惠私也遇既蹶踏詳亦歎謝志每以鯁直為詳所忿嘗
 罵忠曰我憂在前爾死不憂爾見我死時也忠曰人
 生於世自有定分若應死於王手避亦不免若其不爾
 王不能殺忠以討成陽王禧功封魏郡公遷散騎常侍
 兼武衛將軍詳因忠表讓之際密勸魏主以忠為烈卿
 令解左右聽其讓辭於是詔停其封優進太府卿巴
 東獻武公肅顯曾以肅瓊與蔡道恭相持不決憂憤成
 疾壬午卒夏侯詳秘之使似其書者假為教命密報肅

衍衍亦祕之詳徵兵雍州蕭偉遣蕭憺將兵赴之蹟等聞建康已危衆懼而潰璜及魯休烈皆降乃發穎胃喪贈侍中丞相於是衆望盡歸於衍夏產詳請與蕭憺共參軍國詔以詳爲侍中尚書右僕射尋除使持節撫軍將軍荊州刺史詳固讓于憺乃以憺行荊州府州事魏改築園丘於伊水之陽乙卯始祀於其上魏鎮南將軍元英上書曰蕭寶卷驕縱日甚虐害無辜且雍州刺史蕭衍東伐秣陵掃土興兵順流而下唯有孤城更無重衛乃皇天授我之日曠載一逢之秋此而不乘將欲何待臣乞躬帥步騎三萬直指沔陰據襄陽之城斷黑水之路昏虐君臣自相魚肉我居上流威震遠邇長驅南出進拔江陵則三楚之地一朝可收岷蜀之道自成斷絕又命楊徐二州聲言俱舉建業窮蹙恐遊卒中可以齊文軌而大同混天地而爲一伏惟陛下獨決聖心無取疑議此期脫爽并吞無日事張不報軍騎大將軍源懷上言蕭衍內侮寶卷孤危廣陵淮陰等戍皆觀望得失斯實天啓之期并吞之會宜東西齊舉以成帝卷之勢若使蕭衍克濟上下同心豈惟後圖之難亦恐楊州危逼何則壽春之去建康纔七百里山川水陸皆彼所詣彼若內外無虞君臣分定乘舟藉水倏忽而至未易當也今寶卷都邑有土崩之憂邊城無繼援之望廓清江表正在今日魏主乃以任城王澄爲都督淮南

諸軍事鎮南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楊州刺史使爲經略既而不果懷賀之子也東豫州刺史田益宗上表曰蕭氏亂常君臣交爭江外州鎮中外爲兩東西抗峙已淹歲時民庶窮於轉輸甲兵疲於戰鬪事救於目前力盡於麾下無暇外維州鎮綱紀庶方藩城基立孤存而已不乘機電掃廓彼蠻疆恐後之經略未易於此且壽春雖平三面仍梗鎮守之宜寶須豫設義陽差近淮源利涉津要朝廷行師必由此道若江南一平有事淮外須乘真水汎長列舟長淮師赴壽春須從義陽之北便是居我喉要在慮彌深義陽之滅今寶時矣度彼不過須精卒一萬二千然行師之法貴張形勢請使兩荆之衆西擬隨雍揚州之卒頓于建安得捍三關之援然後二豫之軍直據南關對抗廷頭遣一都督摠諸軍節度季及進師迄于春末不過十旬克之必矣元英又奏稱今寶卷骨肉相殘潘鎮鼎立義陽孤絕密邇王土內無兵儲之固外無糧援之期此乃欲焚之鳥不可去薪投首之寇豈容援斧若失此不取豈惟後舉難圖亦恐更爲深患今豫州刺史司馬悅已戒嚴垂發東豫州刺史田益宗兵守三關請遣軍司爲之節度魏主乃遣直寢羊靈引爲軍司益宗遂入寇建寧太守黃天賜與益宗戰於赤亭夫賜敗績 崔叢景之逼建康也東昏侯拜蔣子文神爲假黃鉞使持節相國大宰大將軍錄尚書

事揚州牧鍾山王及衍至又尊子文為靈帝迎神像入後堂使巫禱祀求福及城閉城中軍事悉委王珍國充州刺史張稷入衛京師以稷為珍國之副稷環之弟也時城中實甲猶七萬人東昏素好軍陳與黃門刀敕及宮人於華光殿前習戰鬪詠作被創勢使人以板擱去用為獸勝常於殿中戎服騎馬出入以金銀為鎧胄具裝飾以孔雀畫眠夜起一如平常聞外鼓叫聲被大紅袍登景陽樓屋上望之粲幾中之始東昏與左右謀以為陳顯達一戰即敗崔慧景圍城尋走謂衍兵亦然敕太官辦糴米為百日調而已及大桁之敗眾情兇懼如法珍等恐士民逃潰故閉城不復出兵既而長圍已立斬柵嚴固然後出盪屢戰不捷東昏尤惜金錢不肯賞賜法珍叩頭請之東昏曰賊來獨取我邪何為就我求物後堂儲數百具榜啓為城防東昏欲留作殿竟不與又督御府作三百人精仗待圍解以擬屏除金銀雕鏤雜物倍急於常衆皆怨忿不為致力外圍既久城中皆思早亡莫敢先發茹法珍梅蟲兒說東昏曰大臣不留意使圍不解宜悉誅之王珍國張稷懼禍珍國密遣所親獻明鏡於蕭衍衍斷金以報之兖州中兵參軍馮翊張齊稷之腹心也珍國因齊密與稷謀同弑東昏齊夜引珍國就稷造膝定計齊自執燭又以計告後閣舍人錢強十二月丙寅夜強密令人開雲龍門珍國稷引兵

入殿御刀曹勇之為內應東昏在含德殿作笙歌寢未熟聞兵入趨出北戶欲還後宮門已閉官者黃泰平刀傷其膝仆地張齊斬之稷召尚書右僕射王亮等列坐殿前西鍾下令百餘署戍以黃油裹東昏皆遣國子博士范雲等送詣石頭右衛將軍王志歡曰冠雖弊何可加足取庭中樹葉殺服之偽悶不署名衍覽戍無志名心嘉之亮瑩之從弟志憎虔之子也衍與范雲有舊即留參障幄王亮在東昏朝以依違取容蕭衍至新林百僚皆聞道送款亮獨不遣東昏敗亮出見衍衍曰顛而不扶安用彼相亮曰若其可扶明公豈有今日之舉城中出者或被劫剽楊公則親帥麾下陳於東掖門衛送公卿士民故出者多由公則營焉衍使張弘策先入清官封府庫及圖籍于時城內珍寶委積弘策勸部曲秋毫無犯收潘妃及嬖臣茹法珍梅蟲兒王暄之等四十一人皆屬吏 初海陵王之廢也王太后出居都陽王故第號宣德宮已巳蕭衍以宣德太后令追廢海陵王為東昏侯褚后及太子誦並為燕人以衍為中書監大司馬錄尚書事驛騎大將軍揚州刺史封建安郡公依晉武陵王遵東制故事百條致敬以王亮為長史王由東封建安王寶實為都陽王癸酉以司徒揚州刺史晉安王寶義為太尉領司徒己卯衍入也關武堂下令大赦又下令凡昏制謫賦淫刑濫役外可詳檢前原悉

皆除濫其主守散失諸所損耗精立科條咸從原例又下令通檢尚書東曹時諸議訟失理及王者淹停不時施行者精加訊辨依事議奏又下令收葬義師掩瘞逆徒之死亡者潘妃有國色衍欲留之以問侍中領軍將軍王茂茂曰亡齊者此物留之恐貽外議乃縊殺於獄并誅嬖臣如法珍等以宮女二千分齊將士之酉以輔國將軍蕭宏為中護軍衍之東下也豫州刺史馬仙理擁兵不附衍衍使其故人姚仲實說之仙理先為設酒乃斬於軍門以徇衍又遣其族叔懷遠說之仙理曰大義滅親又欲斬之軍中為請乃得免衍至新林仙理猶於江西日抄運船街圍官城州郡皆遣使請降吳興太守袁昂獨拒境不受命昂觀之子也衍使駕部郎考城江華為善與昂曰根本既傾枝葉安附今竭力昏主未足為忠家門屠滅非所謂孝豈若翻然改圖自招多福昂復書曰三吳內地非用兵之所況以偏隅一郡何能為役自承麾節番止莫不勝袒軍門惟僕一人敢後至者政以內揆庸素文武無施雖欲獻心不增大師之勇暨其愚默寧沮眾軍之威幸藉將軍會亂之大可得以禮矣竊以一餐微施尚復投殞况食人之祿而頓忘一旦非惟物議不可亦恐明公鄙之所以躊躇未遑薦璧耳爾時事於武康令北地俾映映曰昔元嘉之末開關未有故大尉殺身以明節司徒當寄託之重理

無苟全所以不顧夷險以徇名義今嗣主昏虐曾無改荆雍協擊乘據上流天人之意可知願明府深慮無取後悔及建康平衍使豫州刺史李元履巡撫東土敕元履曰袁昂道素之門世有忠節天下須共容之勿以兵威陵辱元履至其興宣衍旨昂亦不請降開門撤備而已仙理聞臺城不守號泣謂將士曰我受人任寄義不容降君等皆有父母我為忠臣君為孝子亦可乎乃悉遣城內兵出降餘壯士數十閉門獨守俄而兵入圍之數十重仙理令士皆持滿兵不敢近日暮仙理乃投弓曰諸君但來見取我義不降乃檻送石頭衍釋之使待袁昂至俱入曰今天下見二義士衍謂仙理曰射鉤斬桂昔人所美卿勿以殺使斷運自嫌仙理謝曰小人如失主天後主嗣之則復為用矣衍笑皆厚遇之丙戌蕭衍入鎮殿中劉希祖既克安成移檄湘部始興內史王僧粲應之僧粲自稱湘州刺史引兵襲長沙去城百餘里於是湘州郡縣兵皆蜂起以應僧粲唯臨湘湘陰瀏陽羅四縣尚全長沙人皆欲汎舟走行事劉坦悉聚其舟焚之遣軍主尹法略拒僧粲戰數不利前湘州鎮軍鍾玄紹潛結士民數百人刻日翻城應僧粲坦聞其謀陽為不知因理訟至夜而城門遂不閉以疑之玄紹未發明且詣坦問其故坦久留與語密遣親兵收其家書玄紹在坐而收兵已報具得其文書本末玄紹

即首伏於坐斬之焚其文書餘黨悉無所問眾懼且服州郡遂安法略與僧家相持累月建康城平楊公則還州僧榮等散走王丹為郡人所殺劉希祖亦舉郡降公則克已廉慎輕刑薄賦頃之湘州戶口幾復其舊

資治通鑑卷第一百四十四

資治通鑑卷第一百四十五

魏書 卷一百四十五 齊書 卷一百四十五 梁紀 光奉 勅編集

梁紀 一起玄點對帝畫圖 建元二年

高祖武皇帝

天監元年春正月齊和帝遣兼侍中席闡文等慰勞建康 大司馬衍下令凡東昏時浮費自非可以習禮樂之空繕甲兵之備者餘皆禁絕 戊戌迎宣德太后入宮臨朝稱制衍解承制 己亥以單朔將軍蕭詵為監南兖州諸軍事詵衍之從父弟也 壬寅進大司馬衍都督中外諸軍事劔履上殿養拜不名 己酉以大司馬長史王亮為中書監兼尚書令 初大司馬與黃門侍郎范靈南清河太守沈約司徒右長史任昉同在齊陵王西邸意好教習至是引靈為大司馬諮議參軍領錄事約為驛騎司馬昉為記室參軍與參謀議前具與太守謝朓國子祭酒何胤先皆棄官家居衍奏徵為軍諮祭酒朓胤皆不至大司馬內有受禪之志沈約微扣其端大司馬不應七日又進曰今與古異不可以淳風期物士大夫攀龍附鳳者皆望有尺寸之功今童兒牧豎皆知齊祚已終明公當承其運天文識記又復炳然天心不可違人情不可失苟歷數所在雖欲謙光亦不可得已大司馬曰吾方胤之約曰公初建牙樊沔此時應

思今王業已成何所復思若不早定大業朕有一人立異即擯威德且入非金玉時事難保豈可以建安之封遺之子孫若天子還都公卿在位則君臣分定無復異心君明於上臣忠於下豈復有人方更同公作賊大司馬然之約出大司馬召范雲告之雲對略同約旨大司馬曰智者乃爾賄同卿明早將休文更來索出語約曰卿必待我雲許諾而約先期入大司馬命草具其事約乃出懷中詔書并諸選置大司馬初無所改俄而雲自外來至殿門不得入徘徊壽光閣外但云咄咄約出問曰何以見與約舉手向左雲笑曰不乘所望有頃大司馬召雲入嘆約才智縱橫且曰我起兵於今二年矣功臣諸將實有其勞然成帝業者卿二人也甲寅詔進大司馬位相國總百揆楊州牧封十郡為梁公備九錫之禮置梁王司馬歸尚書之號驃騎大將軍如故二月辛酉梁公始受命齊湘東王寶暉安陸王緬之子也頗好文學東昏侯死寶暉望物情歸已坐待法駕既而王珍國等送首梁公梁公以寶暉為太常寶暉心不自安壬戌梁公稱寶暉謀反并其弟江陵公寶暉汝南公寶暉皆殺之丙寅詔梁國選諸要職悉依天朝之制於是沈約為吏部尚書兼右僕射范雲為侍中梁公納東昏余妃頗妨政事范雲以為言梁公未之從雲與侍中領軍將軍王茂同入見雲曰昔沛公入關婦女無

所幸此范增所以畏其志大也今明公始定建康海內想望風聲奈何亂亡之迹以女德為累乎王茂起拜曰范雲言是也公必以天下為念無宜留此梁公默然雲即請以余氏齊王茂梁公賢其意而許之明日賜雲茂錢各百萬丙戌詔梁公增封十郡進爵為王癸巳受命救國內及府州所統殊死以下辛丑殺齊邵陵王寶融晉熙王寶嵩桂陽王寶貞梁王將殺齊諸王防守猶未急都陽王寶寅家閩人頗文智與左右麻拱等密謀穿牆夜出寶寅具小船於江岸著烏布襦腰繫千許錢潛赴江側躡履徒步足無完膚陽守者至明追之寶寅詠為釣者隨流上下十餘里追者不疑待散乃度西岸投民華文榮家文榮與其族人天龍東運棄家將寶寅遁匿山澗寶驢乘之晝伏宵行抵壽陽之東城魏戌主杜元倫馳告揚州刺史任城王澄以車馬侍衛迎之寶寅時年十六徒步推轂見者以為掠曹生口澄待以客禮寶寅請喪君斬衰之服澄遣人曉示情禮以喪兄齊衰之服給之澄帥官僚赴弔寶寅居處有禮一同極哀之節壽陽多其故義皆受慰嗟唯不見夏族一族以夏族詳從梁主故也澄深器重之齊和帝東歸以蕭憺為都督荆湘等六州諸軍事荊州刺史荊州軍旅之後公私空乏憺厲精為治廣屯田首力役存問兵死之家供其乏困自以少年居重任謂佐吏曰政之不臧

士君子所宜共惜吾今開懷卿其無隱於是人人得盡
意見有訟者皆立前待符教決於俄頃曹無留事荆人
大悅 齊和帝至姑孰丙辰下詔禪位于梁 丁巳廬
陵王寶源卒 魯陽蠻魯比鷲等起兵攻魏潁州 夏
四月辛酉宣德太后令曰西詔至帝憲意前代敬禪神
器于梁明可臨軒遣使恭授璽綬未亡人歸于別宮壬
戌發策遣兼太保尚書令亮等奉皇帝璽綬詣梁宮丙
寅梁王即皇帝位于南郊大赦改元是日追增兄懿為
丞相封長沙王謚曰宣武葬禮依晉安平獻王故事丁
卯奉和帝為巴陵王宮于姑孰優崇之禮皆倣齊初奉
宣德太后為齊文帝妃王皇后為巴陵王妃齊世王疾
封爵悉從降省唯宋汝陰王不在除例追尊皇考為文
皇帝廟號太祖皇妣為獻皇后追謚妃郝氏為德皇后
封文武功臣車騎將軍夏竦等十五人為公侯立皇
弟中護軍宏為臨川王南徐州刺史秀為安成王雍州
刺史偉為建安王左衛將軍恢為都陽王荊州刺史憺
為始興王以宏為揚州刺史 丁卯以中書監王亮為
尚書令相國左長史王瑒為中書監吏部尚書沈約為
尚書僕射長兼侍中范雲為散騎常侍吏部尚書 詔
凡後宮樂府西解暴室諸婦女一皆放遣 戊辰巴陵
王卒時上欲以南海郡為巴陵國徙王居之沈約曰古
今殊事魏武所云不可慕虛名而受實禍上頷之乃遣

所親鄭伯禽詣姑孰以生金進王王曰我死不須金醇
酒足矣乃飲沈醉伯禽就搢殺之王之鎮荊州也琅邪
顏見遠為錄事參軍及即帝位為治書侍御史兼中丞
既禪位見遠不食數日而卒上聞之曰我自應天從人
何預天下士大夫事而顏見遠乃至於此 庚午詔有
司依周漢故事議贖刑條格凡在官身犯鞭杖之罪悉
入贖停罰其臺省令史士卒欲贖者聽之 以謝沐縣
公寶義為巴陵王奉齊祀寶義幼有廢疾不能言故獨
得全齊南康侯子恪及弟祁陽侯子範皆因事入見上
從容謂曰天下公器非可力取苟無期運雖項籍之力
終亦敗亡宋孝武性猜忌克弟粗有令名者皆鴆之朝
臣以疑似枉死者相繼然或疑而不能去或不疑而卒
為患如卿祖以材略見疑而無如之何湘東以庸愚不
疑而子孫皆死其手我於時已生彼豈知我應有今日
固知有天命者非人所害我初平建康人皆勸我除去
卿輩以壹物心我於時依而行之誰謂不可正以江左
以來代謝之際必相屠滅感傷和氣所以國祚不長又
齊梁雖云革命事異前世我與卿兄弟雖復絕服宗屬
未遠齊業之初亦共甘苦情同一家豈可遽如行路之
人卿兄弟果有天命非我所殺若無天命何忽行此適
足示無度量耳且建武塗炭卿門我起義兵非惟自雪
門恥亦為卿兄弟報仇卿若能在建武永元之世撥亂

反正我豈得不釋戈推奉邪我自取天下於明帝家非取之於卿家也昔劉子輿自稱成帝子光武言假使成帝更坐天下亦不復可得況子輿乎曹志魏武帝之孫為晉忠臣況卿今日猶是宗室我方坦然相期卿無復懷自外之意小待自當知我寸心子恪兄弟凡十六人皆仕梁子恪子範子質子顯子雲子暉並以才能知名歷官清顯各以壽終 詔徵謝朓為左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何胤為右光祿大夫何點為侍中胤點終不就 癸酉詔公車府誇木肺石傍各置一函若肉食莫言欲有構議投誇木函若有功勞才器冤沈莫達者投肺石函上身穿涉濯之衣常懸唯以菜蔬每簡長吏務選廉平皆召見於前勗以政道擢尚書殿中郎到溉為建安內史左戶侍郎劉駸為晉安太守二人皆以廉潔著稱溉彥之曾孫也又著今小縣令有能遷大縣大縣有能遷二千石以山陰令丘仲孚為長沙內史武康令東海何遠為宣城太守由是廉能莫不知勸 魯陽蠻圍魏湖陽撫軍將軍李崇將兵擊破之斬魯北鷲徙萬餘戶於幽并諸州及六鎮尋叛南走所在追討比及河殺之皆盡 閏月丁巳魏頓丘匡公穆亮卒 齊東昏侯辟巨孫文明等雖經赦令猶不自安五月乙亥夜帥其徒數百人因運荻炬束仗入南北掖作亂燒神虎門總章觀入衛尉府殺衛尉洮陽愨彥張弘策前軍司馬

呂僧珍直殿內以宿衛兵拒之不能却上戎服御前殺曰賊夜來是其眾少曉則走矣命擊五鼓領軍將軍王茂驍騎將軍張惠紹聞難引兵赴救盜乃散去討捕悉誅之 江州刺史陳伯之目不識書得文牒辭訟准作大諾而已有事典籤傳口語與奪決於主者豫章人鄧繼永與人戴永忠有舊恩於伯之伯之以繼為別駕永忠為記室參軍河南栢縉若建康素薄行仕官不得志頗造尚書范雲雲不禮之縉怒私謂所親曰建武以後草澤下族悉化成貴人吾何罪而見棄矣天下草創機鏜不已喪亂未可知陳伯之擁彊兵在江州非主上舊臣有自疑之意且憂感守南斗詎非為我出邪今者一行事若無成人魏不失作河南郡守遂投伯之大見親狎伯之又以鄉人朱龍符為長流參軍並乘伯之愚闇恣為姦利上聞之使陳虎牙私戒伯之又遣人代鄧縉為別駕伯之並不受命表云龍符驍勇鄧縉有績劾臺所遣別駕請以為治中縉於是日夜說伯之云臺家府藏空竭復無器械三倉無米東境飢流此萬世一時也機不可失縉求忠等共贊成之伯之謂縉今啓卿若復不得即與卿共反上救伯之以部內一郡與縉於是伯之集府州僚佐謂曰奉齊建安王敕帥江北義勇十萬已次六合見使以江州見力連糧運下我荷明帝厚恩誓死以報即命幕僚備縉欲為請縉見書以示僚佐於

聽事前為壇歃血共盟綯說伯之曰今舉大事宜引眾望長史程元冲不與人同心臨川內史王觀僧虔之孫人身不惡可召為長史以代元冲伯之從之仍以綯為尋陽太守求忠為輔義將軍龍符為豫州刺史觀不應命豫章太守鄒伯倫起郡兵拒守程元冲既失職於家合帥數百人乘伯之無備突入至聽事前伯之自出格鬪元冲不勝逃入廬山伯之密遣信報虎牙兄弟皆逃奔盱眙戊子詔以領軍將軍王茂為征南將軍江州刺史帥眾討之魏揚州小岷成王亮法宗襲大岷成破之虜龍驤將軍邾萇陸陳伯之聞王茂來謂緒綯等曰王觀既不就命鄒伯倫又不肯從便應空王受困今先平豫章開通南路多發丁力益運資糧然後席卷北向以撲飢疲之眾不憂不濟六月留鄉人唐蓋人守城引兵趣豫章攻伯倫不能下王茂軍至伯之表裏受敵遂敗走間道渡江與虎牙等及緒綯俱奔魏上遣左右陳建孫送劉季連子弟二人入蜀使諭旨慰勞季連受命勸還裝益州刺史鄧元起始得之官初季連為南郡太守不禮於元起都錄朱道琛有罪季連欲殺之逃匿得免至是道琛為元起與綯說元起曰益州亂離已久公私虛耗劉益州臨歸豈辦遠遣迎候道琛請先使檢校錄路奉迎不然萬里膏糧未易可得元起許之道琛既至言語不恭又歷造府州人士見器物輒奪之有

不獲者語曰會當屬人何須苦惜於是軍府大懼謂元起至必誅季連禍及黨與競言之於季連季連亦以為然且懼昔之不禮於元起乃召兵等之有精甲十萬數曰據天險之地握此疆兵進可以臣社稷退不失作劉備捨此安之遂召佐史矯稱齊宣德太后令聚兵復反收朱道琛殺之召巴西太守朱士略及涪令李膺並不受命是月元起至巴西士略開門納之先是蜀民多逃云聞元起至爭出投附皆補起義兵應朝廷軍士新故三萬餘人元起在道久糧食之絕或說之曰蜀土政慢民多詐疾若檢巴西一郡籍注因而罰之所獲必厚元起然之李膺諫曰使君前有嚴敵後無繼援山民始附於我觀德若糾以刻薄民必不堪眾心一離雖悔無及何必起疾可以濟師膺請出圖之不患資糧不足也元起曰善一以委卿膺長帥富民上軍資米得三萬斛秋八月丁未命尚書刪定郎濟陽蔡法度損益王植之集注舊律為梁律仍命與尚書令王亮侍中王綽尚書僕射沈約吏部尚書范雲等九人同議定上素善鍾律欲釐正雅樂乃自制四器名之為通每通施三絃黃鍾絃用二百七十絲長九尺應鍾絃用一百四十二絲長四尺七十四分差覆中間十律以是為差因以通聲轉推月氣悉無差違而還得相中又制十二笛黃鍾笛長三尺八寸應鍾笛長二尺三寸中間十律以是為差

以爲通聲飲古鍾玉律並皆不差於是披以八音施以七聲莫不和韻先是宮懸止有四鍾鍾雅以編鍾編磬衡鍾凡十六虞上始命設十二鍾鍾各有編鍾編磬凡三十六虞而去衡鍾四隅植建鼓 魏高祖之喪前太傅平陽公不自晉陽來赴遂留洛陽不年八十餘歷事六世位極公輔而還爲庶人魏主以其宗室著舊於而禮之乙卯以不爲三老 魏揚州刺史任城王澄表請攻鍾離魏主使羽林監敷焯范紹詣壽陽共量進止澄曰當用兵十萬往來百日乞朝廷速辦糧仗紹曰今秋已向末方欲調發兵仗可集糧何由致有兵無糧何以克敵澄沈思良久曰實如卿言乃止 九月丁巳魏主如鄴冬十月庚子還至懷與宗室近侍射遠帝射三百五十餘步羣臣刻銘以美之甲辰還洛陽 十一月己未立小廟以祭太祖之母每祭太廟畢以一太牢祭之 甲子立皇子統爲太子 魏洛陽宮室始成 十二月將軍張騫之侵魏淮南取木陵戍魏任城王澄遣輔國將軍成興擊之甲辰騫之敗走魏復取木陵 劉季連遣其將李秦伯等拒鄧元起元起與戰互有勝負久之秦伯等敗還成都元起進屯西平季連驅略居民閉城固守元起進屯將橋去成都二十里留輜重於郿秦伯等間道襲郿陷之軍備盡沒元起捨郿徑圍州城城局參軍江希之謀以城降不克而死 魏陳留公主寡

居僕射高肇秦州刺史張彝皆欲尚之公主許彝而不許肇肇怒譖彝於魏主彝坐沈廢累年 是歲江東大旱米斗五千民多餓死

二年春正月乙卯以尚書僕射沈約爲左僕射吏部尚書袁粲爲右僕射尚書令王亮爲左光祿大夫丙辰亮坐正旦詐疾不登殿削爵廢爲庶人 乙亥魏主耕籍田 魏梁州氐楊會叛行梁州事楊椿等討之 成都

城中食盡升米三千人相食劉季連食粥累月計無所出上遣主書趙景悅宣詔受季連降季連肉袒請罪鄧元起遷季連于城外俄而造焉待之以禮季連謝曰早知如此豈有前日之事耶城亦降元起誅季秦伯等送

季連詣建康初元起在道懼事不集無以爲賞士之至者皆許以辟命於是受別駕治中檄者將二千人季連

至建康入東掖門數步一稽顙以至上前上笑曰卿欲慕劉備而曾不及公孫述豈無卧龍之臣邪赦爲庶人

三月己巳魏皇后薨葬於北郊 庚辰魏揚州刺史任城王澄遣長風戍王奇道顯入寇取陰山白藁一成

蕭寶夤伏於魏闕之下請兵伐梁雖暴風大雨終不聽移會陳伯之降魏亦請兵自效魏主乃引八坐門下入

定議夏四月癸未朔以寶夤爲都督東揚等三州諸軍事鎮東將軍揚州刺史丹楊公齊王禮賜甚厚配兵一

萬令屯東城以伯之爲都督淮南諸軍事平南將軍江

州刺史屯陽石俟秋冬大舉寶實明當拜命其夜慟哭至晨魏人又聽寶實募四方壯勇得數千人以顏文智華文榮等六人皆為將軍軍主寶實志性雅重過其猶絕酒肉慘形悴色蔬食羸衣未嘗嬉笑癸卯蔡法度上梁律二十卷令三十卷科四十卷詔班行之五月丁巳雷城文侯范重卒重盡心事上知無不為臨繁劇精力過人及卒眾謂沈約宜當樞管上以約輕易不如尚書左丞徐勉乃以勉及右衛將軍汝南周捨同參國政捨雅量不及勉而清簡過之兩人俱稱賢相常留省內罕得休下勉或時還宅羣犬驚吠每有表奏輒焚其藁捨豫機密二十餘年未嘗離左右國史記諸儀體法律軍旅謀謨皆掌之與人言謹終日不絕而竟不漏泄機事眾尤服之壬申斷諸郡縣獻奉宮惟諸州及會稽許首任土若非地產亦不得貢甲戌魏楊椿等大破叛氏斬首數千級六月壬午朔魏立皇弟悅為汝南王魏揚州刺史任城王澄表稱蕭行頓斷東關欲令巢湖汎溢以灌淮南諸戌其楚便水且灌且掠淮南之地將非國有壽陽去江五百餘里眾庶惶惶並懼水害脫乘民之願攻敵之虛豫勒諸州募集土馬首秋大集應機經略難況豈不能必果江西自是無虞矣丙戌魏發莫定瀛相并濟六州二萬人馬一千五百匹令仲秋之中甲會淮南并壽陽先兵三萬委澄經略蕭

寶實陳伯之皆受澄節度謝朏輕舟出詣顯詔以為待中司徒尚書令朏辭脚疾不堪拜謁角巾自輿詣雲龍門謝詔見於華林園乘小車就席明旦幸朏宅宴語盡權朏固陳本志不許因請自還東迎母許之臨發上復臨幸賦詩餞別王人送迎相望於道及還詔起府於舊宅禮遇優異朏素懼煩不省職事眾頗失望甲午以中書監王瑩為尚書右僕射秋七月乙卯魏平陽平公丕卒魏既罷鹽池之禁而其利皆為富彊所專庚午復收鹽池利入公辛未魏以彭城王勰為太師勰固辭魏王賜詔敦諭又為家人書祈請懇至勰不得已受命八月庚子魏以鎮南將軍元英都督征義陽諸軍事司州刺史蔡道恭間魏軍將至遣驍騎將軍楊由帥城外居民二千餘家保賢首山為三柵冬十月元英勒諸軍圍賢首柵柵民任馬駒斬而降魏任城王澄命統軍党法宗傅暨眼太原王神念等分兵寇東關大峴淮陵九山高祖珍將三千騎為遊軍澄以大軍繼其後暨眼靈越之子也魏人拔關要潁川大峴三城白塔牽城清溪皆潰徐州刺史司馬明素將兵三千救九山徐州長史潘伯鄰據淮陵靈胡將軍王燮保焦城党法宗等進拔焦城破淮陵十一月壬午擒明素斬伯鄰先是南梁太守馮道根成皇陵初到修城墮率依如敵將至眾頗英之道根曰怯防勇戰此之謂也城未畢党

法宗等衆二萬奄至城下衆皆失色道根命大開門緩服登城選精銳二百人出與魏兵戰破之魏人見其意思閉戰又不利遂引去道根將百騎擊高祖珍破之魏諸軍糧運絕引退以道根爲豫州刺史武興安王楊集始卒己未魏立其世子紹先爲武興王紹先幼國事決於二叔父集起集義乙亥尚書左僕射沈約以母憂去職魏既遷洛陽北邊荒遠因以飢饉百姓困弊魏主加尚書左僕射源懷侍中行臺使持節巡行北邊六鎮恒燕朔三州賑給貧乏考論殿最事之得失皆先決後聞懷通濟有無飢民賴之沃野鎮將于祚皇后之世父與懷通婚時于勁方用事勢傾朝野祚頗有受納懷將入鎮祚郊迎道左懷不與語即劾奏免官懷朔鎮將元尼須與懷舊交倉穢狼籍置酒請懷謂懷曰命之長短繫卿之口豈可不相寬貸懷曰今日源懷與故人飲酒之坐非鞫獄之所也明日公庭始爲使者檢鎮將罪狀之處耳尼須揮淚無以對竟案劾抵罪懷又奏邊鎮軍少而置官很多沃野一鎮自將以下八百餘人請一切五分損二魏主從之乙酉將軍吳子陽與魏元英戰於白沙子陽敗績魏東荊州蠻樊素安作亂乙酉以左衛將軍李崇爲鎮南將軍都督征蠻諸軍事將步騎討之馮翊吉粉父爲原鄉令爲姦吏所誣逮詣廷尉罪當死粉年十五擢登聞鼓乞代父命上以其

幼疑人教之使廷尉卿蔡法度嚴加誘脅取其款實法度盛陳拷訊之具詰粉曰爾求代父救己相許豈能死不且爾童騃若爲人所教亦聽悔異粉曰囚雖愚幼豈不知死之可憚顧不忍見父極刑故求代之此非細故奈何受人教邪明詔聽代不異登仙豈有回貳法度乃更和顏誘之曰王上知尊疾無罪行當得釋觀君足爲佳童今若轉辭幸可父子同濟粉曰父挂深劾必正刑書囚腹自引領唯聽大戮無言復對時粉備加桎械法度愍之命吏著小者粉弗聽曰死罪之囚唯宜益械豈可減乎竟不脫法度具以聞上乃宥其父罪丹楊尹王志求其在廷尉事并問鄉里欲於歲首舉充純孝粉曰異哉王尹何量粉之薄乎父辱子死道固當然若粉當此舉乃是因父取名何辱如之固拒而止魏王約高肇兄偃之女爲貴嬪魏散騎常侍趙脩寒賤暴貴恃寵驕恣陵轢王公爲衆所疾魏王爲脩治弟舍擬於諸王鄰居獻地者或起補大郡脩請告歸葬其父凡財役所須並從官給脩在道滯縱左右乘其出外頗發其罪惡及還舊寵小衰高肇密構成其罪侍中領御史中尉甄琛黃門郎李馮廷尉卿陽平王顯素皆詣附於脩至是懼相連及爭助肇攻之帝命尚書元紹檢訊下詔暴其姦惡免死鞭二百徒敦煌爲兵而脩愚疎初不知方在領軍于勁第擣蒲羽材數人稱詔呼之送詣領軍

府甄琛王顯監罰先其問事有力者五人送鞭之欲令必死脩素肥壯堪忍楚毒密加鞭至三百不死即召驛馬促之上道出城不自勝舉縛置鞍中急驅之行八十里乃死帝聞之責元紹不重聞紹曰脩之恆幸為國深蠹臣不因豐除之恐陛下受萬世之謗帝以其言正不罪也紹出廣平王懷拜之曰翁之直過於及黜紹曰但恨戮之稍晚以為愧耳紹素之孫也明日甄琛李憑以脩黨皆坐免官左右與脩連坐死黜者二十餘人散騎常侍高聰與脩素親狎而又以宗人諸事高攀故獨得免

三年春正月庚戌征虜將軍趙祖悅與魏江州刺史陳伯之戰於東關祖悅敗績 癸丑以尚書右僕射王澄為左僕射太子詹事柳惔為右僕射 丙辰魏東荊州刺史楊大眼擊叛蠻樊季安等大破之季安素安之弟也 丙寅魏大赦改元正始 蕭寶寅行及汝陰東城已為梁所取乃屯壽陽樓賢寺二月戊子將軍姜慶真乘魏任城王澄在外襲壽陽據其外郭長史韋續倉猝失圖任城大妃子孟氏勒兵登陴先守要便激厲文武安慰新舊勸以賞罰將士咸有奮志太妃親巡城守不避矢石蕭寶寅引兵至與州軍合擊之自四鼓戰至下晡慶真敗走韋續坐免官任城王澄攻鍾離上遣冠軍將軍張惠紹等將兵五千送糧詣鍾離澄遣平遠將軍劉

思祖等邀之丁酉戰于邵陽大敗梁兵俘惠紹等十將殺虜士卒殆盡思祖芳之從子也尚書論思祖功應封千戶侯侍中領右衛將軍元暉求二婢於思祖不得事遂寢暉素之孫也上遣平西將軍曹景宗後軍王僧炳等帥步騎三萬救義陽僧炳將二萬人據鑿岷景宗將萬人為後繼元英遣冠軍將軍元逞等據樊城以拒之三月壬申大破僧炳於樊城俘斬四千餘人魏詔任城王澄以四月淮水將漲舟行無礙南軍得時勿昧利以取後悔會大雨淮水暴漲澄引兵還壽陽魏軍還既狼狽失亡四千餘人中書侍郎齊郡賈思伯為澄軍司居後為殿澄以其儒者謂之必死及至大喜曰仁者必有勇於軍司見之矣思伯託以失道不伐其功有司奏奪澄開府仍降三階上以所獲魏將士請易張惠紹于魏魏人歸之 魏太傅領司徒錄尚書北海王詳驕奢好聲色貪冒無厭廣營第舍奪人居室奪昵左右所在請託中外嗟怨魏主以其尊親恩禮無替軍國大事皆與參決所奏請無不開允魏主之初親政也以兵召諸叔詳與咸陽彭城王共車而入防衛嚴固高太妃大懼乘車隨而哭之既得免謂詳曰自今不願復貴但使母子相保與汝掃市為生耳及詳再執政太妃不復念前事專助詳為貪虐冠軍將軍茹皓以巧思有寵於帝常在左右傅可門下奏事弄權納賄朝野憚之詳亦附焉皓

娶尚書令高攀採妹結妻之姊為詳從父安定王變之
妃詳欲於變妃由是與薛益相昵押直閣將軍劉胃本
詳所引為殿中將軍常季勇以善養馬陳掃靜堂衛皆
得幸於帝與皓相表裏實機勢高攀本出高麗時望輕
之帝既黜六輔誅咸陽王種粲委重於攀以在朝親
族至少乃邀結朋援附之者旬月起權不附者陷以大
皇尤忌諸王以詳位居其上欲去之獨執朝政乃譖之
於帝云詳與皓曹季賢稱謀為逆亂夏四月帝夜召
中尉崔亮入禁中使彈奏詳貪淫奢縱及皓等四人怙
權貪穢收皓等繫南臺遣虎賁百人圍守詳第又慮詳
驚懼逃逸遣左右郭翼開金墉門馳出諭旨示以中尉
彈狀詳曰審如中尉所糾何憂也正恐更有大罪橫至
耳人與我物我實受之詰朝有司奏處皓等罪皆賜死
帝引高陽王雍等五王入議詳罪詳單車防衛送華林
園毋妻隨入給小奴弱婢數圍守其嚴內外不通五月
丁未朔下詔宥詳死免為庶人頃之徙詳於太府寺園
禁彌急母妻皆還南第五日一來視之初詳娶宋主劉
昶女侍之疎薄詳既被禁高太妃乃知安定高妃車大
怒曰汝妻妾盈多如此安用彼高麗婢陷罪至此杖之
百餘被創糜潰旬餘乃能立又杖劉妃數十曰婦人皆
妬何獨不妬劉妃英而受罰卒無所言詳家奴數人陰
結黨釐劫劫出詳密書姓名託侍婢通於詳詳始得執

省而門防主司遙見突入就詳手中攬得奏之詳慟哭
數聲暴卒認有司以禮殮葬先是典軍事元顯獻雞雉
四翼四足詔以問侍中崔光光上表曰漢元帝初元中
丞相府史家雉雞伏子漸化為雄冠距鳴將永光中有
獻雉雞生角劉向以為難者小畜主司時起居人小臣
執事為政之象也竟寧元年石顯伏辜此其効也靈帝
光和元年南宮寺雉雞欲化為雄但頭冠未變詔以問
議郎蔡邕邕曰頭為元首人君之象也今雞一身已變
未至於頭而上知之是將有其事而不遠成之象也若
應之不精政無所改頭冠或成為患滋大是後黃巾破
壞四方天下遂大亂今之雞狀雖與漢不同而其應頌
相類誠可畏也臣以向邕言推之冀足衆多亦羣下相
扇助之象雖而未大足羽差小亦其勢尚微易制御也
臣聞災異之見皆所以示吉凶明君觀之而懼乃能致
福開主親之而慢所以致禍或者今亦有自賤而貴闕
預政事如前世石顯之比者邪願陛下進賢黜佞則數
弭慶集矣後數日皓等伏誅帝愈重光高攀說帝使宿
衛隊主帥羽林虎賁守諸王第殆同禁彭城王勰切
諫不能勵志尚高邁不禁榮勢進軍家居而出無山水
之適處無知己之遊獨對妻子皆鬱鬱不樂 親入園
義陽城中兵不滿五千人倉德支半歲軍攻之晝夜
不息刺史蔡道恭隨方抗禦皆應手摧却相持百餘日

前後斷獲不可勝計魏軍憚之將退會道素疾篤乃呼從弟驍騎將軍靈恩兄子尚書郎僧暉及諸將佐謂曰吾受國厚恩不能擯滅寇賊今所苦轉篤勢不支久汝等當以死固節無令吾沒有遺恨衆皆流涕道泰卒靈恩攝行州事代之城守 六月癸未大赦 魏大旱散騎常侍兼尚書邢蠻奏稱昔者明王重粟帛輕金玉何則粟帛養民而安國金玉無用而敗德故也先帝深鑒奢泰務崇節儉至以鈔絹為帳宸銅鐵為轡勤府藏之金裁給而已不復買積以資國資逮景明之初承外平之業四境清晏遠邇來同於是百雀相繼商估入諸所獻納倍多於常金玉常有餘國用恒不足苟非為之分限但恐歲計不充自今請非要須者一切不受魏主納之 秋七月癸丑角城戍主柴慶宗以城降魏魏徐州刺史元鑒遣淮陽太守呂泰生將千餘人赴之淮陰援軍斷其路泰生屢戰破之遂取角城 甲子立皇子綜為豫章王 魏李崇破東荆叛蠻生擒樛素安進討西荆諸蠻悉降之 魏人聞蔡道恭卒攻義陽益急短兵日接曹景宗領蠻頭不進但耀兵遊獵而已上復遣寧朔將軍馬仙理救義陽仙理轉戰而前兵勢甚銳元英結疊於士雅山分命諸將伏於四山示之以弱仙理乘勝直抵長圍掩英營英偽北以誘之至平地縱兵擊之統軍傅永擐甲執象軍騎先入唯軍主蒸三虎副之

突陳橫過梁兵射永洞其左股永拔箭復入仙理大敗一子戰死仙理退走英謂永曰公傷矣且還營永曰昔漢祖捫足不欲人知下官雖微國家一將奈何使賊有傷將之名遂與諸軍追之盡夜而返時年七十餘矣軍中莫不壯之仙理復帥萬餘人進擊英英又破之殺將軍陳秀之仙理知義陽危急盡統決戰一日三交皆大敗而返英靈恩勢窮八月乙酉降於魏三關戍將聞之辛酉亦棄城走英使司馬陸希道為密板嫌其不精命傅永攻之永不增文彩直為之陳列軍事處置形要而已英深賞之曰觀此經籌雖有金城湯池不能守矣初南安東主以預穆泰之謀追奪壽邑及英克義陽乃復立英為中山王御史中丞任昉奏禮曹景宗上以其功臣寢而不治衛尉鄭紹叔忠於事上外所聞知纖毫無隱每為一言事善則推功於上不善則引咎歸己上以是親之詔於南義陽置司州移鎮關南以紹叔為刺史紹叔立城隍繕器械廣田積穀招集流散百姓安之魏置郢州於義陽以司馬悅為刺史上遣馬仙理築竹敦麻陽二城於三關南司馬悅遣兵攻竹敦拔之 九月壬子以吐谷渾王伏連籌為西秦河二州刺史河南王柔然侵魏之沃野及懷朔鎮詔單騎大將軍源懷出行北邊指授規略隨須徵發皆以便宜從事懷至雲中柔然遁去懷以為用夏制夷莫如城郭還至恒代案視

白馬戍王尹天寶聞之引兵擊道遷敗其將龐樹遂圍南鄭道遷求救於氏王楊紹先楊集起楊集義皆不應集義弟集前獨引兵救道遷擊夫寶殺之魏以道遷為平南將軍豫州刺史曹縣侯又以尚書邢巒為鎮西將軍都督征梁漢諸軍事將兵赴之道遷受平南辭豫州且求公爵魏主不許 辛亥上祀南郊大赦 乙丑魏以驃騎大將軍高陽王雍為司空如尚書令廣陽王嘉儀同三司 二月丙子魏以宕昌世子梁彌博為宕昌王 上謀伐魏壬午遣衛尉卿楊公則將宿衛兵塞洛口壬辰交州刺史李凱據州及長史李叟討平之 魏邢巒至漢中擊諸城戍所向摧破晉壽太守王景胤據石亭嶺遣統軍李義珍擊走之魏以巒為梁秦二州刺史巴西太守龐參民據郡不下郡民嚴玄思聚眾自稱巴州刺史附於魏攻景民斬之楊集起集義聞魏克漢中而懼閏月帥羣臣叛魏斷漢中糧道巒遣軍擊破之 夏四月丁巳以行宕昌王梁彌博為河涼二州刺史宕昌王 冠軍將軍孔陵等將兵一萬戍深阮魯方達戍南安任僧養等戍石同以拒魏邢巒遣統軍王足將兵擊之所至皆捷遂入劍閣陵等退保梓潼足又進擊破之梁州十四郡地東西七百里南北千里皆入于魏初益州刺史當陽侯鄧元起以母老乞歸詔徵為右衛將軍以西昌侯淵漢代之淵漢懿之子也夏漢道遷

之叛也尹天寶馳使報元起及魏寇晉壽王景胤等並遣告急眾勸元起急救之元起曰朝廷萬里軍不卒至若寇賊侵淫方須撲討董督之任非我而誰何事忽忽救之詔假元起都督征討諸軍事救漢中而晉壽已陷蕭淵藻將至元起營還裝糧儲器械取之無遺淵藻入城恨之又求其良馬元起曰年少郎子何用馬為淵藻恚因醉殺之元起麾下圍城哭且問故淵藻曰天子有詔眾乃散遂誣以反上疑焉元起故吏廣漢羅研詣闕訟之上曰果如我所量也使讓淵藻曰元起為汝報讎汝為讎報讎忠孝之道如何乃貶淵藻號為冠軍將軍贈元起征西將軍諡曰忠侯 李延壽論曰元起勤乃胥附功惟關土勞之不圖禍機先陷冠軍之敗於罰已輕梁之政刑於斯為失私戚之端自斯而啓年之不亦宜乎 益州民焦僧護聚眾數萬作亂蕭淵藻年未弱冠集僚佐議自擊之或陳不可淵藻大怒斬于階側乃乘平肩輿巡行賊壘賊弓亂射矢下如雨從者舉楫禦矢淵藻命去之由是人心大安擊僧護等皆平之 六月庚戌初立孔子廟 豫州刺史王超宗將兵圍魏小峴丁卯魏揚州刺史薛真度遣兼統軍李叔仁等擊之超宗兵大敗 冠軍將軍王景胤李暉輔國將軍魯方達等與魏王足戰屢敗秋七月足進逼涪城 八月壬寅魏中山王英寇雍州二庚戌秦梁二州刺

史曾方達與魏王足統軍紀洪雅盧祖遷戰敗方達等
十五將皆死壬子王景胤等又與祖遷戰敗景胤等二
十四將皆死楊公則至洛口與魏豫州長史石榮戰
斬之甲寅將軍姜慶真與魏戰於羊石不利公則退也
馬頭雍州蠻馮東太守田青喜叛降魏魏有芝生
於太極殿之西序魏主以示侍中崔光光上表以為此
莊子所謂氣蒸成函者也柔脆之物生於墟落穢濕之
地不當生於殿堂高華之處今忽有之厥狀扶疎誠足
異也夫野木生朝野鳥入廟古人皆以為敗亡之象故
太戊中宗懼災脩德懿道以昌所謂家利而怪先國興
而妖諫者也今西南二方兵革未息郊甸之內大旱踰
時民勞物悴莫此之甚承天育民者所宜矜恤伏願陛
下側躬聳意惟新聖道節夜飲之樂養方富之年則魏
祚可以水隆皇壽等於山岳矣於是魏王好宴樂故光
言及之九月己巳楊公則等與魏揚州刺史元嵩戰
公則敗績冬十月丙午上大舉伐魏以揚州刺史臨
川王宏都督北討諸軍事尚書右僕射柳惔為副王公
以下各上國租及田穀以助軍宏軍于洛口楊集起
集義立楊紹先為帝自皆稱王十一月戊辰朔魏遣光
祿大夫楊椿將兵討之魏王足圍涪城蜀人震恐益
州城戍降魏者什二三民自上名籍者五萬餘戶邢巒
表於魏主請乘勝取蜀以為建康成都相去萬里陸行

既絕惟資水路水軍西上非周年不達益州外無軍援
一可圖也項經劉季連反鄧元起攻圍資儲空竭吏民
無復固守之志二可圖也蕭續漢後少年未洽治務
宿昔名將多見囚戮今之所任皆左右少年三可圖也
蜀之所恃唯在劍閣今既克南安已奪其險據拔竟內
三分已一自南安向涪方軌無礙前軍累敗後衆喪魄
四可圖也淵藻是蕭衍骨肉至親必無死理若克涪城
淵藻安肯城中坐而受困必將望風逃去若其出關庸
蜀士卒驚怯弓矢寡弱五可圖也臣內省文吏不習軍
旅賴將士竭力頗有薄捷既克重阻民心懷服瞻望涪
益旦夕可屠正以兵少糧匱未宜前出今若不取後圖
便難況益州殷實戶口十萬比壽春義陽其利二倍朝
廷若欲進取時不可失若欲保境寧民則臣若此無事
乞歸侍養魏王詔以平蜀之舉當更聽後救寇難未夷
何得以養親為辭繼又表稱昔鄧艾鍾會帥十八萬眾
傾中國資儲僅能平蜀所以然者關實力也沉臣才非
古人何宜以二萬之眾而希平蜀所以敢者正以據得
要險士民慕義此往則易彼來則難任力而行理有可
克今王足已逼涪城脫得涪則益州乃成擒之物但得
之有早晚耳且梓潼已附民戶數萬朝廷豈可不守又
劍閣天險得而棄之良可惜矣臣誠知戰伐危事未易
可為自軍度劍閣以來鬻髮中白日夜戰懼何可為心

所以勉強者既得此地而自退不守恐負陛下之爵祿故也且臣之意竝正欲先取涪城以漸而進若得涪城則中分益州之地斷水陸之衝彼外無援軍孤城自守何能復持久哉臣今欲使軍軍相次聲勢連接先為萬全之計然後圖功得之則大利不得則自全又巴西西南鄭相距千四百里去州迢遞恒多擾動昔在南之日以其統綰勢難曾立巴州鎮靜夷獠梁州藉利因而表罷彼土民望嚴蒲何楊非唯一族雖率居山谷而豪右甚多文學風流亦為不少但以去州既遠不獲仕進至於州綱無由厠迹是以鬱快多生異圖比道遷建義之始嚴玄思自號巴州刺史克城以求仍使行事巴西廣袤千里戶餘四萬若於彼立州鎮攝華獠則大帖民情從墊江已還不勞征伐自為國有魏王不從先是魏王以王足行益州刺史上遣天門太守張濟將兵救益州未至魏王更以梁州軍司泰山羊祉為益州刺史王足聞之不悅輒引兵還遂不能定蜀久之足自魏來奔飛鸞在梁州接豪右以禮撫小民以惠州人悅之鸞之克巴西也使軍王李仲遷守之仲遷溺於酒色費散兵儲公事訟承無能見者鸞忿之切齒仲遷懼謀叛城人斬其首以城來降 十二月庚申魏遣驃騎大將軍源懷討武興氏邢巒等並受節度 司徒尚書令謝朏以母憂去職 是歲大穰米斛三十錢

五年春正月丁卯朔魏于右生子昌大赦 楊集義圍魏閉城邢巒使建武將軍傅暨眼討之集義逆戰暨眼擊破之乘勝逐北壬申克武興執楊紹先送洛陽楊集起楊集義亡走遂滅其國以為武興鎮又改為東益州 乙亥以前司徒謝朏為中書監司徒冀州刺史相和擊魏南青州不克 魏秦州屠各王法智聚眾二千推秦州王薄呂苟兒為主改元建明置百官攻逼州郡涇州民陳瞻亦聚眾稱王改元聖明 己卯楊集起兄弟相帥降魏 甲申封皇子綱為晉安王 二月丙辰魏主詔王公以下直言忠諫治書侍御史陽固上表以為當今之務宜親宗室勤庶政貴農桑賤工賈絕談虛窮微之論簡桑門無用之費以救飢寒之苦時魏王委任高肇疎薄宗室好桑門之法不親政事故固言及之 戊午魏遣右衛將軍元麗都督諸軍討呂苟兒麗都新成之子也 乙丑徐州刺史歷陽呂義之與魏平南將軍陳伯之戰於梁城義之敗績 將軍蕭炳將兵擊魏徐州圍淮陽 三月丙寅朔日有食之 己卯魏荊州刺史趙怡平南將軍奚康生救淮陽 魏咸陽王禧之子翼遇赦求葬其父屢泣請於魏王魏王不許癸未翼與其弟昌暉來奔以上翼為咸陽王翼以暉嫡母李妃之子也請以爵讓之上不許 輔國將軍劉思效敗魏青州刺史元繫於膠水 臨川王宏使記室吳興丘遲

爲書遺陳伯之曰尋君去就之際非有它故直以不能
內審諸已外受流言沈迷猖蹶以至於此王上屈法申
恩吞舟是漏將軍松栢不翦親戚安居高臺未傾愛妾
尚在而將軍魚游於沸鼎之中鷲巢於飛幕之上不亦
感乎想早勵良圖自求多福庚魚伯之自壽陽梁城擁
衆八千來降魏人殺其子虎牙詔復以伯之爲西豫州
刺史未之任復以爲通直散騎常侍久之卒於家 初
魏御史中尉甄琛表稱周禮山林川澤有虞衡之官爲
之厲禁蓋取之以時不使戕賊而已故雖置有司實爲
民守之也夫一家之長必惠養子孫天下之君必惠養
兆民未有爲人父母而吝其醢醢富有羣生而摧其一
物者也公縣官鄣護河東鹽池而收其利是專奉口腹
而不及四體也蓋天子富有四海何患於貧乏弛鹽禁
與民共之錄尚書事勳尚書邢巒奏以爲琛之所陳坐
談則理高行之則事闕切惟古之善治民者必侈隆隨
時豐儉稱事役養消息以成其性命若任其自生隨其
飲啄乃是芻狗萬物何以君爲是故聖人斂山澤之貨
以寬田疇之賦收關市之稅以助什一之儲取此與彼
皆非爲身所謂資天地之產惠天地之民也今鹽池之
禁爲日已久積而散之以濟軍國非專爲供大官之膳
羞給後宮之服玩既利不在己則彼我一也然自禁鹽
以來有司多慢出納之間或不如法是使細民嗟怨負

販輕議此乃用之者無方非作之者有失也一旦罷之
恐乖本旨一行一改法若弈基參論理要宜如舊式魏
主卒從琛議夏四月乙未罷鹽池禁 庚戌魏以中山
王英爲征南將軍都督揚徐二州諸軍事帥衆十餘萬
以拒梁軍指授諸節度所至以便宜從事江州刺史王
茂將兵數萬侵魏荊州誘魏邊民及諸蠻更立死州遣
其所署死州刺史雷豹狼等襲取魏河南城魏遣平南
將軍楊大眼都督諸軍擊茂辛酉茂戰敗失二千餘
人大眼進攻河南城茂逃還大眼追至漢水攻拔五城
魏征虜將軍宇文福寇司州俘千餘口而去五月辛未
太子右衛率張惠紹等侵魏徐州拔宿預執城主馬成
龍乙亥比徐州刺史昌義之拔梁城豫州刺史章叡遣
長史王超等攻小岷未拔叡行圍柵魏出數百人陳於
門外叡欲擊之諸將皆曰向者輕來未有戰備徐還投
甲乃可進耳叡曰不然魏城中二千餘人足以固守今
無故出入於外必其驍勇者也苟能挫之其城自拔衆
猶遲疑叡指其節曰朝廷授此非以爲飾章叡法不可
犯也遂進擊之上皆殊死戰魏兵敗因急攻之中宿而
拔遂至合肥先是右軍司馬胡略等攻合肥久未下叡
按山川夜帥衆堰肥水頰之堰成水通舟艦繼至魏築
東西小城夾合肥叡先攻二城魏將楊靈胤帥衆五
萬奄至衆懼不敵請奏於靈胤笑曰賊至城下方求益

兵將何所及且吾求益兵彼亦益兵兵貴用奇豈在衆也遂擊靈亂破之敵使軍主王懷靜築城於岸以守堰魏攻拔之城中千餘人皆沒魏人乘勝至堤下兵勢甚盛諸將欲退還藻湖或欲保三义敵怒曰寧有此邪命取織扇麾幢樹之堤下示無動志魏人來擊與敵親與之爭魏兵却因築壘於堤以自固敵起鬪艦高與合肥城等四面臨之城中人皆哭守將杜元倫登城督戰中弩死辛巳城潰俘斬萬餘級獲牛馬以萬數敵體素羸未嘗跨馬每戰常乘板輿督厲將士勇氣無敵晝接買夜夜半起笮軍書張燈達署撫循其衆常如不及故投募之士爭歸之所至頓舍館宇藩牆皆應準繩諸軍進至東陵有詔班師去魏城防近諸將恐其追躡敵悉遣輜重居前身乘小輿殿後魏人服敵威名望之不敢逼全軍而還於是遷豫州治合肥壬午魏遣尚書元遜南拒梁兵 癸未魏遣征西將軍于勁節度秦隴諸軍丁亥廬江太守聞喜裴邃克魏羊石城庚寅又克霍丘城六月庚子青冀二州刺史相和克朐山城 乙巳魏安西將軍元麗擊王法智破之斬首六千級 張惠紹與假徐州刺史宋黑水陸俱進趨彭城圍高塚戍魏武衛將軍奚康生將兵救之丁未惠紹兵不利黑戰死太子統生五歲能誦五經庚戌始自禁中出居東宮丁巳魏以度支尚書邢巒都督東討諸軍事 魏驃

騎大將軍馮翊惠公源懷卒懷性寬簡不喜煩碎常曰為貴人當舉綱維何必事事詳細譬如為屋但外望高顯楹棟平正基壁完牢足矣斧斤不平斲削不密非屋之病也 秋七月丙寅相和擊魏兗州拔固城 呂苟兒率衆十餘萬屯孤山圍逼秦州元麗進擊大破之行秦州事李韶掩擊孤山獲其父母妻子庚辰苟兒帥其徒詣麗降兼太僕卿楊椿別討陳瞻瞻據險拒守諸將或請伏兵山蹊斷其出入待糧盡而攻之或欲斬不焚山然後進討椿曰皆非計也自官軍之至所向輒克賊所以深窺止避死耳今約勒諸軍勿更侵掠賊必謂我見險不前待其無備然後奮擊可一舉平也乃止屯不進賊果出抄掠椿復以馬奇餉之不加討遂久之陰簡精卒街枚夜襲之斬瞻傳首秦涇二州皆平 戊子徐州刺史王伯敷與魏中山王英戰於陰陵伯敷兵敗失亡五千餘人已丑魏發定冀瀛相并肆六州十萬人以益南行之兵上遣將軍角念將兵一萬屯蒙山招納秦州之民降者甚衆是時將軍蕭及屯固城相和屯孤山魏邢巒遣統軍鬱翥攻和別將元恒攻及統軍畢祖朽攻念壬寅魯大破和於孤山恒拔固城祖朽擊念走之己酉魏詔平南將軍安樂王詮督後發諸軍赴淮南詮長樂之子也將軍藍懷恭與魏邢巒戰于睢口懷恭敗績巒進圍宿預懷恭復於清南築城巒與平南將軍楊

大眼合攻之九月癸酉拔之斬懷恭殺獲萬計張惠紹棄宿預蕭昞乘淮陽遁還臨川王宏以帝弟將兵器械精新軍容甚盛北人以爲百數十年所未之有軍次洛口前軍克梁城諸將欲乘勝深入宏性懦怯部分乖方魏詔邪戀引兵度淮與中山王英合攻梁城宏聞之懼召諸將議旋師呂僧珍曰知難而退不亦善乎宏曰我亦以爲然柳悅曰自我大衆所臨何城不服何謂難乎裴邃曰見行也固敵是求何難之避馬仙理曰王安得云國之言天子掃境內以屬王有前死一尺無却生一寸昌義之怒須髮盡磔曰呂僧珍可斬也豈有百萬之師出未逢敵望風遠退何面目得見聖王乎朱僧勇胡辛生拔劍而退曰欲退自退下官當前向取死讓者罷出僧珍謝諸將曰殿下昨來風動意不在軍深恐大致沮喪故欲全師而返耳宏不敢遽違羣議停軍不前魏人知其不武遺以中櫛且歌之曰不畏蕭娘與呂姥但畏合肥有韋虎虎謂言歡也僧珍歎曰使始與吳平爲帥而佐之豈有爲敵人所侮如是乎欲遣裴邃分軍取壽陽大衆停洛口宏固執不聽令軍中曰人馬有前行者斬於是將士大懷憤怒魏參康生馳遣揚大眼謂中山王英曰梁人自克梁城已後久不進軍其勢可見必畏我也王若進據洛水彼自奔敗英曰蕭臨川雖驍其下有良將韋裴之屬未可輕也宜且觀形勢勿與交鋒

張惠紹說今嚴明所至獨克軍于下邳下邳人多欲降者惠紹諭之曰我若得城諸卿皆是國人若不能克徒使諸卿失鄉里非朝廷弔民之意也今且安堵復業勿妄自辛苦降人咸悅己丑夜洛口暴風兩軍中驚臨川王宏與數騎逃去將士求宏不得皆散歸棄申投戈填滿水陸捐棄病者及羸老死者近五萬人宏乘小船濟江夜至白石壘叩城門求入臨汝侯淵歆登城謂曰百萬之師一朝鳥散國之存亡未可知也恐姦人乘閒爲變城不可夜開宏無以對乃健食饋之淵歆淵藻之弟時昌義之軍梁城間洛口敗與張惠紹皆引兵退魏主詔中山王英乘勝平蕩東南遂北至馬頭攻拔之城中糧儲魏悉遷之歸北議者咸曰魏運米北歸當不復南向向上曰不然此必欲進兵爲詐計耳乃命脩鍾離城敕昌義之爲戰守之備冬十月英進圍鍾離魏主詔邪戀引兵會之饒上表以爲南軍雖野戰非敵而城守有餘今盡銳攻鍾離得之則所利無幾不得則虧損其大且介在淮外借使束手歸順猶恐無糧難守況殺士卒以攻之乎又征南士卒從戎二時疲弊死傷不問可知雖有東勝之資懼無可用之力若臣愚見謂宜脩復舊戍撫循諸州以俟後舉江東之豐不慮其無詔曰濟淮持角事如前敕何容猶爾盤桓方有此請可速進軍饒又表以爲今中山進軍鍾離實所未解若爲得失之計不

顧萬全直襲廣陵出其不備或未可知若正欲以八十
 日糧取鍾離城者臣未之前聞也彼堅城自守不與人
 戰城堅水深非可填塞空坐至春士卒自弊若遣臣赴
 彼從何致糧夏來之兵不齊冬服脫遇冰雪何方取濟
 臣寧尚怯懦不進之責不受敗損空行之罪鍾離天險
 朝貴所具若有內應則所不知如其無也必無克狀若
 信臣言願賜臣停若謂臣憚行求還臣所領兵之盡付
 中山任其處分臣止以單騎隨之東西臣屢更為將頗
 知可否臣既謂難何容強遣乃召繼還更命鎮東將軍
 蕭寶夤與英同圍鍾離侍中盧昶素惡寶夤與侍中領右
 衛將軍元暉共譖之使御史中尉崔亮彈寶夤在漢中掠
 人為奴婢繼以漢中所得美女賂暉暉言於魏主曰繼
 新有大功不當以赦前小事案之魏主以為然遂不問
 暉與盧昶皆有寵於魏主而貪縱時人謂之餓虎將軍
 飢駕侍中暉尋遷吏部尚書用官皆有定價大郡二千
 匹次郡下郡遞減其餘官各有等差選者謂之市曹
 丁酉梁兵圍義陽者在道魏郢州刺史婁悅追擊破
 之柔然庫者可汗卒子伏圖立號作汗可汗改元始
 平戊申作汗遣使者紇奚勿六跋如魏請和魏主不報
 其使謂勿六跋曰蠕蠕遠祖社論乃魏之叛臣往者旬
 容覽聽通使今蠕蠕衰微不及曠昔大魏之德方隆周
 漢正以江南未平少寬北略通和之事未容相許若脩

藩禮款誠昭著者當不爾孤也魏京兆王愉廣平王襲
 國臣多驕縱公行屬請魏主詔中尉崔亮窮治之坐死
 者三十餘人其不死者悉除名為民惟廣平右常侍楊
 昱文學崔楷以忠諫獲免昱椿之子也十一月乙丑
 大赦詔右衛將軍曹景宗都督諸軍二十萬救鍾離上
 敕景宗頓道入州俟眾軍齊集俱進景宗固啓求先據
 邵陽洲尾上不許景宗欲專其攻違詔而進值暴風猝
 起頗有溺者復還守先頓上聞之曰景宗不進蓋天意
 也若孤軍獨往城不時立必致狼狽今破賊必矣初
 漢歸義虞勢之牙羣獠始出北自漢中南至邛笮布滿
 山谷勢既亡蜀民多東徙山谷空地皆為獠所據其近
 郡縣與華民雜居者頗輸租賦遠在深山者郡縣不能
 制梁益二州歲伐獠以自潤公私利之及邢巒為梁州
 獠近者皆安堵樂業遠者不敢為寇巒既罷去魏以辛
 祉為梁州刺史傳豎眼為益州刺史祉性酷虐不得物
 情獠王趙清荆引梁兵入州境為寇祉遣兵擊破之豎
 眼施恩布信大得獠和十二月癸卯都亭靖侯謝朓
 卒魏人議樂久不決
 六年春正月公孫宗請委衛軍將軍尚書右僕射高肇
 監其事魏主知肇不學詔太常卿劉芳佐之魏中山
 王英與平東將軍楊大眼等眾數十萬攻鍾離鍾離城
 北阻淮水魏人於邵陽洲兩岸為橋樹柵數百步跨淮

通道莫據南岸攻城大眼據北岸立城以通糧運城中
眾纔三千人昌義之督帥將士隨方抗禦魏人以車載
土填塹使其眾負上隨之嚴駭覺其後人有未及回者
因以土塗之俄而塹滿衝車所撞城土輒頽義之用泥
補之衝車雖入而不能壞魏人晝夜苦攻分番相代墜
而復升莫有退者一日戰數十合前後殺傷萬計魏人
死者與城平二月魏主召英使還英表稱臣志珍通寇
而月初已來霖雨不止若三月晴霽城必可克願少賜
寬假魏王復賜詔曰彼土蒸濕無宜久淹勢雖必取乃
將軍之深計兵久力殆亦朝廷之所憂也英猶表稱必
克魏主遣步兵校尉范紹詣英議攻取形勢紹見鍾離
城堅勸英引還英不從上命豫州刺史李暹將兵救鍾
離受曹景宗節度叡自合肥取直道由陰陵大澤行值
涓谷輒飛橋以濟師人畏魏兵盛多勸叡緩行叡曰鍾
離今鑿穴而處負戶而汲車馳卒奔猶恐其後而況緩
乎魏人已墜吾腹中卿曹勿憂也旬日至邵陽上豫救
曹景宗曰韋叡卿之鄉望且善敬之景宗見叡禮甚謹
上聞之曰二將和師必濟矣景宗與叡進頓邵陽州叡
於景宗營前二十里夜掘長塹樹鹿角截洲為城去魏
城百餘步南梁太守馮道根能走馬步地計馬足以賦
功比曉而營立魏中山王突公驚以杖擊地曰是何神
也景宗等器甲精新軍容甚盛魏人望之奪其景宗慮

城中危懼募軍士言文達等潛行水底齎救入城城中
始知有外援勇氣百倍揚大眼勇冠軍中將萬餘騎來
戰所向皆靡叡結車為陣大眼聚騎圍之叡以彊弩二
千一時俱發洞甲穿中殺傷甚眾矢貫大眼右臂大眼
退走明旦英自帥眾來戰叡乘素未與執白角如意以
麾軍一日數合英乃退魏師復夜來攻城飛矢雨集
叡子黯請下城以避箭叡不許軍中驚駭於城上厲聲
呵之乃定牧人過淮北伐芻藁者皆為揚大眼所略曹
景宗募勇敢士千餘人於大眼城南數里築壘大眼來
攻景宗擊却之壘成使別將趙草守之有抄掠者皆為
草所獲是後始得縱芻牧上命景宗等豫裝高艦使與
魏橋等為火攻之計今景宗與叡各攻一橋叡攻其南
景宗攻其北三月淮水暴漲六七尺叡使馮道根與盧
江太守裴邃秦郡太守李文劍等乘關艦發擊擊魏洲
上軍盡殪別以小船載草灌之以膏從而焚其橋風怒
火盛烟塵晦冥敢死之士披柵斫橋水又漂疾倏忽之
間橋柵俱盡道根等皆身自搏戰軍人奮勇呼聲動天
地無不一當百魏軍大潰英見橋絕脫身棄城走大眼
亦燒營去諸壘相次土崩悉棄其器甲爭投水死者十
餘萬斬首亦如之叡遣報昌義之義之悲喜不暇答語
但叫曰更生更生諸軍遂北至滅水上英單騎入梁城
緣淮百餘里戶相枕藉生擒五萬人收其資糧器械山

積牛馬驢騾不可勝計義之德景宗及歡請二人共會設錢二十萬官賂之景宗擲得雉歡徐擲得盧遽取一子反之曰異事遂作蕃景宗與羣帥爭先告捷歡獨居後世尤以此賢之詔增景宗歡爵邑義之等受賞各有差夏四月己酉以江州刺史王茂為尚書右僕射安成王秀為江州刺史秀將發主者求堅船以為齋舫秀曰吾豈愛財而不愛士乎乃以堅者給參佐下者載齋物既而遭風齋舫遂破丁巳以臨川王宏為驃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建安王偉為揚州刺史右光祿大夫沈約為尚書左僕射左僕射王瑩為中軍將軍六月丙午馮翊等七郡叛降魏秋七月丁亥以尚書右僕射王茂為中軍將軍八月戊子大赦魏有司奏中山王英經弄失圖齊王蕭寶寅等守橋不固皆處以極法己亥詔英寶寅免死除名為民揚大眼徙營州為兵以中護軍李崇為征南將軍揚州刺史崇多事產業征南長史狄道辛琛屢諫不從遂相糾舉詔並不問崇因置酒謂琛曰長史後必為刺史但不知得上佐何如人耳琛曰若萬一叨忝得一方正長史朝夕聞過是所願也崇有慙色九月己亥魏以司空高陽王雍為太尉尚書令廣陽王嘉為司空甲子魏開斜谷舊道冬十月壬寅以五兵尚書徐勉為吏部尚書勉精力過人雖文案填積坐客充滿應對如流手不停筆又該綜百

氏皆為避諱嘗與門人夜集客虞高求詹事王官勉正色曰今夕止可談風月不可及公事時人咸服其無私閏月乙丑以臨川王宏為司徒行太子太傅尚書左僕射沈約為尚書令行太子少傅吏部尚書袁昂為右僕射丁卯魏皇后于氏殂是時高貴嬪有寵而妬高肇勢傾中外右暴疾而租人皆歸咎高氏宮禁事秘莫能詳也甲申以光祿大夫夏侯詳為尚書左僕射乙酉魏葬順皇后于永泰陵十二月丙辰豐城景公夏侯詳卒乙丑魏淮陽鎮都軍主常邕和以城來降

資治通鑑卷第一百四十六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四十七

魏書卷之四十七 魏書卷之四十七

魏書卷之四十七 魏書卷之四十七

梁紀三 定著 魏書卷之四十七

高祖武帝三

天監七年春正月魏頓川太守王神念來降 壬子以衛尉吳平侯高彥為兼領軍將軍 詔吏部尚書徐勉定百官九品為十八班以班多者為貴二月乙丑增置鎮衛將軍以下為十品凡二十四班不登十品別有八班又置施外國將軍二十四班凡一百九號 庚午詔置州望郡宗鄉豪各一人專掌搜薦 乙亥以南兖州刺史呂僧珍為領軍將軍領軍掌中外兵要宋孝建以來制局用事與領軍分兵權典事以上皆得呈奏領軍拱手而已及吳平侯在職峻切官曹肅然制局監皆近侍頗不堪命以是不得久留中丙子出為雍州刺史 三月戊子魏皇子昌卒侍御師王顯失於瘞治時人皆以為承高肇之意也 夏四月乙卯皇太子鈞妃大赦 五月己亥詔復置宗正大僕大匠鴻臚又增太府太舟 仍先為十二卿 癸卯以安成王秀為荊州刺史先是巴陵馬營蠻緣江為寇州郡不能討秀遣防閣文熾帥眾燔其林木蠻失其險州境無寇 秋七月甲午魏立高貴嬪為皇后尚書令高肇益貴重用事肇多變更先

資治通鑑 卷一百四十七

朝舊制為削封秩抑勳人由是怨聲盈路羣臣宗室皆卑下之唯度支尚書元匡與肇抗衡先自造棺置聽事欲與棺詣闕論肇罪惡自殺以切諫肇聞而惡之會匡與太常劉芳議權量事肇主芳議匡遂與肇喧競表肇指鹿為馬御史中尉王顯奏彈匡誣毀宰相有司處匡死刑詔恕死降為光祿大夫 八月癸丑竟陵壯公曹景宗卒 初魏主為京兆王愉納于后之妹為妃愉不愛娶妻李氏生子寶月于后召李氏入宮捶之愉驕奢貪縱所為多不遵帝召愉入禁中推案殺愉五十出為冀州刺史愉自以年長而勢位不及二弟潛懷愧恨又身與妻彙被頭辱高肇數譖愉兄弟愉不勝忿癸亥殺長史羊靈引司馬李遵詐稱得清河王暉密疏云高肇弑逆遂為壇於信都之南即皇帝位大赦改元建平 立李氏為皇后暉曹參軍崔伯驥不從愉殺之在北州鎮皆疑魏朝有變定州刺史安樂王詮具以狀告之州事以討愉平崇之從父弟也 丁卯魏大赦改元永平 魏京兆王愉遣使說平原太守清河房亮亮斬其使愉遣其將張靈和擊之為亮所敗李平軍至經縣諸軍大集夜有蠻兵數千斫平營天及平帳平堅卧不動俄而自定九月辛巳朔愉逆戰於城南草橋平奮擊大破之愉脫身走入城平進圍之王辰安樂王詮破愉兵於

城比 癸巳立皇子績為南康王 魏高后之立也彭城武宣王勰固諫魏王不聽高肇由是怨之數請勰於魏王魏王不之信勰薦其舅潘僧固為長樂太守京兆王愉之反齊僧固與之同肇因譖勰比與愉通南招蠻賊彭城郎中令魏偃前防閭高祖珍希肇提搆構成其事肇令侍中元暉以聞暉不從又令左衛元珍言之帝以問暉暉明勰不然又以問肇肇引魏偃高祖珍為證帝乃信之戊戌召勰及高陽王雍廣陽王嘉清河王擇廣平王懷高肇俱入宴勰妃李氏方產固辭不赴中使相繼召之不得已與妃訣而登車入東掖門度小橋牛不肯進擊之良久更有使者責勰來遲乃去牛人挽而進宴於禁中至夜皆醉各就別所消息俄而元珍引武士齎毒酒而至勰曰吾無罪願一見至尊死無恨元珍曰至尊何可復見勰曰至尊聖明不應無事殺我乞與告者一對曲直武士以刀鐐禁之勰大言曰冤哉皇天忠而見殺武士又築之勰乃飲毒酒武士就殺之向晨以櫬裹尸載歸其第云王因醉而薨李妃號哭大言曰高肇枉理殺人天道有靈汝安得良死魏王舉哀於東堂贈官葬禮皆優厚加等在朝貴賤莫不喪氣行路士女皆流涕曰高令公枉殺賢王由是中外惡之益甚京兆王愉不能守信都癸卯燒門攜李氏及其四子從百餘騎突走李平入信都斬愉所置冀州牧韋超等遣統

軍叔孫頭追執愉置信都以聞羣臣請誅愉魏王弗許命鎖送洛陽申以家人之訓行至野王高肇密使人殺之諸子至洛魏王皆赦之魏王將屠李氏中書令崔光諫曰李氏方娠刑至剗胎乃桀紂所為酷而非濫請後產畢然後行刑從之李平捕愉餘黨千餘人將盡殺之錄事參軍高顯曰此皆脅從前既許之原免矣安為表陳平從之皆得免死顯祐之孫也濟州刺史高植帥州軍擊愉有功當封植不受曰家荷重恩為國致效乃其常節何敢求賞植肇之子也加李平散騎常侍高肇及中尉王顯素惡平顯彈平在其州隱截官曰肇奏除平名初顯祖之世柔然萬餘戶降魏置之高平薄骨律二鎮及太和之末叛走略盡唯千餘戶在太中大夫王通請徙置淮北以絕其叛詔太僕卿楊椿持節往徙之椿上言先朝處之邊徼所以招附殊俗且別異華戎也今新附之戶其眾若舊者見徙新者必不自安且驅之使叛也且此屬衣毛食肉樂冬便寒南土濕熱往必殲盡進失歸附之心退無藩衛之益置之中夏或生後患非良策也不從遂徙於濟州綠河處之及京兆王愉之亂皆浮河赴愉所在鈔掠如播之言 庚子魏郢州司馬彭珍等叛魏潛引梁兵趨義陽三關成主侯益等以城來降郢州刺史婁悅嬰城自守魏以中山王英都督南征諸軍事將步騎三萬出汝南以救之 冬十月魏懸

甄軍主白早生殺豫州刺史司馬悅自號平北將軍求
援於司州刺史馬仙琕時荊州刺史安成王秀為都督
仙琕求應赴來在成謂客待臺報秀曰彼待我以自
存援之空速待救雖舊非應急也即遣兵赴之上亦詔
仙琕救早生仙琕進頓楚王城遣副將齊苟兒以兵二
千助守懸瓠詔以早生為司州刺史 丙寅以吳興太
守張穆為尚書左僕射 魏以尚書邢辯行豫州事將
兵擊白早生魏主問之曰卿言早生走也守也何時可
平對曰早生非有深謀大智正以司馬悅暴虐乘眾怒
而作亂民迫於凶威不得已而從之縱使梁兵入城水
路不通糧運不繼亦成禽耳早生得梁之援弱於利欲
必守而不走若臨以王師士民必翻然歸順不出今年
當傳首京師魏主悅命辯先發使中山王英繼之辯帥
騎八百倍道兼行五日至鮑口丙子早生遣其大將胡
孝智將兵七千離城二百里逆戰辯奮擊大破之乘勝
長驅至懸瓠早生出城逆戰又破之因渡汝水圍其城
詔加鄴都督南討諸軍車丁丑魏鎮東參軍成景雋殺
宿預戍主嚴仲賢以城來降時魏鄆豫二州自懸瓠以
南至于安陸諸城皆沒唯義陽一城為魏堅守蠻帥田
益宗帥羣蠻攻附魏魏以為東豫州刺史上以車騎大
將軍開府儀同三司五千戶郡公招之益宗不從十一
月庚寅魏遣安東將軍楊椿將兵四萬攻宿豫魏主聞

邢辯屢捷命中山王英趣義陽英以眾少累表請兵弗
許英至懸瓠輒與辯共攻之十二月己未齊苟兒等開
門出降斬白早生及其黨數十人英乃引兵前趨義陽
寧朔將軍張道疑先屯楚王城癸亥奔城走英道擊斬
之魏義陽太守狄道辛祥與妻悅共守義陽將軍胡武
城固平虜攻之祥夜出襲其營擄平虜斬武城由是州
境獲全論功當賞妻悅恥功出其下間之於執政賞遂
不行 壬申魏東荊州表相暉之弟叔興前後招撫太
陽蠻歸附者萬餘戶請置郡十六縣五十詔前鎮東府
長史酈道元乘行置之道元範之子也 是歲柔然怛
汗可汗復遣紀奚勿六跋獻貂裘於魏魏主弗受報之
如前初高車侯倍窮奇為嚙啞所殺執其子彌俄突而
去其眾分散或奔魏或奔柔然魏主遣羽林監河南孟
威撫納降戶置於高平鎮高車王阿伏王羅茲暴國人
殺之立其宗人跋利延彌俄突以伐高車國人
殺跋利延迎彌俄突而立之彌俄突與怛汗可汗戰于
蒲類海不勝西走三百餘里怛汗軍於伊吾北山會高
昌王麴嘉求內徙於魏時孟威為龍驤將軍魏主遣威
發涼州兵三千人迎之至伊吾怛汗見威軍怖而遁去
彌俄突聞其離駭追擊大破之殺怛汗於蒲類海北割
其髮送於威且遣使人貢於魏魏主使東城子于亮報
之賜遺甚厚高昌王嘉失期不至威引兵還怛汗可汗

子觀奴立號曰羅伏跋且伐可汗改元建昌 宋齊舊儀祀天皆服袞冕兼著作郎高陽許懋請造太裘從之上將有事太廟詔以齋日不樂自今典駕始出鼓吹從而不作還宮如常儀

八年春正月辛巳上祀南郊大赦時有請封會稽禪國山者上命諸儒草封禪儀欲行之許懋建議以為舜柴岱宗是為巡狩而鄭引孝經鈞命決云封于太山考績柴燎禪乎梁甫刻石紀號此緯書之曲說非正經之通義也舜五載一巡狩春夏秋冬周徧四嶽若為封禪何其數也又如管夷吾所說七十二君燧人之前對質民淳安得泥金檢玉結繩而治安得鑄文告成夷吾又云惟受命之君然後得封禪周成王非受命之君云何得封太山禪社首神農即上帝也而夷吾分為二人支亦甚矣若聖主不須封禪若凡主不應封禪蓋齊桓公欲行此事夷吾知其不可故舉怪物以屈之秦始皇嘗封太山孫皓嘗遣兼司空董朝至陽羨封禪國山皆非盛德之事不足為灑然則封禪之禮皆道聽所說失其本文由主好名於上而臣阿旨於下也古者祀天祭地禮有常數誠敬之道盡此而備至於封禪非所敢聞上嘉納之因推演懋議稱制旨以各請者由是遂止 魏中山王英至義陽將取三關先策之曰三關相須如左右手若克一關兩關不待攻而破攻難不如攻易宜先攻

東關又恐其并力於東乃使長史李華帥五統向西關以分其兵勢自督諸軍向東關先是馬仙理使雲騎將軍馬廣屯長薄軍主胡文超屯松岷丙申英至長薄戍戍長薄潰馬廣遁入武陽英進圍之上遣冠軍將軍彭甕生驃騎將軍徐元季將兵援武陽英故縱之使入城曰吾觀此城形勢易取甕生等既入英促兵攻之六日而拔廣三將及士卒七千餘人進攻廣岷太子左衛率李元復奔城走又攻西關馬仙理亦奔城走上使南郡太守韋敷將兵救仙理堅至安陸增築城二丈餘更開大塹起高樓東頗譏其法敷曰不然為將當有法時不可車勇中山王英急追馬仙理將復臥陽之恥聞敷至乃退上亦有詔罷兵初魏主遣中書舍人綏陽董紹慰勞叛城曰早生襲而囚之送於建康魏主既克懸瓠命於齊苟兒等四將之中分遣二人救揚州為移以易紹及司馬悅首移書未至領軍將軍巨僧珍與紹言愛其文善言於上上遣主書霍靈超謂紹曰今聽卿達令卿通兩家之好彼此息民豈不善也因召見賜衣物令舍人周捨慰勞之且曰戰爭多年民物塗炭吾是以不恥先言與魏朝通好比亦有善全無報者卿宜備申此意今遣傳詔霍靈秀送卿至國遲有嘉問又謂紹曰卿知所以得不死不令者獲卿乃天意也夫立君以為民也凡在民上豈可不思此乎若欲通好今以宿懷還彼彼

當以漢中見歸紆還魏言之魏主不從 三月魏荆州

刺史元志將兵七萬寇海濱驅迫羣蠻羣蠻悉渡漢水

來降雍州刺史吳平侯昂納之綱紀皆以爲累昂爲邊患

不知因此除之昂曰窮來歸我誅之不祥且魏人來侵

吾得繼以爲屏蔽不亦善乎乃開樊城受其降命司馬

朱思遠等擊志於湯溝大破之斬首萬餘級志奔之孫

也 夏四月戊申以臨川王宏爲司空加車騎將軍王

茂開府儀同三司 丁卯魏楚王斌主李國興以城降

秋七月癸巳巴陵王蕭寶義卒 九月辛巳魏封故

北海王詳子顥爲北海王 魏公孫崇造樂尺以十二

黍爲寸刻芳非之更以十黍爲寸尚書令高肇奏崇

所造八音之器及度量皆與經傳不同詰其所以然云

必依經文聲則不協請更令方伎用禮造樂器俟成集

議並呈從其善者詔從之 冬十月癸丑魏以司空賈

陽王嘉爲司徒 十一月己丑魏主於式乾殿爲諸僧

及朝臣講維摩經時魏主專尚釋氏不事經籍中書

侍郎河東裴延雋上疏以爲漢光武魏武帝雖在戎馬

之間未嘗廢書先帝遷都行師未嘗卷良以學問多

益不可暫輟故也陛下升瀛座親講大覺凡在瞻聽靡

蔽俱開然五經治世之模楷應務之所先伏願經書互

覽孔釋兼存則內外俱周貞俗斯暢矣時佛敎盛於洛

陽中國沙門之外自西域來者三千餘人魏主別爲之

立永明寺千餘間以處之處士南陽馮亮有巧思魏主

使與河南尹甄琛沙門徒僧暹擇嵩山形勝之地立開

居寺樓殿密土木之美由是遠近承風無不事佛比及

延昌州郡共有一萬三千餘寺 是歲魏宗正卿元樹

來奔賜爵郡王樹翼之弟也時翼爲青冀二州刺史鎮

郁洲父之翼謀舉州降魏事泄而死

九年春正月乙亥以尚書令沈約爲左光祿大夫右光

祿大夫王瑩爲尚書令約文學高一時而貪冒榮利用

事十餘年政之得失唯唯而已自以父居端揆有志台

司論者亦以爲空而上終不用乃求外出又不許徐勉

爲之請三司之儀上不許 庚寅新作綠淮塘北岸起

石頭迄東冶南岸起後渚鑿開迄三橋 三月丙戌魏

皇子誦生大赦誦母胡充華臨涇入父國珍襲武始伯

充華初選入掖庭同列以故事祝之曰願生諸王公主

勿生太子充華曰妾之志異於諸人奈何畏一身之死

而使國家無嗣乎及有娠同列勸去之充華不可私自

誓曰若幸而生男次第當長男生身死所不憾也既而

生誦先是魏主頗喪皇子年漸長深加懷護擇良家空

子者以爲乳保養於別宮皇后充華皆不得近 己丑

上幸國子學親臨講肄乙未詔皇太子以下及王侯之

子年可從師者皆入學 舊制尚書五都令史皆用寒

流夏四月丁巳詔曰尚書五都職掌政要非但總領眾

局亦乃方軌二丞可革用主流秉此羣自於是以都令
 史視奉朝請用太學博士劉納兼殿中都司空濩曹參
 軍劉顯兼吏部都太學博士孔虔孫兼金部都司空濩
 曹參兼蕭勳兼左右戶都督曹參兼曹參兼中兵
 都並以才地兼美首膺其選 六月宣城郡吏吳承伯
 挾妖術聚眾癸丑攻郡殺太守朱僧勇轉為勞縣閏月
 己丑承伯踰山奄至吳興東土人素不習兵吏民惶擾
 奔散或勸太守蔡搏避之搏不可募勇敢閉門拒守承
 伯盡銳攻之搏帥眾出戰大破之臨陳斬承伯搏與宗
 之子也承伯餘黨又新安攻陷黟歙諸縣太守謝覽遣
 兵拒之下勝逃奔會稽臺軍討賊平之覽淪之子也
 冬十月魏中山獻武王英卒 上即位之二年詔定新
 曆負外散騎侍郎祖暉奏其父冲之考古禮為正曆不
 可改至八年詔大史課新舊二曆新曆密舊曆疎是歲
 始行冲之大明曆 魏劉芳等奏所造樂器及教文武
 二舞並歌鼓吹曲等已成乞如前敕集公卿羣儒議定
 與舊樂參呈若呂等所造形制合古擊拊會節請於來
 年元會用之詔舞可用新餘且仍舊
 十年春正月辛丑上祀南郊大赦 尚書左僕射張纓
 自謂功大賞薄嘗侍宴樂壽殿酒酣怨望形於辭色上
 曰卿兄殺郡守弟殺其君有何名稱纓曰臣乃無名稱
 至於陛下不得言無勳東昏暴虐義師亦來伐之豈在

臣而已上捋其頰曰張公可畏人纓既懼且恨乃求出
 外蔡卯以纓為青冀二州刺史王珍國亦怨望罷梁泰
 二州刺史還酒後於坐落云臣近入梁山便哭上天驚
 曰卿若哭東昏則已晚若哭我我復未死珍國起拜謝
 竟不答坐即散因此踈退久之除都官尚書 丁巳魏
 汾州山胡劉龍駒聚眾反侵擾夏州詔諫議大夫薛和
 發東秦汾華夏四州之眾以討之 辛酉上祀明堂
 三月琅邪民王萬壽殺東莞琅邪二郡太守劉琳據胸
 山召魏軍 壬戌魏廣陽縣列王嘉卒 魏徐州刺史
 盧昶遣郊城戍副張大惠琅邪戍主傅文驥相繼赴胸
 山青冀二州刺史張纓遣兵拒之不勝夏四月文驥等
 據胸山詔振遠將軍馬仙弼擊之魏又遣假安南將軍
 蕭寶寅假平東將軍天水趙遐將兵據胸山受盧昶節
 度 甲戌魏薛和被劉龍駒悉平其黨表置東夏州
 五月丙辰魏禁天文學 以國子祭酒張充為尚書左
 僕射充緒之子也 馬仙弼圍胸山張纓權頰六里以
 督領連上數發兵助之秋魏盧昶上表請益兵六千米
 十萬石魏主以兵四千給之冬十一月己亥魏王詔揚
 州刺史李崇等治兵壽陽以分胸山勢盧昶本儒生
 不習軍旅胸山城中糧樵俱竭傳文驥以城降十二月
 庚辰昶引兵先遁諸軍相繼皆潰會大雪軍士凍死及
 隨手足者三分之二仙弼追擊大破之二百里間僵尸

相屬魏兵免者什一二收其糧畜器械不可勝數相單騎而走弃其節傳儀衛俱盡至郟城借趙遐節以為軍威魏王命黃門侍郎甄琛馳驅鎖相窮其敗狀及趙遐皆免官唯蕭寶夤全軍而歸盧昶之在朐山也御史中尉游肇言於魏主曰朐山巖爾僻在海濱卑濕難居於我非急於賊為利為利故必致死而爭之非急故不得已而戰以不得已之衆擊必死之師恐替延歲月所費甚大假令得朐山徒致交爭終難全守所謂無用之田也聞賊屢以宿豫求易朐山若必如此持此無用之地復彼舊有之疆兵役時解其利為大魏主將從之會昶敗遷肇侍中肇明根之子也馬仙理為將能與士卒同勞逸所衣不過布帛所居無帷幕令棄飲食與厮養最下者同其在邊境常單身潛入敵境伺知磔壘村落險要處所攻戰多捷士卒亦樂為之用魏以甄琛為河南尹琛表曰國家居代患多盜竊世祖發憤置置王司里宰皆以下代令長及五等散男有經略者乃得為之又多置吏士為其羽翼榮而重之始得禁止今遷都已來天下轉廣四遠赴會事過代都五方雜沓寇盜公行里正職輕任碎多是下才人懷苟且不能督察請取武官八品將軍已下幹用貞濟者以本官俸恤領里尉之任高者領六部尉中者領經途尉下者領里正不爾請少高里尉之品選下品中應遷者進而為之督責有所

董擊可清詔曰里止可進至勳品經途從九品六部尉正九品諸職中簡取不必武人琛又奏以羽林為遊軍於諸坊巷司察盜賊於是洛城清靜後常踵焉是歲梁之境內有州二十三郡三百五十縣千二十二是後州名浸多廢置離合不可勝記魏朝亦然上彭陸九族優借朝士有犯罪者皆屈澤申之百姓有罪則案之如濫其緣坐則老幼不免一人亡逃隸家質保民既窮窘致究益深嘗因郊祀有秣陵老人遮車駕言曰陛下為遼急於庶民緩於權貴非長久之道誠能友是天下幸甚上於是思有以寬之

十一年春正月壬辰詔自今通讀之家及罪應質作若年有老小可停將送以臨川王琚為太尉驃騎將軍王茂為司空尚書令丙辰魏以東騎入將軍尚書令高肇為司徒清河王暉為司空廣平王懷進驍騎大將軍加儀同三司肇雖登三司猶自以去要任怏怏形於言色見者嗤之尚書右丞高綿國子博士封軌素以方直自業及肇為司徒綿送迎往來軌竟不詣肇綿彌不見軌乃還歸嘆曰吾平生自謂不失規矩今日舉措不如封生遠矣綿允之孫軌懿之族孫也清河王暉有才學聞望憇彭城之禍因侍宴謂肇曰天子兄弟詎有幾人而窮之幾盡昔皇季頭索積清陽之資遂篡漢室今君身曲亦恐終成亂階會大皇肇擅錄囚徒欲以收

衆心釋言於魏王曰昔季氏旅於泰山孔子疾之誠以君臣之分宜防微杜漸不可瀆也滅膳錄囚乃陛下之事今司徒行之豈人臣之義乎明君失之於上姦臣竊之於下禍亂之基於此在矣帝笑而不應夏四月魏詔尚書與羣司鞠理獄訟令飢民就穀燕恒二州及六鎮乙酉魏大赦改元延昌 冬十月乙亥魏立皇子詡爲太子始不殺其母以尚書右僕射郭祚領太子少師祚嘗從魏主幸東宮懷黃紙以奉太子時應詔左右趙桃弓深爲帝所信任祚私事之時人謂之桃弓僕射黃紙少師 十一月乙未以吳郡太守袁昂兼尚書右僕射 初齊太子步兵校尉平昌伏曼容表求制一代禮樂世祖詔選舉士十人修五禮丹揚尹王儉摠之儉卒以事付國子祭酒何胤胤還東山齊明帝敕尚書令徐孝嗣掌之孝嗣誅率多散逸詔驃騎將軍何休之掌之經齊末兵火僅有在者帝即位休之啓審省置之宜敕使外詳時尚書以爲庶務權輿宜俟隆平欲且省禮局併還尚書儀曹詔曰禮壞樂缺實宜以時修定但須之修撰不得其人所以歷年不就有名無實此既經國所先可即撰次於是尚書僕射沈約等奏請五禮各置舊學士一人令自舉學古一人相助抄撰其中疑者依石渠白虎故事請制旨斷決乃以右軍記室參軍明山賓等分掌五禮休之摠其事休之卒以鎮北諮議參軍伏

晒代之暉曼容之子也至是五禮成列上之合八千一十九條詔有司遵行 己酉臨川王宏以公事左遷驃騎大將軍 是歲魏以相叔興爲南荊州刺史治安昌隸東荊州 十二年春正月辛卯上祀南郊大赦 二月辛酉以兼尚書右僕射袁昂爲右僕射 己卯魏高陽王雍進位太保 鬱州迫近魏境其民多私與魏人交市朐山之亂或陰與魏通朐山平心不自安青冀一州刺史張稷不得志政令寬弛僚吏頗多侵漁庚辰鬱州民徐道角等夜襲州城殺稷送其首降魏魏遣前南兖州刺史樊膺將兵赴之於是魏飢民餓死者數萬侍中游肇諫以爲朐山濱海卑濕難居鬱州又在海中得之尤爲無用其地於賊要近去此閉遠以開遠之兵攻要近之衆不可敵也方今年飢民困唯宜安靜而復勞以軍旅費以饋運臣見其損未見其益魏王不從復遣平西將軍奚康生將兵逆之未發北兖州刺史康絢遣司馬霍奉伯討平之 辛巳新作太極殿 上嘗與侍中太子少傅建昌侯沈約各疏栗事約少上三事出謂人曰此公護前不則羞死上聞之怒欲治其罪徐勉固諫而止上有憾於張稷從容與約語及之約曰左僕射出作邊州已徃之事何足復論上以爲約與稷皆家相爲怒曰卿言如此是忠巨邪乃董歸內殿約懼不覺上起猶坐如初

及還未至將而憑空頓於戶下因病夢齋和帝以劍斷其舌乃呼道士奏赤章於天稱禪代之事不由已出上遣主書黃穆之視疾又還增損不即啓聞懼罪乃白赤章事上大怒中使譴責者數四約益懼閏月乙丑卒有司謚曰文上曰情懷不盡曰隱改謚隱侯夏五月壽陽又雨大水入城廬舍皆沒魏揚州刺史李崇勸兵泊於城上水增未已乃乘船附於女牆城不沒者三板將佐勸崇奔壽陽保北山崇曰吾奉守藩岳德薄致災淮南萬里數于吾身一旦動足百姓瓦解揚州之地恐非國物吾豈愛一身取愧至尊但憐此士民無辜向死可結筏隨高人親自脫吾必與此城俱沒幸諸君勿言揚州治中裴絢帥城南民數千家汎舟南走避水高原謂崇還比因自稱豫州刺史與別駕鄭祖起等送任子來請降馬仙理遣兵赴之崇聞絢叛未測虛實遣國侍郎韓方與軍舸召之絢聞崇在悵然驚恨報曰比因大水顛覆為衆所推今大計已爾勢不可追恐民非公民吏非公吏願公早行無犯將士崇遣從弟寧朔將軍神等將水軍討之絢戰敗神追拔其營絢走為村民所執還至尉升湖曰吾何面見李公乎乃投水死絢叔業之凡孫也鄭祖起等皆伏誅崇上表以水災求解州任魏主不許崇沈深寬厚有方略得士衆心在壽春十年常養壯士數千人寇來無不摧破鄰敵謂之卧虎上屢設反

間以疑之又授宗車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萬戶郡公諸子皆為駸疾而魏主素知其忠篤委信不疑六月癸巳新作太廟秋八月戊午以臨川王宏為司空魏恒驛二州地震山鳴踰年不已民履壓死傷甚衆魏主幸東宮以中書監崔暹為太子少傅命太子拜之光辭不敢當帝不許太子南面再拜詹事王顯啓請從太子拜於是官臣皆拜光北面立不敢答唯西面拜謝而出

十三年春二月丁亥上耕藉田大赦宋齊藉田皆用正月至是始用二月及致齋祀先農魏東豫州刺史田益宗妻老與諸子孫聚飲無厭部內苦之咸言欲叛魏主遣中書舍人劉桃符慰勞益宗桃符還啓益宗侵擾之狀魏主賜詔曰桃符聞卿息魯生在淮南貪暴為爾不已損卿誠効可令魯生赴關當加任使魯生又未至詔從益宗為鎮東將軍濟州刺史又慮其不受代遣後將軍李世哲與桃符帥衆襲之奄入廣陵魯生與其弟魯賢超秀皆奔關南招引梁兵攻取光城已南諸戍上以魯生為北司州刺史魯賢為北豫州刺史超秀為定州刺史二月魏李世哲擊魯生等破之復置郡戍以益宗還洛陽授征南將軍金紫光祿大夫益宗上表稱爲挑符所讒及言魯生等為挑符逼逐使叛乞攝挑符與巨對辨虛實詔不許曰既經大宥不容方更為獄秋

七月乙亥立皇子綸為邵陵王繹為湘東王紀為武陵王冬十月庚辰魏主遣驍騎將軍馬義舒慰諭柔然魏王足之入寇也上命寧州刺史涇人李略禦之許軍車用為益州足退上不用略恐望有異謀上殺之其兄子苗奔魏步丘校尉泰山淳子誕嘗為益州主簿自漢中入魏二人共說魏主以取蜀之策魏主信之辛亥以司徒高肇為大將軍平蜀大都督將步騎十五萬寇益州命益州刺史傅賡暇出巴北梁州刺史羊祉出涪城安西將軍奚康生出綿竹撫軍將軍甄琛出劔閣乙卯以中護軍元遙為征南將軍都督鎮遏梁楚遊擊諫以為今頻年水旱百姓不宜勞役往昔開拓皆因城主歸款故有征無戰今之陳計者真為難分或有怨於彼不可全信蜀地險隘鎮戍無隙豈得虛承浮說而動大軍舉不愼始悔將何及不從以傅子誕為驍騎將軍假李苗龍驤將軍皆領鄉導統軍魏降人王足陳計求堰淮水以灌壽陽上以為然使水工陳承伯材官將軍祖暉視地形咸謂淮內沙土漂輕不堅實功不可就上弗聽發徐揚民率二十戶取五丁以築之假太子右衛率康絢都督淮上諸軍事并護堰作於鍾離役人及戰士合二十萬南起浮山北抵嶮石依岸築土合脊於中流魏以前定州刺史揚津為華州刺史津椿之弟也先是官受調絹尺度轉長任事因緣共相進退百姓苦之

津令悉依公足其輸物尤善者賜以杯酒所輸少劣亦為受之但無酒以示恥於是人競相勸官調更勝舊日魏太子尚幼每出入東宮左右乳母而已宮臣皆不之知詹事楊昱上言乞自乞太子必降手敕令臣等翼從魏主從之命宮臣在直者從至萬歲門魏御史中尉王顯問治書侍御史陽固曰吾作太府卿府庫充實卿以為何如固曰公收百官之祿四分之一州郡贖贖乘輸京師以此充府未足為多且有聚斂之臣寧有盜巨可不戒哉顯不悅因事奏免固官

資治通鑑卷第一百四十七

資治通鑑卷第一百四十八

漢書卷一百四十八 高祖本紀第四
光奉 勅編集

梁紀四 魏書卷九十四 高祖本紀

高祖武皇帝四

天監十四年春正月乙巳朔上冠太子於太極殿大赦
辛亥上祀南郊 甲寅魏主有疾丁巳殂于式乾殿
侍中中書監太子少傅崔光侍中領軍將軍于忠肅事
王顯中庶子代人侯剛迎太子謂於東宮至顯陽殿王
顯欲須明行即位禮崔光曰天位不可暫曠何待至明
顯曰須奏中宮光曰帝崩太子立國之常典何須中宮
令也於是尤等請太子止哭立於東序于忠與黃門郎
元昭扶太子西面哭十餘聲止光攝太尉奉策進璽綬
太子跪受服袞冕之服御太極殿即皇帝位光等與夜
直羣官立庭中北面誓首稱萬歲昭遵之曾孫也高后
欲殺胡貴嬪中給事誰郡劉騰以告侯剛剛以告于忠
忠問計於崔光光使置貴嬪於別所嚴加守衛由是貴
嬪除德四人戊午魏大赦己未悉召西伐東防兵驃騎
大將軍唐平王懷扶疾入臨徑至太極西廡哀勵呼侍
中黃門領軍二衛云身欲上殿哭大行又須入見主上
眾皆愕然相視無敢對者崔光攘袂振杖引漢光武崩
趙喜扶諸王下殿故事辭色甚厲聞者莫不稱善懷聲

侯俱止曰侍中以古義裁我我敢不服遂還仍頻遣左
右致謝先是高肇擅權尤忌宗室有時殺害太子太保
任城王澄數為肇所譖懼不自全乃終日酣飲所為如
狂朝廷機要無所關豫及世宗殂肇擁兵於外朝野不
安于忠與門下議以肅宗幼未能親政宜使太保高陽
王雍入居西柏堂省決庶政以任城王澄為尚書令總
攝百揆奏皇后請即救授王顯素有寵於世宗恃勢使
威為世所疾恐不為澄等所容與中常侍孫伏連等密
謀殺門下之奏橋皇后令以高肇錄尚書事以顯與勃
海公高猛同為侍中于忠等聞之託以侍療無効執顯
於禁中下詔削爵任顯臨執呼寃直閣以刀鐙撞其掖
下送右衛府一宿而死庚申下詔如門下所奏百官摠
已聽於二王中外悅服二月庚辰尊皇后為皇太后魏
主稱名為書告哀於高肇且召之還肇承變憂懼朝夕
哭泣至于靡惓歸至灤湘家人迎之不與相見辛巳至
闕下衰服號哭升太極殿盡哀高陽王雍與于忠密謀
伏直寢刑約等十餘人於舍人省下肇哭畢引入西廡
清河諸王皆竊言曰之肇入省約等搃殺之下詔暴其
罪惡稱肇自盡自餘親黨悉無所問削除職爵葬并以士
禮逮昏於廟門出尸歸其家 魏之伐蜀也軍至晉壽
蜀人震恐傅豎眼將步兵三萬擊巴北上遣寧州刺史
任大洪自陰平聞道入其州招誘氏蜀絕魏運路會魏

大軍北還太洪襲破魏東洛除口二戍聲言梁兵繼至
 氏蜀倉然從之太洪進圍關城督軍遣統軍姜喜等擊
 太洪大破之太洪奔關城走還 癸未魏以高陽王雍
 為太傅領太尉清河王曄為司徒廣平王懷為司空
 甲午魏葬宣武皇帝于景陵廟號世宗己亥尊胡貴嬪
 為皇太后三月甲辰朔以高太后為尼徙居金墉瑤光
 寺非大節慶不得入宮 魏左僕射郭祚表稱蕭衍狂
 悖謀斷川濟役苦民勞危亡已兆空命將出師長驅撲
 討魏詔平南將軍楊大眼督諸軍鎮荆山 魏于忠既
 居門下又摠宿衛遂專朝政權傾一時初太和中軍國
 多事高祖以用度不足百官之祿四分減一忠悉命歸
 所減之祿舊制民稅絹一匹別輸綿八兩布一匹別輸
 麻十五斤忠悉罷之乙丑詔文武羣官各進位一級
 夏四月浮山堰成而復潰或言蛟龍能乘風雨破堰其
 性惡鐵乃運東西冶鐵器數千萬斤沈之亦不能合乃
 伐樹為并幹填以巨石其上緣准百里內木石無
 巨細皆盡負擔者有上皆穿夏日疾疫死者相枕蠅蟲
 晝夜聳合 魏梁州刺史薛懷吉破叛氏於沮水懷吉
 真度之子也五月甲寅南秦州刺史崔暹又破叛氏解
 武興之圍 六月魏冀州沙門濛慶為妖幻惑眾與勃
 海人李歸伯等作亂推濛慶為主濛慶以尼惠暉為妻
 以歸伯為十住菩薩平魔軍司定漢王自號大東又合

任藥令人服之父子兄弟不復相識唯以殺害為事刺
 史蕭寶夤遣兼長史崔伯驥擊之伯驥敗死賊眾益盛
 所在毀寺舍斬僧尼燒經像云新佛出世除去眾魔秋
 七月丁未詔假右光祿大夫元逵征北太將軍以討之
 魏尚書裴植自謂人門不後王肅以朝廷處之不高
 意常怏怏表請解官隱嵩山世宗不許深怪之及為尚
 書志氣驕滿每謂人曰非我須尚書尚書亦須我每入
 參議論好面譏毀羣官及表征南將軍田益宗言華夷
 異類不應在百世衣冠之上于忠元昭見之切齒尚書
 左僕射郭祚冒進不已自以東宮師傅列辭尚書望封
 侯儀同詔以祚為都督雍岐華三州諸軍事征西將軍
 雍州刺史祚與植皆惡于忠專橫恣勸高陽王雍使出
 之忠聞之大怒令有司誣奏其罪尚書奏羊祉告植姑
 子皇甫仲達云受植旨詐稱被詔帥合部曲欲圍于忠
 臣等窮治辭不伏引然眾證明炳準律當死眾證雖不
 見植皆言仲達為植所使植召仲達責問而不告列推
 論情狀不同之理不可分明不得同之常獄有所降減
 計同仲達處植死刑植親帥城眾附從王化依律上議
 乞賜裁處忠矯詔曰凶謀既爾罪不當恕雖有歸化之
 誠無容上議亦不須待秋分八月己亥植與郭祚及都
 水使者杜陵韋傷皆賜死傷祚之昏家也忠又欲殺高
 陽王雍崔光固執不從乃免雍官以王還第朝野免憤

莫不切齒 丙子魏尊胡太妃為皇太后君崇訓宮子忠領崇訓衛尉劉騰為崇訓大僕加侍中侯剛為侍中撫軍將軍又以太后父國珍為光祿大夫 庚辰定州刺史田超秀帥眾三千降魏 戊子魏大赦 己丑魏清河王懌進位太傅領太尉廣平王懷為太保領司徒任城王澄為司空庚寅魏以車騎大將軍于忠為尚書今特進崔光為車騎大將軍並加儀同三司 魏江陽王繼熙之曾孫也先為青州刺史坐以良人為婢奪爵繼子又娶胡太后妹壬辰詔復繼本封以義為通直散騎侍郎又妻為新平郡君仍拜女侍中羣臣奏請皇太后臨朝稱制九月乙未靈太后始臨朝聽政猶稱令以行事羣臣上書稱殿下太后聰悟頗好讀書屬文射能中針孔政事皆手筆自決加胡國珍侍中封安定公自郭祚等死詔令生殺皆出于忠王公畏之重足脅息太后既親政乃解忠侍中領軍崇訓衛尉止為儀同三司尚書今後旬餘太后引門下侍官於崇訓宮問曰忠在端右聲望何如咸曰不稱厥任乃出忠為都督冀定瀛三州諸軍事征北大將軍冀州刺史以司空澄領尚書令澄奏安定公出入禁中參諮大務詔從之 甲寅魏元遙破大乘賊擒瀼慶并渠帥百餘人傳首洛陽左遊擊將軍趙祖悅襲魏西硤石據之以逼壽陽更築外城徙隸淮之民以實城內將軍由道龍等散攻諸戍

魏揚州刺史李崇分遣諸將拒之癸亥魏遣假鎮南將軍崔亮攻西硤石又遣鎮東將軍蕭寶夔攻淮堰 冬十月乙酉魏以胡國珍為中書監儀同三司侍中如故 甲午弘化太守杜桂舉郡降魏 初魏于忠用事自言世宗許其優轉太傅雍等皆不敢違如忠車騎大將軍忠又自謂新故之際有定社稷之功諷百僚令加己賞雍等議封忠常山郡公忠又難於獨受乃諷朝廷同在門下者皆加封邑雍等不得已復封崔光為博平縣公而尚書元昭等上訴不已太后敕公卿再議太傅懌等上言先帝升遐奉迎乘輿侍衛首闡乃臣子常職不容以此為功臣等前議授忠茅土正以畏其威權苟免暴戾故也若以功過相除悉不應賞請皆追奪崔光亦奉送章縵茅土表十餘上太后從之高陽王雍上表自劾稱臣初入柏堂見詔旨之行一由門下臣出君行深知不可而不能禁于忠專權生殺自恣而臣不能違忠規欲殺臣賴在事執拒臣欲出忠於外在心未行反為忠廢丞官戶祿孤負恩私請返私門伏聽司敗太后以忠有保護之功不問其罪十二月辛丑以雍為太師領司州牧尋復錄尚書事與太傅懌太保懷侍中胡國珍入居門下同聲庶政 己酉魏崔亮至硤石趙祖悅逆戰而敗閉城自守亮進圍之 丁卯魏主及太后謁景陵 是冬寒甚淮泗盡凍浮山堰士卒死者什七八

魏益州刺史傅賢眼性清素民懷之龍驤將軍元灋
 僧代賢眼為益州刺史素無治幹加以貪殘王賈諸姓
 本州士族雲僧皆召為兵護萌民任今宗因眾心之患
 魏也殺魏晉壽太守以城來降民獠多應之益州刺史
 都陽王恢遣巴西梓潼二郡太守張齊將兵三萬迎之
 灋僧與之曾孫也 魏岐州刺史趙王謚幹之子也為
 政暴虐一旦閉城門大索執人而掠之楚毒備至又無
 故斬六人闔城兇懼眾遂大呼屯門謚登樓毀梯以自
 固胡太后遣游擊將軍王靖馳駟諭城人城人開門謝
 罪奉送管籥乃罷謚刺史謚妃太后從女也至洛除大
 司農卿太后以魏主尚幼未能親祭欲代行祭事禮官
 博議以為不可太后以問侍中崔光光引漢和熹鄧太
 后祭宗廟故事太后大悅遂攝行祭事 魏南荊州刺
 史柏叔與表請不隸東荊州許之
 十五年春正月戊辰朔魏大赦改元熙平 魏崔亮攻
 硤石未下與李崇約水陸並進崇屢違期不至胡太后
 以諸將不壹乃以吏部尚書李平為使持節鎮軍大將
 軍兼尚書右僕射將步騎二千赴壽陽別為行臺節度
 諸軍如有乖異以軍濫從事蕭寶寅遣輕軍將軍劉智
 文等渡淮攻破三壘二月乙巳又敗將軍垣子孟孫等於
 淮比李平至硤石督李崇崔亮等刻日水陸進攻無敢
 乘互戰屢有功上使左衛將軍昌義之將兵救浮山未

至康絢已擊魏兵却之上使義之與直閣王神念淮
 救硤石崔亮遣將軍博陵崔延伯守下蔡延伯與別將
 伊夔生夾淮為營延伯敗軍輪去輜削銳其幅兩兩接
 對揉竹為鉅貫連相屬並十餘道橫水為橋兩頭施大
 鹿盧出沒隨意不可燒斫既斷趙祖悅走路又令戰艦
 不通義之神念屯梁城不得進李平部分水陸攻硤石
 克其外城乙丑祖悅出降斬之盡俘其眾胡太后賜崔
 亮書使乘勝深入平部分諸將水陸並進攻浮山堰亮
 違平節度以疾請還隨表輒發平奏亮宜死刑太后令
 曰亮去留自擅違我經略雖有小捷豈免大咎但吾攝
 御萬機庶幾惡殺可特聽以功補過魏師遂還 魏中
 尉元匡奏彈于忠幸國大災東擅朝命裝郭受寃室輔
 黜辱又自矯旨為儀回三司尚書令領崇訓衛尉原其
 此意欲以無上自處既事在恩後宜加顯戮請遣御史
 一人就州行決自去歲世宗晏駕以後皇太后未親覽
 以前諾不由階級或發門下詔書或由中書宣敕擅相
 拜授者已經恩宥正可免罪竝宜追奪太后令曰忠已
 蒙特原無宜追罪餘如奏匡又彈侍中侯剛掠殺羽林
 剛本以善其調為嘗食典御凡三十年以有德於太后
 頗專恣用事王公皆畏附之廷尉處剛大辟太后曰剛
 因公事掠人避追致死於律不坐少卿陳郡袁翻曰避
 追謂情狀已露隱避不引考訊以理者也今此羽林問

則具首剛口唱打殺蠟築非理安得謂之邂逅太后乃
削剛戶三百解賞食典御 三月戊戌朔日有食之
魏論西陟石之功辛未以李崇為驃騎將軍加儀同三
司李平為尚書右僕射崔亮進號鎮北將軍亮與平爭
功於禁中太后以亮為殿中尚書 魏肅寶寅在淮堰
上為手書誘之使襲彭城許送其國廟及室家諸從還
北寶寅表上其書於魏朝 夏四月淮堰成長九里下
廣一百四十丈上廣四十五丈高二丈樹以把柳軍
壘列居其上或謂康絢曰四瀆天所以節宣其氣不可
久塞若壅聚東注則游波寬緩堰得不壞絢乃開聚東
注又縱反間於魏曰梁人所懼開聚不畏野戰肅寶寅
信之鑿山濠五丈開聚北注水日夜分流猶不減魏軍
竟罷歸水之所及夾淮方數百里李崇作浮橋於硤石
戍間又築魏昌城於八公山東南以備壽陽城壞居民
散就固龍其水清澈俯視廬舍家墓了然在下初堰起
於徐州境內刺史張豹子宣言謂己必掌其事既而康
絢以他官來監作豹子其慙俄而救豹子受絢節度豹
子遂請絢與魏交通上雖不納猶以事畢留絢還 魏
胡太后追思于忠之功曰豈宜以一謬弃其餘勳復封
忠為靈壽縣公亦封崔光為平恩縣侯 魏元濩僧遣
其子景隆將兵拒張齊欲與戰於陵萌大破之屠十餘
城遂圍武興濩僧嬰城自守境內皆叛濩僧遣使間道

告急於魏魏驛尚鎮南軍司傳賢報於淮南以為益州
刺史西征都督將步騎三千以赴之賢眼入境轉戰三
日行二百餘里九遇皆捷五月賢眼擊殺梁州刺史任
太洪民寮聞賢眼至皆喜迎拜於路者相繼張齊退保
白水賢眼入州白水以東民皆安業魏梓潼太守苟金
龍領關城戍主梁兵至金龍疾病不堪部分其妻劉氏
帥厲城民乘城拒戰自餘日士卒死傷過半戍副高
景謀叛劉氏斬景及其黨與數千人自餘將士分衣減
食勞逸必同莫不畏而懷之并在城外為梁兵所據會
天大雨劉氏命出公私布絹及衣服懸之絞而取水城
中所有雜物悉儲之賢眼至梁兵乃退魏人封其子為
平昌縣子 六月庚子以尚書令王瑩為左光祿大夫
開府儀同三司尚書右僕射表昂為左僕射吏部尚書
王暕為右僕射暕儉之子也 張齊數出白水侵魏葭
萌傳賢眼遣虎威將軍強蚪攻信義將軍楊興起殺之
復取白水寧朔將軍王光昭又敗於陰平張齊親帥驍
勇二萬餘人與傳賢眼戰秋七月齊軍大敗走還小劔
大劔諸戍皆奔城走東益州復入于魏 八月乙巳魏
以胡國珍為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雍州刺史國
珍年老太后實不欲令出上欲示以方面之榮竟不行
康絢既還張豹子不復修淮堰九月丁丑淮水暴漲
堰壞其聲北雷聞三百里緣淮城戍村落十餘萬口皆

漂入海初魏人患淮堰以任城王澄為大將軍大都督
 南討諸軍事勅衆十萬將出徐州來攻堰尚書右僕射
 李平以為不假兵力終當自壞及聞破太后大喜賞平
 甚厚澄遂不行 壬辰大赦 魏胡太后數幸宗戚勳
 貴之家侍中崔光表諫曰禮諸侯非問疾弔喪而入諸
 臣之家謂之君臣為謹不言王后夫人明無適臣家之
 義夫人父母在有歸寧沒則使卿寧漢上官皇后將廢
 昌邑霍光外祖也親為宰輔后猶御武帳以接羣臣示
 男女之別也今帝族方衍勳賞增遷祗請遂多將成彝
 式願陛下簡息遊幸則率土屬賴含生仰悅矣任城王
 澄以北邊鎮將選舉彌輕恐賊虜關邊山陵危迫奏求
 重鎮將之選修警備之嚴詔公卿議之廷尉少卿袁翻
 議以為比緣邊州郡官不擇人唯論資級或值貪汚之
 人廣開戎邏多置帥領或用其左右姻親或受人貨財
 請屬皆無防寇之心唯有聚斂之意其勇力之兵驅令
 抄掠若值疆敵即為奴虜如有執獲奪為一富其羸弱
 老小之輩微解金鐵之工少閑草木之作無不搜營窮
 壘苦役百端自餘或伐木深山或芸草平陸販買往還
 相望道路此等祿既不多其亦有限皆收其實納給其
 虛粟窮其力薄其衣用其功節其食綿衣履夏加之疾
 苦死於溝瀆者什常七八是以鄰敵伺間擾我疆場皆
 由邊任不得其人故也愚謂自今已後南北邊諸藩及

所統郡縣府佐統軍至于戍王皆令朝臣王公已下各
 舉所知必選其才不拘階級若稱職及敗官并所舉之
 人隨事實罰太后不能用及正光之末北邊盜賊羣起
 遂逼舊都犯山陵如澄所慮 冬十一月交州刺史李
 暉斬交州反者阮宗孝傳首建康 初魏世宗作瑤光
 寺未就是歲胡太后又作永寧寺皆在宮側又作石室
 寺於伊闕口皆極土木之美而永寧尤盛有金像高丈
 八尺者一如中人者十五像二為九層浮圖掘地築基
 下及黃泉浮圖高九十丈上刹復高十丈每夜靜鈴鐸
 聲聞十里佛殿如太極殿南門如端門僧房千間珠玉
 錦繡駭人心目自佛法入中國塔廟之盛未有也楊
 州刺史李崇上表以為高祖遷都垂三十年明堂未修
 太學荒廢城闕府寺頗亦頽壞非所以追隆室構儀刑
 萬國者也今國子雖有學官之名而無教授之實何異
 兔絲鷲麥南箕北斗事不兩興須有進退宜罷尚方雕
 靡之作省永寧土木之功減瑤光材瓦之力分石窟鑄
 琢之勞及諸事役非急者於三時農隙修此數條使國
 容嚴顯禮化興行不亦休哉太后優令答之而不用其
 言太后好事佛民多絕戶為沙門高陽王友李場上言
 三千之罪莫大於不孝不孝之大無過於絕祀豈得輕
 縱背禮之情肆其尚法之意一身親老弃家絕養缺當
 世之禮而求將來之益孔子云未知生焉知死安有弃

堂堂之政而從鬼教乎又今南服未靜衆役仍煩百姓之情實多避役若復聽之恐捐奉者茲比屋皆爲沙門矣都統僧暹等忿瑒謂之鬼教以爲誘佛泣訴於太后太后責之瑒曰天曰神地曰祇人曰鬼傳曰明則有禮樂幽則有鬼神然則明者爲堂臺幽者爲鬼教佛本出於人名之爲鬼愚謂非謗太后雖知瑒言爲允難違暹等之意罰瑒金一兩 魏征南大將軍田益宗求爲東豫州刺史以招二子太后不許竟卒於洛陽 柔然伏跋可汗壯健善用兵是歲西擊高車大破之執其王彌俄突繫其足於駑馬頓曳殺之係其頭爲飲器鄰國先羈屬柔然後叛去者伏跋皆擊滅之其國復疆

十六年春正月辛未上祀南郊 魏大衆餘賊復相聚突入瀛州刺史宇文福之子負外散騎侍郎延帥奴客拒之賊燒齋閣延突火抱福出外肌髮皆焦勒衆苦戰賊遂散走追討平之 甲戌魏大赦 魏初民間皆不用錢高祖太和十九年始鑄太和五銖錢遣錢工在所鼓鑄民有欲鑄錢者聽就官鑪銅必精練無得散雜世宗永平三年又鑄五銖錢禁天下用錢不依準式者既而洛陽及諸州鎮所用錢各不同商貨不通尚書令任城王澄上言以爲不行之錢律有明式指謂難眼錄鑿更無餘禁計河西諸州今所行者悉非制限昔來繩禁愚竊惑焉又河北既無新錢復禁舊者專以單絲之縑

疎縷之布狹幅促度不中常式裂匹爲又以濟有無徒成杼軸之勞不免飢寒之苦殆非所以救恤凍餒子育黎元之意也錢之爲用貫織相屬不假度量平均簡易濟世之宜謂爲深允乞並下諸方州鎮其太和與新鑄五銖及古諸錢方俗所便用者但內外全好雖有大小之異並得通行貴賤之差自依鄉價庶貨環海內公私無壅其難眼環鑿及盜鑄毀大爲小生新巧僞不如法者據律罪之詔從之然河北少錢民猶用物交易錢不入市 魏人多竊冒軍功尚書左丞盧同閱吏部勲書因加檢覈得竊階者二百餘人乃奏乞摠集吏部中兵二局勲簿對句奏案更造兩通一關吏部一留兵局又在軍斬首成一階以上者即令行臺軍司給券當中豎裂一支付勲人一支送門下以防僞巧太后從之同玄之族孫也中尉元匡奏請取景明元年已來內外考簿吏部除書中兵勲案并諸殿最欲以案校竊階盜官之人太后許之尚書令任城王澄表以爲濫忌煩苛治貴清約御史之體風聞是司若聞有冒勲妄階止應攝其一簿研檢虛實繩以典刑豈有移一省之案尋兩紀之事如此求過誰堪其罪斯實聖朝所宜重慎也太后乃止又以匡所言數不從慮其辭解欲變安之乃加鎮東將軍二月丁未立匡爲東平王 三月丙子敕鐵官文錦不得爲仙人鳥獸之形爲其裁剪有乖仁恕 丁亥

魏廣平文穆王懷卒 夏四月戊申魏以中書監胡國珍為司徒 詔以宗廟用牲牢有累真道空皆以麩為之於是朝野諠譁以為宗廟去牲乃是不復血食帝竟不從入坐乃議以大脯代一元大武 秋八月丁未詔魏太師高陽王雍入居門下參決尚書奏事 冬十月詔以宗廟猶用脯脩更議代之於是以大餅代大脯其餘盡用蔬果又起至敬殿景陽臺置七廟座每月中再設淨饌 乙卯魏詔北京士民未遷者悉聽留居為永業

十一月甲子巴州刺史牟僕龍叛降魏 十二月柔

然伏跋可汗遣侯近尉比建等請和於魏用敵國之禮是歲以右衛將軍馮道根為豫州刺史道根謹厚木訥行軍能檢敕士卒諸將爭功道根獨默然為政清簡吏民懷之上嘗歎曰道根所在令朝廷不復憶有一州魏尚書崔亮奏請於王屋等山採銅鑄錢從之是後民多私鑄錢稍薄小用之益輕

十七年春正月甲子魏以氐酋楊定為陰平王 魏秦州羌反 二月癸巳安成康王秀卒秀雖與上布衣昆弟及為君臣小心畏敬過於踈賤上益以此賢之秀與弟始興王憺尤相友愛憺久為荊州刺史常中分其祿以給秀秀稱心受之亦不辭多也甲辰大赦 己酉魏大赦改元神龜 魏東益州氐反 魏主引見柔然使者讓之以藩禮不備議依漢侍匈奴故事遣使報之司

農少卿張倫上表以為太祖經營帝圖日有不暇遂令賢子遊魂一方亦由中國多虞急諸華而緩夷狄也高祖方事南轅未遑北伐世宗述遵遺志虜使之來受而弗答以為大明臨御國富兵彊抗敵之禮何憚而為之何求而行之今虜雖慕德而來亦欲觀我疆弱若使王人銜命虜庭與為昆弟恐非祖宗之意也苟事不獲已應為制詔示以上下之儀命宰臣致書諭以歸順之道觀其從違徐以因威進退之則王者之體正矣豈可以戎狄兼井而遽虧典禮乎不從倫白澤之子也 三月辛未魏壽靈武敬公于忠卒 魏南秦州氐友遣龍驤將軍崔襲持節諭之 夏四月丁酉魏秦文宣公胡國珍卒贈假黃鉞相國都督中外諸軍事太師號曰太上秦公加九錫葬以殊禮贈襚儀衛事極優厚又迎太后母皇甫氏之柩與國珍合葬謂之太上秦孝穆君諫議大夫常山張普惠以為前世后父無稱太上者太上之名不可施於人臣詣闕上疏陳之左右莫敢為通會胡氏穿墻下有螻蛄石乃密表以為天無二日土無二王太上者因上而生名也皇太后稱令以繫敕下蓋取三從之道遠同文母列於十亂今司徒為太上恐垂繫敕之意孔子稱必也正名乎比克吉定兆而以淺改卜亦或天地神靈所以垂至戒啓聖情也伏願停逼上之號以邀謙光之福太后乃親至國珍宅召集五品以上博

議王公皆希太后意爭詰難普惠普惠應機辨析無能
屈者太后使元义宣令於普惠曰朕之所行孝子之志
卿之所陳忠臣之道羣公已有成議卿不得苦奪朕懷
後有所見勿難言也太后為太上君造寺壯麗埒於永
寧尚書奏復徵民綿麻之稅張普惠上疏以為高祖廢
大斗去長尺改重稱以愛民薄賦知軍國須綿麻之用
故於綰增稅綿八兩於布增稅麻十五斤民以稱尺所
減不啻綿麻故鼓舞供調自茲以降所稅綰布侵復長
闊百姓嗟怨聞於朝野宰輔不尋其本在於幅廣度長
遽罷綿麻既而尚書以國用不足復欲徵斂去天下之
大信弃已行之成詔追前之非遂後之失不思庫中大
有綿麻而羣臣共竊之也何則所輸之物或斤羨百銖
未聞有司依律以罪州郡或小有濫惡則坐尸主連及
三長是以在庫綰布踰制者多羣臣受俸人求長闊厚
重無復準極未聞以端幅有餘還求輸官者也今欲復
調綿麻當先正稱尺明立嚴禁無得放盜使天下知二
聖之心愛民惜儻如此則太和之政復見於神龜矣普
惠又以魏主好遊騁苑囿不親視朝過崇佛儻郊廟之
事多委有司上疏切諫以為猶不忠之具業損巨費於
生民減祿削力近供無事之僧崇飾臺殿遠邀未然之
報味爽之臣誓首於外玄寂之眾遨遊於內彼禮懺時
人靈未穆愚謂脩朝夕之因求祇劫之果未若收萬國

之懽心以事其親使天下和平災害不生也伏願淑慎
威儀為萬邦作式躬致郊廟之虔親紆朝望之禮釋奠
成均竭心千畝量撤僧寺不急之華遠復百官久折之
秩已造者務令簡約速成未造者一切不復更為則孝
悌可以通神明德教可以光四海節用愛人儻俗俱賴
矣尋救外議釋奠之禮又自是每月一陛見羣臣皆用
普惠之言也普惠復表論時政得失太后與帝引普惠
於宣光殿隨事詰難 臨川王宏妾弟吳儻壽殺人而
匿於宏府中上敕宏出之即日伏辜南司奏免宏官上
注曰愛宏者兄弟私親免宏者王者正儻所奏可五月
戊寅司徒驃騎大將軍楊州刺史臨川王宏免宏自洛
口之敗常懷愧憤都下每有竊發輒以宏為名屢為有
司所奏上每赦之上幸光宅寺有盜伏於驃騎航待上
夜出上將行心動乃於朱雀航過事發稱為宏所使上
位謂宏曰我人才勝汝百倍當此猶恐不堪汝何為者
我非不能為漢文帝念汝愚耳宏頓首稱無之故因
匿儻壽免宏官宏者借過度積貨無厭庫屋垂百間在
內堂之後闢篇其儻嚴有疑是鎧仗者密以聞上於愛
甚厚殊不悅佗日送盛饌與宏愛妻江氏曰當來就汝
權宴獨攜故人射擊校尉丘佗卿性與宏及江大飲半
醉後謂曰我今欲覆行汝後房即呼輿徑往堂後宏恐
上見其貨賄顏色怖懼上意益疑之於是屋屋檢視每

錢百萬為一聚黃榜標之千萬為一庫懸一紫標如此三十餘間上與佗卿屈指計見錢三億餘萬餘屋貯布綃絲綿漆蜜紵蠟等雜貨但見滿庫不知多少上始知非仗大悅謂曰阿六汝生計大可乃更劇飲至夜舉燭而還兄弟方更敦睦宏都下有數十邸出懸錢立券每以田宅邸店懸上文契期訖便驅券主奪其宅都下東土百姓失業非一上後知之制懸券不得復驅奪自此始侍中領軍將軍吳平侯曷雅有風力為上所重軍國大事皆與議決以為安右將軍監揚州曷自以越親居揚州涕泣懇讓上不許在州尤稱明斷符教嚴整辛巳以宏為中軍將軍中書監六月乙酉又以本號行司徒

○臣光曰宏為將則覆三軍為臣則誅大逆高祖貸其死罪可矣數旬之間還為三公於兄弟之恩誠厚矣王者之灑果安在哉 初洛陽有漢所立三字石經雖屢經喪亂而初無損矣及魏馮翊常伯夫相繼為洛州刺史毀取以建浮圖精舍遂大致頽落所存者委於榛莽道俗隨意取之侍中領國子祭酒崔光請遣官守視命國子博士李郁等補其殘缺胡太后許之會元義劉騰作亂事遂寢 秋七月魏河州羌却鐵忽反自稱水他王詔以主客郎源子恭為行臺討之子恭至河州嚴勸州郡及諸軍毋得犯民一物亦不得輕與賊戰然後示以威恩使知悔懼八月鐵忽等相帥詣子恭降首

尾不及二旬子恭懷之子也 魏宦者劉騰手不解書而多毒謀善揣人意胡太后以其保護之功累遷至侍中右光祿大夫遂干預政事納賂為人求官無不効者中間王琛簡之子也為定州刺史以貪縱著名及罷州還太后詔曰琛在定州唯不將中山宮來自餘無所不致何可更復叙用遂廢于家琛乃求為騰養息賂騰金寶巨萬計騰為之言於太后得兼都官尚書出為秦州刺史會騰疾篤太后欲及其生而貴之九月癸未朔以騰為衛將軍加儀同三司 魏胡太后以天文有變欲以崇憲高太后當之戊申夜高太后暴卒冬十月丁卯以尼禮葬於北邙謚曰順皇后百官單衣邪巾送至墓所事訖而除 乙亥以臨川王宏為司徒 魏胡太后遣使者宋雲與比丘惠生如西域求佛經司空任城王澄奏昔高祖遷都制城內唯聽置僧尼寺各一餘皆置於城外蓋以道俗殊歸欲其淨居塵外故也正始三年沙門統惠深始違前禁自是卷詔不行私謁彌眾都城之中寺踰五百占奪民居三分且一屠沽塵穢連比雜居往者代比有懷秀之謀冀州有大乘之變太和景明之制非徒使縹素殊途蓋亦以防微杜漸昔如來闡教多依山林今此僧徒戀著城邑正以誘於利欲不能自已此乃釋氏之糟糠灑王之社鼠內戒所不容國典所共弃也臣謂都城內寺未成可徙者互悉徙於郭外僧

不滿五十者併小從大外州亦準此詔從之然卒不能行是歲魏太師雍等奏鹽池天藏資膏羣生先朝爲之禁限亦非苟與細民爭利但利起天地取用無備或豪貴封護或近民吝守貧弱遠來邈然絕望因置主司令其裁察疆弱相兼務令得所什一之統自古有之所務者遠近齊平公私兩宜耳及魏驟啓求罷禁乃爲繞池之民尉保光等擅自固護語其障禁倍倍官司取與自由貴賤任口請依先朝禁之爲便詔從之

資治通鑑卷第一百四十八

資治通鑑卷第一百四十九

魏書卷第一百四十九 高祖武皇帝五 梁紀五 昭陽軍開元五年 光奉 勅編集

高祖武皇帝五

天監十八年春正月甲申以尚書左僕射支昂爲尚書令右僕射王暕爲左僕射太子詹事徐勉爲右僕射丁亥魏王下詔稱皇太后臨朝踐極歲將半紀宜稱詔以令宇內 辛卯上祀南郊 魏征西將軍平陸文侯張魯之子仲瑀上封事求益削選格排抑武人不使豫清品於是喧謗盈路立榜大巷克期會集屠害其家魯父子憂愁不以爲意二月庚午羽林虎賁千人相帥至尚書省詬罵求仲瑀兄左民郎中始均不獲以瓦石擊省門上下慄懼莫敢禁討遂持火掠道中新蒿以杖石爲兵器直造其第或尋堂下捶辱極意嗚呼動地焚其第舍始均踰垣走復還拜賊請其父命賊就毆擊生投之火中仲瑀重傷走免尋僅有餘息再宿而死遠近震駭胡太后收掩羽林虎賁凶彊者八人斬之其餘不復窮治乙亥大赦以安之因令武官得依資入選職者知魏之將亂矣時官旣少應選者多吏部尚書李韶銓注不行大致怨嗟更以殿中尚書崔亮爲吏部尚書亮奏爲格制不問士之賢愚專以俾解月日爲斷沈滯

者皆稱其能亮甥司空諮議劉晏委與亮書曰殷周以卿壻貢士兩漢由州郡薦才魏晉因循又置中正雖未盡美應什收六七而朝廷貢才止求其文不取其理察孝廉唯論章句不及治道立中正不考才行空辨姓氏取士之途不博少汰之理未精身屬富貴銜須張易調如何反為停年格以限之天下士子誰復脩厲名行哉亮復書曰汝所言乃有深致吾昨為此格有由而然古今不同時宜須異昔子產鑄刑書以救弊叔向譏之以正禮何異汝以古禮難權宜哉洛陽令代人薛琰上書言黎元之命繫於長吏若以選曹唯取年勞不簡賢否義均行薦次若賈魚執簿呼名一吏足矣數人而用何謂銓衡書奏不報後因請見復奏乞令王公貴臣薦賢以補郡縣詔公卿議之事亦寢其後甄琛等繼亮為吏部尚書利其便已踵而行之魏之選舉失人自亮始也初燕燕郡太守高湖奔魏其子諡為侍御史坐廢徙懷朔鎮世居北邊遂習鮮卑之俗諡孫歡沈深有大志家貧執役在平城富人婁氏女見而奇之遂嫁焉始有馬得給鎮為函使至洛陽見張彝之死還家傾貲以結客或問其故歡曰宿衛相帥焚大臣之第朝廷懼其亂而不問為政如此事可知矣財物豈可常守邪歡與懷朔省事雲中司馬子如秀空劉貴中山賈顯智戶曹史咸陽孫騰外兵史懷朔族景獄掾善無射景廣寧蔡

儁特相友善並以任俠雄於鄉里夏四月丁巳大赦五月戊戌魏以任城王澄為司徒京兆王繼為司空魏累世彊盛東夷西域貢獻不絕又立互市以致南貨至是府庫盈溢胡太后嘗幸緡藏命王公嬪主從行者百餘人各自負絹稱力取之少者不減百餘匹尚書令儀同三司李崇章武王融負絹過重顛仆於地崇傷晉融損足太后奪其絹使空出時人笑之融太洛之子也侍中崔光止取兩匹太后怪其少對曰臣兩手唯堪兩匹眾皆愧之時宗室外戚權倖之臣競為豪侈高陽王雍富貴冠一國宮室園圃侔於禁苑僮僕六千妓女五百出則儀衛塞道路歸則歌吹連日夜一食直錢數萬李崇富埒於雍而性儉嘗謂人曰高陽一食敵我千日何問王琛每欲與雍爭富駿馬十餘匹皆以銀為槽窠戶之上玉鳳銜鈴金龍吐旆嘗會諸王宴飲酒器有水精鋒馬腦椀赤玉卮制作精巧皆中國所無又陳女樂名馬及諸奇寶復引諸王歷觀府庫金錢縉布不可勝計額謂章武王融曰不恨我不見石崇恨石崇不見我融素以富自負歸而慨歎卧疾三日京兆王繼聞而省之謂曰卿之貨財計不減於彼何為愧羨乃爾融曰始謂富於我者獨高陽耳不意復有河間繼曰卿似表術在淮南不知世間復有劉備耳融乃笑而起太后好佛營建諸寺無復窮已今諸州各建五級浮圖民力

廢弊諸王貴人宦官羽林各建寺於洛陽相高以壯麗太后數設齋會施僧物動以萬計賞賜左右無節所費不貲而未嘗施惠及民府庫漸虛乃減削百官祿力任城王澄上表以爲蕭衍常蓄窺覲之志宜及國家疆盛將士旅力早圖混壹之功比年以來公私負困宜節省浮費以周急務太后雖不能用常優禮之魏自承平以來啓明堂辟雍役者多不過十人有司復借以脩寺及供它役十餘年竟不能成起部郎源子恭上書以爲廢經國之務資不急之費宜徹減諸役早圖就功使祖宗有嚴配之期蒼生觀禮樂之富詔從之然亦不能成也魏人陳仲儒請依京房立準以調八音有司詰仲儒京房律準今雖有其器曉之者鮮仲儒所受何師出何典籍仲儒對言性頗愛琴又嘗讀司馬彪續漢書京房準術成數昉然遂竭愚思鑽研甚又頗有所得夫準者本以代律取其分數調校樂器竊尋調聲之體官商宜濁徵羽用清若依公孫崇止以十二律聲而云還相爲官清濁采足唯黃鍾管最長故以黃鍾爲官則律性相順若均之八音猶須錯采衆音配成其美若以應鍾爲官蕤賓爲徵則徵濁而官清雖有其韻不成音曲若以中呂爲官則十二律中全無所取今依京房書中呂爲官乃以去滅爲商執始爲徵然後方韻而崇乃以中呂爲官猶用林鍾爲徵何由可諧但晉晉聲精微史傳簡

略舊志準十三絃忽間九尺不言須柱以不又一寸之內有萬九千六百八十三分微細難明仲儒私曾考驗準當施柱但前却柱中以約準分則相生之韻已自應合其中絃粗細須與琴宮相類施軫以調聲今與黃鍾相合中絃下依數畫六十律清濁之節其餘十二絃須施柱如箏即於中絃案盡一周之聲度著十二絃上然後依相生之灋以次運行取十二律之商徵商徵既定又依琴五調調聲之灋以均樂器然後錯采衆聲以文飾之若事有乖此聲則不和且燧人不師資而習火延壽不束脩以變律故云知之者欲教而無從心達者體知而無師苟有一毫所得皆關心抱豈必要經師受然後爲奇哉尚書蕭實黃案仲儒學不師受輕欲制作不合依許事遂寢魏中尉東平王匡以論議數爲任城王澄所奪憤恚復治其故棺欲奏攻澄澄因奏匡罪狀三十餘條廷尉處以死刑秋八月己未詔免死削除官爵以車騎將軍侯剛代領中尉三公郎中辛雄奏理匡以爲歷奉三朝骨鯁之迹朝野具知故高祖賜名曰匡先帝已容之於前陛下亦宜寬之於後若終貶黜恐杜忠臣之口未幾復除匡平州刺史雄孫之族孫也九月庚寅胡太后遊嵩高祭已還宮太后從容謂兼中書舍人楊昱曰親姻在外不稱人心卿有聞慎勿諱隱昱奏楊州刺史李崇五車載貨怕州刺史楊鈞造銀食器

餉領軍元义太后召义夫妻泣而責之。义由是怨昱。昱叔父舒妻武昌王和之妹也。和即义之從祖。舒卒。元氏頗請別居。昱父椿泣責不聽。元氏恨之。會瀛州民劉宣明謀反。事覺。逃亡。义使和及元氏誣告昱。載匿宣明。且云昱父定州刺史椿叔父華州刺史津並送甲仗三百具。謀為不逞。义復構成之。遣御仗五百人夜圍昱宅。收之一無所獲。太后問其狀。昱具對。為元氏所怨。太后解昱縛。處和及元氏死刑。既而又營救之。和直免。官元氏竟不坐。冬十二月癸丑。魏任城文宣王澄卒。庚申。魏大赦。是歲高句麗王雲卒。世子安立。魏以郎選不精。大加沙汰。唯朱元旭。辛雄。羊深。源子赫。及范陽祖瑩等八人以才用見留。餘皆罷遣。深社之子也。

己卯。以臨川王宏為太尉。揚州刺史金紫光祿大夫王份為尚書左僕射。份。奕之弟也。左軍將軍豫寧威伯馮道根卒。是日上春祠。二廟既出。宮有司以聞。上問中書令。又朱异曰。吉凶同日。今可行。手對曰。昔衛獻公聞柳莊死。不釋祭服。而往道根。雖未為社稷之臣。亦有勞。王室臨之禮也。上即幸其宅。哭之甚慟。高句麗世子安遣使人貢。二月癸丑。以安為寧東將軍。高句麗王遣使者江。慶盛授安衣冠劍佩。魏光州兵就海中執之。送洛陽。魏太傅侍中清河文獻王懌。美風儀。胡太后

逼而幸之。然素有才能。輔政多所匡益。好文學。禮敬士人。時望甚重。侍中領軍將軍元义在門下。兼摠禁兵。恃寵驕恣。志欲無極。澤每裁之。以灑义。由是怨之。衛將軍儀同三司劉騰。權傾內外。吏部希騰意。奏用騰弟為郡人。資乘越澤。抑而不奏。騰亦怨之。龍驤府長史宋維。并之子也。澤薦為道直郎。浮薄無行。义許維以富貴。使告司染都尉韓文殊。父子謀作亂。立澤。澤坐禁。止案驗。無反狀。得釋。維當反。坐义言於太后。曰。今誅維。後有具反者。人莫敢告。乃黜維為昌平郡守。义恐澤終為己害。乃與劉騰密謀。使王食中黃門胡定。自列云。澤貨定。使毒魏王若已得為帝。許定以富貴。帝時年十一。信之。秋七月丙子。太后在嘉福殿。未御前殿。义奉帝御顯陽殿。騰閉承巷門。太后不得出。澤入。遇义於含章殿。後义厲聲不聽。澤入。澤曰。汝欲反邪。义曰。义不反。正欲縛反者耳。命宗士及直齋執澤衣袂。將入含章。東省使人防守之。騰稱詔集公卿議。論澤大逆。眾咸畏义。無敢異者。唯僕射新泰文貞公游肇。抗言以為不可。終不下。署义。騰持公卿議入奏。俄而得可。夜中殺澤。於是詐為太后詔。自稱有疾。還政於帝。幽太后於北宮。宣光殿。官門晝夜長閉。內外斷絕。騰自執管鑰。帝亦不得省見。裁聽傳食而已。太后服膳俱廢。不免飢寒。乃數曰。養虎得噬我之謂矣。又使中常侍酒泉賈察侍帝。書密令防察。動止。义遂

與太師高陽王雍等同輔政帝謂義為煥父又與騰表裏擅權又為外御騰為內防常直禁省共裁刑賞政無巨細決於二人威振內外百僚重跡朝野聞騰死無不喪氣胡夷為之驚面者數百人游肇憤邑而卒 己卯江淮海並溢 辛卯魏王加元服大赦改元正光 魏相州刺史中山文莊王熙英之子也與弟給事黃門侍郎略司徒祭酒纂皆為清河王懌所厚聞懌死起兵於鄴上表欲誅元義劉騰纂奔鄴後十日長史柳元章等帥城人鼓譟而入殺其左右執熙纂并諸子置於高樓八月甲寅元義遣尚書左丞盧同就斬熙於鄴街并其子弟熙好文學有風義名士多與之遊將死與故知書曰吾與弟並蒙皇太后知遇兄據大州弟則入侍殿勤言色恩同慈母今皇太后見廢北宮大傳清河王橫受辱酷王上幼年獨在前殿君親如此無以自安故帥兵民欲建大義於天下但智力淺短旋見囚執上慙朝廷下愧相知本以名義于心不得不爾流腸碎首復何言哉凡百君子各敬爾儀為國為身善助名節聞者憐之熙首至洛陽親故莫敢視前驍騎將軍刀整獨收其尸而藏之整雍之孫也盧同希義窮治熙黨與鎖濟陰內史楊昱赴鄴考訊百日乃得還任又以同為黃門侍郎元略三抵故人河內司馬始賓始賓與略縛殺後夜渡孟津詣屯留巢澤光家轉依西河太守刁雙匿之

經年時購略甚急略懼求送出境雙曰會有一死所難遇者為知己死耳願不以為慮略固求南奔雙乃使從子昌送略渡江遂來奔上封略為中山王雙雍之族孫也義誣刁整送略并其子弟收繫之御史王基等力為辨雪乃得免 甲子侍中車騎將軍永昌嚴羨等奉時上方崇釋氏士民無不從風而靡獨敬自以位居大臣不欲與俗俯仰所行略如平日 九月戊戌魏以高陽王雍為丞相摠攝內外與元義同使庶務 初柔然佗汗可汗納伏名敦之妻侯呂陵氏生伏跋可汗及阿那瓌等六子伏跋既立忽亡其幼子祖惠求募不能得有巫地萬言祖惠今在天上我能呼之乃於大澤中施帳幄祀天神祖惠忽在帳中自云怕在天上伏跋大喜號地萬為聖女納為可賀敦地萬既挾左道復有姿色伏跋敬而愛之信用其言于亂國政如是積歲祖惠侵長語其母曰我常在地萬家未嘗上天上天者地萬教我其母具以狀告伏跋伏跋曰地萬能前知未然勿為護也既而地萬懼譖祖惠於伏跋而殺之侯呂陵氏遣其大臣具列等絞殺地萬伏跋怒欲誅具列等會阿至羅維入寇伏跋擊之軍敗而還侯呂陵氏與大臣共殺伏跋立其弟阿那瓌為可汗阿那瓌立十日其族兄示發帥眾數萬擊之阿那瓌戰敗與其弟乙居伐輕騎奔魏示發殺侯呂陵氏及阿那瓌二弟 魏清河王懌死

汝南王悅了無懼元義之意以桑落酒候之盡其私伎
 又大喜冬十月乙卯以悅為侍中太尉悅就憚子買求
 憚服玩不時稱旨杖買百下幾死 柔然可汗阿那瓌
 將至魏魏主使司空京兆王繼侍中崔光等相次迎之
 賜勞甚厚魏主引見阿那瓌於顯陽殿因置宴置阿那
 瓌位於親王之下宴將罷阿那瓌執啓立於座後詔引
 至御座前阿那瓌再拜言曰臣以家難輕來詣闕本國
 臣民皆已逃散陛下恩隆天地乞兵送還本國誅剪叛
 逆收集亡散臣當統帥遺民奉事陛下言不能盡別有
 啓陳仍以啓授中書舍人常景以聞景奕之孫也十一
 月己亥魏立阿那瓌為朔方公蠕蠕王賜以衣服輜車
 祿恤儀衛一如親王時魏方疆盛於洛水橋南御道東
 作四館道西立四里有自江南來降者處之金陵館三
 年之後賜宅於歸正里自北夷降者處燕然館賜宅於
 歸德里自東夷降者處扶桑館賜宅於慕化里自西夷
 降者處崦嵫館賜宅於慕義里及阿那瓌入朝以燕然
 館處之阿那瓌屢求返國朝議異同不决阿那瓌以金
 百斤賂元義遂聽北歸十一月壬子魏敕懷朔都督簡統
 騎二千護送阿那瓌達境首觀機招納若彼迎候空賜
 繒帛車馬禮錢而返如不容受聽還闕庭其行裝負遣
 付尚書量給 辛酉魏以京兆王繼為司徒 魏遣使
 者劉善明來聘始復通好

二年春正月辛巳上祀南郊 置孤獨園於建康以收
 養窮民 戊子大赦 魏南秦州氐反 魏發近郡兵
 萬五千人使懷朔鎮將楊鈞將之送柔然可汗阿那瓌
 返國尚書右丞張普惠上疏以為蠕蠕久為邊患今茲
 天降喪亂荼毒其心蓋欲使之知有道之可樂革面稽
 首以奉大魏也陛下宜安民恭己以悅服其心阿那瓌
 束身歸命撫之可也乃更先自勞擾興帥郊甸之內投
 諸荒裔之外投累世之勍敵資天亡之醜虜臣愚未見
 其可也此乃邊將貪竊一時之功不思兵為凶器王者
 不得已而用之況今早曠方甚聖慈降膳乃以萬五千
 人使楊鈞為將而欲定蠕蠕于時而動其司濟乎脫有
 顛覆之變楊鈞之肉其足食乎宰輔專好小名不圖安
 危大計此微臣所以寒心者也且阿那瓌之不還負何
 信義臣賤不及議文書所過不敢不陳弗聽阿那瓌辭
 於西堂詔賜以軍器衣被雜采糧畜軍事優厚命侍中
 崔光等勞遣於外郭阿那瓌之南奔也其從父兄婆羅
 門帥眾數萬入討示發破之示發奔地豆干地豆干殺
 之國人推婆羅門為彌偶可汗句可汗楊鈞表稱柔然
 已立君長恐未肯以殺兄之人郊迎其弟輕往虛返徒
 損國威自非廣加兵眾無以送其入北二月魏人使舊
 嘗奉使柔然者牒云具仁往諭婆羅門使迎阿那瓌
 辛丑上祀明堂 庚戌魏使假撫軍將軍郃糾討南秦

氏 魏元乂劉騰之幽胡太后也右衛將軍奚康生預其謀乂以康生爲撫軍大將軍河南尹仍使之領左右康生子難當娶侍中左衛將軍侯剛女剛子乂之妹夫也乂以康生通烟深相委託二人率多俱宿禁中時或送出以難當爲千牛備身康生性羸武言氣高下乂稍憚之見于顏色康生亦微懼不安甲午魏主朝太后于西林園文武侍坐酒酣送舞康生乃爲力士儻及折旋之際每顧視太后舉手蹈足瞑目頷首爲執殺之勢太后解其意而不敢言日暮太后欲攜帝宿宣光殿侯剛曰至尊已朝訖嬪御在南何必留宿康生曰至尊陛下之兒隨陛下將東西更復訪誰羣臣莫敢應太后自起援帝臂下堂而去康生大呼萬歲帝前入閣左右競相排閣不得閉康生奪難當千牛刀斫直後元思輔乃得定帝既升宣光殿左右侍臣俱立西階下康生乘酒勢將出難分爲乂所執鎖於門下光祿勳賈察給太后曰侍官懷恐不安陛下宜親安慰太后信之適下殿察即扶帝出東序前御驥陽殿還閉太后於宣光殿至晚乂不出令侍中黃門僕射尚書等十餘人就康生所訊其事康生斬刑難當絞刑乂與剛並在內矯詔決之康生如奏難當怨死從流難當哭辭父康生慷慨不悲曰我不反死汝何哭也時已昏闇有司驅康生赴市斬之尚食典御奚混與康生同執刀入內亦坐絞難當以

侯剛奪得留百餘日竟流安州久之乂使行臺盧同就殺之以劉騰爲司空八坐九卿常旦造騰宅參其顏色然後赴省府亦有歷日不能見者公私屬請唯視貨多少舟車之利山澤之饒所在推固刻剝六鎮交通互市歲入利息以巨萬萬計逼奪鄰舍以廣其居遠近苦之京兆王繼自以父子權位太盛固請以司徒讓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崔光夏四月庚子以繼爲大保侍中如故繼固辭不許士寅以崔光爲司徒侍中祭酒著作如故 魏牒云具仁至柔然波羅門殊驕慢無遜避心責具仁禮敬具仁不屈婆羅門乃遣大臣丘升頭等將兵二千隨具仁迎阿那瓌五月具仁還鎮具道其狀阿那瓌懼不敢進上表請還洛陽 辛巳魏南荊州刺史相叔興據所部來降六月丁卯義州刺史文僧明邊城太守白守德據所部降魏皆蠻酋也魏以僧明爲西豫州刺史守德爲義州刺史 癸卯瓌琰殿火延燒後宮三千間 秋七月丁酉以大匠卿裴邃爲信武將軍假督衆軍討義州破魏義州刺史封壽於檀公岷遂圍其城壽請降復取義州魏以尚書左丞張普惠爲行臺將兵救之不及以裴邃爲豫州刺史鎮合肥邃欲襲壽陽陰結壽陽民李瓜花等爲內應邃已勒兵爲期日恐魏覺之先移魏揚州云魏始於馬頭置戍如聞復欲脩白捺故城若爾便稍相侵逼此亦須營歐陽設交境之備今

板卒已集唯聽信還楊州刺史長孫稚謀於僚佐皆曰此無脩白捺之意宜以實報之錄事參軍揚侃曰白捺小城本非形勝遂好狡數今集兵遣移恐有它意稚大痛曰錄事可亟作移報之侃報移曰彼之募兵想別有意何為妄構白捺佗人有心予忖度之勿謂秦無人也遂得移以為魏人已覺即散其兵爪花等以失期遂相告發伏誅者十餘家稚觀之子悅播之子也 初高車王彌俄突死其眾悉歸噉後數年噉遣彌俄突弟伊匐帥餘眾還國伊匐擊柔然可汗婆羅門大破之婆羅門帥十部落詣涼州請降於魏柔然餘眾數萬相帥迎阿那瓌阿那瓌答稱本國大亂百姓別居迭相抄掠當今北人鵠望待拯乞依前恩賜給精兵一萬送臣積北撫定荒民詔付中書門下博議涼州刺史袁翻以為自國家都洛以來蠕蠕高車迭相吞噬始則蠕蠕授首既而高車被擒今高車自奮於衰微之中克雪讎恥誠由種類繁多終不能相滅自二虜交關邊境無塵數十年矣此中國之利也今蠕蠕兩主相繼歸誠雖戎狄禽獸終無純固之節然存亡繼絕帝王本務若弃而不受則虧我大德若納而撫養則損我資儲或全徙內地則非直其情不願亦恐終為後患劉石是也且蠕蠕尚存則高車猶有內顧之憂未暇窺窬上國若其全滅則高車跋扈之勢豈易可知今蠕蠕雖亂而部落猶眾處

碁布以望舊主高車雖疆未能盡服也愚謂蠕蠕二主並互存之居阿那瓌於東處婆羅門於西分其降民各有攸屬阿那瓌所居非所經見不敢臆度婆羅門請修西海故城以處之西海在酒泉之北去高車所居金山千餘里實比虜往來之衝要土地沃衍大宜耕稼宜遣一良將配以兵仗監護婆羅門因令屯田以省轉輸之勞其北則臨大磧野獸所聚使蠕蠕射獵彼此相資足以自固外以輔蠕蠕之微弱內亦防高車之畔換此安邊保塞之長計也若婆羅門能收離聚散復與其國者漸今北轉徙度流沙則是我之外藩高車劫敵西北之虞可以無慮如其茲回返覆不過為逋逃之寇於我何損哉朝議是之九月柔然可汗俟陁伐詣懷朔鎮請兵且迎阿那瓌那瓌之兄也冬十月錄尚書事高陽王雍等奏懷朔鎮北吐若奚泉原野平沃請置阿那瓌於吐若奚泉婆羅門於故西海郡令各帥部落收集離散阿那瓌所居既在境外宜少優遣婆羅門不得比之其婆羅門未降以前蠕蠕歸化者宜悉令州鎮部送懷朔鎮以付阿那瓌詔從之 十一月癸丑魏侍中車騎大將軍袁剛加儀同三司 魏以東益南秦氏皆及庚辰以秦州刺史河間王琛為行臺以討之琛恃劉騰之勢貪暴無所畏忌大為氏所敗中尉彈奏會赦除名尋復王爵魏以安西將軍元洪超兼尚書行臺詣鄯煙安置柔然

婆羅門

三年春正月庚子以尚書令表昂為中書監吳郡太守
 王暕為尚書左僕射 辛亥魏主耕藉田 魏宋雲與
 惠生自洛陽西行四千里至赤嶺乃出魏境又西行再
 甚至乾羅國而還二月達洛陽得佛經一百七十部
 高車王伊圖遣使入貢于魏夏四月庚辰魏以伊圖為
 鎮西將軍西海郡公高車王久之伊圖與柔然戰敗其
 弟越居殺伊圖自立 五月壬辰朔日有食之既 癸
 巳大赦 冬十一月甲午領軍將軍始興忠武王曄卒
 乙巳魏主祀園立 初魏世宗以玄始督邊陲命更
 造新曆至是著作郎崔光表取盪寇將軍張龍祥等九
 家所上曆候驗得失合為一曆以壬子為元應魏之水
 德命曰正光曆丙午初行正光曆大赦 十二月乙酉
 魏以車騎大將軍尚書右僕射元欽為儀同三司太保
 京兆王繼為太傅司徒崔光為太保 初太子統之未
 生也上養臨川王宏之子正德為子正德少羸險上即
 位正德意望東宮及太子統生正德還本賜爵西華侯
 正德快不快意常蓄異謀是歲正德自黃門侍郎為
 輕車將軍頃之亡奔魏自稱廢太子避禍而來魏尚書
 左僕射蕭寶夤表曰豈有伯為天子父作揚州弃彼
 密親速投它國不如殺之由是魏人待之甚薄正德乃
 殺一小兒稱為己子遠營葬地魏人不疑明年復自魏

實治通鑑 卷一百四十九

逃歸上泣而誨之復其封爵 柔然阿那瓌求藥為種
 魏與之萬石婆羅門帥部落叛魏亡歸噉噉魏以平西
 府長史代人費穆兼尚書右丞西北道行臺將兵討之
 柔然遁去穆謂諸將曰戎狄之性見敵即走乘虛復出
 若不使之破膽終恐疲於奔命乃簡練精騎伏於山谷
 以步兵之羸者為外營柔然軍至奮擊大破之婆羅門
 為涼州軍所擒送洛陽

四年春正月辛卯上祀南郊大赦丙午祀明堂二月乙
 亥耕藉田 柔然大飢阿那瓌帥其眾入魏境表求賑
 給己亥魏以尚書左丞元孚為行臺尚書持節撫諭柔
 然孚譴之孫也將行表陳便宜以為蠕蠕久來疆大昔
 在代京常為重備今天祚大魏使彼自亂亡替首請服
 朝廷鳩其散亡禮送令返空因此時善思遠策昔漢宣
 之世呼韓款塞漢遣董忠韓昌領邊郡士馬送出朔方
 因留衛助又光武時亦使中郎將段彬置安集掾史隨
 單于所在察動靜今宜略依舊事借其閑地聽其田
 牧粗置官屬示相慰撫嚴戒邊兵因令以察使親不至
 矯詐疎不容反叛最策之得者也魏人不從 柔然俟
 匪伐入朝于魏 三月魏司空劉騰卒宦官為騰義息
 重服者四十餘人衰絰送葬者以百數朝貢送葬者塞
 路滿野 夏四月魏元孚持白虎幡勞阿那瓌於柔玄
 懷荒二鎮之間阿那瓌眾號三十萬陰有異志遂拘留

乎載以輜車每集其衆坐乎東廂稱爲行臺甚加禮敬
 引兵而南所過剽掠至平城乃聽乎還有司奏乎辱命
 抵罪甲申魏遣尚書李崇左僕射元纂帥騎十萬擊
 柔然阿那瓌聞之驅良民二千公私馬牛羊數十萬北
 遁崇追之三十餘里不及而還纂使繼曹參軍于謹帥
 騎二千追柔然至郁對原前後十七戰屢破之謹忠之
 從曾孫也性深沈有識量涉獵經史少時屏居閭里不
 求仕進或勸之仕謹曰州郡之職昔人所鄙台鼎之位
 須待時來纂聞其名而辟之後帥輕騎出塞覘倭屬鐵
 勒數千騎奄至謹以衆寡不敵退必不免乃散其衆騎
 使匿叢薄之間又遣人升山指麾若部合軍衆者鐵勒
 望見雖疑有伏兵自恃其衆進軍逼謹謹以常乘駿馬
 一紫一騮鐵勒所識乃使二人各乘一馬突陣而出鐵
 勒以爲謹也爭逐之謹帥餘軍擊其追騎鐵勒遂走謹
 因得入塞李崇長史鉅鹿魏蘭根說崇曰昔緣邊初置
 諸鎮地廣人稀或徵發中原疆宗子弟或國之肺腑寄
 以瓜牙中年以來有司號爲府戶役同廝養官婚班齒
 致失清流而本來族類各居榮顯顧瞻彼此理當憤怨
 空改鎮立州分置郡縣凡是府戶悉免爲民入仕次叙
 一準其舊文武兼用威恩並施此計若行國家庶无此
 顧之慮矣崇爲之奏聞事寢不報 初元又旣幽胡太
 后帝入直於魏主所居殿側由盡伎媚帝由是寵信之

又出入禁中恒令勇士持兵以自先後時出休於千秋
 門外施木欄楯使腹心防守以備竊發士民求見者選
 對之而已其始執政之時矯情自飾以謙勤接物時事
 得失頗以關懷既得志遂自驕懷嗜酒好色貪吝賈賄
 與奪任情紀綱壞亂父京兆王繼尤貪縱與其妻子各
 受賂遺請屬有司莫敢違者乃至郡縣小吏亦不得公
 選牧守令長率皆貪汙之人由是百姓困窮人人思亂
 武衛將軍于景忠之弟也謀廢之又黜爲懷荒鎮將及
 柔然入寇鎮民請糧景不肯給鎮民不勝忿遂反執景
 殺之未幾汝野鎮民破六韓拔陵聚衆反殺鎮將改元
 真王諸鎮華夷之民往往響應拔陵引兵南侵遣別帥
 衛可孤圍武川鎮又攻懷朔鎮尖山賀拔度拔及其三
 子允勝岳皆有材勇懷朔鎮將楊鈞擢度拔爲統軍三
 子爲軍主以拒之 魏景明之初世宗命宦者白整爲
 高祖及文昭高后鑿二佛龕於龍門山皆高百尺永平
 中劉騰復爲世宗鑿一龕至是二十四年凡用十八萬
 二千餘工而未成 秋七月辛亥魏詔見在朝官依令
 七十合解者可給本官半祿以終其身 九月魏詔侍
 中太尉汝南王悅入居門下與丞相高陽王雍參決尚
 書奏事 冬十月庚午以中書監中衛將軍表昂爲尚
 書令即本號開府儀同三司 魏平恩文宣公崔光疾
 篤魏主親撫視之拜其子勵爲齊州刺史爲之撤樂罷

遊眺丁酉光卒帝臨哭之慟為減常膳光寬和樂善終日怡怡未嘗忿恚于忠元又用事以光舊德尊敬之事多資決而不能收裴郭清河之死時人比之張禹胡廣光且死薦都官尚書賈思伯為侍講帝從思伯受春秋思伯雖貴傾身下士或問思伯曰公何以能不驕思伯曰衰至便驕何常之有當世以為雅談 十一月癸未朔日有食之甲辰尚書左僕射王暕卒 梁初唯揚荆郢江湘梁益七州用錢交廣用金銀餘州雜以穀帛交易上乃鑄五銖錢肉好周郭皆備別鑄無肉郭者謂之女錢民間私用古錢交易禁之不能止乃議盡罷銅錢十二月戊午始鑄鐵錢 魏以汝南王悅為太保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四十九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五十

魏高祖武皇帝六年 三月魏以臨淮王彧都督北討諸軍事討破六韓拔陵夏四月高平鎮民赫連恩等又推救勒酋長胡琛為高平王攻高平鎮以應拔陵魏將盧祖遷擊破之琛北走衛可孤攻懷朔鎮經年外援不至楊鈞使質拔陵詣臨淮王彧告急勝募敢死少年十餘騎夜伺隙潰圍出賊騎追及之勝曰我質拔破胡也賊不敢逼勝見或於雲中說之曰懷朔被圍旦夕淪陷大王今頓兵不進懷朔若陷則武川亦危賊之銳氣百倍雖有良平不能為大王計矣或許為出師勝還復突圍而入鈞復遣勝出規武川武川已陷勝馳還懷朔亦潰勝父子俱為可孤所虜五月臨淮王彧與破六韓拔陵戰於五原兵敗或坐削除官爵安北將軍隴西李叔仁又敗於白道賊勢日盛魏主引丞相令僕尚書侍中黃門於顯陽殿問之曰今寇連恒朔逼近金陵計將安出吏部尚書元脩義請遣重臣督軍鎮恒朔以捍寇帝曰去歲阿那瓌叛亂遣李崇北征崇上表求改鎮為州朕以舊章難革不從其請李崇此表開

高祖武皇帝六年

梁紀六 魏大荒落凡二年

光奉 勅編集

鎮戶非其之心致有今日之患但既往難追聊復略論耳然崇貴威重器識英敏意欲還遣崇行何如僕射蕭寶夤等皆曰如此實合羣望崇曰臣以六鎮遐僻邊遠寇戎欲以慰悅彼心豈敢專之為亂臣罪當就死陛下赦之今更遣臣此行正其報恩改過之秋但臣年七十加之疲病不堪軍旅願更擇賢材帝不許脩義大賜之子也 ○臣光曰李崇之表乃所以銷禍於未萌制勝於無形魏肅宗既不能用及亂生之日曾無愧謝之言乃更以為崇罪彼不明之君焉可與謀哉詩云聽言則對誦言如醉匪用其良覆俾我惇其是之謂矣

壬申加崇使持節開府儀同三司北討大都督命撫軍將軍崔暹鎮軍將軍廣安王深皆受崇節度深嘉之子也 六月以豫州刺史裴讓督征討諸軍事以伐魏

魏自破六韓拔陵之反二夏幽涼寇盜蜂起秦州刺史李彥政刑殘虐在下皆怨是月城內薛珍等聚黨突入州門擒彥政之推其黨莫折大提為帥大提自稱秦王魏遣雍州刺史元志討之初南秦州豪右楊松柏兄弟數為寇盜刺史博陵崔游誘之使降引為主簿授以辭色使誘下羣氏既而因宴會毒殺斬之由是所部莫不猜懼遊聞李彥政死自知不安欲逃去未果城民張長命韓祖香孫掩等攻游殺之以城應大提大提遣其黨卜胡襲高平克之殺鎮將赫連略行臺高元榮大提尋卒

子令生自稱天子置百官改元天建 丁酉魏大赦

秋七月甲寅魏遣吏部尚書元脩義兼尚書僕射為西道行臺師諸將討莫折念生 崔暹遣李崇節度東破六韓拔陵戰于白道大敗單騎走還拔陵并力攻崇崇力戰不能禦引還乘中與之相持廣陽王深上言先朝都平城以北邊為重盛簡親賢擁麾作鎮配以高門子弟以死防邊非唯不廢仕官乃更獨得復除當時人物忻慕為之太和中僕射李冲用事涼州土人悉免廝役帝鄉舊聞仍防邊戍自非得罪當世莫肯與之為伍本鎮驅使但為虞候白直一生推遷不過軍主然其同族留京師者得上品通官在鎮者即為清途所隔或多逃逸乃峻邊立之格鎮人不聽浮遊在外於是少年不得從師長者不得遊官獨為匪人之言之流涕自定鼎伊洛邊任益輕唯底滯凡才乃出為鎮將轉相模習專事聚斂或諸方藝吏犯罪配邊為之指蹤政以賄立邊人無不切齒及阿那瓌背恩縱掠發奔命追之十五萬衆度沙漠不日而還邊人見此援師遂自意輕中國尚書令臣崇求改鎮為州抑亦先覺朝廷未許而高闕戍主御下失和拔陵殺之遂相帥為亂攻城掠地所過夷滅王師屢兵賊黨日盛此段之舉指望銷平而崔暹隻輪不返臣崇與臣遠巡復路相與還火雲中將士之情莫不解體今日所慮非止西北將恐諸鎮尋亦如此天下之

事何易可量書奏不省詔徵崔暹蔡廷尉暹以女岐田
園賂元义卒得不坐 丁丑莫折念生遣其都督楊伯
年等攻仇鳩河池二戍東益州刺史魏子建遣將軍伊
祥等擊破之斬首千餘級東益州本氏王楊紹先之國
將佐皆以城民動勇二秦反者皆其族類請先收其器
械子建曰城民數經行陳撫之足以爲用急之則腹背
爲患乃悉召城民慰諭之既而斬分其父兄子弟外戍
諸郡內外相顧卒無叛者子建蘭根之族兄也 魏涼
州幢帥干菩提等執刺史宋穎據州反 八月庚寅徐
州刺史成景雋拔魏重城 魏負外散騎侍郎李苗上
書曰凡食少兵精利於速戰糧多卒敗事宜持久今隴
賊猖狂非有素養雖據兩城本無德義其勢在於疾攻
日有降納遲則人情離沮坐待崩潰夫雖至風舉逆者
求萬一之功高壁際壘王師有全制之策但天下久素
人不曉兵奔利不相待逃難不相顧將無憑令士非教
習不思長久之計各有輕敵之心如今隴東不守濟軍
敗散則兩秦遂彊三輔危弱國之右臂於斯廢矣宜勸
大將堅壁勿戰別命偏裨帥精兵數千出麥積崖以襲
其後則濟岐之下羣狄自散魏以苗爲統軍與別將淳
于誕俱出吳益練魏子建未至莫折念生遣其弟高陽
王天生將兵下隴甲午都督元志與戰於隴口志兵敗
奔東保岷州 東西諸叛皆叛魏附於破六韓拔

陵魏主始思李崇及廣陽王深之言丙申下詔諸州鎮
軍實非有罪配練者皆免爲民改鎮爲州以懷朔鎮爲
朔州更命朔州曰雲州遣兼黃門侍郎鄒道元爲大使
撫慰六鎮時六鎮已盡叛道元不果行先是代人遷洛
者多爲選部所抑不得任進及六鎮叛元义乃用代來
寒人爲傳詔以慰悅之廷尉評代人山偉奏記稱文德
美义權倖爲尚書二千石郎 秀容人乞伏莫于聚眾
攻郡殺太守丁酉南秀容牧子萬于乞真反殺太僕卿
陸延秀容酋長爾朱榮討平之榮羽健之女孫也其祖
代勤嘗出獵部民射虎誤中其解代勤拔箭不復推問
所部莫不感悅官至肆州刺史賜爵梁郡公八年九十餘
而卒子新興立新興時畜牧尤蕃息牛羊駝馬色別爲
羣彌漫川谷不可勝數魏每出師新興輒獻馬及資糧
以助軍高祖嘉之新興老請傳爵於子榮魏朝許之榮
神機明使御衆嚴整時四方兵起榮陰有大志散其畜
牧資財招合驍勇結納豪傑於是榮景司馬子如寶顯
度及五原段榮本實素皆往依之顯度顯智之兄也
戊戌莫折念生遣都督營雙文魏盤頭郡東益州刺
史魏子建遣將軍寶念祖擊破之 九月戊申成景雋
拔魏離陵戊午北兖州刺史趙景佐圍荆山裴遠帥騎
三千襲壽陽壬戌夜斬關而入克其外郭魏揚州刺史
長孫稚禦之一日九戰後軍棄秀成失道不遂還引兵

遷別將擊魏淮陽魏使行臺獻道元都督河間王琛救
壽陽安樂王鑒救淮陽鑒諍之子也 魏西道行臺元
脩義得風疾不能治軍主申魏以尚書左僕射齊王肅
寶寅為西道行臺大都督帥諸將討莫折念生 宋穎
密求救於吐谷渾王伏連籌伏連籌自將救涼州于菩
提弃城走追斬之城民趙天安等復推朱穎為刺史
河間王琛軍至西碛石解渴陽圍復荆山成青箕二州
刺史王神念與戰為琛所敗冬十月戊寅裴邃元樹攻
魏建陵城克之辛巳拔曲木掃虜將軍彭寶孫拔琅邪
魏涇州城民劉安定就德興執刺史李仲遵據城反
城民王惡兒斬安定以降德興東走自稱燕王 胡琛
遣其將宿勤明達寇幽夏北華三州壬午魏遣都督北
海王顥帥諸將討之顥詳之子也 甲申彭寶孫拔檀
丘辛卯裴邃拔狄城丙申又拔覽城進屯黎漿壬寅魏
東海太守韋敬欣以司吾城降定遠將軍曹世宗拔曲
陽甲辰又拔秦墟魏守將多弃城走 魏使黃門侍郎
盧同持節詣營州慰勞就德興降而復反詔以同為幽
州刺史兼尚書行臺同屢為德興所敗而還 魏朔方
胡反圍夏州刺史源子雍城中食盡棄馬皮而食之眾
無貳心子雍欲自出來糧留其子延伯守統萬將佐皆
曰今四方離叛糧盡援絕不若父子俱去子雍泣曰吾
世荷國恩當畢命此城但無食可守故欲往東州為諸

君營數月之食若幸而得之保全必矣乃帥羸弱詣東
夏州運糧延伯與將佐哭而送之子雍行數日胡帥曹
阿各拔邀擊擒之子雍遣人齎書救城中努力固守
闔城憂懼延伯諭之曰吾父吉凶不可知方寸焦爛但
奉命守城所為者重不敢以私害公諸君幸得此心於
是眾感其義莫不奮勵子雍雖被擒胡人常以民禮事
之子雍為陳楊福勸阿各拔降會阿各拔卒其弟桑生
竟帥其眾隨子雍降子雍見行臺北齊王顥具陳諸賊
可滅之狀顥給子雍兵令其先驅時東夏州闔境皆反
所在屯結子雍轉鬪而前九旬之中凡數十戰遂平東
夏州徵稅粟以饋統萬二夏由是獲全子雍懷之子也
魏廣陽王深上言今六鎮盡叛高車二部亦與之同
以此疲兵擊之必無勝理不若選練精兵守恒州諸要
更為後圖遂與李崇引兵還平城崇謂諸將曰雲中者
白道之衝賊之咽喉若此地不全則并肆寇矣當留一
人鎮之誰可者眾舉齊穆崇乃請得為朔州刺史 賀
拔度拔父子及武川宇文肱糾合鄉里豪傑共襲衛可
孤殺之度拔尋與鐵勒戰死肱連巨歸之方孫也李崇
引國子博士祖瑩為長史廣陽王深奏瑩詐增首級盜
沒軍資瑩坐除名崇亦免官別將傲還深車撤重政
莫折天生進攻魏岐州十一月戊申隋之執都督元志
及刺史裴芬之送莫折念生殺之念生又使卜胡等寇

伯曰此賊非老奴敵也明公但安坐觀老奴破之矣亥延伯勒兵出寶寅與軍繼其後天生悉乘逆戰延伯身先士卒陷其前鋒將士盡銳競進大破之俘斬十餘萬追奔至小龍岐雍及隴東皆平將士皆留掠掠天生遂塞隴道由是諸軍不能進寶寅破死川俘其民以為奴婢以美女十人賞岐州刺史魏蘭蘭報辭曰此縣介於疆寇不能自立故附從以救死官軍之至宜矜而撫之奈何助賊為虐弱以為賊役乎悉求其父兄而歸之己已裴邃拔魏新蔡郡詔侍中領軍將軍西昌侯蕭藻將軍前驢南兖州刺史豫章王綜與諸將繼進突西裴邃拔鄭城汝穎之間所在響應魏河間王琛等懼遠威名軍於城父累月不進魏朝遣廷尉少卿崔孝芬持節齎齎庫力以趣之孝芬挺之子也琛至壽陽欲出兵仗戰長孫稚以為久雨未可出琛不聽引兵五萬出城擊邃邃為四甄以待之使直閣將軍李祖儻先挑戰而偽退稚琛悉眾追之四甄競發魏師大敗斬首萬餘級琛走入城推勒兵而殺遂閉門自固不敢復出魏安樂王娶將兵討元灋僧擊元略於彭城南略大敗與數十騎走入城鑿不設備灋僧出擊大破之鑿單騎奔歸將軍王希聯拔魏南陽平執太守薛曇高曇高虎子之子也甲戌以灋僧為司空封始安郡公魏以安王延明為東道行臺臨淮王或為都督以擊彭城魏以京

兆王繼為太尉二月乙未趙景悅拔魏龍亢初魏劉騰既卒胡太后及魏主左右防衛微緩元義亦自寬時出遊於外留連不返其所親諫又不納太后察知之去秋太后對帝謂羣臣曰今隔絕我母子不聽往來復何用我為我當出家脩道於嵩山閉居寺耳因欲自下髮帝及羣臣叩頭泣涕教勸苦請太后聲色愈厲帝乃宿於嘉福殿積數日遂與太后密謀黜義然帝深匿形迹太后有忿惠欲得往來顯陽之言皆以告義又對義流涕叙太后欲出家憂怖之心日有數四義殊不以為疑乃勸帝從太后所欲於是太后數御顯陽殿二宮無復禁礙又舉元灋僧為徐州灋僧及太后數以為言義深愧悔丞相高陽王雍雖位居上而深畏憚之會太后與帝遊洛水雍邀二宮幸其第日晏帝與太后至雍內室從者皆不得入遂相與定圖義之計於是太后謂之曰元郎若忠於朝廷無及心何故不去領軍以餘官輔政又甚懼免冠求解領軍乃以義為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尚書令侍中領左右戊戌魏大赦壬辰莫折念生遣都督楊紇等攻仇池郡行臺魏子建擊破之三月己酉上幸白下城復行六軍頓所乙丑命豫章王綜權領彭城都督眾軍并攝徐州府事己巳以元灋僧之子景隆為衡州刺史景仲為廣州刺史上召灋僧及元略還建康灋僧驅彭城吏民萬餘人南渡灋

僧至建康上寵待其厚元略惡其為人與之言未嘗笑

魏詔京兆王繼班師北涼州刺史錫休儒等自魏

興侵魏梁州攻直城魏梁州刺史傅賢取遣其子敬紹

擊之休儒等敗還柔然王阿那瓌為魏討破六韓拔

陵魏遣滕云具仁齋雜物勞賜之阿那瓌勸衆十萬自

武川西向沃野屢破按陵兵夏四月魏主復遣中書舍

人馮傷勞賜阿那瓌阿那瓌部落浸疆自稱救運頭兵

巨伐可汗魏元義雖解兵權猶擔任內外殊不自意

有廢黜之理胡太后意猶豫未決侍中穆紹勸太后速

去之紹亮之子也潘熲有寵於魏主官官張景嵩說之

云云欲害熲熲泣訴於帝曰非獨欲殺妾又將不利

於陛下帝信之因又出伯解又侍中明旦又將入宮門

者不納辛卯太后復臨朝攝政下詔追削劉騰官爵除

義名為民情河國郎中令韓子熙上書為清河王擇訟

寬多誅元義等曰昔趙高柄秦今關東鼎沸今元義專

魏使四方雲擾開逆之端起於宋維成禍之末良由劉

騰宜梟首滄宮斬骸沈族以明其罪太后命發劉騰之

墓露散其骨籍沒家資盡殺其妻子以子熙為中書舍

人子熙麒麟之孫也初宋維父弁常曰維性疎險必敗

吾家李崇郭祚游擊亦曰伯緒凶疎終傾宋氏若得殺

身幸矣維阿附元義超遷至洛州刺史至是除名尋賜

死元之解領軍也太后以元黨與尚疆未可猝制乃以

侯剛代元為領軍以安其意尋出剛為冀州刺史加儀

同三司宋至州默為征虜將軍卒於家太后欲殺賈黎

以元黨多恐驚動內外乃出黎為濟州刺史尋遣殺之

籍沒其家唯元以妹夫未及行誅先是給事黃門侍郎

元順以剛直忤元意出為齊州刺史太后欲還為侍中

侍坐於太后元妻在太后側順指之曰陛下奈何以一

妹之故不正元元之罪使天下不得伸其冤憤太后嘿

然順澄之子也它日太后從容謂侍臣曰劉騰元義昔

邀朕求鐵券冀得不死朕賴不與韓子熙曰事關生殺

豈繫鐵券且陛下昔雖不與何解今日不殺太后懼然

未幾有告元及弟承謀誘六鎮降戶反於定州又招會

陽諸蠻擾伊闕欲為內應得其手書太后猶未忍殺

之羣臣固執不已魏主亦以為言太后乃從之賜元及

弟承死於家猶贈義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尚書令江

陽王繼廢於家病卒前幽州刺史盧同父黨除名太

后頗羣擬飾數出游幸元順面諫曰權婦人夫沒自稱

未入人首去珠玉衣不文采陛下母臨天下年垂不惑

備飾過甚何以儀刑後世太后勅而還宮后順責之曰

千里相徵豈欲衆中見辱邪順曰陛下不畏天下之笑

而取臣之一言乎順與穆紹同直順因醉入其寢所紹

擁被而起正色譴順曰身二十年侍中與卿先君座連

職事縱卿方進用何宜相排突也遂謝事還家詔論父

之乃起初鄭義之兄孫儼為司徒胡國珍行參軍私得幸於太后人未之知蕭寶寅西討以儼為關府屬太后再攝政儼請奉使還朝太后留之拜諫議大夫中書舍人領管食典御晝夜禁中每休沐太后常遣宦者隨之儼見其妻唯得言家事而已中書舍人樂安徐紇粗有文學先以諂事趙脩坐徙炮罕後還復除中書舍人又諂事清河王曄曄死出為鴈門太守還洛復諂事元叉叉敗太后以紇為曄所厚復召為中書舍人紇又諂事鄭儼儼以紇有智數仗為謀主紇以儼有內寵傾身承接共相表裏勢傾內外號為徐鄭儼更遷至中書令車騎將軍紇累遷至給事黃門侍郎仍領舍人摠攝中書門下之事軍國詔令莫不申之紇有機辯彊力終日治事略無休息不以為勞時有急詔令數吏執筆或行或卧人別占之造次俱成不失事理然無經國大體專好小數見人矯為恭謹遠近輻湊附之給事黃門侍郎表讎李神軌比領中書舍人為太后所信任時人云神軌亦得幸於太后眾莫能明也神軌求婚於散騎常侍盧義偉義偉不許黃門侍郎王誦謂義偉曰昔人不以一女易眾男卿豈易之邪義偉曰所以不從正為此耳從之恐禍大而誦乃堅握義偉手曰我聞有命不敢以告人女遂適他族臨婚之夕太后遣中使宣敕停之內外惶怖義偉夷然自若神軌崇之子義偉度世之孫也

胡琛據高平遣其大將萬俟醜奴宿勤明達等寇魏涇州將軍盧祖遷伊璉生討之不克蕭寶寅遣延伯既破莫折天生引兵會祖遷等於安定甲卒十二萬鐵馬八千軍威甚盛醜奴軍於安定西北七里時以輕騎挑戰大兵未交輒委走延伯恃其勇且新有功遂唱議為先驅擊之別造大盾內為鎖柱使壯士負而趨謂之排城置輜重於中戰士在外自安定北緣原北上將戰有賊數百騎詐持文書云是降薄且乞緩師寶寅延伯未及閱視宿勤明達引兵自東北至降賊自西競下覆背擊之延伯上馬奮擊遂北徑抵其營賊皆輕騎延伯軍雜步卒戰又疲乏賊乘間得入排城延伯遂大敗死傷近二萬人寶寅收眾退保安定延伯自恥其敗乃繕甲兵募驍勇復自安定西進去賊七里結營壬辰不告寶寅獨出襲賊大破之俄頃平其數柵賊見軍士揀掠散亂復還擊之魏兵大敗延伯中流失卒士卒死者萬餘人時大寇未平復失驍將朝野為之憂恐於是賊勢愈盛而羣臣自外來者太后問之皆言賊弱以求悅媚由是將帥求益立者往往不與五月夷陵列侯裴邃卒邃沈深有思略為政寬明將吏愛而憚之壬子以中護軍夏突督壽陽諸軍事馳驛代邃益州刺史臨汝侯淵猷遣其將樊文熾蕭世澄等將兵圍益州長史和安於小劔魏益州刺史郗糾遣統軍河南胡小虎崔

珍寶將兵救之文熾龍破其柵皆擄之使小虎於城下
說和安今早降小虎遂謂安曰我柵失備為賊所擒觀
其兵力殊不足言努力堅守魏行臺傅梁州援兵已至
語未終軍士以刀歐殺之西南道軍司淳于誕引兵救
小劔文熾置柵於龍鬚山上以防歸路戊辰誕奮募壯
士夜登山燒其柵梁軍望見歸路絕皆恟懼退乘而擊
之文熾大敗僅以身免虜世澄等將吏十一人斬獲萬
計魏子建以世澄購胡小虎之尸得而葬之 魏魏昌
武康伯李崇卒 初帝納齊東昏侯寵姬吳叔媛七月
而生豫章王綜宮中多疑之及叔媛寵衰然望密謂綜
曰汝七月生兒安得比諸皇子然汝太子弟第幸保富
貴勿泄也與綜相抱而泣綜由是自疑晝則譏謔如常
夜則於靜室閉戶披髮席蓐私於別室祭齊氏七廟又
微服至曲阿拜齊太宗陵聞俗說割血瀝骨漆則為父
子遂潛發東昏侯冢并自殺一男試之皆驗由是常懷
異志專伺時變綜有勇力能手制奔馬輕財好士唯留
附身故衣餘皆分施恒致聲之屢上便宜求為邊任上
未之許常於內齋布沙於地終日跣行足下生胼日能
行三百里王侯妃主及外人皆知其志而上性嚴重人
莫敢言又使通問於蕭寶夤謂之叔父為南充州刺史
不見賓客辭訟隔簾聽之出則垂帷於輿惡人識其面
及在彭城魏安豐王延明臨淮王彧將兵一萬逼彭城

勝負久未決上慮綜敗沒救綜引軍還綜恐南歸不復
得至此邊乃密遣人送降款於魏魏人皆不之信或募
人入綜軍驗其虛實無敢行者殿中侍御史濟陰鹿念
為魏監軍請行曰若綜有誠心與之盟約如其詐也何
惜一夫時兩敵相對內外嚴固愈望騎間出徑趣彭城
為綜軍所執問其來狀念曰臨淮王使我來欲有交易
耳時元略已南還綜聞之謂成景雋等曰我常疑元略
規欲反城將驗其虛實故遣左右為略使入魏軍中呼
彼一人今其人果來可遣人詠為略有疾在深室呼至
戶外令人傳言謝之綜又遣腹心安定深詭迎念密以
意狀語之念薄暮入城先引見胡龍牙龍牙曰元中山
甚欲相見故遣呼卿又曰安豐臨淮將少弱卒規復此
城容可得乎念曰彭城魏之東鄙勢在必爭得否在天
非人所測龍牙曰當如卿言又引見成景雋景雋與坐
謂曰卿不為刺客邪念曰今者奉使欲返命本朝相刺
之事更下後圖景雋為設飲食乃引至一所詎令一人
自室中出為元略致意曰我昔有以南向且遣相呼欲
聞鄉事晚來疾作不獲相見念曰且奉音旨冒險抵赴
不得瞻見內懷反側遂辭退諸將競問魏士馬多少念
盛陳有勁兵數十萬諸將相謂曰此華辭耳念曰宗朝
可險何華之有乃遣念還景雋送之於魏馬臺北望城
斷謂曰險固如此豈魏所能取念曰攻守在人何論險

固念遷於路復與梁諾申固盟約六月庚辰綜與梁諾
 及淮陰苗文龍夜出步投戎軍及旦齊內諸悶猶閉不
 開眾莫知所以唯見城外魏軍呼曰汝豫章王昨夜已
 來在我軍中汝尚何為城中求王不獲軍遂大潰魏人
 入彭城乘勝追擊梁丘復取諸城至宿預而還將佐士
 卒死沒者什七八唯陳慶之帥所部得還上聞之驚駭
 有司奏削綜爵士絕屬籍更其子直姓悖氏未旬日詔
 復屬籍封直為永新侯西豐侯正德自魏還志行無悛
 多聚天命夜剽掠殺人於道以輕軍將軍從綜北伐奔
 軍輒還上積其前後罪惡免官削爵徙臨海未至追赦
 之綜至洛陽見魏主還就館為齊東昏侯舉哀服斬衰
 三年太后以下並就館弔之賞賜禮遇甚厚拜司空封
 高平郡公丹楊王更名贊以苗文龍梁詒皆為光祿大
 夫封庶念為定陶縣子除負外散騎常侍綜長史濟陽
 江革司馬范陽祖暉之皆為魏所虜安豐王延明聞其
 才名厚遇之革稱足疾不拜延明使暉之作歌器漏刻
 銘革唾罵暉之曰卿荷國厚恩乃為虜立銘孤負朝廷
 延明聞之令革作大小寺碑祭彭祖又革辭不為延明
 將箋革虜邑曰江革行年六十今日得死為幸豈不
 為人執筆延明知不可屈乃止日給脫粟三升僅全其
 生而已上密召夏綏置還使休兵台肥侯淮堰成復進
 癸未魏大赦改元孝昌 破六韓拔陵圍魏廣陽王

深於五原軍主賈拔勝募二百人開東門出戰斬首百
 餘級賊稍退深拔軍向明州勝常為殿雲州刺史賈穆
 招撫離散四面拒敵時北境州鎮皆沒唯雲中一城獨
 存久之道路阻絕援軍不至糧仗俱盡穆奔城南奔爾
 朱榮於秀容既而詣闕請罪詔原之長流參軍于謹言
 於廣陽王深曰今寇盜蜂起未易專用武力勝也謹請
 奉大王之威命諭以禍福庶幾稍可離也深許之謹兼
 通諸國語乃單騎詣叛胡營見其酋長開示恩信於是
 西部鐵勒酋長七列河等將三萬餘人南詣深降深欲
 引兵至折敷嶺迎之謹曰破六韓拔陵兵勢甚盛聞也
 列河等來降必引兵邀之若先據險要未易敵也不若
 以七列河餌之而伏兵以待之必可破也深從之拔陵
 果引兵邀擊七列河盡俘其眾伏兵發拔陵大敗復得
 七列河之眾而還柔然頭兵可汗大破破六韓拔陵斬
 其將孔雀等拔陵避柔然南渡河將軍李叔仁以拔
 陵稍逼求援於廣陽王深深帥眾赴之賊前後降附者
 二十萬人深與行臺元纂表之於恒州北別立郡縣安
 置降戶隨宜賑資息其亂心魏朝不從詔黃門侍郎楊
 置分處之於冀定瀛三州就食深謂纂曰此輩復為之
 活矣 秋七月壬戌大赦 八月魏宗玄鎮民社洛周
 聚眾反於上谷改元真王攻沒郡縣高歡蔡儁尙景及
 段榮安元彭樂皆從之洛周圍魏燕州刺史博陵崔東

九月丙辰魏以幽州刺史常景兼尚書爲行臺與幽州都督元譚討之景爽之孫也自虜龍塞至軍都關皆置兵守險譚屯居庸關冬十月吐谷渾遣兵擊趙天安天安降涼州復爲魏平西將軍高徽奉使噉噉還至枹罕會河州刺史元祚卒前刺史梁劍之子景進引莫折念生兵圍其城長史元永等推微行州事勒兵固守景進亦自行州事微請兵於吐谷渾吐谷渾救之景進敗走微湖之孫也魏方有事西北二荆西郡羣蠻皆反斷三鷓路殺都督寇掠北至襄城汝水有冉氏向氏田氏種落最盛其餘大者萬家小者千室各稱王侯屯據險要道路不通十二月壬午魏主下詔曰朕將親御六帥掃蕩通穢今先討荆蠻疆理幸服時羣蠻引梁將曹義宗等圍魏荆州魏都督程暹將兵數萬救之至魯陽不敢進魏更以臨淮王彧爲征南大將軍將兵討魯陽蠻司空長史辛雄爲行臺左丞東趣葉城別遣征虜將軍裴衍恒農太守京兆王罷將兵一萬自武關出通三鷓路以救荆州衍等未至彧軍已屯汝上州郡被蠻寇者爭來請救彧以處分道別不欲應之辛雄曰今裴衍未至王士衆已集蠻左唐突擾亂近畿王東麾關外見可而進何論別道彧恐後有得失之責激雄符下雄以羣蠻聞魏王將自出心必震動可乘勢破也遂符彧軍令速赴擊羣蠻聞之果散走魏主欲自出討賊中書令

袁翻諫而止辛雄自軍中上疏曰凡人所以臨陳忘身觸白刃而不憚者一求榮名二貪重賞三畏刑罰四避禍難非此數者雖聖王不能使其臣慈父不能厲其子矣明王深知其情故賞必行罰必信使親疎貴賤勇怯賢愚聞鐘鼓之聲見旌旗之列莫不奮激競赴敵場豈慙父生而樂速死哉利害懸於前欲罷不能自秦隴逆節蠻左亂常已歷數年凡在戎役數十萬人杆櫓三方敗多勝少勦其所由皆不明賞罰之故也陛下雖降明詔賞不移時然將士之勲歷稔不決亡軍之卒晏然在家是使節士無所勸募庸人無所畏懼進而擊賊死交而賞賒退而逃散身全而無罪比其所以望敵奔沮不肯盡力者也陛下誠能號令必信賞罰必行則軍威必張盜賊必息矣疏奏不省曹義宗等取魏順陽馬圍襲裴衍等戰於淝陽義宗等敗退衍等復取順陽進圍馬圍洛州刺史童紹以馬圍城堅衍等糧少上書言其必敗未幾義宗擊衍等破之復取順陽魏以王罷爲荆州刺史邵陵王綸攝南徐州事在州喜怒不怙肆行非灑越遊市里問賈鮪者曰刺史何如對言疎虐綸怒令吞鮪而死百姓惶駭道路以目嘗逢喪車奪孝子服而著之匍匐號叫箠帥懼罪密以聞上始嚴責綸不能改於是遣代綸悻慢逾甚乃取一老公短瘦頽上者加以袞冕置之高坐朝以爲君自陳無罪使就坐刺梳捶之於庭

又作新棺財司馬崔會意以輜車挽歌為送葬之禮使
 姬乘車悲號會意不能堪輕騎還都以聞上恐其奔逸
 以禁兵取之將於獄賜盡太子統流涕固諫得免戊子
 免綸官削爵土 魏山胡劉彞升及自稱天子置百官
 初敕勒酋長斛律金事懷朔鎮將楊鈞為軍主行兵
 用匈奴漢胡塵知馬步多少嗅地知軍遠近及破六韓
 拔陵反金擁眾歸之拔陵署金為王既而知拔陵終無
 所成乃詣靈州降仍稍引其眾南出黃瓜堆為杜洛周
 所破脫身歸爾朱榮榮以為別將

資治通鑑卷第一百五十

資治通鑑卷第一百五十一

魏安州石離穴城斛鹽三戍兵反應杜洛周
 眾合二萬洛周自松岍赴之行臺常景使別將崔仲哲
 屯軍都關以邀之仲哲戰沒元譚軍夜潰魏以別將李
 琚代譚為都督仲哲秉之子也 初魏廣陽王深通於
 城陽王徽之妃徽為尚書令為胡太后所信任會恒州
 人請深為刺史徽言深心不可測及杜洛周反五原降
 戶在恒州者謀奉深為主深懼上書求還洛陽魏以左
 衛將軍楊津代深為北道大都督詔深為吏部尚書徽
 長壽之孫也五原降戶鮮于脩禮等帥比鎮流民反於
 定州之左城攻元魯與引兵向州城州兵禦之不利楊
 津至靈丘聞定州危迫引兵救之入據州城脩禮至津
 欲出擊之長史許被不聽津手劒擊之被走得免津開
 門出戰斬首數百賊退入心少安詔尋以津為定州刺
 史兼北道行臺魏以楊州刺史長孫稚為大都督北討
 諸軍事與河間王琛共討脩禮 二月甲戌北伐眾軍
 解嚴 魏西部敕勒斛律洛陽反於桑乾西與費也頭

梁紀七 起承光武并盡強
圍協洽凡二年

高祖武皇帝七

光奉

勅編集

普通七年春正月辛丑朔大赦 壬子魏以汝南王悅
 領太尉 魏安州石離穴城斛鹽三戍兵反應杜洛周
 眾合二萬洛周自松岍赴之行臺常景使別將崔仲哲
 屯軍都關以邀之仲哲戰沒元譚軍夜潰魏以別將李
 琚代譚為都督仲哲秉之子也 初魏廣陽王深通於
 城陽王徽之妃徽為尚書令為胡太后所信任會恒州
 人請深為刺史徽言深心不可測及杜洛周反五原降
 戶在恒州者謀奉深為主深懼上書求還洛陽魏以左
 衛將軍楊津代深為北道大都督詔深為吏部尚書徽
 長壽之孫也五原降戶鮮于脩禮等帥比鎮流民反於
 定州之左城攻元魯與引兵向州城州兵禦之不利楊
 津至靈丘聞定州危迫引兵救之入據州城脩禮至津
 欲出擊之長史許被不聽津手劒擊之被走得免津開
 門出戰斬首數百賊退入心少安詔尋以津為定州刺
 史兼北道行臺魏以楊州刺史長孫稚為大都督北討
 諸軍事與河間王琛共討脩禮 二月甲戌北伐眾軍
 解嚴 魏西部敕勒斛律洛陽反於桑乾西與費也頭

牧子相連結三月甲寅游擊將軍爾朱榮擊破洛陽於
深井牧子於河西夏四月乙酉臨川靖惠王宏卒
魏大赦癸巳魏以侍中車騎大將軍城陽王徽為儀
同三司徽與給事黃門侍郎徐紇共毀侍中元順於太
右出為護軍將軍太常卿順奉辭於西遊園紇侍側順
指之謂太后曰此魏之幸也魏國不亡此終不死紇脅
肩而出順抗聲叱之曰爾刀筆小才正堪供几案之用
豈應汗辱門下戮我彝倫因振衣而起太后默然魏
朔州城民解于阿胡等據城反杜洛周南出鈔掠
城魏常景遣統軍梁仲禮擊破之丁未都督李瑒與洛
問戰於薊城之此敗沒常景帥眾拒之洛周引還上谷
長孫稚行至鄴詔解大都督以河間王琛代之稚上
言鄴與琛同在淮南琛敗臣全遂成私隙今難以受其
節度魏朝不聽前至呼沱稚未欲戰琛不從解于脩禮
邀擊稚於五鹿琛不赴救稚軍大敗稚琛並坐除名
五月丁未魏主下詔將北討內外戒嚴既而不行
州刺史元略自至江南晨夕哭泣常如君喪及魏元叉
死胡太后欲召之知略因刀雙獲免徵雙為光祿大夫
遣江革祖暉之南還以求略上備禮遣之寵贈甚厚略
始濟淮魏拜略為侍中賜爵義陽王以司馬始賓為給
事中栗法光為本縣令刀昌為東平太守刀雙為西兗
州刺史凡略所過一殮一宿皆負之魏以丞相高陽

王雍為大司馬復以廣陽王深為大都督討鮮于脩禮
章武王融為左都督裴衍為右都督並受深節度深以
其子自隨城陽王徽言於太后曰廣陽王驕其愛子握
兵在外將有異志乃敕融衍潛為之備融衍以敕示深
深懼事無大小不敢自決太后使問其故對曰微街臣
次骨臣疏遠在外微之構臣無所不為自微執政以來
臣所表請多不從允微非但害臣而已從臣將士有勲
勞者皆見排抑不得比它軍仍深被憎嫉或因其有罪
加以深文至於殊死以是從臣行者莫不悚懼有言臣
善者視之如仇讎言臣惡者待之如親戚微居中用事
朝夕欲陷臣於不測之誅臣何以自安陛下若使微出
臨外州臣無內顧之憂庶可以畢命賊庭展其忠力太
右不聽微與中書舍人鄭儼等更相阿黨外似柔謹內
實苞心賞罰任情魏政由是愈亂戊申魏燕州刺史
崔暹帥眾奔城奔定州乙丑魏以安西將軍宗正珍
孫為都督討汾州反胡六月魏絳蜀陳健賊聚聚友
自號始建王魏以假鎮西將軍長孫稚為討蜀都督別
將河東薛脩義輕騎兩雙熾燾下曉以利害雙熾即降
詔以脩義為龍門鎮將丙子魏徙義陽王略為東平
王項之遷大將軍尚書令為胡太后所委任與城陽王
微相埒然徐鄭用事略亦不敢違也杜洛周遣都督
王曹乞直等將兵掠薊南秋七月丙午行臺常景遣都

督于榮等擊之於栗園大破之斬曹純真及將卒三千餘級洛周帥兼南趙范陽景與榮等又破之魏僕射元纂以行臺鎮恒州鮮于阿胡擁朔州流民寇恒州戊申陷平城纂奔冀州上聞淮堰水饑壽陽城幾沒復遣郢州刺史元樹等自北道攻黎襄豫州刺史夏彦章等自南道攻壽陽八月癸巳賊帥元洪業斬鮮于脩禮請降于魏賊黨葛榮復聚眾自立魏安北將軍都督相朔討虜諸軍事爾朱榮過肆州肆州刺史尉慶賓乞之據城不出榮怒舉兵襲肆州執慶賓還秀容署其從叔羽生為刺史魏朝不能制初賀拔允及弟勝岳從元纂在恒州平城之陷也允兄弟相失岳奔爾朱榮勝奔肆州榮克肆州得勝大喜曰得卿兄弟天下不足平也以為別將軍中大事多與之謀九月己酉鄱陽忠烈王恢卒葛榮既得杜洛周之眾北趣瀛州魏廣陽忠武王深自交津引兵躡之辛亥榮至白石遼輕騎掩擊章武壯武王融殺之榮自稱天子國號齊改元廣安深聞融敗停軍不進侍中元晏宣言於太后曰廣陽王盤桓不進坐圖非望有于謹者智略過人為其謀王風塵之際恐非陛下之純臣也太后深然之詔勝尚書省問其能獲謹者有重賞謹聞之謂深曰今女主臨朝信用讒佞苟不明白殿下素心恐禍至無日謹請東身詣闕歸罪有司遂徑詣陛下自稱于謹有司以聞太后

引見大怒謹備論深忠款兼陳停軍之狀太后意解遂捨之深引軍還趣定州定州刺史楊津亦疑深有異志深聞之止於州南佛寺經三日深召都督毛謚等數人交臂為約危難之際期相拯恤謚愈疑之密告津云深謀不軌津遣謚計深深走出謚呼噪逐深深與左右間行至博陵界逢葛榮遊騎劫之諸榮賊徒見深頗有喜者榮新立惡之遂殺深城陽王徽誣深降賊錄其妻子深府佐宋遊道為之詐理乃得釋遊道錄之玄孫也甲申魏行臺常景破杜洛周斬其武川王賀拔文興等捕虜四百人 就德興陷魏平州殺刺史王買奴 天水兵呂伯虔本莫折念生之黨也後更據顯親以拒念生已而不勝亡歸胡琛琛以為大都督秦士質以士馬使擊念生伯虔屢破念生軍復據顯親乃叛琛東引魏軍念生窘迫乞降於蕭寶夤寶夤使行臺丞承崔士和據秦州魏以伯虔為涇州刺史封平秦郡公大都督元脩養停軍隴口久不進念生復反執士和送胡琛於道殺之久之伯虔為方俟醜奴所殺賊勢益盛寶夤不能制胡琛與莫折念生交通事破六韓拔陵浸慢拔陵遣其臣費律至高平誘琛斬之醜奴盡并其眾 冬十一月庚辰大赦 丁貴嬪卒太子水漿不入口上使謂之曰毀不滅性況我在邪乃進粥數合太子體素肥壯嘗帶十圍至是減削過半 夏彥章等軍入魏境所向皆

下辛巳魏揚州刺史李憲以壽陽隆宣猛將軍陳慶之入據其城九降城五十二獲男女七萬五千口丁亥繼李憲還魏復以壽陽為豫州改合肥為南豫州以其疾置為南豫二州刺史壽陽久惟兵革民多流散置輕刑薄賦務農省役頃之民戶充復杜洛周圍范陽戊戌民執魏幽州刺史王延年行臺常景送洛周開門納之魏齊州平原民劉樹等反攻陷郡縣頻敗州軍刺史元欣以平原房士達為將討平之曹義宗據穰城以逼新野魏遣都督魏承祖及尚書左丞南道行臺辛纂救之義宗戰不利不敢進纂雄之從父兄也魏盜賊日滋征討不息國用耗竭豫徵六年租調猶不足乃罷百官所給酒肉又稅入市者人一錢及邸店皆有稅百姓嗟怨吏部郎中辛雄上疏以為夷夏之民相聚為亂豈有餘憾哉正以守令不得其人百姓不堪其命故也宜及此時早加慰撫但郡縣選舉由來甚輕貴賤才莫肯居此宜改其弊分郡縣為三等清官選補之法妙盡才望如不可並後地先才不得拘以停年三載黜陟有稱職者補在京名官如不歷守令不得為內職則人思自勉枉屈可申疆暴自息矣不聽

大通元年春正月乙丑以尚書左僕射徐勉為僕射辛未上祀南郊甲戌魏以司空皇甫度為司徒儀同三司蕭寶寅為司空魏分定相二州四郡置穀州以

北道行臺博陵崔楷為刺史楷表稱州今新立又刃斗糧皆所未有之資以兵糧認付外量聞竟無所給或勸楷留家單騎之官楷曰吾聞食人之祿者憂人之憂若吾獨往則將士誰肯固志哉遂舉家之官為榮溷州城或勸減弱小以避之楷遣幼子及一女夜出既而悔之曰人謂吾心不固虧忠而全愛也遂命追還賊至疆弱相懸又無守禦之具楷撫勉將士以拒之莫不爭奮皆曰崔公尚不惜百口吾獨何愛一身連戰不息死者相枕終無叛志辛未城陷楷執節不屈榮殺之遂圍冀州魏蕭寶寅出兵累年將士疲弊秦賊擊之寶寅大敗於涇州收散兵萬餘人屯道邊園東秦州刺史潘義淵以沂城降賊莫折念生逼岐州城人執刺史魏蘭根應之幽州刺史畢祖暉戰沒行臺羊深奔城走北海王顥軍亦敗賊帥胡引祖據北華州叱千麒麟據幽州以應天生關中大擾雍州刺史楊椿募兵得七千餘人帥以拒守詔加椿侍中兼尚書右僕射為行臺節度關西諸將北地功曹毛鴻賓引賊抄掠謂北雍州錄事參軍楊偁將兵三千掩擊之鴻賓懼請討賊自効遂擒送宿勤烏過仁烏過仁者明達之兄子也莫折天生乘勝寇雍州蕭寶寅部將羊偁隱身輒中射之應弦而斃其眾遂潰偁社之子也魏右民郎陽平路思令上疏以為師出有功在於將帥得其人則六合唾掌可清失其人

則三河方為戰地竊以比年將帥多寵貴子孫銜杯躍馬志逸氣浮軒眉攘腕以攻戰自許及臨大敵憂怖交懼雄圖銳氣一朝頓盡乃令羸弱在前以當寇彊壯居後以衛身兼復器械不精進止無節以當負險之眾敵數戰之虜欲其不敗豈可得哉是以兵知必敗始集而先逃將帥畏敵遷延而不進國家謂官爵未滿屢加寵命復疑賞賚之輕日散金帛幣藏空竭民財殫盡遂使賊徒益甚生民彫弊凡以此也夫德可感義夫恩可勸死士今若黜陟幽明賞罰善惡簡練士卒繕修器械先遣辯士曉以禍福如其不悛以順討逆如此則何異勸蕭斧而伐朝菌鼓洪爐而燎毛髮哉弗聽 戊子魏以皇甫度為太尉 己丑魏王以四方未平詔內外戒嚴將親出討竟亦不行 譙州刺史湛僧智圍魏東豫州將軍彭羣主辯圍琅邪魏救青南青二州救琅邪司州刺史夏彥夔帥壯武將軍裴之禮等出義陽道攻魏平靜穆陵陰山三關皆克之彥夔之弟之禮遂之子也 魏東清河郡山賊羣起詔以齊州長史房景伯為東清河太守郡民劉簡虎嘗無禮於景伯舉家亡去景伯窮捕擒之署其子為西曹掾令諭山賊賊以景伯不念舊惡皆相帥出降景伯母崔氏通經有明識貞且婦人列其子不孝景伯以白其母母曰吾聞聞名不如見面山民未知禮義何足深責乃召其母與之對榻共食使其

子侍立堂下觀景伯供食未旬日悔過求還崔氏曰此雖面黜其心未也且置之凡二十餘日其子叩頭流血母涕泣乞還然後聽之卒以孝聞景伯法壽之族子也 二月秦賊據魏潼關 庚申魏東郡民趙顯德及殺太守裴烟自號都督 將軍成景傷攻魏彭城魏以前荆州刺史崔孝芬為徐州行臺以禦之先見孝芬坐元義黨與盧同等俱除名及將赴徐州入辭太后太后謂孝芬曰我與卿姻戚奈何內頭元義車中稱此老嫗會須去之孝芬曰臣家國厚肉實無斯語假令有之誰能得聞若有聞者此於元義親密過臣遠矣太后意解悵然有愧色景傷欲堰泗水以灌彭城孝芬與都督李叔仁等擊之景傷遁還 三月甲子魏主詔將西討中外戒嚴會秦賊西走復得潼關成反詔回駕北討其實皆不行 葛榮父圍信都魏以金紫光祿大夫源子邕為此討大都督以救之 初上作同泰寺又開大通門以對之取其反語相協上晨夕幸寺皆出入是門辛未上幸寺捨身甲戌還宮大赦改元 魏齊州廣川民劉鈞聚眾反自署大行臺清河民房湏自署大都督屯據昌國城 夏四月魏將元斌之討東郡斬趙顯德 己酉柔然頭兵可汗遣使入貢於魏且請討羣賊魏人畏其反覆詔以盛暑且係後救 魏蕭寶夤之敗也有司更以死刑詔免為庶人雍州刺史楊椿有疾求解復以寶

寅爲都督雍涇等四州諸軍事征西將軍雍州刺史開府儀同三司西討大都督自關以西皆受節度稽還鄉里其子昱將適洛陽椿謂之曰當今雍州刺史亦無踰寶當者但其上佐朝廷應遣心膂重人何得任其黠用此乃聖朝百慮之一失也且寶當不藉刺史爲榮吾觀其得州喜悅特甚至於賞罰云爲不依常憲恐有異心汝今赴京師當以吾此意啓一聖并白宰相更遣長史司馬防城都督欲安關中正須三人耳如其不遣必成深憂豈面啓魏主及大右皆不聽 五月丙寅成景傷攻魏臨潼竹邑拔之東宮置閣蘭欽攻魏蕭城厥固拔之欽斬魏將曹龍牙 六月魏都督李叔仁討劉鈞平之 秋七月魏陳郡民劉獲鄭辯反於西華攻元天拔與湛僧智通謀魏以行東豫州刺史譙國曹世表爲東南道行臺以討之源子恭代世表爲東豫州諸將以賊衆彊官軍弱且皆敗散之餘不敢戰欲保城自固世表方病背腫舉出呼統軍是云寶謂曰湛僧智所以敢深入爲寇者以獲辯皆州民之望爲之內應也鄴圍獲引兵欲迎僧智去此八十里今出其不意一戰可破獲破則僧智自走矣乃選士馬付寶暮出城比曉而至擊獲大破之窮討餘黨宋平僧智聞之道還鄭辯與子恭親舊亡匿子恭所世表集將吏面責子恭收辯斬之 魏相州刺史樂安王鑿與北道都督裴衍共救信都驍擊辛

魏多故陰有異志遂據鄴叛降葛榮 己丑魏大赦初侍御史遼東高道穆奉使相州前刺史李世哲奢縱不法道穆案之世哲弟神軌用事道穆兄謙之家奴許良神軌收謙之驟廷尉赦將出神軌啓太后先賜謙之死朝士哀之 彭羣王辯圍琅邪自春及秋魏青州刺史彭城王劭遣司馬鹿念南青州刺史胡平遣長史劉仁之將兵擊羣辯破之羣戰沒劭之子也 八月魏遣都督源子邕李神軌裴衍攻鄴子邕行及湯陰安樂王鑿遣弟斌之夜襲子邕營不克子邕乘勝進圍鄴城丁未拔之斬鑿傳首洛陽改姓拓跋氏魏因遣子邕裴衍討葛榮 九月秦州城民杜繁殺莫折念生闔門皆盡繁自行州事南秦州城民辛琛亦自行州事遣使詣蕭寶當請降魏復以寶當爲尚書今還其舊封 譙州刺史湛僧智圍魏東豫州刺史元慶和於廣陵魏將軍元顯伯救之司州刺史夏竇襲自武陽引兵助僧智冬十月襲至城下慶和舉城降慶以讓僧智僧智曰慶和欲降公不欲降僧智今往必乖其意且僧智所將應募烏合之人不可御以法公持軍素嚴必無侵暴受降納附深得其宜慶乃登城投魏幟建梁幟慶和束兵而出吏民安堵獲男女四萬餘口 臣先曰湛僧智可謂君子矣忘其積時攻戰之勞以授一朝新至之將知己之短不掩人之長功成不取以濟國事忠且無私可謂

君子矣 元顥伯道諸軍追之斬獲萬計詔以僧智領東豫州刺史鎮廣陵與引軍也安陽遣別將屠楚城由是義陽北道遂與魏絕 領軍曹仲宗東宮直閣陳慶之攻魏渦陽詔尋陽太守韋放將兵會之魏散騎常侍曹穆引五奄至放營壘未立麾下有一百餘人放免胄下馬據胡牀處分士皆殊死戰莫不一當百魏兵遂退放散之子也魏又遣將軍元昭等救五萬救渦陽前軍至駝澗去渦陽四十里陳慶之欲逆戰韋放以魏之前鋒必皆輕銳不如勿擊待其來至慶之曰魏兵遠來疲倦去我既遠必不見疑及其未集頃挫其氣諸軍若疑慶之請獨取之於是帥麾下二百騎進擊破之魏人驚駭慶之乃還與諸將連營而進背渦陽城與魏軍相持自春至冬數十百戰將士疲弊聞魏人欲築壘於軍後曹仲宗等忠腹背受敵議引軍還慶之杖節軍門曰共來至此涉歷一歲瘠費極多今諸君皆無關心唯謀退縮豈是欲立功名直聚為抄暴耳吾聞置兵死地乃可求生須虜大合然後與戰審欲班師慶之別有密敕今日犯者當依敕行之仲宗等乃止魏人作十三城欲以控制梁軍慶之銜枚夜出陷其四城渦陽城主王緯乞降韋放簡遣降者三十餘人分報魏諸營陳慶之陳其俘械鼓譟隨之魏九城皆潰追擊之俘斬略盡口咽渦水所降城中男女三萬餘口 蕭寶夤之敗於

涇州也或勸之歸襄洛陽或曰不若留關中立功自効行臺都令史河間馮景曰擁兵不還此罪將大寶夤不從自念出師累年樂費不貲一旦覆敗內不自安魏朝亦疑之中尉鄭道元素名嚴猛司州牧汝南王悅嬖人丘念弄權縱恣道元收念付獄悅請之於胡太后太后救赦之道元殺之并以劾悅特寶夤反狀已露悅乃奏以道元為關右大使寶夤聞之謂為取己甚懼長安輕薄子弟復勸使舉兵寶夤以問河東柳楷楷曰大王齊明帝子天下所屬今日之舉實允人望且謠言鸞生千子九子縵一子不暇關中亂亂者治也大王當治關中何所疑道元至陰盤驛寶夤遣其將郭子恢攻殺之收殞其尸表言曰賊所害又上表自理稱為楊椿父子所誣寶夤行臺郎中武功蘇湛卧病在家寶夤令湛從母弟開府屬天水姜儉說湛曰元略受蕭衍百欲見勦除道元之來事不可測吾不能坐受死亡今須為身計不復作魏臣矣死生榮辱與卿共之湛聞之舉聲大哭儉遽止之曰何得使爾湛曰我百口今屠滅云何不哭哭數十聲徐謂儉曰為我白齊王王本以窮鳥投人賴朝廷假王羽翼榮寵至此屬國步多虞不能竭忠報德乃欲乘人間隙信惑行路無識之語欲以羸敗之兵守關問鼎今魏德雖衰天命未改且王之恩義未洽於民但見其敗未見有成蘇湛不能以百口為王殊滅寶夤復

使謂曰我救死不得不爾所以不先相曰首恐沮吾計耳湛曰凡謀大事當得天下奇才與之從事今但與長安博徒謀之此有成理不堪恐荆棘必生於齊閭願賜骸骨還鄉里庶得病死下見先人寶黃素重湛且知其不為已用聽還武功甲寅寶黃自稱齊帝改元隆緒赦其所部置百官都督長史毛遐鴻質之兄也與鴻質帥兵起兵於馬柘柵以拒寶黃寶黃遣大將軍盧祖遷擊之為遐所殺寶黃方祀南郊行即位禮未畢聞敗色變不暇整部伍狼狽而歸以姜儉為尚書左丞委以心腹文安周惠達為寶黃使在洛陽有司欲收之惠達逃歸長安寶黃以惠達為光祿勳丹楊王蕭贊聞寶黃反懼而出走趣白鹿山至河橋為人所獲魏主知其不預謀釋而慰之行臺郎封倬伯等與關中豪傑謀舉兵誅寶黃事泄而死魏以尚書僕射長孫稚為行臺以討寶黃正平民薛鳳賢及宗人薛脩義亦聚眾河東分據鹽池攻圍蒲坂東西連結以應寶黃詔都督宗正珍孫討之十一月丁卯以護軍蕭淵藻為北討都督鎮渦陽戊辰以渦陽置西徐州葛榮圍魏信都自春及冬冀州刺史元季帥勸將士晝夜拒守糧儲既竭外無救援已丑城陷榮執季逐出居民凍死者什六七季兄祐為防城都督榮大集將士議其生死季兄弟各自引咎爭相為死都督潘紹等數百人皆叩頭請就法以活使君

榮曰此皆魏之忠臣義士於其同禁者五百人皆得免魏以源子邕為冀州刺史將兵討榮表請同行詔許之子邕上言衍行臣請留臣行請留衍若逼使同行賊在旦夕不許十二月戊申行至陽平東北漳水曲榮帥眾十萬擊之子邕衍俱敗死相州吏民聞冀州已陷子邕等敗人不自保相州刺史恒農李神志氣自若無勉將士大小致力萬榮盡攻之卒不能克秦州民駱超救杜粲請降於魏

資治通鑑卷第一百五十一

資治通鑑卷第一百五十二

魏高祖武皇帝八
梁紀八

高祖武皇帝八

大通二年春正月癸亥魏以北海王顥為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相州刺史魏北道行臺楊津守定州城居鮮于脩禮杜洛周之間迭來攻圍津蓄薪糧治器械隨機拒擊賊不能克津潛使人以鐵券說賊黨賊黨有應津者遺津書曰賊所以圍城正為取北人耳城中北人宜盡殺之不然必為患津悉收北人內子城中而不殺眾無不感其仁及葛榮代脩禮統眾使人說津許以為司徒津斬其使固守三年杜洛周圍之魏不能救津遣其子道安圍出詣柔然頭兵可汗求救道日夜泣請頭兵遣其從祖吐豆發帥精騎一萬南出前鋒至廣昌賊塞隘口柔然遂還乙丑津長史李裔引賊入執津欲烹之既而捨之瀛州刺史元寧以城降洛周乙丑魏潘瓌生女胡太后詐言皇子丙寅大赦改元武泰蕭寶夤圍焉胡未下長孫稚軍至恒農行臺丞承揚傲謂稚曰昔魏武與韓遂馬超據潼關相拒遂超之才非魏武敵也然而勝負又不決者扼其險要故也今賊守禦已固雖魏武復生無以施其智勇不如北取蒲坂渡

河而西入其腹心置兵死地則華州之圍不戰自解潼關之守必內顧而走支節既解長安可坐取也若愚計可取願為明公前驅稚曰子之計則善矣然公薛脩義圍河東薛鳳賢據安邑宗正珍孫守虞坂不得進如何可往假曰珍孫行陳一夫因緣為將可為人使安能使入河東治在蒲反西過河濟封疆多在郡東脩義驅師士民西圍郡城其父母妻子皆留舊村一旦聞官軍來至皆有內顧之心必望風自潰矣稚乃使孫子芬與叔帥騎兵自恒農北渡據石錐壁俟聲言今且停此以待步兵且觀民情向背命送降名者各自還村俟臺重舉三烽常亦舉烽相應其無應烽者乃賊黨也當進擊屠之以所獲賞軍於是村民轉相告語雖實未降者亦詐舉烽一宿之間火光遍數百里賊圍城者不測其故各自散歸脩義亦逃還與鳳賢俱請降丙子稚克潼關遂入河東會有詔廢鹽池稅稚上表以為鹽池天產之貨密邇京畿唯應寶而守之均贍以理今四方多虞府藏罄竭莫定擾攘常調之絀不復可收惟仰府庫有出無入略論鹽稅一年之中準緡而言不減三十萬匹乃是移冀定二州置於畿甸今若廢之事向再失臣前仰違嚴旨而先討關賊徑解河東者非緩長安而急蒲坂一失鹽池三軍之食天助大魏茲計不棄昔高祖昇平之年無所乏少猶創置鹽官而加典護非與物競利恐由

利而亂俗也況今國用不足租徵六年之粟調折來歲之資此皆奪人私財事不獲已臣輒符同監將尉還帥所部依常收稅更聽後敕蕭寶夤遣其將侯終德擊毛寶寅至白門寶寅始覺丁丑與終德戰敗攜其妻南陽公主及其少子帥麾下百餘騎自後門出奔方俟醜奴醜奴以寶寅爲太傅一月魏以長孫稚爲車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雍州刺史尚書僕射西道行臺羣盜李洪攻燒鞏西關口以東南結諸蠻魏都督李神軌武衛將軍賈穆討之穆敗洪於關口南遂平之葛榮擊杜洛周殺之併其衆魏靈太后再臨朝以乘發倖用事政事縱弛威恩不立盜賊蠱起封疆日蹙魏肅宗年浸長太后自以所爲不謹恐左右聞之於帝凡帝所受信者太后輒以事去之務爲壅蔽不使帝知外事通直散騎常侍昌黎谷士恆有寵於帝使領左右太后屢諷之欲用爲州士恆懷寵不願出外太后乃誣以罪而殺之有蜜多道人能胡語帝常置左右太后使人殺之於城南而詐懸賞購賊由是母子之間嫌隙日深是時車騎將軍儀同三司并肆汾廣恒靈六州討虜大都督爾朱榮兵勢彊盛魏朝憚之高歡段榮尉景蔡雋先在杜洛周黨中欲圖洛周不果逃奔葛榮又亡歸爾朱榮劉貴先在爾朱榮所屢薦歡於榮榮見其憔悴未之奇也

歡從榮之馬廐廐有悍馬榮命歡翦之歡不加羈絆而翦之竟不蹄齧起謂榮曰御惡人亦猶是矣榮奇其言坐歡於牀下屏左右訪以時事歡曰聞公有馬十二谷色別爲羣畜此竟何用也榮曰但言爾意歡曰今天子闇弱太后淫亂壁壘擅命朝政不行以明公雄武乘時奮發討鄭儼徐紇之罪以清帝側霸業可舉鞭而成此賀六渾之意也榮大悅語自日中至夜半乃出自是每參軍謀并州刺史元穆孤之五世孫也與榮善榮兄事之榮常與天穆及帳下都督督按岳密謀欲舉兵入洛內誅發倖外清群盜二人皆勸成之榮上書以山東群盜方熾冀定覆沒巨軍屢敗請遣精騎三千東接相州太后疑之報以念生梟戮寶寅就擒醜奴請降關隴已定費穆大破群蠻絳蜀漸平又北海王顥帥衆二萬出鎮相州不須出兵榮復上書以爲賊勢雖衰官軍屢敗人情危怯恐實難用若不更思方略無以萬全臣愚以爲蠕蠕主阿那環荷國厚恩未應忘報宜遣發兵東趣下口以躡其背北海之軍嚴加警備以當其前臣麾下雖少輒盡力命自并陘以北淦口以西分據險要攻其肘腋葛榮雖并洛周威恩未著人類差異形勢可分遂勒兵召集義勇比捍馬邑東塞并陘徐紇說太后以鐵券開榮左右榮聞而恨之魏肅宗亦惡儼紇等逼於太后不能去密詔榮舉兵內向欲以脅太后榮以高歡

為前鋒行至下黨帝復以私詔止之儼紇恐禍及已陰與太后謀酖帝癸丑帝暴殂甲寅太后立皇女為帝大赦既而下詔稱潘充華本實生女故臨洮王寶暉世子劉體自高祖宜膺大寶百官文武加二階宿衛加三階乙卯劉即位劉始生三歲太后欲專政故貪其幼而立之爾朱榮聞之大怒謂元天穆曰主上晏駕春秋十九海內猶謂之幼君況今奉未言之兒以臨天下欲求治安其可得乎吾欲帥鐵騎赴哀山陵剪誅姦佞更立長君何如天穆曰此伊霍復見於今矣乃抗表稱大行皇帝背棄萬方海內咸稱酖毒致禍豈有天子不豫初不召醫貴戚大臣皆不侍側安得不使遠近怪愕又以皇女為儲兩虛行赦宥上欺天下惑朝野已乃選君於孩提之中實使姦孽專朝亂綱紀此何異掩目捕雀塞耳盜鍾今羣盜沸騰鄰敵窺觜而欲以未言之兒鎮安天下不亦難乎願聽巨赴闕參預大議問侍臣帝崩之由訪禁衛不知之狀以徐鄭之徒付之司敗雪同天之恥謝遠近之怨然後更擇宗親以承寶祚禁從弟世隆時為直閣太后遣詣晉陽慰諭榮榮欲留之世隆曰朝廷疑兄故遣世隆來今留世隆使朝廷得預為之備非計也乃遣之三月癸未葛榮陷魏滄州執刺史薛慶之居民死者什八九乙酉魏恭孝明皇帝于定陵廟號肅宗爾朱榮與元天穆議以彭城武宣王有

忠勳其子長樂王子攸素有令望欲立之又遣從子天光及親信奚穀倉頭王相入洛與爾朱世隆密議天光見子攸具論榮心子攸許之天光等還晉陽榮猶疑之以銅為顯祖諸子孫各鑄像唯長樂王像成榮乃起兵發晉陽世隆逃出會榮於上黨靈太后聞之甚懼悉召王公等入議宗室大臣皆疾太后所為莫肯致言徐紇獨曰爾朱榮小胡敢稱兵向關文武宿衛足以制之但守險要以逸待勞彼懸軍千里士馬疲弊破之必矣太后以為然以黃門侍郎李神軌為大都督帥眾拒之別將鄭李明鄭先護將兵守河橋武衛將軍費穆屯小平津先護儼之從祖兄弟也榮至河內復遣王相密至洛迎長樂王子攸夏四月丙申子攸與兄彭城王劼弟霸城公子正潛自高渚渡河丁酉會榮於河陽將士咸稱萬歲成濟河子攸即帝位以劼為無上王子正為始平王以榮為侍中都督中外諸軍事大將軍尚書令領軍將軍領左右封太原王鄭先護素與敬宗善聞帝即位與鄭李明開城納之李神軌至河橋聞此中不守即道還曹穆棄眾先降於榮徐紇矯詔夜開殿門取驊騮殿御馬十四乘奔兗州鄭儼亦走還鄉里太后盡召肅宗後宮皆令出家太后亦自落髮榮召百官迎車駕已亥百官奉饗備法駕迎敬宗於河橋庚子榮遣騎執太后及幼主送至河陰太后對榮多所陳說榮拂衣

而起沈太后及幼主於河費種密謀華曰公士馬不出萬人今長驅向洛前無橫陳既無戰勝之威羣情素厭服以京師之衆百官之盛知公虛實有輕侮之心若不大行誅罰更樹親黨恐入還北之日未度太行而內變作矣榮心然之謂所親慕容紹宗曰洛中人士繁盛驕侈成俗不加芟剪終難制馭吾欲因百官出迎悉誅之何如紹宗曰太后荒淫失道孽孽弄權殺亂四海故明公興義兵以清朝廷今無故殲夷多士不分忠佞恐大失天下之望非長策也榮不聽乃請帝循河西至洵渚引百官於行宮西北云欲祭天百官既集列胡騎圍之責以天下喪亂肅宗暴崩皆由朝臣貪虐不能斥弼因縱兵殺之自丞相高陽王雍司空元欽儀同二司義陽王略以下死者二千餘人前黃門郎主簿葉兄弟居父喪其母敬宗之從母也相帥出迎俱死邊業蔡龍之孫也雋爽涉學時人惜其才而譏其躁有朝士百餘人後至榮復以胡騎圍之令曰有能為禪文者免死侍御史趙元則出應募遂使為之榮又令其軍士言元氏既滅爾朱氏與皆稱萬歲榮又遣數十人拔刀向行宮帝與無上王劭始平王子正俱出帳外榮先遣并州人耶羅利西部高車叱列殺鬼侍帝側詠言防衛抱帝入帳餘人即殺劭及子正又遣數十人遷帝於河橋置之幕下帝憂憤無計使人諭旨於榮曰帝王迭興盛衰無常

今四方瓦解將軍奮杖而起所向無前此乃天意非人力也我本相投志在全生豈敢委希天位將軍見逼以至於此若天命有歸將軍宜時正尊號若推而不居存魏社稷亦當更擇親賢而輔之時都督高歡勸榮稱帝左右多同之榮疑未決質拔岳進曰將軍首舉義兵志除燕逆大勳未立遽有此謀正可速禍未見其福榮乃自鑄金為像凡四鑄不成功曹參軍燕郡劉靈助善下策榮信之靈助言天時人事未可榮曰若我不言當迎天穆立之靈助曰天穆亦不吉唯長樂王有天命耳榮亦精神恍惚不自支持久而方寤深自愧悔曰過謀若是唯當以死謝朝廷質拔岳請殺高歡以謝天下左右皆曰歡雖復愚疎言不思難今四方多事須藉武將請捨之收其後效榮乃止夜四更復迎帝還營榮望馬首叩頭請死榮所從胡騎殺朝士既多不敢入洛城即欲向北為遷都之計榮狐疑甚久武衛將軍沈禮固諫辛丑榮奉帝入城帝御太極殿下詔大赦改元建義從太原王將士普加五階在京文官二階武官三階百姓復租役三年時百官湯靈存者皆貧鬼匿不出唯散騎常侍山偉一人拜赦於闕下洛中士民草草人懷異慮或云榮欲縱兵大掠或云欲遷都晉陽高者棄宅貧者櫛骨率皆洗竄什不存一二直衛空虛官守曠廢榮乃上書稱大兵交際難可齊置諸王朝貴橫死者衆臣今粉軀

不足塞咎乞追贈王者微申私責無上王請追尊為無
 上皇帝自餘死於河陰者諸王贈三司三品贈令僕五
 品贈刺史七品已下及白民贈郡鎮死者無後聽繼即
 授封爵又遣使者循城勞問詔從之於是朝士稍出入
 心粗安封無上王之子韶為彭城王榮猶執遷都之議
 帝亦不能違都官尚書元譔爭之以為不可榮怒曰何
 關君事而固執也且河陰之役君應知之譔曰天下事
 當與天下論之奈何以河陰之酷而恐元譔譔國之宗
 室位居常伯生既無益死復何損正使今日碎首流腸
 亦無所懼榮大怒欲抵譔罪爾朱世隆固諫乃止見者
 莫不震悚譔顏色自若後數日帝與榮登高見宮闕壯
 麗列樹成行乃歎曰臣昨愚闇有北遷之意今見皇居
 之盛熟思元尚書言深不可奪由是罷遷都之議譔謚
 之兄也癸卯以江陽王繼為太師北海王顥為太傅光
 祿大夫李延寔為太保賜爵濮陽王并州刺史元天穆
 為太尉賜爵上黨王前侍中楊椿為司徒車騎大將軍
 穆紹為司空領尚書令進爵頓丘王雍州刺史長孫稚
 為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賜爵馮翊王殿中尚書
 元譔為尚書右僕射賜爵魏郡王金紫光祿大夫廣陵
 王恭加儀同三司其餘起家暴貴者不可勝數延寔冲
 之子也以帝舅故得超拜徐紇弟獻伯為北海太守李
 產為青州長史紇使人告之皆將家屬逃去與紇俱奔

泰山鄭儼與從兄榮陽太守仲明謀據郡起兵為部下
 所殺丁未詔內外解嚴 魏郢州刺史元頽達請降詔
 郢州刺史元樹迎之夏彘彘亦自楚城往會之遂留鎮
 焉改魏郢州為北司州以彘為刺史兼督司州彘進攻
 毛城逼新蔡豫州刺史夏彘圍南頓攻陳項魏行臺
 源子恭拒之 庚戌魏賜爾朱榮子義羅爵梁郡王
 柔然頭兵可汗數入貢于魏魏詔頭兵贊拜不名上書
 不稱臣 魏汝南王悅及東道行臺臨淮王彘聞河陰
 之亂皆來奔先是魏人降者皆稱魏官為偽或表啓獨
 稱魏臨淮王上亦體其雅素不之責魏北海王顥將之
 相州至汲郡聞葛榮南侵又爾朱榮縱暴陰為自安之
 計盤桓不進以其舅殷州刺史范遵行相州事代前刺
 史李神守鄴行臺甄密知顥有異志相帥廢遵復推李
 神攝州事遣兵迎顥且察其變顥聞之帥左右來奔密
 琛之從父弟也北青州刺史元世雋南荊州刺史李志
 皆舉州來降 五月丁巳朔魏加爾朱榮北道大行臺
 以尚書右僕射元羅為東道大使光祿勳元欣副之巡
 方黜陟先行後聞欣羽之子也 爾朱榮入見魏主於
 明光殿重謝河橋之事誓言無復貳帝自起止之因
 復為榮誓言無疑心榮喜因求酒飲之熟醉帝欲誅之
 左右苦諫乃止即以牀輦向中常侍省榮夜半方寤遂
 達旦不眠自此不復禁中宿矣榮女先為肅宗嬪榮欲

敬宗立以為后帝疑未決給事黃門侍郎祖瑩曰晉文公在秦懷嬴入侍事有反經合義陛下獨何疑焉帝遂從之榮意甚悅榮舉止輕脫喜馳射每入朝見更無所為唯戲上下馬於西林園宴射恒請皇后出觀并召王公妃主共在一堂每見天子射中輒自起舞叫將相卿士悉皆盤旋乃至妃主亦不免隨之舉杖及酒酣耳熱必自斥坐唱勇歌曰暮罷歸頭左右連手蹋地唱回波樂而出性甚嚴暴喜愾無怕刀槊弓矢不離於手每有賁嫌即行擊射左右恒有死憂嘗見沙彌重騎一馬榮即令相觸力窮不復能動遂使傍人以頭相擊死而後已辛酉榮還晉陽帝饗之於邕陰榮令元天穆入洛陽加天穆侍中錄尚書事京畿大都督兼領軍將軍以行臺郎中桑乾朱瑞為黃門侍郎兼中書令又朝廷要官悉用其腹心為之丙寅魏主詔孝昌以來凡有冤抑無訴者悉集華林東門當親理之時承喪亂之後倉廩虛竭始詔入粟八千石者賜爵散侯白民輸五百石者賜出身沙門授本州統及郡縣維那爾朱榮之趣洛也遣其都督樊子鵠取唐州唐州刺史崔元珍行臺鄴樞拒守不從乙亥子鵠拔平陽斬元珍及憚元珍挺之從父弟也將軍曹義宗圍魏荆州堰水灌城不沒者數板時魏方多難不能救城中糧盡刺史王肅煮粥與將士均分食之每出戰不擐甲冑仰天大呼曰荆州城孝

文皇帝所置天若不祐國家令箭中主罷額不爾王肅必當破賊彌歷三年前後搏戰甚衆亦不被傷榮未魏以中軍將軍費穆都督南征諸軍事將兵救之魏臨淮王或聞魏主定位乃以母老求還辭情懇至上惜其才而不能違六月丁亥遣或還魏以或為侍中驃騎大將軍加儀同三司魏負外散騎常侍高乾祐之從子也與弟叔曹季式皆喜輕俠與魏主有舊爾朱榮之向洛也逃奔齊州聞河陰之亂遂集流民起兵於河濟之間受葛榮官爵頗破州軍魏主使元欣諭旨乾等乃降以乾為給事黃門侍郎兼武衛將軍叔曹為通直散騎侍郎榮以乾兄弟前為叛亂不應復居近要魏主乃聽解官歸鄉里叔曹復行抄掠榮誘執之與許儵義同拘於晉陽叔曹名昂以字行葛榮軍乏食遣其僕射任褒將兵南掠至沁水魏以元天穆為大都督東北道諸軍事帥宗正珍孫等討之前幽州平北府主薄河間邢果帥河北流民十萬餘戶反於青州之北海自稱漢王改元天統戊申魏以征東將軍李叔仁為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帥眾討之辛亥魏主詔曰朕當親臨六戎掃靜燕代以大將軍爾朱榮為左軍上黨王天穆為前軍司徒楊椿為右軍司空穆紹為後軍葛榮退屯相州之北秋七月乙丑魏加爾朱榮柱國大將軍錄尚書事壬子魏光州民劉舉聚眾反於濮陽自稱皇武大將

軍是月万俟醜奴自稱天子置百官會波斯國獻師子於魏醜奴留之改元神獸 魏泰山太守羊侃以其祖規嘗為宋高祖祭酒從事常有南歸之心徐紇往依之因勸侃起兵侃從之兗州刺史羊敦侃之從兄也密知之據州拒侃八月侃引兵襲敦弗克築十餘城守之且遣使來降詔廣善縣侯泰山羊鴉仁等將兵應接魏以侃為驍騎大將軍泰山公兗州刺史侃斬其使者不受將軍王弁侵魏徐州蕃郡民續靈珍擁眾萬人攻蕃城以應梁魏徐州刺史楊昱擊靈珍斬之弁引還甲辰魏大都督宗正珍孫擊劉舉於濮陽城之 葛榮引兵圍鄴眾號百萬游立已過汲郡所至殘掠爾朱榮塔求討之九月爾朱榮召從子肆州刺史天光留鍾晉陽曰我身不得至處非汝無以稱我心自帥精騎七千馬皆有副倍道兼行東出滏口以侯景為前驅葛榮為盜日久橫行河北爾朱榮眾寡非敵議者謂無取勝之理葛榮聞之喜見於色令其眾曰此易與耳諸人俱辦長繩至則縛取自歎以此列陳數十里箕張而進爾朱榮潛軍山谷為奇兵分督將已上三人為一處處有數百騎今所在揚塵鼓譟使賊不測多少又以人馬逼戰刀不如棒勒軍士齋袖棒一枚置於馬側至戰時慮廢騰逐不聽斷以棒棒之而已分命壯勇所向衝突號令嚴明戰士同奮爾朱榮身自陷陳出於賊後表裏合擊

大破之於陳擒葛榮餘眾悉降以賊徒既眾若即分割恐其疑懼或更結聚乃下令各從所樂親屬相隨任所居止於是羣情大喜登即四散數十萬眾一朝散盡待出百里之外乃始分道押領隨便安置成得其宜權其渠帥量才授任新附者咸安時人服其處分機速以糧車送葛榮赴洛冀定滄瀛殺五州皆平時上黨王天穆軍於朝歌之南穆紹楊椿猶未發而葛榮已滅乃皆罷兵初宇文肱從鮮于脩禮攻定州戰死於唐河其子泰在脩禮軍中脩禮死從葛榮葛榮敗爾朱榮榮泰之才以為統軍乙亥魏大赦改元永安辛巳以爾朱榮為大丞相都督河北畿外諸軍事榮子平昌公文殊昌樂公文暢並進爵為主以楊椿為大保城陽王徽為司徒冬十月丁亥葛榮至洛魏主御闔闔門引見斬於都市帝以魏北海王顥為魏王遣東宮直閤將軍陳慶之將兵送之還北 丙申魏以太原王世子爾朱菩提為驍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丁酉以長樂等七郡各萬戶通前上萬戶為太原王榮國戊戌又加榮太師皆賞擒葛榮之功也 壬子魏江陽武烈王繼卒 魏使征虜將軍韓子熙招諭邢杲杲詐降而復反李叔仁擊杲於濉水失利而還 魏費穆奄至荊州曹義宗軍敗為魏所擒荊州之圍始解 元顥取魏鉅城而據之 魏行臺尚書左僕射于暉等兵數十萬擊羊侃於瑕丘徐紇

邢果以北海王顯方入寇集文武議之眾皆曰果眾彊
 盛宜以為先行臺尚書薛叔曰邢果兵眾雖多鼠竊拘
 偷非有遠志顯帝室近親來稱義舉其勢難測宜先去
 之天穆以諸將多欲擊果又魏朝亦以顯為孤弱不足
 慮命天穆等先定齊地還師擊顯遂引兵東出顯與陳
 慶之乘虛自鉅城進拔策城遂至梁國魏立大千有眾
 七萬分築九城以拒之慶之攻之自旦至申拔其三壘
 大千請降顯登壇燔燎即帝位於睢陽城南改元孝基
 濟陰王暉業帥羽林兵二萬軍考城慶之攻拔其城擒
 暉業 辛丑魏上黨王天穆及爾朱兆破邢果於濟南
 果降送洛陽斬之兆榮之從子也 五月丁巳魏以東
 南道大都督楊昱鎮滎陽尚書僕射爾朱世隆鎮虎牢
 侍中爾朱世承鎮嶧岷乙丑內外戒嚴戊辰北海王顯
 克梁國顯以陳慶之為衛將軍徐州刺史引兵而西楊
 昱擁眾十萬據滎陽慶之攻之未拔顯遣人說昱使降
 昱不從元天穆與驃騎將軍爾朱吐沒兒將大軍前後
 繼至梁士卒皆恐慶之解鞍秣馬論將士曰吾至此以
 來晉城略地實為不少君等殺人父兄掠人子女亦無
 筭矣天穆之眾皆是仇讎我輩眾纔七千虜眾三十餘
 萬今日之事唯有必死乃可得生耳虜騎多不可與之
 野戰當及其未盡至急攻取其城而據之諸君勿或孤
 疑自取屠膾乃鼓之使登城將士即相帥蟻附而入癸

酉拔滎陽執楊昱請將三百餘人伏顯帳前請曰陛下
 渡江三千里無遺鏃之費昨滎陽城下一朝殺傷五百
 餘人願乞楊昱以快眾意顯曰我在江東聞梁主言初
 舉兵下都表昂為吳郡不降每稱其忠節楊昱忠臣素
 何殺之此外唯卿等所取於是斬昱所部統帥三十七
 人皆剗其心而食之俄而天穆等引兵圍城慶之帥騎
 三千背城力戰大破之天穆吐沒兒皆走慶之進擊虎
 牢爾朱世隆奔城走獲魏東中郎將辛纂魏主將出避
 顯未知所之或勸之長安中書舍人高道穆曰關中荒
 殘何可復往顯士眾不多乘虛深入由將帥不得其人
 故能至此陛下若親帥宿衛高募重賞背城一戰臣等
 竭其死力破顯孤軍必矣或恐勝負難期則車駕不若
 渡河徵大將軍天穆大丞相榮各使引兵來會荷角進
 討旬月之間必見成功此萬全之策也魏主從之甲戌
 魏主北行夜至河內郡北命高道穆於燭下作詔書數
 十紙布告遠近於是四方始知魏主所在乙亥魏主入
 河內臨淮王或安豐王延明帥百僚封府庫備法駕迎
 顯丙子顯入洛陽宮改元建武大赦以陳慶之為侍中
 車騎大將軍增邑萬戶楊椿在洛陽椿弟順為冀州刺
 史兄子焜為北中郎將從魏主在河北顯意忌椿而以
 其家世顯重恐失人望未敢誅也或勸椿出亡椿曰吾
 內外百口何所逃匿正當坐待天命耳顯後軍都督袁

暄守睢陽爲後援魏行臺慕容大郡督刁宣馳往圍
暄晝夜急攻戊寅暄突走擒斬之上黨王天穆等帥眾
四萬攻拔大梁分遣費穆將兵一萬攻虎牢顯使陳慶
之擊之天穆畏顯將北渡河謂行臺郎中濟陰溫子昇
曰卿欲向洛爲隋我北渡子昇曰王上以虎牢失守致
此狼狽元顯新入人情未安今往擊之無不克者大王
平定京邑奉迎大駕此桓文之舉也捨此北渡竊爲大
王惜之天穆善之而不能遂引兵渡河費穆攻虎牢
將拔聞天穆北渡自以無後繼遂降於慶之慶之進擊
大梁梁國皆下之慶之以數千之衆自發鉅縣至洛陽
凡取三十二城四十七戰所向皆克顯使黃門郎祖瑩
作書遺魏主曰朕泣請退朝誓在損恥正欲開罪於爾
朱出卿於桎梏卿託命豺狼委身虎口假獲民地本是
禁物固非卿有今國家降替在卿與我若天道助順則
皇魏再興脫或不然在榮爲福於卿爲禍卿且三復富
貴可保顯既入洛自河以南州郡多附之齊州刺史沛
郡王欣集文武議所從曰北海長樂俱帝室近親今宗
祏不移我欲受赦諸君意何如在坐莫不失色軍司攄
光韶獨抗言曰元顯受制於梁引寇讎之兵以覆宗國
此魏之賊臣亂子也豈唯大王家事所宜切齒下官等
皆荷朝眷未敢仰從長史崔景茂等皆曰軍司議是欣
乃斬顯使光韶其父從父弟也於是襄州刺史賈思同

廣州刺史鄭先護南兖州刺史元暹亦不受顯命思同
思伯之弟也顯以冀州刺史元孚爲東道行臺彭城郡
王孚封送其書於魏主平陽王敬先起兵於河橋以討
顯不克而死魏以待中車騎將軍尚書右僕射爾朱世
隆爲使持節行臺僕射大將軍相州刺史鎮鄴城魏主
之出也單騎而去侍衛後宮皆案堵如故顯一旦得之
號令已出四方人情想其風政而顯自謂天授遠有驕
怠之志宿昔賓客近習咸見寵待干擾政事日夜縱酒
不恤軍國所從南兵陵暴市里朝野失望高道種兄子
儒自洛陽出從魏主魏主問洛中事子儒曰顯敗在旦
夕不足憂也爾朱榮聞魏主北出即時馳傳見魏主於
長子行且部分魏主即日南還榮爲前驅旬日之間兵
衆大集資糧器械相繼而至六月壬午魏大赦榮既南
下并肆不安乃以爾朱天光爲并肆等九州行臺仍行
并州事天光至晉陽部分約勒所部皆安己丑費穆至
洛陽顯引入責以河陰之事而殺之顯使都督宗正珍
孫與河內太守元襲據河內爾朱榮攻之上黨主天穆
引兵會之壬寅拔其城斬珍孫及襲 辛亥魏淮陰太
守晉鴻以湖陽來降 閏月己未南康簡王續卒 魏
北海王顥既得志密與臨淮王彧安豐王延明謀叛梁
以事難未平藉慶慶之兵力故外同內異言多猜忌慶
之亦密爲之備詭顯曰今遠來至此未服者尚多彼若

知吾虛實連兵四合將何以禦之宜啟天子更請精兵并敕諸州有南人沒此者悉須部送願欲從之延明曰慶之兵不出數千已自難制今更增其眾寧肯復為人用乎大權一去動息由人魏之宗廟於斯墜矣願乃不用慶之言又慮慶之密啟乃表於上曰今河北河南一時克定唯爾朱榮尚敢跋扈臣與慶之自能擒討州郡新服正須綏撫不宜更復加兵搖動百姓上乃詔諸軍繼進者皆停於境上洛中南兵不滿一萬而羌胡之眾十倍軍副馬佛念為慶之曰將軍威行河洛聲震中原功高勢重為魏所疑一旦變生不測可無慮乎不若乘其無備殺顯據洛此千載一時也慶之不從顯先以慶之為徐州刺史因固求之鎮顯心憚之不遣曰主上以洛陽之地全相任委忽聞捨此朝寄欲往彭城謂君遽取富貴不為國計非徒有損於君恐僕并受其責慶之不敢復言爾朱榮與顯相持於河上慶之守北中城顯自據南岸慶之三日十一戰殺傷甚眾有夏州義士為顯守河中渚陰與榮通謀求破橋立効榮引兵赴之及橋破榮應接不逮顯悉屠之榮悵然失望又以安豐王延明緣河固守而北軍無船可渡議欲還北更圖後舉黃門郎楊侃曰大王發并州之日已知夏州義士之謀指求應之邪為欲廢危經略斥復帝室乎夫用兵者何嘗不散而更合發愈更戰況今未有所損豈可以一事

不諧而眾謀頽廢乎今四方顯顯視公此舉若未有所成遽復引歸民情失望各懷去就勝負所在未可知也不若徵發民材多為樁筏間以舟楫緣河布列數百里中皆為渡勢首尾既遠使顯不知所防一旦得渡必立大功高道穆曰今乘輿飄蕩主憂臣辱大王擁百萬之眾輔天子而令諸侯若分兵造筏所在散渡指掌可克奈何捨之北歸使顯復得宗聚徵兵天下此所謂養虺成蛇悔無及矣榮曰楊黃門已陳此策當相與議之劉靈助言於榮曰不出十日河南必平伏波將軍正平楊擲與其族居馬渚自言有小船數艘求為鄉道辰榮命車騎將軍爾朱兆與大都督賀拔勝縛材為筏自馬渚西碛石夜渡襲擊顯子領軍將軍冠受擒之安豐王延明之眾聞之大潰顯失據帥麾下數百騎南走陳慶之收步騎數千結陳東還顯所得諸城一時復降於魏爾朱榮自追陳慶之會高水漲慶之軍士死散略盡乃削須髮為沙門間行出汝陰還建康猶以功除右衛將軍封永興縣侯中軍大都督兼領軍大將軍楊津入宿殿中掃洒宮庭封閉府庫出迎魏主於北邱流涕謝罪帝慰勞之庚午帝入居華林園大赦以爾朱兆為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北來軍士及隨駕文武諸立義者加五級河北報事之官及河南立義者加二級壬申加大丞相榮夫柱大將軍增封通前二十萬戶北海王顥

自輟轅南出至臨穎從騎分散臨穎縣卒江豐斬之癸酉傳首洛陽臨淮王或復自歸於魏主安豐王延明攜妻子來奔陳慶之入洛也蕭贊送啓求還時具淑媛尚在上使以贊幼時衣寄之信未達而慶之敗慶之自魏還特重北人朱异怪而問之慶之曰吾始以爲大江以北皆戎狄之鄉比至洛陽乃知衣冠人物盡在中原牀江東所及也奈何輕之 甲戌魏以上黨王天穆爲太宰城陽王徽爲大司馬兼大尉乙亥魏王宴勞爾朱榮上黨王天穆及北來督將於都其出宮人三百繒錦雜綵數萬匹班賜有差凡受元顯爵賞階復者悉追奪之秋七月辛巳魏主始入宮以高道穆爲御史中尉帝姊壽陽公主行犯清路赤棒卒呵之不止道穆令卒擊破其車公主泣訴於帝帝曰高中尉清直之士彼所行者公事豈可以私責之也道穆見帝帝曰家姊行路相犯極以爲愧道穆免冠謝帝曰朕以愧卿卿何謝也於是魏多細錢米斗幾直一千高道穆上表以爲在市銅價八十一錢得銅一斤私造薄錢斤贏二百既示之以深利又隨之以重刑抵罪雖多爲請彌衆今錢徒有五銖之文而無二銖之實置之水上殆欲不沈此乃因循有漸科防不切朝廷失之彼復何罪宜改鑄大錢文載年號以記其始則一斤所成止七十錢計私鑄所費不能自潤直置無利自應息心況復嚴刑廣設也金紫光

祿大夫楊愔亦奏之聽民與官並鑄五銖錢使民樂爲而弊自改魏主從之始鑄永安五銖錢 辛卯魏以車騎將軍楊津爲司空 初魏以梁益二州境土荒遠更立巴州以統諸徭凡二十餘萬戶以巴酋嚴始欣爲刺史又立隆城鎮以始欣族子愷爲鎮將始欣貪暴高初諸僚反圍州城行臺魏子建撫諭之乃散始欣恐獲罪陰來請降帝遣使以詔書鐵券衣冠等賜之爲愷所獲以送子建子建奏以隆城鎮爲南梁州用愷爲刺史囚始欣於南鄭魏以唐永爲東益州刺史代子建以梁州刺史傅豎眼爲行臺子建去東益而氏蜀尋反唐永奔城走東益州遂沒傅豎眼之初至梁州也州人相習既而又病不能親政事其子敬紹奢淫貪暴州人患之嚴始欣重賂敬紹得還巴州遂舉兵擊嚴愷滅之以巴州來降帝遣將軍蕭玩等將兵援之傅敬紹見魏室方亂陰有保據南鄭之志使其妻兄唐崑崙於外扇誘山民相聚圍城欲爲內應圍合而謀泄城中將士共執敬紹以白豎眼而殺之豎眼恥恚而卒 八月己未魏以太傅李延寔爲司徒甲戌侍中太保楊椿致仕 九月癸巳上幸同泰寺設四部無遮大會上釋御服持法衣行清淨大捨以便省爲房素牀瓦器乘小車私人執役甲子升講堂法座爲四部大衆開涅槃經題癸卯君臣以錢一億萬祈白三寶真奉贖皇帝菩薩僧衆默許乙巳

百辟詣寺東門奉表請還臨宥極三請乃許上三合書前後並稱頓首 魏爾朱榮使大都督尖山侯淵討韓樓於薊配卒甚少騎止七百或以為言榮曰侯淵臨機設變是其所長若搃大眾未必能用今以此眾擊此賊必能取之淵遂厲張軍聲多設供具親帥數百騎深入樓境去薊百餘里值賊帥陳周馬步萬餘潛伏以乘其背大破之虜其卒五千餘人尋還其馬仗縱令入城左右諫曰既獲賊眾何為復資遣之淵曰我兵既少不可力戰須為奇計以離間之乃可克也淵度其已至遂帥騎夜進昧旦叩其城門韓樓果疑降卒為淵內應遂走追擒之幽州平以淵為平州刺史鎮范陽先是魏使征東將軍劉靈助兼尚書左僕射慰勞幽州流民於濮陽頓丘因帥流民北還與侯淵共滅韓樓仍以靈助行幽州事加車騎將軍又為幽平營安四州行臺 万俟醜奴攻魏東秦州拔之殺刺史高子朗 冬十月己酉上又設四部無遮大會道俗五萬餘人會畢上御金輅還宮御太極殿大赦改元 魏以前司空蕭贊為司徒十一月己卯就德興請降於魏營州平 丙午魏以城陽王徽為太保丹楊王蕭贊為太尉雍州刺史長孫稚為司徒 十二月辛亥兖州刺史張景豈荊州刺史李靈起雄信將軍蕭進明叛降魏 以陳慶之為北兖州刺史有妖賊僧瓊自稱天子士憂靈伯龍起兵應之

眾至三萬攻陷北徐州慶之討斬之 魏以岐州刺史王鳳行南秦州事靈誘捕州境羣盜悉誅之

資治通鑑卷一百五十三

